

白牡丹全傳

繡像仿宋完整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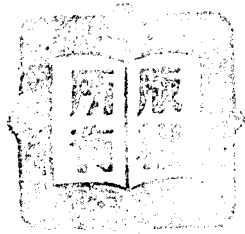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新一版

白牡丹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新序

雁門雜錄

宇宙萬物，各具其靈，靈家挾其神彩，盡其體泊，協以一己，個性而後出之，自成一格，雖或背乎天然，而其精神貫注，啓人美感，自足千古，固不必斤斤以形似求也。若拘於事物，刻意求工，不敢稍縱，則是老僧繇的手段，充其量，不過記某月日見某事物耳，自是云爲藝術哉。此亦稗官之所以弁於史，而民間故事之所以足重也。蓋小說要驚動人，與越離時代演進，古今小說家，其例不同，或以文章見長，或以縝密見致，或以傳說，或以寄託，而其旨則一也。此書雖文欠雅馴，而一以民間傳說爲本，莫以己意，如日落蟾蜍，豆湖瓜瓞，聘老叟開談古今，令人神往。全書都四十六回，首敘正德夢美，欲私幸江南，致授奸人可乘之機，雖劉瑾已魏，朝均忠能，而再幸江南，猶不免被禁之厄，以見當乘之機，而不能爲所欲爲。又如劉瑾欺主，而劉瑾與張半仙輩，又從而欺劉瑾，上行下效，終貽殺身之禍，福善禍淫，具見天心。當此流弊之世，實深裨益。又有烘雲托月之處，如李鳳姐，瑤合之奇，孝首之美，而竟爲止德所遺忘，怨恨天拆，以見一牡丹紅芍藥，遇合之更奇，姿首之更美，匠心獨運，極見精神。他若正德微行，演出許多奇事，如野老之言，魂撼橫生，總之，此書以說觀之可耳，若以文論，則失之矣。

白牡丹



定國公

正統帝



薛同

岳王



英國公

劉文俊



大白星

劉聰



文貴

李崇



周元

劉瑾



柳望懷



吳仁中

(三)

焦彩

宏穆







李侍

夏閣文



劉健

穆仁忠



江流

榮薛



耿興國

康勝李



王富有

龍如汪



張天師

思永孟



紅芍藥

王媚娘



(七)

吳瑞雲



才大吳

黃虎

黃志昌



楊廷仁

楊廷珪



鄭奇

任忠



薛瑞燕

何鳳姐



繪圖白牡丹全傳

第一回 明主遇美人入夢 金星救劉瑾爲關

詩曰 乘興南遊不戒防誰知禍患起身旁若非鴻福真天子早把江山夢一場

又曰 兩樣新妝未得遭本來龍性蕩難牢春風自是爲張主一夜吹開兩樹桃

話說前面兩首詩單道逍遙天子的故事前首包括上半部後一首包括下半部却因其時有兩個美女與逍遙天子夢中相遇後得宛轉入宮伏侍看官你道這逍遙天子是誰乃是前明正德按正德乃武宗皇帝年號這武宗諱朱厚照乃上天亢金龍星脫世生下的稟氣風騷賦情瀟灑卽位以來四海昇平倦于治務耽於盤遊時稱爲逍遙天子故其時內宮雖有后妃嬪嬙及良家女子非無可誤目悅心然常快快不樂一日退朝無事睡在龍床上忽夢遊至一大世界看不盡紫姹黃嬌生無限紅情綠意進步又至一廳中有二株花樹一株花開白如玉的叫做白牡丹一株花開紅似脂的叫做紅芍藥花下又有兩個嬌滴滴的美女冉冉而來一個淡粧比玉精神一個濃抹如花窈窕且那身子服飾又打扮得整整齊齊真正是西施再世王嬙復生武宗抬頭一看不覺渾身酥軟神情顛倒遂捨步向前笑道寡人正在此孤寂無聊意欲兩美人相倚枕席未知美人以爲何如那兩美人一時齊道只怕奴家沒有若大福分若是萬歲不嫌容貌醜陋另日卽便同侍中榻罷武宗見兩美依允忽然春情越發忍耐不住又向兩美道既蒙美人見愛何不就此際同赴陽台行些楚岫三分雨夢煞巫山一段雲去說罷便雙手拉住兩美那兩美被武宗糾纏不離却叫道萬歲放手放手武宗正是不肯放手兩美忽然心生一計道後面有人來了武宗回過頭來那兩美乘勢把武宗推開而去武宗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驚醒起來却是南柯一夢依舊睡在龍床上朦朧睡中道好了早有大監開言問道陛下與何人打話却驚得如此冷汗直淋武宗道朕正夢與兩美好處不意被他推一推舊地驚醒太監道既有其夢必有其人陛下何不宣圓夢官一問便好宣旨令使者採選入宮伏侍陛下武宗道朕適才夢中忽急並未問及美人名姓鄉貫好不令人想煞但朕嘗聞冀之北土好馬生焉古之名都美人聚焉此二美一定生在蘇杭揚湖等州地方少不得朕另日就要雲遊各地細心訪訪蹤跡呢誰知武宗此話一出早已鑽入在那太監心窩裏去了却弄出許多事端來了此是後話按住慢表且表這太監乃河南信州府人氏父劉聰妻何氏聰販賣藥材爲生積下家資

數千金。但夫婦二人年過四旬，未有男女生育。聰因到湖北大名府收買貨物，螟蛉一子，先是名談瑾，年甫十歲，生得白淨面皮，只是眉濃眼露，因父母窮而鬻之，劉收爲己子，改名劉瑾。回家聰夫婦溺愛，送其上學攻書，年數年，劉瑾性輕佻，善喜謔，口舌伶俐，下棋投壺，博弄踢球，無一不精。年十六，劉聰病故，何氏溺愛，更甚不務生業，結浪游。至十八歲，何氏亦亡，劉瑾益加放蕩，賭博酗酒，無所忌憚。不數年，把家業蕩盡，連住屋也賣去了。因思有個族叔劉文俊，欲投他處，求個出頭。按文俊名劉澤，係二甲進士出身，時官拜吏部天官，乃劉聰之從兄弟，其之從叔也。與劉聰頗相得，因丁憂回家，後遂挈家移居江南蘇州府城內，乃家資富饒。劉瑾故欲望其提携，遂收拾上路，非止一日，已到蘇州府尋店安歇。問店方知劉吏部家住，在獅子街，是晚即卸餐安寢。至次日早飯後，備下名帖，來到劉府前，對把門家人說明家人道：「老爺不在家裏，劉瑾懇求家人投帖投進後衙，夫人李氏見了名帖，心想劉瑾家業富足，他到此必是放蕩，即傳請進後堂。」劉瑾拜畢，坐下旁邊茶罷，夫人曰：「賢姪在家料理家務，何由到此？」劉瑾曰：「因父母亡後，家業蕭條，望嬌娘寫一信，附小姪進京，託叔父圖個出身。」夫人曰：「爾叔爲官清淡，不敢妄荐一人。賢姪進京，想也無益，遂令家丁取出銀子，對劉瑾曰：「此銀十兩，賢姪收作盤費回家去，切不可進京。」劉瑾不悅曰：「嬌娘既是不肯寫信，提攜小姪，小姪又非來打秋豐，銀子可仍收進，說罷，亦不辭別，竟悻悻跑出院去。夫人入內不表，且說劉瑾別了劉府，一路忿恨，異日若倚志，必設計害他一家，害恨忽又轉念頭，適才送我的銀子，我又不取，如今路已費盡，舉目無親，不若投河身死，免受難苦。想到此際，心中悽慘，信步出城，欲尋溪河自盡。來到荒郊，迎面來了一個道人，白面長鬚，紗布葛袍，向前叫曰：「劉瑾不可短見，論你後日富貴難言。」劉瑾吃驚曰：「公公何人？既知我姓名，諒知我苦衷，怎說什麼富貴？」道人笑曰：「貧道知過去未來之事，怎不知你的委曲？今不如關劉進京，爲個太監，可得榮耀。」劉瑾着驚曰：「割了陽物，豈不死去了？且無一文路費，怎能進京？」道人就向身內取出包藥散，並一粒藥丸，付劉瑾曰：「你將此藥帶回店去，先取瓦一塊，用灰酒一瓶，餅火炭等物，先寫一紙字，放在桌上，叫店中見之道：「我已割下陽物，可將陽放在瓦上，扇起炭火燒焦，研成細粉，和一粒藥丸，調酒灌下，便可止痛。」快將此藥散塗敷，割傷處立止血，再調養幾日，自然痊安。另贈銀五十兩，以爲路費。說罷，將銀藥交付劉瑾。劉瑾收了拜伏在地，懇求大名，好便異日報答。道人扶起道：「貧道姓李名太白，號長庚，雲遊四處，不求報答，只是你異日得志，切勿傷我，害生足感厚情。」言訖，化陣清風而去。劉瑾心知必是太白金星指點，後日必有行運，即取一紙，寫明姓名，取了一塊瓦，將老嫗火齊備寫下紙，放在桌上，前討店中道：

在街上買一隻熟鴨頭。要借刀砧一用。店主曰：何不取來付小人料理。劉瑾曰：我自會料理，不勞費心。便取了刀砧，入房虛掩着房門。店主心中疑惑，又見劉瑾帶着淚痕，不似吃酒之狀，又取刀砧不知何用，便悄悄躲到房門縫窺視。忽見爐內炭火炎炎，上放一方瓦，那塊刀砧安置在椅前，解開前面褲子，握出那條黑昂昂的物件來。店主真不知何故，又見劉瑾左手把那物件提起，放在砧上，右手舉刀截下一聲響，那物件已墜在地下，忍耐取過藥散一小撮，敷在傷處，隨跌倒在地，血如湧泉。店主叫了一聲苦，急奔入房來，已是面如蠟黃，人事不省，忙叫夥計進來，說此人與我無冤，却割陽物來害我們，當着人命，怎樣是好？小二見桌上字紙，方知其故。店主無奈，只得照紙所云，把那陽物拾起，放在瓦上，不須臾間，燒得焦黑，研成細粉，又將藥丸碾碎，和老酒調劑，把箸搗開牙關，灌下。頃刻面皮漸紅，血亦止了。二人扶他上床，停了一會，手脚略動，翻身叫聲我好痛也。店主埋怨曰：我與你並無冤仇，何敢做這事害我？劉瑾曰：你不知我的苦情，我就死了，也不過費你一口薄棺材，更也無人計較討命，不必着慌。店主曰：陽物有甚罪過，割下了，便可分得苦麼？益發不通口，雖如此說，心中着急，怕惹出人命來，從此小心照顧。又有道人藥散敷帖，足足伺候了十餘日，始平復如舊。此時劉瑾想道：身旁只有數十兩銀子，若還店稅，無甚路費，乃告店主曰：多承好意，得延殘喘，但飯房稅無從借貸，這如何是好？店主巴不得他早出門去，答曰：房稅飯錢，客官另日得意寄來罷。今已痊安，可即起程。劉瑾即稱謝，收拾出門去。未知此去進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穆府着棋收內監 焦彩翻案害王岳

且說那劉瑾稱謝店主，收拾出門，夜宿曉行，不知不覺到了，是晚進入京城，住下客店安歇。次日問店小二曰：小可要做個太監，未知怎能充作？否？小二曰：要作太監，須要有在朝京官保奏，方得入宮。劉瑾默然暗思：我怎有官員保奏？况盤費短少，倘用完豈不飢餓？且尋個生活路，再作商議。即換了衣服，上街閑走，亦是時運來，迎恰遇正德天子，時為東宮太子，閑暇素服，帶一少監步行到兵部尚書穆宏府中，遊耍。這穆宏乃趨媚小人，即邀太子到花園後盤蛇石上，對着象棋，家人從後面出去，後門被風吹開，適值劉瑾到此，見花園幽雅，緩步而入，觀望那石上二人對着象棋，正中他心懷，上前一看，恰當棋正入局，二人俱各出神，不顧旁人的看時，太子要移紅馬去吃黑車，那穆宏却用個棄車殺將之勢，却不顧車轉去移炮，欲成重炮，即是死的。太子歡喜，忙取馬去吃車，劉瑾盤算叫曰：吃車無益，重炮已成，枯棋太子停手，通盤算了一翻，回顧劉瑾笑曰：不是你指點險些中了死局，即移一紅炮移在黑炮前，局便散了。劉瑾再點幾

步黑棋已死。太子贏了一盤大喜曰：卿果能幹，可替孤家照顧指點。劉瑾暗忖：此人既稱孤家，必是皇親國戚，便盡心指教。倏間連勝了三盤。穆宏曰：此人却實是高手，臣對他不過。太子大喜問曰：卿乃何人？有此本領。劉瑾跪下曰：臣乃河南信州府劉瑾，曾經閣劄，故進京謀做太監，但未得機會。太子曰：孤家就是東宮太子，卿既洗淨，即可到太監前去驗視。若果洗淨，即待孤家罷小監領旨，即領劉瑾到旁邊驗過。奏曰：驗得劉瑾洗割乾淨，特來繳旨。太子曰：可使劉瑾侍孤家。劉瑾謝恩畢，即隨太子回宮去。次日到客店取行李入宮內。劉瑾語言便捷，百般逢迎。太子甚是歡喜。過半月餘，不料六宮太監王岳知道，奏曰：陛下這劉瑾無人保結，乞打發出宮，免使朝廷根究奴婢之咎。太子即問劉瑾曰：卿有何人在朝廷居官？應劉瑾曰：臣只有族叔劉文俊官拜吏部天官。太子對王岳曰：你可往見劉文俊，就取結狀。王岳領旨出宮來見劉文俊，施禮坐下。曰：先生有親族劉聰之子劉瑾，居住河南信州府，今因閣劄進宮，伏侍太子，欲着先生保結。未知先生意下如何？劉文俊暗思：劉瑾家資不薄，為何閣劄諒非守分之徒，倘有不測，罪連保結。即答曰：學生移居已久，且一向在朝，梓里之事一概罔聞，不敢妄談。王岳即辭別回見太子，將此言奏明。又道：劉文俊既不敢保，陛下當遣劉瑾出宮，恐皇上譴責。太子曰：卿且退，再圖商議。劉瑾深恨文俊不保他，又過半月，王岳見劉瑾仍舊在宮，即于偏殿奏天子曰：陛下收留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名喚劉瑾，奴婢職司六宮，理合奏明。乞陛下驅逐出宮，免致後患。天子曰：宮闈之內，豈容無籍之徒住足？着巡宮太監立逐劉瑾，無容延緩。劉瑾聞言大驚，來見太子。太子曰：聖旨已出，孤草一書附卿暫住樞密府中。孤家另日必當重用。劉瑾忙收拾出宮，巡宮太監纔肯不表，且說劉瑾到樞密府，見了太子手諭，知太子溺愛劉瑾，即加禮備酒相待，打掃書房安歇。曲意殷勤款待，不覺過半載。乃憲治十八年，帝驚崩，此時因西番大金王薨，嗣王族爭立，戰亂英國公張茂領軍前去和番，掌朝元老文閣夏往北番催貢，朝中只有龔明侯、李崇順及劉文俊等，請太子告廟登位，稱爲正德武宗皇帝。大赦天下，即宣劉瑾爲掌印太監，行坐不離。言聽計從。劉瑾即另造太監府，安享文武官趨媚，不暇。劉瑾日侍正德，見正德昏暗，意圖篡奪，屢寄銀兩與三界山柳望懷、吳仁中、萬飛龍等，囑其密招人馬，冀圖大事。按柳望懷亦信州人，與劉瑾至交。初，翁屢受劉瑾恩惠，多勇力，後投三界山吳仁中，萬飛龍結爲兄長，落草打劫爲生。劉瑾引爲心腹，按下不表。且說劉瑾心恨王岳前日草逐，意圖報怨，乃謀於兵部尚書穆宏。戶部尚書焦彩曰：吾欲誅王岳，併奪司禮重權，奈老賊乃三世老監，并無罪款，難于下手。焦彩眉頭一縷，計從心生。道：有了有了，記得憲治十二年間黃河崩壞，先帝知王岳誠實，差其監工，王岳因恤小民，不發官工，特給民

便侵欠十萬銀兩。後回奏先帝知兵體恤民瘼，諭旨免補。而王岳誠實不奉請勾銷現帳簿，仍存在本部處。至今國庫空虛，公公可謂此是。王岳清貧必死，劉瑾大喜曰：「賢臣可速檢出賬簿。」來日好得奏請結果。老賊性命，穆安焦彩稱是。退出了。是日正德臨朝，文武分班。只見劉瑾穆宏焦彩跪奏曰：「啓陛下，目今國庫空虛，臣查宏治十二年黃河兩岸修築，或可存銀一萬兩。在司禮監王岳處乞將此銀追出應用。」正德喜曰：「可將賬簿查來。」當下焦彩即呈上簿籍，帶見登記。有侵欠十萬兩實賬，即令宣王岳上殿。諭曰：「卿可將先帝手內所拖欠十萬兩銀繳還朕躬應用。毋得遲延。」王岳聞言大驚，曰：「奴婢何會拖欠先帝銀兩？」正德曰：「卿是先帝倚理黃河賬簿，現在怎說無有？」王岳心中方才明白。奏曰：「若是修築黃河，只因此處洪水泛濫，民人困苦，奴極不忍給發官價，侵欠十萬兩。先帝曾云：『此乃體恤民情，非關侵欠。』」正德曰：「若果如此，侵欠先帝已迫究。平時乞陛下明察。」劉瑾忙奏曰：「陛下明見萬里，先帝若果免追，如何賬簿並不拘銷，明是王岳倚恃三世老監，藐視國法。若不勒限繳還，銀兩何由得清？」正德聞言怒喝曰：「王岳劣奴，其敢欺藐寡人，臨官厚待，天年限一個月。若不繳清，即取你首級。」遂令武士將王岳押進天牢。文武方知劉瑾果然勢大，誰敢多言。俱令散朝。且說王岳來到天牢，牢官殺他三世老監，送進一小房安身。王岳便說：「自己失算，先帝賬項不去請勾銷。」劉瑾恨昔日恩德之報，故設陷。若繳清了，必報此仇。牢官曰：「公公家資原來如此富足。」王岳曰：「唯家只一義子王合，從幼亦開闢現在河南河中府家中，計家資不下數千金。」牢官驚曰：「若是如此，庫項怎能賠償？」王岳曰：「不妨。噲還有一義子名薛同，官拜諫議大夫，家住湖廣武昌府，原是百萬富戶。因怕人謀害，故拜我為義父。前者丁憂回家，現經僕門帶書信與他，教解銀十萬兩進京，救我性命。」牢官曰：「如此公公快寫書與下官，即着一妥人星夜前往武昌府。王岳忙修書信一封，牢官叫了一個慣走長路差人，王岳賞了二十兩銀子。差人即帶書趕路，披星戴月，不數日來至武昌府薛府前，封扣門人曰：「煩報你家老爺知道，說京城王公公着人到此，有話面稟。」門丁報進後堂，薛同令喚進差人，到後堂進見。呈上書信，薛同看書大驚曰：「王公不意遭此大禍，令差人到廚房餉餐，隨寫下回書，又令家丁速收銀兩，金銀進京，頃刻間差人來領回信。」薛同令賞了二十兩銀子，分付你先歸。見王公公說，我即日解銀到京，賠補。他高枕無憂。差人叩謝而去。不表。且說薛同恐銀兩沉重，路上耽擱，却從水路起程。無奈水面風波不順，遲延幾天。乃至天津港，口算來二十九日，薛同即令兩個家丁，送入京城，打聽王公公坐在天牢，作速回報。好運銀入京，倘被害亦當回報。家人領命起身，原來天津港離京城有二百四十里，家丁須趕次日方得進城。又說劉瑾巴不得過限期。

好結果王岳性命到了三十一日。心中大喜。奏曰：陛下欽限王岳一個月繳清十萬銀兩。今已滿限。仍不繳還。實屬藐法。若不誅戮。王法掃地。正德聞言大怒曰：劣奴着實無禮。速宣來處死。當駕官領旨而去。時王岳在天津。接着薛同回書。安心靜候。到了這日。正與牢官計議。爲何至今未到。莫非風水限滯。忽牢子報曰：聖旨下。請老爺迎接。牢官奔出天津。接旨復入見王岳曰：聖旨宣召公公進朝。王岳大驚曰：嗚呼。今番進朝性命難保。只是辜負先王好意。牢官安慰曰：有衆大臣保奏你。諒亦無妨。王岳到了午門。下轎入朝。當殿開了鎖鎖。俯伏跪下。正德大罵曰：鬪狗藐視寡人。銀兩逾限。不繳。實爲可惡。王岳叩首曰：奏陛下。暫息雷霆之怒。奴婢貧窮。又無家資。前日欽限繳還銀期。業經馳書向親友轉借。親友已解銀前來。奈風水阻滯。乞緩十日。若不繳清。甘當死罪。劉瑾聞言暗道：王岳這廝。若繳清庫項。反結下深仇。忙奏曰：世間豈有三十日分文莫措。再十日卽有十萬兩銀之理。明係挨延君期。若不處死。難彰國法。正德怒氣冲天。罵曰：鬪狗如此無禮。武士將王岳押午門出外處斬。武士向前擒捉王岳。王岳立起。指着劉瑾大罵曰：劣奴陷害嚙家。死而有知。必奪你魂。正德罵曰：自己拖欠軍銀。不行補還。却又好辱罵好人。傳旨將王岳速速斬來。武士隨押出午門。可憐一位三世老監。死於奸人之手。頃刻武士呈上首級。正德令將首級掛在彰義門下。號令文武見了。俱各寒心。帝令劉瑾執掌六宮司禮監。散朝。萬民嗟嘆。薛同的家丁一聞此信。忙備棺木。到午門收殮。王岳屍身。又喚人將棺木運到天津港口。薛同聞信大哭。備下酒禮祭奠。再令得力家丁押運棺柩回河中府。交與王合。待我設計重賄奸臣。務要王岳的首級。寄回附葬。方快我心。家人領命。運棺向河中府而去。未知薛同果能買得王岳首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買首級白冤遺害 假半仙看相賺金

却說這薛同務要買得王岳首級。隨即進京。租一客店安頓。過了三日。這一早飯後。素服坐在客店前。看其買賣。忽一小監經過。遇着一個書生。拱手問曰：劉公公要往那裏去。那小監答禮曰：瞻奉我公公命。要出城公幹。說罷而去。薛同觸着心事。便問店家曰：這小監是誰。店家曰：此乃劉瑾的心腹小監。却亦姓劉。但不知甚名字。薛同曰：你去請他回來。只說有一客商請他。休露出我的來歷。店家忙趕上。叫曰：劉公公請留步。小人店中有一客商請你說話。原來這小監名喚劉健。最貪財利。一聞此言。便暗忖必有賺錢機會。卽同店家進店。薛同吩咐備酒。一面請劉健進入客房。分賓主坐下。曰：公公別來無恙。劉健見薛同面如紫玉。三絡長鬚。衣冠楚楚。知必富戶。卽問曰：瞻前往河南公幹。有幾位富戶請酒。足下亦莫不在內否。薛同將機就計曰：小弟姓王。賤名亦濟。在河南開張珠珍鋪。因同公公前敘飲幾次。探知

公公……故此……故進京欲捐納一職員并拜個座王鹿讓未知公公有甚門路否劉健聞言暗喜果是賺錢的機會答曰王大哥哥不曉我家公公的勢力滿朝公卿誰不敬服就要做個現任的官也是容易莫說空銜職員但不知你帶多少銀子應與薛同曰某現有三萬兩可發用麼劉健喜曰如是足了但今天咱要出城理事另日再來與你商議即欲分別薛同曰難得今日相會須再飲幾杯劉健即上坐再飲薛同語言密語敢得投機問曰彰義門下掛着却是何人首級劉健曰說起方知我公公的勢力那首級乃是三朝老監王爺因他觸犯我公公被公公奏聞朝廷將他處斬把首級不衆城下你還不知麼薛同曰你公公威認真了既死便燒何以首級不衆但公公乃劉公公的心腹未知可能盜取此首級否劉健笑曰你言差矣王岳與我們並非親戚我若犯着國法盜他首級薛同曰公公若能盜取此首級來憑你要多少銀子劉健曰這却煩誰教你多銀買一首級你知不肯若是少銀叫我盜取我亦不肯薛同曰憑你要多少銀子便說何妨劉健暗想此人莫非瘋呆怎麼買個死人頭便曰要首級除非三千兩銀不得薛同曰就是三千兩何妨劉健疑惑曰你富真三千兩敢買懸薛同拿個包裹開了箱子付劉健與看曰黃金在此有何難買劉健見滿箱黃金觸起貪念便曰大哥取紙來把金秤定有三十兩銀賣我包好寫上封皮仍交你收下首級待我取來即將原封金付我免致招延薛同稱是劉健將金折算封皮完固交薛同收便曰咱家營別薛同忙問曰未知公公幾時取來切勿失約劉健笑曰此物祇大哥要買別人怎肯即辭別出店一路暗喜時來到遇着此等之人三千兩買一顆首級只是守城官怎肯把首級與我必須如此如此時過劉瑾方可主意已定早回太監府見了劉瑾銷差畢只管微笑劉瑾問曰你何故哂笑劉健曰奴婢因從彰義門過見王岳首級臭氣難聞劉瑾喜曰他之與我結怨正欲使他現世劉健曰奴婢亦知公公是要他現世實在是替他揚其美名劉瑾曰示衆是不幸有甚美名劉健曰奴婢適見三個人進城一個是本處人兩個背着包袱必是外省人那兩人忽向本處人曰這城下掛的是何人首級本處人答云此是三世忠監王岳頭顱那外省人曰我亦素知王岳的忠名只是不曾見面今當識認忠監不知被誰害了的可惜可惜三人便回看一番方才入城豈不是替他揚美名奴婢愚見何不將首級丟在黃河漂流使陰魂無歸可好哩劉瑾點頭道是你便將王岳首級丟下黃河去罷劉健曰但恐守城官不肯奈何劉瑾曰不妨可寫一張手諭與你帶去付與守城官說朝廷有甚言俱一家抵當劉健心中大喜出門直上城頭守城官忙接入了城樓見禮坐下劉

健就將手諭付與守城官看過。就令軍士把木柱放下。首級解下。却没有桶蓋。劉健曰：「無有遮蓋，不好看相。」軍士取出一皮箱，將木桶貯在箱內。蓋下箱蓋。劉健因貪着三千兩銀子，亦不嫌臭氣，辭別守城官，把箱架在肩上，急急到了店。薛同正坐在房中，滿廳安坐在許多人吃酒。劉健恐臭氣觸人，忙帶薛同的房內，將箱子推在炕上。薛同見薛同健進房，問曰：「公公取來不取來？」却如此匆忙。劉健笑嬉曰：「性急來。」同問曰：「公公忘記說過現錢交現費，怎麼只管來取金？」劉健向床下拖出一箱，曰：「首級裝在箱內，快取金來。」薛同忙開箱看，果是王岳劉健持首曰：「你却多取三千兩銀子，一首級，難道我到這個假的哄你不成？」薛同便把原封金付與劉健。劉健接了，驗了，笑問曰：「大甘買此首級，合與我做香囊，請其道詳。」薛同曰：「因見此首，污臭不堪，作個好事買來埋葬。」劉健暗想：「世間有此愚夫，三千兩銀子，首級行好事，這真是我的時運來。」辭別回府，將銀子藏過。方見劉瑾曰：「已將王岳首級，丟向黃河去了。」劉瑾曰：「果能幹去罷？」劉健退下不表。且說薛同得了王岳首級，令人製木桶收貯，差家丁帶往河南中府，交王合收葬。自己在滌使些規禮，過了數日，而君正德着薛同仍是諫議御史。薛同退朝，免不得謁見上司，拜望僚友，忙亂幾日，方才安歇。一日對家人曰：「可恨劉瑾謀害王岳，今又播弄國政，吾當具表進為國除奸。」家人勸曰：「劉瑾奸黨甚多，朝廷信任，爺進表，恐不自辭救火，自損其身，稍緩數載，奸黨少衰，會齊僚友進諫，方得除之。」薛同怒曰：「盡吾職分，若不進表，王岳先帝厚恩，就有差池，亦得萬古留名，遂具諫表。至次早進朝，拜畢，把表俯伏奏曰：「臣諫議御史薛同，為國除奸，下誤聽言，屈斬王岳，愚首示衆，不意劉瑾又貪財藐法，膽將王岳首級賣銀，實屬欺君。乞陛下明旨，將王岳首級賣銀，使王岳冤枉有伸，國家幸甚。」說罷，將表呈進。內監接過，呈上龍案。正德覽畢，叫曰：「穆宏焦彩劉瑾，將王岳首級賣銀，現薛同進諫，有何分辯？」穆宏焦彩跪奏曰：「陛下休聽信薛同謠言，論王岳侵欠庫銀，明旨處斬，怎說臣等查得薛同係王岳護子，倚仗王岳勢力為惡。王岳已斬，故挾恨欲害臣等，乞陛下明鏡，將薛同問罪。」薛同曰：「臣等查得薛同係太祖有制，外臣與內官相交，實為弊端。今薛同已身居二品公卿，反拜內官為父，奸國已極。且王岳侵欠庫銀，抗旨誦斬，薛同何干？若云首級賣銀，違法欺罔，天下豈有的將銀買首級來，問法之罪？此必薛同令人盜取，希圖誣陷奴婢。陛下若不從薛同，則無以儆亂臣。正德龍顏大悅，向薛同罵曰：「逆賊身居大臣，反拜內監為父，却又盜取首級，誣陷他人，若非國理能證分訴，幾誤中你奸。」武士將薛同押出午門，斬訖報來。武士忙上前捉薛同跳起身來，雙手翻住曰：

且住。叫曰：「是劉瑾使人向守城官取去。王岳首級。是臣盜取。陛下可買首級官一階。便知。正德大怒曰：「逆賊劉瑾。士快。查出。首級。王岳首級。將薛同押出。可憐一位正直大臣。頃刻呈首上來。帝傳旨將首級在午門示衆。薛同這係王岳首級。這廝亦不致。命。二奸曰：「門下恐公公不知。故此說破。但不知王岳首級。果係何人。騙去。劉瑾曰：「此却非劉瑾所騙。即把劉瑾叫來。問曰：「我前日令你將王岳首級。放在何處。劉瑾跪下稟曰：「已將首級。丟下河內了。劉瑾大怒。喝曰：「胡說。你還敢騙我。你將首級。賣銀。還說丟下河內。將薛同買首級之事。說一遍。若非我努力。將大星。不被你所害。你還敢騙我。胡說。劉瑾見事敗露。只得說出將薛同買首級言明。奴婢只道他是富戶人家。好作善事。只得將首級。賣他三十兩。劉瑾曰：「胡說。那有三千兩。將買首級之理。劉瑾曰：「奴婢豈敢亂言。遂入內。將原封金條。取出。放在桌上。跪下。王岳銀。尚在。劉瑾看過。令小監收入。便對劉瑾曰：「你敢騙我。決當受罰。劉瑾曰：「奴婢負死人名。工役亦無討。掛紅。做采氣。又要受罰。實在吃虧。劉瑾笑曰：「不罰你銀兩。但只罰你今年天氣。早熱。即叫劉瑾扇涼。這一日。劉瑾午食。後坐在後堂。醉領命。原來劉瑾身體肥壯。每到夏天。必令小監扇涼。是年天氣早熱。即叫劉瑾扇涼。這一日。劉瑾午食。後坐在後堂。醉翁椅上。分付劉健。小心扇涼。使我安睡。劉健領命。執扇。扇了一會。只見劉瑾鼻息如雷。劉健因日夜扇涼。甚天。因倦。見劉瑾睡去。即將雙眼偷合。不意一陣昏迷。雙足一顛。手中扇。撲打劉瑾鼻上。劉瑾叫聲。雙手捧定鼻子。劉健驚得魂飛天外。慌忙跪下。劉瑾翻身起視。指着罵曰：「你這狗奴。竟敢打我鼻子。那劉健本是伶俐快言之人。乃接口應道：「奴婢適才見公公睡去。鼻內突出兩條血涎。或伸或縮。我想鼻孔內有此怪物。必有後患。故用扇打之。不料鑽入鼻內。劉瑾半疑半信。曰：「胡說。好好鼻子。那有此物。劉健曰：「公公如此大意。恐是原神出現。劉瑾暗想。疑信參半。即叫劉健曰：「既如此。可與個靈驗相士。問明端的。劉健領命。出府走了兩條大街。只見一位相士。年約三十多歲。生得形容古怪。連鬚鬚鬚。穿的一身藍布袍。左手執一把蘇白扇。右手執一枝白布招牌。上寫的江蘇張半仙。相辨魚龍。劉健看見。向前問曰：「相士。你相法精否。那張半仙見是內監打扮。連忙答曰：「若論小法靈驗無比。因為不會騰空。所以人人稱我為張半仙。若會騰空。便是張大仙了。未知公公有何見教。乞道其詳。劉健着驚問曰：「如此算是有準了。張半仙曰：「豈敢。言論相命。毫無差錯。若騰空只是駕雲。咒學得一半。所以不應口。劉健聽了。連忙搖頭說道：「這個使不得。我是要尋個不準的。說擺拱手而去。張半仙叫回問曰：「公公因何要尋不準的相士。却是何故。劉健曰：「相士有所不知。我公公乃是司

禮監姓劉名瑾，因早間酣睡，着我扇涼。咱家一時酣睡，誤將扇子打動他的鼻子上，恐他責打，只得詐言，說他鼻子伸出兩條血涎，所以將扇打下不意，那血涎縮入我公公被我瞞過，略有幾分相信。我叫一個相士問明委曲，你命相信有準，必定說無。那時豈不害我，所以欲尋不準的，與我附會。稱有張半仙聽了笑曰：「這個容易，我今便說有血涎如何。」劉健曰：「如此便使得請同入府行了幾步。」劉健向半仙曰：「先生與他相命，若能將他初時至今說得分毫無差，必有重賞。我先將我公公一生事業，并其今所存心事，盡對你言明。若得命金，要與你四六倒分可好麼？」半仙搖首曰：「諒命金能得幾兩，怎有對四六倒分。這個却難從命。」劉健曰：「你可知道我公公富貴驚人，他若歡喜，我再從旁撥擲，這命金便多了。」半仙曰：「如此便從命，只請公公先行把他的本末說與我知道。」劉健曰：「我公公醉後常言幼時窮苦，六歲賣劉家爲子，至十六歲繼父病故，他便放蕩，及至十八歲，母亦亡，二十一歲，數千家資蕩盡，投親不合，幾欲投河而死。幸遇異人贈藥，開割，故得富貴。今全心指望爲帝，你若說得中，我自歡喜。那怕有千萬銀兩賞賜。」半仙曰：「知道了一齊到府，引至宅門口伺候。」劉健入內，稟曰：「相士已到。」劉瑾曰：「未知精否？」劉健曰：「是相法極精，人都稱爲張半仙。」對劉瑾曰：「如此喚他進來。」劉健即出，引張半仙來至中庭，將招牌挂在壁上，走上堂作揖，正要跪下，劉瑾叫住曰：「先生免禮，看坐了。」半仙曰：「公公在上，小生當得待立。」劉瑾曰：「先生攻書不就，流入術士，何妨坐下。」半仙告罪坐下。小監獻茶畢，劉瑾曰：「因閑暇，特請先生論相，但君子不問吉凶，乞真言無隱。」半仙曰：「小生這鐵嘴，只說壽夭窮通，從不會半句褒獎，說罷立起身來，對劉瑾上下注視一番，仍退下曰：「公公恕罪，方取到露。」劉瑾曰：「可實說來。」半仙不見怪，半仙指曰：「公公雙眉太促，早運艱難，衣食不週，飢寒交迫，未知有否？」劉瑾愕然曰：「先生只管說來。」半仙曰：「公公眉梢散亂，更須蜈蚣，直到六歲，雖少呼喚奴婢，亦是豐衣足食。」劉瑾大嘆曰：「先生洞見如神，非半仙真是大仙了。」半仙笑曰：「不敢，此乃憑相言事，非有異能。」劉瑾曰：「可直言無隱。」半仙曰：「細觀尊容，自六歲後，途成亨，直至年交二十八，運行太歲，椿親早喪，家業零落，至二十九，萱親並凋，由此運途坎坷，行至三七，流離顛沛，幾至喪身，然苦盡甘來，二歲命逢專祿，時運交泰，富貴難言。」劉瑾曰：「如今富貴，且不必言，未知後日否？」泰如何？」半仙曰：「公公知如今富貴，却未知大福必定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方合公公的相格。」劉瑾聞言，哈哈大笑曰：「先生太褒獎了，譬焉有九五之尊，這說就荒唐了。」半仙站起來，又向劉瑾作揖曰：「如今到是小生多言，及此告別。」說罷，大踏步下階，仰天大嘆曰：「分明指引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原來世人多是褒獎的，這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卽向壁上取招牌向外而出。」劉瑾忙令劉健快快留住，劉健暗想：「這術士心毒，他見我得大分，連」

命金可取，分明識透我的命子，倒說上。曰：先生且回，我公公還有前請。半仙仍回轉廳上曰：公公既怪褒獎，却又喚回何故？劉瑾曰：先生請坐，不是我家兒怪你，想從古及今，未有太監做天子，故不深信。半仙曰：上古女媧娘娘，唐朝武則天娘娘，俱係女流。公公乃是男子，怎不得為君？但須再細看，方不差錯。請公公行動幾步，咳嗽幾聲，便知端的。劉瑾立起身，行動數步，咳嗽兩聲。半仙曰：看過了，公公且坐，未知如何答應。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劉瑾巧施網財計 文貴怒逐狐犬羣

話說張半仙曰：細觀算相，有一特點的，是真命天子。但公公却不自知，每于酣睡時，鼻中垂下兩道血淚，或伸或縮，此物名為血虹，須問親隨的方知。劉健暗想：這廝果然善言。劉健即上前問劉瑾曰：奴婢之言，若何？劉瑾笑曰：若非先生開解，果負你好意。半仙問曰：未知何如？劉瑾曰：早間我令他代噴擲涼，不意我一時酣睡，他把扇子打我鼻子，醒來責他。他說咱鼻內有兩條血淚，我疑是他瞋睡錯打，受責不過，胡說謊言。誰知却是當真。半仙曰：既有此物，真命天子無疑。上前跪下，願陛下登基後，提携小人。劉瑾哈哈大笑，携起曰：此事未知在何時？先生何慌拜起來？半仙曰：小事不過一大事，不過三觀。公公尊顏，面法紫氣，福祿壽星降臨。劉瑾曰：舉事未必如此了。半仙曰：亦須從速。劉瑾曰：但愿先生指示，今左右備酒，就着劉健小心伏侍。先生暢飲，我要請教，竟退後衙去了。小監備上筵席，張半仙平生未見此盛席，心中大喜，落得自己安享，却無均分。開懷暢飲，一會不覺醉飽，起對劉健曰：煩代稟上公公，說小生就要謝過。劉健暗想：這願心中不善，自己醉飽，連命金都不要了，即扯住曰：先生請坐，還有命金謝你，即入內見劉瑾曰：張先生謝酒討命金，細觀其藝能，也須重謝之。劉瑾曰：先生雖然能幹，就以五十兩銀子賞他罷。劉健曰：五十兩恐他嫌少，可加多些。為甚？劉瑾曰：說曰：他今相我一命五十兩，他每日若相十個，豈不發財？劉健曰：公公乃大貴人，比眾不同，故恐他嫌少。他若不愛受，反不見好。劉瑾曰：不要多言，快取去罷。劉健即取銀子出來，來見了半仙曰：張先生，我公公五十兩銀子，送你為命金，休要嫌少。劉健暗點眼色，又將頭搖了兩搖。張半仙見銀子却待要收，又見劉健搖首，即轉說：江湖中人相命為生者不少，但僕却非如此。想人僕相命並不與人計較，命金只是論命給賞。若遇貧窮困苦之人，不但命金不受，還有轉送與他。若論公公此命，實在國中為一人的命，就是萬金賞賜未足為多。若是見賜五十兩，暫寄還，斷不敢領受。僕非敢嫌少，實被江湖中知道，只說公公陋薄，并非大度之人。劉健即帶銀子入見劉瑾曰：奴婢說多賞些銀兩，公公不信，被那相士鄙薄，將銀兩送回。劉瑾曰：他說怎麼鄙薄？劉健曰：他善為說詞，便把張半仙之言說明，還說公

公眞主大度必當高發不意如此吝惜今將銀兩寄下候公公登基前來領賞我想江湖人游遍天下各處說公公怪吝豈不壞公公名聲寧可多賞些使他到處說公公豁達大度揮金如土名聲更好劉瑾笑曰你言甚合我意即立起身來取銀四百五十兩隨我前去劉健即帶銀全出劉瑾對張半仙曰適間小价不曉事少送命金今備銀子五百兩敬先生爲茶儀後事還要請教劉健在後面將頭亂搖張半仙見許多銀子猶如一塊大石壓了心頭正不知銀子有幾斤重即說要再辭又恐劉瑾觸了怒不與寧可領受不是當要的便上前謝曰多蒙公公厚賜了劉瑾分付劉健送先生到寓所再請前來劉健領命張半仙出府外劉健埋怨曰我方才搖頭你并不會見着這五百兩如見前生父母斷送我的銀子張半仙曰我非不知你搖頭只是五百兩非同小可若再推辭爵公公不悅收回故爾受了爲是劉健曰公公不常似你的貧窮他既發五百兩倘若再推辭他至少也增添五百兩你好無財氣半仙曰只是分二百兩也發了不敢過望二人分了銀子同張半仙來至客店收下銀子鎖好房門各行劉健贊曰先生相法名家我先生對你說過難爲你相得果準張半仙曰不瞞你說我這張半仙名號是不準若先說了毫無差錯故號爲半仙劉健曰果然名家只是我家公公喚你去必定要相文武心腹官員日後事成那個爲公卿那個爲侯伯我今便對你說過所得銀兩只與你並分罷張半仙曰極好夥計做得常久劉健即將各心腹文武來歷一一說明不覺已到太監府進見劉瑾即命安頓書房宿歇次日令劉健引半仙到穆宏無彩府中看相所言俱皆中窾無不厚謝難爲劉健日日分銀不幾日這些奸黨相過不是侯伯便是公卿劉瑾大喜雷張半仙住府中自與衆奸商議大事穆宏曰公公欲舉大事必先金銀充足門下早有一計銀兩足可羅籠文武只如此如此朝廷必委在劉瑾曰妙甚當當依計而行次日帝在後宮見帝劉瑾而帶然笑問曰愛卿何故憂悶劉瑾跪奏曰奴婢深蒙皇恩衣食費足但後日年老力衰必定解監回鄉既無妻子伏侍又無家宅可歸故此憂悶正德曰卿常少壯何必慮慮劉瑾對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帝曰亦說得是來日朕發庫銀十萬兩着工部官赴信州與卿造養閣宮賜卿日後安享劉瑾跪下叩首曰臣一個太監焉敢動費國帑於理不該陛下若肯俯賜只乞一恩旨着百官捐助薄資奴婢就有府第既不得公論又不傷國庫豈不兩便帝問曰怎樣幫助瑾曰文武百官照品捐助一品官助銀一百兩二品官助銀九十兩三品助銀八十兩四品助銀七十兩五品助銀六十兩六品助銀五十兩七品助銀四十兩八品助銀三十兩九品助銀二十兩十品助銀十兩文武官員紛紛紛卿却從何處收取劉瑾奏曰臣有收銀方法文官可着吏部行文就在

各處官軍... 行... 府應用... 多此乃... 賜其日... 每少一... 公即著... 皆... 太監... 當... 清... 南... 屋... 貧... 按... 方... 頭... 令... 坐了... 好不... 要面... 朝國... 岳父... 繪圖白牡丹全傳 第四回 一三

陞堂鼓響。只見轅門官報曰：兵部尚書差官到，揭鼓投遞文書。傳令陞堂。三聲大炮，一片鼓樂。文貴陞大堂，九營四哨將官參見畢，分別兩旁。文貴令兵部差官進見。周殷上堂禮畢曰：末將奉朝廷諭旨，兵部公文，因六宮司禮監劉瑾小心事，主朝廷憫其他日年老無依，詔諭天下文武官員幫助銀兩，起造養閑府，使劉公公安身。文官就督撫追取，武將從提鎮跟要。山東全省，例就大人跟銀，現有部文，請大人觀看。文貴問曰：怎樣助銀？周殷曰：從一品官助銀一百兩，以至七品官助銀四十兩止。遞次減銀十兩。山東該是大人管下，說罷，將公文呈上文貴看畢曰：奴婢事主理所當然。怎麼文武助銀造府？若我們武將守邊辛苦，豈不要造個忠臣廟，好得胡說。山東武將並無分文。那周殷曰：這是奉朝廷聖旨。況山東全省文官銀兩已經解京，大人休惜小利，恐劉公公見怪，不便。文貴聞言，早氣得心頭火發，曰：文官肯命案賺錢，武將辛苦，所得俸金不彀自供，焉有餘資供奉太監造府？你這狗官言語可惡。本該處斬，姑念你乃走狗，寄語劉瑾，爾狗倘再思山東武士銀兩本帥一道表章，弄死這奸賊。方足吾願。差官周殷氣得目瞪口呆，正要向前理鬮，又責喝令武士亂棒把這狗官打出。武士一聲答應，亂棒齊下，將周殷打出轅門，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焦穆識施偽聖旨 周通驗識假金牌

話說文貴把那周殷打出，即令退堂。那周殷被逐，心揆忿恨，趕緊回京，直投奔來到太監府候命。恰遇劉瑾與焦穆議事，聞報即喚周殷來，至後堂拜見。將文貴怒殺逐使，撮撥許多不遜之言。劉瑾曰：知道了，令退了。越想越恨，曰：可恨又責欺吾太甚。欲奉旨提捉來京處治。方消我恨。穆宏曰：文貴勢力頗大，掌朝國老，三世老臣，且是他的父親。世襲英國公，天下兵馬大元帥張茂是他的岳父。文貴年四旬餘，汗馬出身，在昔先帝手內，建立戰功，特陞山東全省提督軍門。公公雖奉旨召，被必託辭重鎮，不肯違旨入京。雖奉無益劉瑾曰：若是此恨怎報了？穆宏曰：若不結果，這狗官別省文武備學了。山東武將銀兩竟取不得，豈不是一馬不行百馬憂。劉瑾曰：正是，但怎能結果？這狗官之命，穆宏曰：昔我太祖洪武皇帝定鼎後，鑄金牌十三道，此牌除非國家多故，方可給發。無事藏於內庫。今當假造金牌，詔稱朝內急事，現無能臣，特召文貴進京重用。彼見金牌，必星夜進京，捉而殺之。但是假造金牌，朝廷知道，其罪不小。恐公公不敢行耳。劉瑾笑曰：咱家謀反，尙取何在？于假造金牌，即發出足色赤金，召匠令穆宏監造。穆宏領命，不一日金牌造成，又令綉匠製牌，過了月餘，俱各完備。送與劉瑾觀看，果然黃燦燦，亮光耀目。牌籖俱是黃綾，用金線綉就二龍鬥珠，好不整齊。劉瑾大喜，并假一道詔書，令金牌官帶去，以及校尉衣冠，收下包裹，善心腹家將方德帶了二十三名前

往文貴若果起程，算何日得到京，須差人來報。好再進旨，半道聞說就城下掠殺之，方不有誤。方德領命收拾起行，至山東地界，既扮做差官服式，驛站軍士問明，即忙來到提督府投進衙去了。且說提督文貴聞知詔到，即令通知滿城文武伺候，接認過了三日詔到，文貴率領合城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拜伏道左，帶詔官欠身曰：「奉朝廷聖旨，請到帥府開讀。」文貴即起立，讓帶詔官及金牌官過後，方同百官進城。來至帥府，備香案，文貴跪聽詔書，差官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賢臣乃邦之根本，實國之棟樑，能制治于未亂，足保邦于未危。朕今朝少忠良，多秕政，茲爾山東提督文貴文能安邦，武足定國，以置遠方，朕甚憫惜，特差金牌宣召面見，委以重任。詔到隨使星夜進京，毋負朕意。欽哉。

文貴接詔已畢，望北謝恩，只見十三面金牌官各負一面金牌，原來文貴身雖居提督，從未會見金牌，但見黃燦燦亮光耀，目忙喝采，令家將把詔書及金牌在東廳上用香案供奉。俟進京繳旨，一面與差官相見，乃分賓主禮坐下。進上筵席，文貴問曰：「朝中許多大臣，何故宣召本帥？」方德曰：「此乃大人祿位高陞，故聖上垂念，望大人作速進京，以慰聖懷。」文貴曰：「本帥準于十日內起程。」筵中說此言語，不表筵罷，即令人送差官到館驛安歇。文貴回衙，同關官令備行囊，籠收拾衣裝，又着該房書事趕造軍馬錢糧冊籍，以便交代。只因大同關有一中軍官名喚李通，其年也不過三旬，生得白淨無鬚，武藝高強，作事精細，向亦在京充當一任金牌官，後發到大同關任用。文貴仗爲心腹，近日奉差出外，數日後方得回來。文貴欲候其回來，將提督事務交他代理，到了是日，絕早先把籠轎發出府庭，俟候至夜牌時候，李通才回見，桌上俱插黃旂，爲着奉旨陞見，即向轅門官問：「大人何故進京？」轅門官就說金牌宣召，守候將軍前來交代。李通聞言，心中甚是疑惑，其中必有緣故，遂請轅門官入內稟曰：「中軍官李通候令，文貴令進，李通來到後堂，參見稟候。畢文貴慰勞曰：『難得將軍勤勞，本帥奉旨入京，專候將軍到此，收掌提督事務，即要起程。』李通稟曰：『末將甚有疑心，若這金牌除了軍國大變，從不給發，今無故發出金牌，事有可疑。况朝中有無數大臣，何故來召大人？我想大人平日正直不阿，見今劉瑾當權，大人不肯趨媚，莫非劉瑾挾私恨，詐發此金牌也。』未可量文貴笑曰：『若論劉瑾本帥實有觸犯，只是他怎敢詐發金牌？』李通曰：『未知大人何事觸犯劉瑾？』文貴只把毀書之事，聲明諒他吃了老虎胆，狼子心，亦未敢如此作爲。李通曰：『這是一個例子。山東全省武將銀兩不少，別省又難收取，目今他奸黨極多，既已痛恨，怎不詐發金牌，况大人聽召不聽宣的職任，故用此詐，不但知大人把金牌安在何處，可令末將觀看說罷，即引了李通來至花廳。」

方到庭中。早見上香案正供着金牌。那黃綫裏抽起。李通住步。回顧文貴曰：不出末將所料。不但詐獲。連金牌都是假造的。文貴吃驚曰：將軍何以知其真？假須要細看。倘是真的，欺君之罪便不小了。李通曰：怎不細看？大人是未會見過。故不知真假。至末將乃會負過的。如何曉得？你道那真的金牌，因正統天子年間，於路上第七面缺了一角。差官即用銀鑲補。至回朝，正統天子恐再補金不能取信於天下，故而第七面鑲銀。但金每一寸四方，重一十六兩，銀每寸即四方，重一十三兩。此牌故減重二兩有餘。今一十三面，盡皆周全。其假可知。文貴省悟曰：非你明言，吾幾乎被騙了。李通上前，把各金牌提起，放下笑曰：莫說大人難識真，假連這造假金牌者，亦不知其委曲。當時太祖製鑄金牌，因天下兩京十三省金牌，每面二斤十三兩。此乃天平較準。今每面輕重不一，看來連這造假金牌的人，委實不知其詳。大人不信，可秤看便知。文貴即令家將取天秤前來，把金牌逐面秤過。極重者每面只得二斤八兩，其餘或二斤七兩，極輕者二斤五兩。零文貴大怒曰：若非將軍指點，吾進京去性命必定枉送了。但這夥狗才，敢來捋虎鬚，待吾立差官捉拿。根究自然，招出真情。李通曰：不可。那假差必有差人打聽。若聞大人調兵，彼定逃走。今行李已出，可令人請來，請就一同前去。彼必深信前來，豈不是好文章？曰：說得是。立差家將往請欽差前來。說本帥當候一同起程。家將領命而去。文章即忙離堂，只聽得聚將敲鑼三聲，大砲一片鼓譟。文章坐在堂上，九營四哨衆將上前打恭，分列兩旁。軍民俱在門外觀望。劊子手立在甬道上。且說文章在驛中，亦恐文章認破假金牌，時時打聽。已知行李發出，心中暗喜。中計忽把門人通報曰：文提督下帖請老爺到衙，好待起程。文章便令金牌官并武士上馬，來到提督府前。見文貴陞坐大堂。方傳喚起。狗官死已臨頭，還道等做伴，只得下馬候命。門官報上曰：啓上大人，差官方德在大門外候命。文章令傳進。轅門官高叫曰：大人傳差官進見。方德疑惑，只叫傳進。何無請字？莫不是有走漏風聲哩？却又見節轅俱在，方德才得安心。便對金牌官曰：你等隨後進見，便從東角門丹墀來，至大門打拱。曰：大人在上。下官參見。文章曰：免禮。請問這金牌何人所發？方德吃驚曰：大人差矣。金牌自是朝廷御物，豈有別人代發之理？文章變色曰：我豈不知真金牌是朝廷發的？至若假金牌，亦豈是朝廷所發？廢方德曰：此乃內庫發出，如何有假？文章大怒，拍案叫曰：呀！狗官汝死在眼前，還敢爭辯。家將取出金牌來看，又着取出天秤伺候。家將領命進去，且說那假金牌官在轅門外等候。聞知勢頭不好，一齊上馬逃遁不表。不一時，金牌取到。文章對方德曰：狗官這金牌，真假怎曉得？本帥那真的金色已老，且每面原重二斤一十三兩。其第七面，缺一角。將銀鑲補。減重二兩有餘。其這十三道，燦然新式，且又重，不一輕重的，只得

二斤八兩，輕者只得二斤五兩零。你自行秤看，便曉得我沒冤屈。人方說這才上前逐面秤過，驚得魂飛天外。想爲何輕重不一，這分明是個害我性命，戰慄跪下叩頭曰：「輕重雖是不一，實是天子頒發，大人不信，俟面君時奏明，便知是真。」文貴喝曰：「我若入京，性命難保。此是奸監差使你來騙我進京，你可從實招認，免你一死。不然就要得罪了。」令武士取各樣大刑具前來伺候。武士一聲吆喝，拿上各式刑具，分列兩旁。文貴曰：「方德可從實招來。」方德叩頭曰：「實是冤枉，叫卑職怎樣招認？」文貴曰：「匹夫還不招認，自來馬不帶不脫，人不少不招嗎？令把狗官牽上來棍。」武士答應一聲，吆喝把方德按住在地，脫去靴襪，雙腳拉入夾棍，執刑人將繩子一收，才得五分。方德大叫一聲，聲絕于地。執刑人上裏曰：「啓大人，犯官實絕了。」文貴令取冷水噴面，一刻才醒來，大叫痛殺我也。文貴曰：「狗官招也不招？」方德哭曰：「實是冤枉，叫我怎樣招？」文貴喝左右與我將刑收足。方德曰：「待招罷。」文貴曰：「快招來。」方德曰：「此乃大人毀書，逐使劉公公惱恨，奈大人乃聽召不聽宣的職任，故用假金牌宣召此乃上命差遣，卑職實不由己，非關小人事。」文貴曰：「你乃何人？」敢助奸行險，方德曰：「小人係劉公公的家丁。」文貴曰：「本帥同你進京，要怎樣謀害方德？」劉公公主意，大人到京之日，即假語南下，不容大人面。方文貴說聽，即令轅門官兵帶五百圍住信驛，捉拿金牌官及武士等。轅門官稟曰：「先有金牌官在轅門外等候，知風已經逃遁。」文貴令轅門官前往館中打聽，不移時回報曰：「果然逃遁。」文貴曰：「便宜了這夥狗才，令將方德上了鍊鎖，發禁本府牢獄，令牢官小心看守，無容疎脫。」令籠櫃仍收入衙，其金牌收上，俟另日解京，待面聖時再論。大罵奸監好生利害，袖袍一拂，即便退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劉瑾毒謀收文符 李通巧計醉狂奴

且說文貴退進了後堂，見李通曰：「若非將軍指點，本帥幾陷虎口，將軍之功非小。」李通曰：「蒙大人提攜，怎敢隱匿不言。方才大人將方德與禁實爲失算。」文貴曰：「監禁方德，好同金牌解京奏主，始有憑證。」李通曰：「方今天子昏惰，久不御朝，奸黨又多，大人若解京，怎能面見天子？」劉瑾必將金牌藏匿，方德放脫，豈不是解去放生？」文貴曰：「爾說得是也。吾且俟家父等大家回時，那時解京，諒奸監必不能阻遏了。」李通曰：「這又是禍端了。你想劉瑾猖狂無忌，惟有大人此事都是自己尋事，他明是奉旨催取銀兩，却被大人毀書逐使，今又是失了五百餘兩黃金，必痛極。差官若未被拿，他還可辨。今差官被捉，必爲大患，豈不深謀毒害大人？」如何抵當？」末將思來，不如把方德放回，金牌留下，他見差官已回，諒無見證，亦就罷了。我們侯國考及于成回朝，再好進奏。」文貴曰：「你言雖是，但是吾若釋放，未免被他恥笑。」李通曰：「這不難可。」

令獄官如此如此方德便走了却又省臺文貴喜曰將軍神機妙算吾官依計行事便令速傳獄官進後堂文貴附耳致其釋放方德之計獄官因到獄中對提牢禁子說明提牢禁子立將各犯收拾門戶各人縛閉不表且說獄官帶了酒菜來到方德禁房排在案上令開方德刑具喝令看役退出便請方德全飲方德辭曰小人犯罪發付老爺收禁不敢動勞老爺如此厚恩小人不該領情獄官曰薄酌粗肴不必推辭請坐下不妨方德告罪坐下獄官執壺斟酒酒過數巡獄官曰我想大叔必是劉公公心腹文提督不知死活早晚定然被害大叔自然回京惟望大叔叔在劉公公面前一言相助下官便得陞遷方德笑曰老爺果然識人我的同伴回去劉公公必定變臉用計害死文貴小人回京即保着老爺大德劉公公定然高陞老爺的官職獄官曰若得如此誓當厚報二人開懷暢飲獄官假意狂飲一番妝作醉態凭几而睡方德見左右無人思想不如趁此逃走罷忍住疼痛走出牢獄回京那獄官知方德已走令仍鎖閉獄門小心照管自進提督衙門稟曰方德已逃走文貴曰知道了遂令退出便對李通曰方德已去諒可無事了李通沈吟一會叫曰不好了大人滿門在京必定枉送性命文貴大驚曰此是何故李通曰逃走的人役回京去報劉瑾一定發怒大人寶眷俱在國老府中劉瑾必令人殺害清氣渡恨文貴聽了魂不附體曰將軍今可帶領心腹家將二十名扮作客商模樣趕入京城密將家眷盜出若回李通曰末將正是如此思量早是趕緊打發爲要末將回家去裝扮起來說議退回文貴即忙令家將選定二十四匹馬須臾間李通已到文貴囑曰本帥全家性命全仗將軍身上須要緊密李通曰末將此去大人寶眷若已被害這便無救倘未被害末將自然救回決不有誤文貴曰是李通全家將上馬當夜出城趕上路程而去不表且說劉瑾的家將自提督府逃走官路上聞人說假金牌已被破方德收監連忙星夜趕回京中道一日早飯後進京直至太監府來到後堂拜見曰啓上公公金牌敗露方德被他收禁牢中了劉瑾驚問曰金牌怎樣敗露家人答曰文貴先將金牌不疑及後交出行李欲全起程轉喚方德入問曰金牌弊竇當面明科只得二斤八兩或二斤五兩零輕重不一小的們聞知見不是發頭即逃回京劉瑾聞言怒氣冲天大叫曰罷了分付快喚焦彩穆宏前來家人忙去請了穆宏焦彩來到拜見畢問曰公公呼喚門下有何分付劉瑾曰你可問那假欽差便知端的假欽差即將前情說明穆宏焦彩曰據此而言非假門下不知金牌緣故文貴亦不知其故他既發出行李欲全起程諒必是過能人看出故又復驗金牌劉瑾曰閉口休說我今已白口送去五十餘兩黃金方德却又被捉此想那穆宏曰今日打草驚蛇文貴或如疑防且難謀計劉瑾曰唯恐他不成焦彩曰公公若急報起其有一計即

可消官路。雖在山東，其老。他一門殺盡，就有司官知道，誰敢與公公結實，必辭於剋刻殺，恨氣可略消些。劉瑾曰：極妙！但咱家今晚宮中有事，須要進宮，就煩二位賢契今夜行事。二奸曰：這也容易，只是公公須令一人看守，倘或令他知風，先已逃回，亦即差人追殺。二奸唯諾，拜別而去。劉瑾便叫曰：吳芳何在？原來劉瑾去後，另用一心腹小監名喚吳芳，性酷嗜酒，當下劉瑾分付曰：你可往國老府，暗覷家裏若經起身，可速來報咱家。即令衆人出城追趕，結果倚無動靜，候至閉城回報，好待今夜下手。吳芳曰：是即起身，快去劉瑾。又曰：囑汝不可，如平時沉醉，吳芳答曰：這是緊要事情，奴婢怎敢吃酒誤事。便出了太監門，來到國老府前，只見府門緊閉無人。吳芳暗想：他莫非知風逃走了？我若不問個明白，公公道我誤事，即到一座酒樓，問店主曰：對面國老府門戶爲何恁早緊閉？莫非搬家他往？店主曰：公公有所不知，國老這出提督又在山東，老夫人治家嚴緊，怕家人在外生事，每日關閉門戶，小的見他方才尚在出入，怎說搬家？吳芳曰：原來如此，勞頓了，即起身出門，走到前門觀望，且說李通與是日午後已到京，令家將在城外看守馬匹，須要輪替飽食，不許遠離，自己步行進城，想劉瑾的心腹諒已到京，面述劉瑾必生謀害的心，諒有差人在外面看守，我若不分皂白進去搬家，劉瑾定差人追殺，豈不連我一全被害，須看無人方可進府，心中想定已到街上，停步一看，遇見一人，注視國老府門，李通疑惑，上前窺見，乃是小監形狀，即移步向街尾而去。及吳芳到街尾，李通又到街頭，二人來往逡巡，及至日頭西斜，李通心中焦燥，倘若天黑閉在城門，怎能保護家眷出城？我前又在文提督處誇口，必要保出家眷，如今劉瑾令人看守，教我怎能救脫？正所謂知事省事，不如無事，挨到天色將晚，李通恐其黑夜更難逃脫，愈十分着急，不表，且說吳芳等至日頭西斜後，本是酗酒之徒，飢渴難當，恰遇經紀小民出入城中討賬，即到對面酒店，飽飲些酒，猶如渴龍取水。吳芳見了口角流涎，身邊又未帶着銀子，因想這店主爲人厚道，諒可賒欠幾杯，便入店來，店主迎接曰：公公是貴人，今日何暇在此，何不小酌幾杯？吳芳曰：因等一契友未到，肚中肌餓，奈未帶得銀子，不敢造次，你若肯暫欠來，日即當送上。店主曰：公公何等，人莫說來日，便再停數日何妨？吳芳大喜，便在店中座頭坐下，曰：只須四盤小菜，酒却要好的。小二嘩嘩連聲，即備酒菜。吳芳自斟自酌，不表，再說李通見天色將晚，正在着急，忽不見了那個小監，心中疑惑，近前一看，見在店內吃酒，想他必是好酒，心生一計，就在店前招小二前來，李通曰：那吃酒的內監姓甚名誰？我一時忘懷，小二曰：

他乃六宮司禮劉公公小監姓吳，却不曉的名字。李通曰：知道了，你進去，休要多言。小二應聲進去，李通整了衣冠，進入店來，對着吳芳作揖曰：公公一向久違了。吳芳見其衣冠齊整，人物出衆，忙答禮曰：請了，不嫌便，請坐下相會。飲。即叫小二再取個杯箸前來。李通曰：公公乃貴人，怎吃得這等酒？令小二另備好酒菜前來。吳芳曰：咱家因等一個朋友未到，故在此少飲。但未知仁兄高姓大名，何處會相會着？李通曰：公公前與某同席，怎就忘懷？吳芳曰：是了，咱家從前會到山東出差，有幾位富戶相陪，足下諒亦同席否？李通曰：正是。吳芳曰：足下是姓張否？李通曰：正是張通。吳芳曰：現到京有何緣故？李通曰：小弟因有些薄業，開張個綢緞店，昨有無賴之徒，乘夜抗了一個小孩子，拋在我後花園。府縣官前來勒索人命，小弟一時氣忿，不願與他，故帶銀上京來，欲見個門路，斷送了縣府前程，才到此。遇見公公，未知有甚門路，可以解送他前程否？吳芳曰：未知仁兄現帶多少銀兩應用？李通曰：小弟現帶五萬兩銀子，倘要多些，此地亦有可以借處。吳芳喜曰：這真是此府縣的該倒運，故仁兄得遇着咱家。當今我劉公公勢力重大，莫說是個府縣，便是巡撫，亦不難辦。只是咱今日未暇來，仁兄可來太監府尋咱備一副薄禮，拜在我公公門下，何難斷送他到府縣去？李通曰：如此妙極。來日當煩公鼎力代弟設法，試問公公此時怎得閑暇在此飲酒？時吳芳已有七八分醉，指曰：便是爲着對門的。李通曰：對門的何人，爲着何事？吳芳曰：你我如此相得，怎好隱瞞？那對門即是三朝老宦，掌朝國老府第，他有一子，名叫文貴，現爲山東提督，坐鎮大同，關我公公奉旨收取天下文武官員銀兩，他不識時勢，毀辱逐使，公公觸怒，假造金牌聖旨，宣召入京，結果他性命。文貴信以爲真，發出行李，便要起程，不知那個有智謀的，請他是假，李通暗笑，答曰：怎知是假？吳芳曰：你不知那匹夫奸猾得狠，說真金牌第七面，損失了一角，用銀鑲補成重二兩餘，又將欵差捏下，拘禁牢獄。幸喜衆人逃回，晌午回報，劉公公怒氣冲天，令家將就今夜三更時候，假裝強盜，將一家殺死，以洩其忿。又恐那匹夫既識假金牌，必能曉得來取家眷回去，故今皆在此瞭望，候到三更，就下手了。若是來取出城去，亦令追殺之。你道劉公公這等勢力，浩大不浩大？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吳芳懼罪賄劉瑾 文貴迎母拜李通

話說吳芳說到劉瑾勢力處，好不威风，好不得意。李通注意灌醉他，方好行事。只覺斟酒相敬，吳芳開懷暢飲，不一會，便覺醅酌大醉，隱几睡去。時已上燈時候，李通即在身旁，取出一錠五兩銀子，付與店主曰：這五兩銀子，可算得酒錢。去。店主曰：這銀子還有餘些，可找還去。李通曰：餘些亦不必找還，可登一在帳簿上，另日再來暢飲。吳公公今已醉臥。

休去驚動他。他若醒來，你可對他說：我要去找個寓所。來日即到太監府相議。店主曰：知道了。客官只管去罷。李通隨即出店，奔到國老府門，看着無人，遂即敲門。門公問明，開門放進，問曰：李中軍實夜匆忙前來，何故？李通曰：老夫人今在何處？門公曰：老夫人同夫人適在後堂議事，尚未安寢。李通曰：待我往見。即奔後堂來，果見老夫人、婆媳尚在後堂。議論家務。李通上前拜見曰：老夫人并夫人，你還不知頃刻間全家盡皆被人滅亡麼？老夫人笑曰：我們一家好端端的人，怎麼就被人滅亡？李通曰：小將不說，老夫人怎知？便將文提督觸犯劉瑾，今夜令人來劫殺說了。小將趕路前來，怕有人在府外觀望，未敢突進。因到酒店，醺醉吳芳，吐出真情說明。婆媳大驚曰：這奸監如此毒害奸計，却怎麼處？李通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趁這時，吳芳、沈醉、城門未閉，作速收拾，假扮村民，混出城門，逃往大同關，方保無慮。老夫曰：既是如此，可快收拾逃走。婆媳入內收拾，珠寶金銀細軟裝入包裹。李通又對衆家人、女婢曰：你等將家中所有物件，盡行收取，各投生路。俟國老日後回朝，再來跟隨。家人、婢女俱各取得物件逃走。當下老夫人、婆媳親了至親十餘口，收拾停當，假扮作庶民男婦，全李通從後門而出，將門帶上，逃至城下。幸得城門未閉，乘勢混出城來。不料老夫、人、婆媳，乃是金枝玉葉，寸步難以行走。李通一聲呼哨，那家將早將馬匹帶上前來，衆眷口一同上馬，再說吳芳在店內沉醉，睡至初更後才醒來，舉目一看，吃驚不小。不知是五更六更時候，又不見了張通，疑是光棍的人，便喚店小二問曰：方才全嗜吃酒的朋友往那裏去哩？小二曰：那客官要去，找一個寓所，明日到太監府找尋公公議事。吳芳曰：酒錢哩？小二曰：他倒厚道，留下五兩一錠銀子在此，尚有餘銀寄在小人店中。候另日再來飲一飲。吳芳曰：這不打緊，但今是什麼時候？呵，開城門麼？小二曰：近二更，城門已閉了。吳芳聞言，世上那有面不相識之人，這等厚意，莫不是大同關差來的細作？知嚕，瞭望將我灌醉，盜取家眷逃走了一面說，一面出了店。來到國老府前，一望，悄然燈火俱無，急奔到後門，見後門半掩着，並無人影，即撲身入內，只見火光尚在人迹俱無。各房箱籠俱開着，粗布衣服丟在地上，叫聲不好了。此必是方才那匹夫將我用酒灌醉，盡把家眷盜去了。教我如何回覆公公，嚇得酒都十分醒了。只得把各燈火撲滅，從後門奔出，將門帶上一路趕回太監府。心想：這酒實是誤事，且言劉瑾是夜要入宮內侍駕，至初更後，吳芳已回稟曰：奴婢日間到國老府門，見府門緊閉。劉瑾曰：莫是知風逃脫麼？吳芳曰：奴婢尋問鄰右，俱稱國老不在家。老夫人治家嚴緊，每日關鎖門戶，禁人出入。奴婢直待閉城後，方回。劉瑾曰：我不信。此時已近二更，城門方閉，到是你在那裏吃酒，等待此時醒來，才回糊塗答應。吳芳曰：這就冤枉了好酒人。本是吃酒不醉，豈有不吃亦醉麼？奴婢因公

囑咐此乃大事，禁得酒點不敢沾唇。至初更後，奴婢又恐城門未閉，趕到城下，見城已閉，方敢回來。故此耽擱。劉瑾曰：如此仔細，就不在我平日愛你說罷。上馬入宮而去。吳芳心中只恐事情敗露，不敢說出。焦彩在大監府中等至三更，將近時候，即令一百名心腹家丁扮作強盜，各帶兵器及硫黃焰硝等物，趕到國老府前，闖入內去，無分男女老幼，盡行殺死。將府第放火燒燬，家丁結束全身，猶如勾命使者一般。來至門前，團團圍住，打進後門。一見並無人影，知是聞風逃脫去了。各將粗布物件擄掠一空，思量既無人口，府第亦不必燒，恐累及鄰右，即回覆二奸。穆安曰：諒他逃去，亦逃得不遠，快出城追殺爲要。焦彩曰：可同去見劉公公，向借銀數，方能開得城門。二奸忙上馬，來到太監府，吳芳迎接曰：兩位連夜到此，何故？穆安曰：日間劉公公令人瞭望國老府，吳芳曰：就是嚇家瞭望。焦彩曰：爲何一門俱各逃走？吳芳曰：喻家前往，見府門緊閉，詢問旁人，俱說是日日如此，並不見人出入。今既逃走，諒是大同關差人早間盜去哩。穆安曰：我門所差之人，午間到諒彼所差之人，焉能先到？吳芳曰：莫不是開城後，我回府時，他們方驟進城中，親眷人家處也未可定。穆安曰：他若是躲在城中，尙好查訪。生怕逃回大同關，今欲出城追趕，又無黃龍關城，且請公公立即進宮稟請劉公公，向守城官令其開城，好得追趕。吳芳聞言，心中暗想：必方才全啗飲酒的盜去。今若出城拿回，必然供招說我全他吃酒。公公說我誤事，是我自招其罪，不如聽他逃去，並無破綻，更好便答曰：如此夜深，怎好入宮。只索來日早早追去罷。穆安焦彩無可奈何，只得各回到府中，令家將來日到府出城追趕。至次日四更後，收拾上朝。劉瑾却在隨駕，及退朝，二奸即到太監府伺候，不一會，劉瑾已回，問曰：文貴家眷若何？二奸便將家眷不知如何逃走，奈夜深不能出城追捉，到早間家將去追趕，不知能捉回否。劉瑾曰：這也奇怪，嚙實嚴令吳芳看守，他怎能逃脫得乾乾淨淨，遂令備酒與二奸同飲。及午後，家將回報曰：我等追出城去，一百餘里，竟杳無踪跡，只得回報。劉瑾曰：嚙知道了，令退出家將，應聲諾而出。劉瑾便喚吳芳曰：劣奴，你說候到城門閉後，方回他爲何逃脫？明明是你在那裏去，酗酒誤事。吳芳叫屈曰：這就冤枉了。奴婢前往見府門關閉，又不見有人出入，旁人說是常例，或是奴婢未往之先，大同關先使人盜取去了。況我們二十餘人知道，難保無有漏泄通風。俟奴婢回後，他方逃匿在城中，親友窩藏，此正所謂六耳不同謀，怎說是因酒誤事？奴婢雖然貪杯，難道不吃亦醉麼？實在屈殺奴婢。劉瑾曰：你休強辯，待我打聽。若果是貪杯被逃，你亦難逃性命矣。吳芳大喜曰：既是賒帳，這便不妨了。即答曰：這就有理了。二奸拜辭回府不表，且言李通保了家眷，一直趕到山東，原來文貴亦恐奸夥差人來追趕，親帶三千兵馬，埋伏在山東界口林中，又再差人役打聽消息。

息。爾和家春已到。江向前拜伏。老夫人馬前曰：「不肯文書，觸犯奸監，或使母親受盡驚恐，政涉道途，罪同淵海。老夫人曰：「你休尋我，若非李通如此盡心用計，滿門已登鬼錄矣。你可拜謝李通罷。」文貴起來，轉向李通下拜，罵得李通連忙。全拜曰：「大人休受折殺末將了。叨蒙大人提攜大恩，理當效犬馬之勞。」文貴拜罷，即令取執事儀仗馬轎，請婆媳上轎。文貴在前開路，一路前呼後擁，沿途地方官迎送，好不威風。及到了大同關，文武官員出城迎接，百姓觀看如堵。進入帥府後堂，文貴拜謝安官賞了李通口金五百兩，二十名家將們賞銀五十兩。此從文貴母子幸兒一堂聚首，但未知劉瑾打聽得消息如何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劉瑾賺主幸蘇州 夢雄全妹親皇駕

且說劉瑾打聽得文貴家眷已逃回山東，想計可害他，也就罷了。五芳暗自歡喜，忽一日，問劉瑾對穆宏焦彩曰：「三界山御苑，每日回馬，已有三萬餘匹，破京城，教啣牛，賺着天子，幸江南蘇州府，因路徑必從同州經過，好時他在夜伏兵劫駕，噲思主上那日睡在床上，穿着與美人相見，醒來口內喃喃，讚不絕聲。噲家因奏道：「有其夢必有其人，何不買國夢官一間，以便探聽入宮，道骨即道夢中勿道，並未問及姓名鄉貫。」又道：「那美人一定生在蘇杭揚州等州，少不得另日別有一番游耍探訪。」噲家却欲乘其有便，引他心機，再攬撥他幾句佳麗景緻，你意下若何？」穆宏焦彩曰：「此計甚妙。」主上乃逍遙好色之徒，定然中計。可令畫工畫一蘇州地圖，圖上裝點許多嬌冶士女、佳麗景物，公公再細細勾畫詞，不怕昏君不入其彀中之理。劉瑾曰：「妙妙。」又曰：「此保席劉文俊為保駕官，好歹斷送其性命了。」穆宏焦彩曰：「得是便。」令畫工速畫蘇州府地圖，圖上裝點，裝成一幅劉瑾由是日日跟隨聖駕，欲俟有便進表。時在三月天氣清明，一日，問帝全劉瑾在後苑游玩，見桃紅柳綠，十分春色，令人可愛。大悅曰：「朕看此景緻，真乃云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諒極盡人間富貴樂矣。」劉瑾曰：「若論人間園圃之可樂，御園實為第一。倘若比天下名區人物，却又不及。帝曰：「這又奇事，人間園圃，倘有富戶敢用的，或可乃京城御苑，若說天下名區，不過山川毓秀，人物幅湊，怎能勝得御苑。」劉瑾曰：「若未經目，怎敢妄奏。」奴婢求謁之時，會遊玩到蘇州，無論城內烟花之數，粉黛之場，到處可樂。連城外虎邱山、人民遊藝、士女冶遊，勝景也堪娛目。故奴婢說勝過京城御苑多矣。」帝曰：「會朕見蘇州地圖，虎邱圖未常希罕。」劉瑾奏曰：「陛下不知地方官實是恐若照佳景畫成，天子必喜臨幸遊耍，故意將佳麗畫得平常，使天子絕念不到此遊玩。」陛下不信，奴婢幸有蘇州真圖，在請龍眼一看，便知端的。」帝曰：「卿為何却畫圖式？」劉瑾曰：「奴婢因見蘇州景

織好。故此帶圖帶在身旁。以備閑時賞玩。帝曰：卿且取來與朕看一看。劉瑾領旨入內，取出畫軸，展開放在龍案上。帝細細觀看圖畫。這圖本是妄造許多佳麗，其人物美女更多，畫得窈窕劉瑾又上前指說：某處勝景，某處雅觀，可樂。說得天花亂墜。原來正德本是冶遊好色心性，被劉瑾用意勾引起來，喜得手舞足蹈。且思前日所夢白牡丹紅芍藥二美女，最合朕意。這牡丹芍藥，蘇州盛極的，到處一遊，或者湊巧姻緣，也未可知。遂決意對劉瑾曰：朕不過卿，怎知蘇州如此美妙？看來果然名不虛傳。又轉嘆曰：朕恨不能親到蘇州，并虎邱一遊，不及小民多矣。劉瑾奏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到蘇州何難？如此嘆息，何故？帝曰：朕若欲幸蘇州，羣臣必定諫阻，實恐勞民傷財。陛下可先遣戶部官解銀沿途修橋造路，所有工程俱給民價，莫發官工。小民豈不多得快活度日哩？至御駕舉行，御廚跟隨自行供給。地方官只令他給些夫工馬草，所費無幾，這便是利民了。帝曰：此言雖是，但今英國公張璠在大金國未回，徐大江又未頂戴，無人保駕。劉瑾曰：奴等舉一人可以保駕。吏部天官劉文俊，乃名望重臣，保駕便是無虞。帝愕然曰：卿言差矣。保駕必須武將。劉文俊係文官領袖，怎好保駕？劉瑾曰：陛下知其一，不知其二。若是出証在外國，自常用武將來保駕。至蘇州乃版內輿圖，只恐宵小窺伺。若有重望名臣跟駕，匪類自然潛踪。况劉文俊現在蘇州居住，路徑精熟，得駕實為至當。帝曰：妙妙。卿果善為畫策。朕計不及此來，日即使舉行。劉瑾喜曰：此亦昇平世界，與民同樂之意也。次早帝臨大殿曰：朕欲遊蘇州，與民同樂昇平世界。今安排旗幟鑾駕，務要華美，庶使雅觀。命欽天監即擇日起程。該部備文到蘇州府言未畢，只見那不識時務的劉文俊，越班俯伏奏曰：陛下切不可如此。連年水旱不均，盜賊四起，聖駕一出，勢必勞民傷財。且又無人保駕，乞陛下速息此念。社稷幸甚。臣道味不識忌諱，冒死奏進。帝曰：朕已有主意，自帶御廚前往。地方官只發夫馬工價，便不致勞民傷財。若說沒有保駕的官員，朕知卿家住蘇州，就着卿為保駕官員。劉文俊聞言大驚，奏曰：臣乃一個白面書生，誰知把筆弄文，怎敢保駕？帝曰：若是征戰保駕，必用武將。今遊內地，何必武將？只卿保駕，盜賊自必潛踪。朕主意已定，卿其毋辭。劉文俊見上意已決，不敢推辭，只得領旨。於是欽天監擇定五月中旬，初九龍袖一揮，駕退回宮。這旨意一下，各該部官連夜收拾旗幟鑾仗，一面行文着蘇州府備好行宮。沿途地方官打點迎送，聖駕工部即差官沿途修橋補路，預備船隻，連夜兼工趕造。真是忙亂不表。却說這蘇州乃水陸要區，繁華勝地，乃商賈雲集之所。兼虎邱名勝之山，聖旨一出，早驚動了天下許多名士英雄。公子王孫富家豪傑，遊耍蘇州來觀聖駕，又有做經紀的人，齊來趕市做買賣。錢把座蘇州鬧鬧熱熱，不過且說奸監劉瑾與衆奸

定計。密令人馳書。着三山界賊首柳望懷。吳仁中萬龍龍。率備糧一萬。埋伏在同州城外三十里。那地名鴻柏。其處四通八達。却有林木叢集。嗜家必使聖駕駐紮於此。好得乘勢劫駕。不可有誤。又恐昏君逃脫。預約幾箇暗號。若聞得哨箭之聲。便是昏君可追殺了。這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不想正德乃洪福天子。早驚動了。便救駕聖功李夢雄。這夢雄乃保山東鳳陽府城外李家莊人氏。先祖李勤。正統朝官拜一品侯。父李傑。因見奸臣弄道。不樂功業。謹守田業。李夢雄時年十九歲。父母俱亡。過只有胞妹李桂金。年十六歲。兄妹姻緣。俱未定。香家資頗裕。兄妹二人。不時訓練武藝。李桂金。兼精手箭。百發百中。因鳳陽女人。時常遨遊天下。不以為異。時際盜賊竊發。李桂金。雙女打扮。男裝。全兄雲遊各處。名勝山水。那一日。夢雄對桂金曰。愚兄聞得正德天子。駕幸江南。蘇州府。見欲往蘇州。一觀聖駕。桂金曰。此却極妙。待妹子打扮。一全前往。看香夢雄埋怨曰。你今年紀已長。不比少時。可瞞過眾人。眼目虧你。此時說得出。要全我去。夢雄桂金曰。年幼猶恐露出機關。今年已長。便知險東。斷不致露出破綻。夢雄曰。別件尚可遮掩。只是胸前的。怎好看。相梓。命着低頭一見。胸前兩乳。頗高。微挺。衣服。便曰。胸前容易。待妹子就進內去。收拾好出來。你看一看。說罷。便進內去。夢雄暗笑道。這妮子。兩乳。怎好收拾。不言夢雄等。桂金出來。看他如何收拾。得伶俐爽快。先說李桂金。進入房內。兩手將兩乳一按。却就平了。及手一放。兩乳又高起來了。桂金曰。這兩個冤家。如此好作怪。却似活的一般兒。忽轉一念曰。是我癡呆了。此乳。又無硬骨。何不把一條汗巾。縛住。看他再會作怪。不會作怪。即脫去衣服。取一條汗巾。結束縛扎。用手一摸。却不能高挺。然後穿好衣服出來。對夢雄曰。哥哥如今。看不得了。夢雄仔細一看。果然平削如簪。乃曰。雖然如此。終恐夜間。睡臥不便。寧可不去。為安。桂金曰。哥哥若是不肯與妹子。全去。哥哥請自去。桂金另日。自去罷。夢雄聞言。大驚曰。若是如此。寧可同行。亦好照顧。遂向桂金曰。既欲同去。可多帶些手箭。以防不虞。桂金應諾。隨收拾銀兩。包裹。桂金扮了男妝。夢雄囑咐家丁。照管家產。兄妹起行。李夢雄吩咐李桂金。在外我稱你為兄弟。李桂金即改名李錦雲。兄妹一路尋山問勝。到處不一而足。將到蘇州。這一日。早飯後來到一處鄉村。李桂金曰。一路行來。訪問時俱說。已近蘇州。為何未見城池。莫不走錯路頭。宜再詢問。李夢雄曰。正是。行不數里。抬頭一望。只見那村莊裏。走出一位老人。人家年過五旬。身軀尚健。精神清爽。鬚髯飄飄。頭上黃紗巾。身穿茶色葛布袍。足踏綾羅履。正攬李夢雄兄弟。向前來問。作揖曰。老丈有禮。小姪兄弟。要到蘇州。未知此地。離城尚有多少路程。老丈忙答曰。此去五六里。便是蘇州城。請問二位。後生。是何方人氏。高姓大名。老夫看來。定非凡品。李夢雄曰。小姪乃山東鳳陽府人。

先世恭居武弁我的小名李夢雄。這是舍弟李錦雲。老人曰。原來却是將門公子。失敬失敬。李夢雄曰。豈敢。未知老丈高姓尊名。家住何處。老人曰。老夫姓章名士成。祖居此城中。今日幸遇二位公子。良非偶然。敢屈玉趾。到寒舍奉敬。杯茶。未知允否。夢雄曰。叨承雅愛。但邂逅相逢。怎好攪擾。章士成曰。老夫看二位公子。倒是英雄。凡事須要脫俗。何必推却。李夢雄見章士成。懇意邀請。對李桂金曰。兄弟承老丈盛情。我們當同道府領教。桂金曰。是是。章士成大喜。即引夢雄進村。來到門首。拍開了大門。請夢雄兄弟進廳。分賓主坐下。章士成進內。取茶前來。曰。小戶人家。缺少童僕。敬奉。實爲不恭。李夢雄曰。怎敢如此。足見厚愛了。茶畢。章士成入內。取出兩只筐籃。出門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章士成留客結姻 劉宇瑞通家款友

却說章士成。醉了夢雄兄妹。提着筐籃出門而去。這裏李桂金見正中供奉一幅太上老君圖像。桌上供着香爐燭台。兩旁壁上懸掛的都是名士書畫。低聲聞夢雄曰。這章老丈不是官家。或是風俗如此。夢雄曰。他是做道士的。桂金曰。哥哥怎知他是做道士。夢雄曰。若不是做道士。怎麼供奉李老君。便是做道士了。李桂金曰。怎麼供奉老君。就是做道士。夢雄曰。李老君乃是道祖。民家從無供奉。不一時。只見章士成已回來。提着魚肉兩筐。菜蔬後面。隨着一人。攜了一甕酒。一齊入內。那拿酒人。却又出門去了。章士成復出坐下。曰。老夫失陪。多多有罪了。夢雄曰。不敢。多蒙賜茶。就此告別。章士成上前止住。曰。正欲借一杯水酒敘談。何故就言別了。李夢雄曰。今萍水相逢。如此叨擾。實不過意。章士成曰。草草不恭。聊伸微意。何勞挂齒。二人仍舊坐下。夢雄問曰。敢問老丈作何經紀。士成曰。老夫自小作道士。夢雄笑向桂金曰。如何。桂金亦笑曰。兄言不差。士成曰。實因先人作此事業。傳下老丈承著此道。非比江湖之輩。慌言欺人。做地之人。都稱我爲章阿伯。是老實人。這是遠近知名的。二位不必謙笑。李夢雄曰。非笑老丈做道士。只因我方才猜是作道士。舍弟不信。今知老丈說得相同。故此失笑。章士成曰。大相公未聞。怎知我做此勾當。夢雄曰。因見阿伯供着道祖。方知章士成點頭曰。不差。真是英雄見識。正言間。得聞風後。便驚覺。士成進內。搬出杯箸酒肴。排在桌上。請二人入席。桂金曰。肴饌烹調甚佳。必出伯母之手。章士成嘆曰。老妻早亡。並無男兒。惟有一女。實屬可嘆。李夢雄曰。既然有令愛。日後招個佳婿。亦有半子之靠。士成曰。老夫正是如此。想見三人。又飲數巡。章士成曰。相公青年遊宦。尊堂豈不受慮。夢雄曰。小姪命蹇。二親早亡。無可掛慮。士成曰。雖是如此。令正豈不懸望。夢雄曰。實不相瞞。我祖官拜指揮使。愚兄弟自幼學習武藝。立志必要候功名成就。方好議親。以此元來定娶士成曰。相公如此。只見高才抱負。老夫恨相見已

曉夢雄曰：豈敢。章士成暗思：他既尚未定，我有一女，何不與他結了親事，亦得完成我一件大事。主意已定，遂離座滿斟一杯酒，送與李夢雄曰：大相公請飲此杯酒。老夫有句話相商。李夢雄却推辭不過，接杯飲盡曰：老夫有言，只管說來。士成曰：老夫只有一女，名喚章綉錦，女工針線，件件俱通，雖非才貌俱全，然在敝地亦無出其右。自小有一人家求婚，老夫是欲擇一個佳婿，故至今年經十六，尚未定親。大相公若不棄嫌，愿結朱陳，未知應允否？李夢雄聞言，暗想：士成雖誠實人，但是道士家門，怎好配親？答曰：雖承好意，奈道途阻隔，却難結親。章士成曰：若說相公路途遠，這却不難。俗云：嫁夫從夫，日後成親，自然隨夫相公回鄉，有何難哉？李夢雄推辭曰：小姪弟兄遠遊，六禮俱無，實難從命。章士成曰：這却容易，只老夫與大相公才貌若允，寸絲可定。俟異日完親，便是。李夢雄曰：到底老夫父女至親，隔別煩難，不如就在附近，別找良緣，爲是。章士成省悟曰：大相公之意，我已知道，莫非嫌我爲道士，不便結親。李夢雄曰：這個何敢實因路遠不便。章士成曰：大相公不必推辭也。罷寧爲英雄側室，勝作俗子正妻，就將小女爲偏房。李夢雄曰：此更不可。怎敢有屈令愛。老夫另擇佳婿，爲妙。章士成曰：大相公官家子，姪老夫乃是道士門戶，高低配親，果不相當。若將小女作偏房，再辭實是大相公不該。李夢雄曰：非其推辭，實怕令愛不願耳。章士成曰：小女極孝，老僕主張，決無異言。李夢雄曰：此乃終身大事，老夫須問令愛方好。章士成曰：大相公請坐，待老夫就與小女說明，即進內叫女兒，且說章綉錦在屏後私聽，已知其詳。此時回房而去。見父呼喚，詐作不知。出來問曰：爹爹有何言語？章士成曰：因你姻緣未定，我心憂慮，今幸鳳陽府來了李夢雄、李錦雲兄弟二人，乃將門之子，年少英雄，俱未定親，看來李夢雄更加雄偉，甚稱我心。欲將女兒配他，奈何作道士，與他門戶不相當，他故推辭。此人後必高官顯爵，我要把女兒與他偏房。後日你亦做個夫人，我做外太翁，未知你心下如何？章綉錦低頭不語。章士成只道女兒不應，即曰：我聞人多矣，李夢雄此等才貌，若不爲官，世上亦無官了。爲父斷不誤你，可快快說明，免得當面錯過。章綉錦只得含羞對曰：姻緣乃是父親主張，女兒曉得甚事？章士成聞言，暗喜，想道：好做伴，居然心肯，却即隨出至廳上，對李夢雄笑曰：小女愿憑老夫作主，賢婿不必多疑，就此爲定。李夢雄曰：既承美意，請岳父高坐，受小婿一拜，即移椅當中，請章士成坐下，倒身下拜，拜畢，李桂金亦上前拜見。親翁重復入席。李夢雄曰：待小婿功名成就，方來迎娶，可好？章士成曰：此乃賢婿有志，只求留下一物，以爲異日之證。李夢雄解下腰間鸞帶，付與士成曰：權將此帶爲憑。章士成即將鸞帶帶進內，交與女兒收下，另取一條手帕，送與李夢雄繫衣上，是日盡歡罷，送其兄弟客房安寢。至次日，兄妹辭別，章士成苦留不放，連住三日。李夢雄

暗對妹子曰：章士成非豪富之家，我們辭別罷。桂金曰：正是。明日起身罷。次早李夢雄向章士成辭謝。士成曰：目今城中客店住滿，聖駕未到，可住草舍，日食便易。李夢雄曰：奈小婿年輕，好動不好靜，總是閑空，不若雲遊，亦好觀山玩水。章士成曰：這等說也是。倘遊要過，可仍回來我家安置。夢雄曰：這却未定。章士成即備酒餞別，飲畢，李夢雄負上包裹，章士成囑曰：賢婿功名成就，急宜來娶，免使小女有白首之歎。夢雄曰：小婿斷不作負心漢，說完，拱手分別出門。兄妹行至午刻，已到蘇州，進入城內，只見商賈雲集，人物繁華，來至一條街上，忽聽得旁人喝曰：閑人，站開。公子馬到，李夢雄兄妹立在路旁，只見一位書生，年約十六七，生得面若傅粉，唇似塗朱，頭帶青紗萬字方巾，身穿魚肚白紗袍，足踏皂緞靴，坐下青驄馬，緩轡前來，背後跟着數名家丁。那公子正在馬上，遙見李夢雄兄妹，便目不轉睛，注視李桂金。見他看得認真，便低了頭。原來這公子乃吏部天官劉文俊之子。按劉文俊妻李氏，生下一女一男，女名綺，花年已十七，琴棋書畫，女工針黹，件件俱通。男劉宇瑞，年方十六，勤讀詩書，當時劉文俊京中有書寄於夫人，言京中雖有正孫公子，盡是膏粱子弟，難言佳婿。着夫人用心為女兒擇婿，孩兒擇婿要緊，夫人自思：身係女流，怎好為女主人？故令公子留心。是日劉宇瑞見李夢雄兄妹，知必同胞兄弟，說是英雄人，因此注視。及過去了，即喚兩家丁說曰：方才道旁有兩位豪傑，那年的負着一個青布包袱，你可密跟他，住在何處，并訪問來歷，不要使他知道，速來回報。二家人領命忙趕回見李夢雄兄妹，即忙隨在後。那李夢雄兄妹轉過一條街，同進上樓店，小二迎接上去，擇了一副座頭坐下。酒保備下酒菜，兄妹同飲，且說劉府兩個家人商議着，一人在店前伺候，一人奔回府來，向劉宇瑞告曰：小的跟了那二位少年，見在大胡街顧家酒樓吃酒，特來稟知。劉宇瑞曰：你可引路，即換上珠履，步行來至顧家酒樓。店小二曰：公子請進內，要請客嗎？還是獨酌？劉宇瑞曰：只尋一好朋友，你不必伺候，說罷，步上樓來，拾起頭，恰見那李夢雄坐在對面。忙到坐前，向着兄妹作了兩個揖，曰：二兄在上，小弟行禮。李夢雄兄妹早認得是馬上公子，忙起身答禮，曰：不知公子降臨，有失禮接，不勝感禱。請開飲幾杯。劉宇瑞曰：小弟作東，道主酒保再取杯箸前來。三人分賓主坐下。劉府家人上前斟酒。劉宇瑞問曰：二位尊府何處高姓大名？李夢雄曰：愚兄弟乃山東鳳陽府人氏，李夢雄字錦雲，便是。先祖李勣，於正統天子朝中官拜一等侯，先父母見奸佞當道，無心功名，樂守田園。愚兄弟略識幾路武藝，思欲求取功名，克復先業，因未逢機會，不得出身，特遊此地，誰觀與我。幸遇公子萍水相逢，遂成知己，未知令尊官居何職，願聞來歷。劉宇瑞大喜曰：如此說來，二兄和弟却是通家兄弟，父乃吏部天官劉文俊，小弟名劉宇瑞，雖是書生，性好結交，無意相逢。

却是緣。李夢雄兄妹欠身曰：兄乃貴人公子，愚兄弟放蕩無度，劉字瑞答禮曰：兄等蓋世英雄，磊落天縱，異日拾取功名，談笑可得。小弟碌碌庸才，得蒙教益，已爲萬幸。兄欲觀聖駕，且喜家父現爲保駕官，更容易觀看天子。李夢雄聞言驚訝曰：目今盜賊蜂起，難保無虞，令尊又是文官，豈可保駕，倘有差池，受害不小。劉字瑞曰：不知家父如何主意，却當着這保駕官，但二兄遠遊，家庭豈不懸望。李夢雄曰：父母都亡過了，小弟功名未遂，因是未曾定親，怎有懸望。劉字瑞暗喜曰：原來如此。乃英雄抱負，兄長若不相棄，可卽往寒舍，俟候朝廷降臨，觀看若何。李夢雄曰：只恐令堂怪賢弟濫交不便。劉字瑞曰：二兄若肯光降，家母歡悅不淺，焉有見怪之理。二人飲畢，劉字瑞教小二到府來領酒錢，小二應諾。三人同下樓，緩步回府，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 字瑞邀友探親 桂金越牆聽瑞琴

且說劉字瑞請李夢雄兄妹來到府中後堂，李夢雄曰：請上老伯母出來，受我二人拜見。劉字瑞正中着心懷，詐辭曰：怎好勞動二兄。李桂金曰：既是通家，理合拜見。劉字瑞曰：如此從命了。卽入內稟明母親，夫人問曰：女婢未報，你請甚客到家。字瑞便把李夢雄兄弟來歷說明，又說幸俱未定親，請母親去一見，選出那一個中意。夫人曰：我兒看中的那一位。字瑞曰：據兒看來，二人雖俱是英雄人，到底李夢雄更加英雄氣概，母子來到堂上，李夢雄兄妹迎接，移一把椅放在當中，曰：請老伯母高坐，受小姪兄弟拜見。夫人謝曰：小兒懦弱庸才，全望二位指教。老身受惠良多，怎當受拜。李夢雄曰：小姪兄弟幼失怙恃，游蕩成性，多承老伯母不加叱咤，世兄錯愛如同手足，叨惠無涯，該當下拜。說罷，兄妹倒身拜下。夫人答了兩禮，拜畢回見。與劉字瑞行兄弟禮，分兩旁坐下。夫人曰：賢姪可在草舍坐下，俟聖駕到日，小兒引到御駕觀看。李夢雄曰：只是攪擾于心不安。夫人曰：通家分上，說甚客套，令女婢備席接風。劉字瑞陪待自己，退入內衙，又令女婢打掃內書房，與李相公兄弟安歇。這一夜，李夢雄兄妹同劉字瑞飲，至上燈後散席，送到後花園書房安寢。劉字瑞方入內衙，來見夫人曰：母親意下如何。夫人曰：果然李夢雄中我意，但自今若對他，說他反害羞，出入不便。俟你父回來，說明方好。只是府中大小人等，須小心伏侍，暫且不表。且說是夜，李夢雄對妹子曰：劉字瑞母子禮意甚殷，且在此住下，看他如何。次早起來，家童進上湯水，梳洗畢，劉字瑞卽來相請，到堂上吃茶不多時，又備酒席同飲。從此日日供奉，同夢雄兄妹二人說話好不投機。過了十餘日，忽一日，夢雄私對妹子曰：連日劉字瑞語言無緒，莫非有不悅之意。我們今晚相辭來日，便去罷。桂金曰：是日晚，劉字瑞到書房說話，李夢雄對劉字瑞曰：愚兄弟在此攪擾參

時來日便要拜別了。字瑞曰：兄長太欲來看天子，爲何聖駕未到，便要分別？莫非下人有甚得罪麼？李夢雄謝罪曰：實是攪擾不安，並非什麼得罪。劉字瑞曰：若非下人有得罪，兄長何故匆匆言別？小弟益疑惑了。李桂金曰：兄長如此殷勤相待，莫說下人毫無失禮，就是有些差失，亦焉敢怪？只是兄弟見兄長變異，望兄長說明。李夢雄聞妹子之言，不悅，把隻眼一睜，照着李桂金、劉字瑞回頭一看，忙說曰：屬在知己，凡有不是處，須要說明，怎麼兄弟欲說，兄反見怪？李夢雄曰：我怪舍弟多言，只因我兄弟在此攪擾，這幾日見賢弟語言無緒，必有事故關心，故此辭別。劉字瑞曰：若不說明，弟怎知獲罪之深？但不瞞兄說，弟有一表兄住在城外十餘里之地，近聞身體有病，沉重，若不去探視，恐失親誼。欲去探視，又慮舍下無人陪伴，兄弟且怕他被纏留幾天，方許弟回，因此躊躇不決。李桂金曰：如此何不早說明？兄弟也是安閑無事，亦可同兄去走一遭，看些光景，豈不是好？劉字瑞大喜曰：弟却亦有此心，但凝此時天氣炎熱，故不敢啓口。賢弟既有此意，來早黎明起身出城，省受熱氣之迫。李夢雄聞言，心中不快，又不好阻擋，只圓睜雙眼，現現桂金、桂金知兄發憤，遂不敢言。劉字瑞回見李夢雄曰：難得賢弟好意，同往兄長爲何不悅？夢雄曰：非弟無情，實恐令親有病，豈有工夫陪伴我們？故怪舍弟不識人情，不知世務。劉字瑞曰：這却不妨，表親家資頗足，便即同往。家中亦自有人陪伴。李夢雄曰：既然如此，就同去罷。劉字瑞曰：今晚可早些安寢，來早好乘涼前去。即分別回到後衙，來見母親，言及李家兄弟肯去探病之事。夫人即便令女婢來早備辦酒飯，伺候不表。且說李夢雄關了角門坐下，悶悶不樂。李桂金曰：妹子因見劉公子厚情，故約他同去探病，哥哥何故不樂？夢雄曰：字瑞厚情，我豈無情？奈你是女流，若與同往，日間猶可，自便。只夜來睡臥許多不便處，桂金聞言，省悟曰：妹子果然計所不及，來早我就不去罷。夢雄曰：方才劉字瑞已知我不悅，你若不去，明知是我見怪，如今却當同去。桂金曰：妹子只是不去爲甚？夢雄曰：你若不去，來早須用詐病瞞他，才好。桂金應允，暗想：此計甚妙，明早決意詐病。兄妹安寢。至次早五更後，李夢雄叫起李桂金曰：妹可打扮詐病。李桂金起來，身上即穿著襖，頭上包着皂綫布，移過一張香几，排在床前，拊几而臥。時劉字瑞母子起來，令家人到角門細聽。若聞李相公起來，可請至後堂，倘無動靜，不可驚動他。家人來到角門，聽見內有步履咳嗽之聲，即便叩門。李夢雄開門，家人曰：我家夫人公子請二位到後堂餽餐，好待起身。李夢雄曰：煩你拜上夫人公子，說舍弟一時患病，不得同行。請公子自去罷。家人應允，即回見夫人公子，說明前言。二相公患病之故。劉字瑞曰：好好的，人怎麼今早患病？待拭前去問看。夫人曰：李錦雲既然有病，不能去的，只請李夢雄同去。亦好。劉字瑞應諾，來至內書房，李夢雄迎接。李桂金故

作病客，坐在床上，拊着几上，向劉宇道：「小弟夫移乞兄免罪。」劉宇道：「賢弟如何生安？住時，睡如好，甚事，愈感，病重，這樣苦楚。」李桂金曰：「不知如何，遍體痲難起來。」李夢雄曰：「說是感冒風寒。」劉宇瑞便令家人速請醫生前來醫治。李桂金怕無病吃藥，弄出真病來，忙叫曰：「小弟生平不喜服藥，請醫生諒亦無益。」李夢雄見妹子着意，暗笑他自尋煩惱。乃曰：「舍弟向不吃藥，不必請醫生。」劉宇瑞曰：「原來如此，不必請罷。」即向李夢雄曰：「兄弟風寒不妨，自有家人伏伺，哥哥同我探親去。」李夢雄自料妹子乃其詐病，即同劉宇瑞到後堂，喚劉宇瑞對母言明。李錦雲養病之事，夫人向李夢雄曰：「賢婢放心，同小兒前去，令我自着人伏侍。」李夢雄又到書房，暗囑妹子曰：「你既詐病，須節飲食，休叫被人說是貪食病。」劉宇瑞亦吩咐兩家人，伏伺須寸步不離二人，拜別夫人而去。這裏李桂金詐病，至早飯後，天氣轉熱，遍身有如火烘，心上直似煎煎，夫人又令人送茶湯，囑須熱服，又不好扇風，真是難熬。至中午，越加炎熱，李桂金暗想：「我不過詐病半日，就這般艱苦，虧得那庫病病的動不動二三年，怎能捱過日子？似我這樣，再禁數日，豈不斷送了性命？便生一計，向家人曰：「你將房門帶上，待我醒睡一番。」家人應聲退出。李桂金關上了門，坐在床上，放下帳子，解開衣襟，將羽扇搗風，方覺陰涼。至傍晚，結束好了，方才開門，家人進問曰：「二相公好些麼？」要思飲食否？李桂金曰：「病果好些，肚中甚飢了。」家人曰：「小的取飯來吃。」即進內見夫人曰：「二相公病勢稍安，欲要飲食。」夫人曰：「他少年火氣正盛，不可吃酒肉，只取些稀粥蔬食去。」家人領命取粥，至書房，李桂金少許吃些，遂令收了盥箸，退出安置。李桂金關上角門，解開了縛乳的汗巾，俱已溼透，取過面巾，洗了身子，只穿上一領紗袍，坐後花園高松下青石上，乘涼。約至二更後，忽聽得琴聲嘹亮，夫人已年老，心想此必是劉小姐彈的無疑。一面想，一面跟着琴音來至旁邊，却是隔牆花園內，原來花園內是一座分而為兩段，東邊是公子爲書室，夫人因要招李夢雄爲婿，故使居內，室外人從不到此。西邊便是小姐的綉房。劉小姐自李夢雄來此，即不彈琴，今晚因李夢雄同劉宇瑞探親不在，李錦雲又患病不起，因見月白風清，故到花園彈琴。當夜李桂金暗想：未知劉小姐容貌如何，放着胆將雙手拉住牆頭，躡身抓上，又見是花園一片花陰，罩住，輕輕跳下地，去循着花陰來至涼亭邊，殿在花架下，看見劉小姐坐在亭上，盤着雙膝，前面烏皮几上，安座一個金香爐，焚起龍涎寶香，生得面似荷花，出水眉如遠山，淡水身穿皂紗衫，皂紗裙，褲下露出三寸金蓮，不施脂粉，不戴花枝，雲髻上只插了一枝金鳳釵，向天勢插下，左手帶一隻金鐲，金光燦燦，右手帶一雙玉環，白亮森森，兩袖高打，露出雪白香肌，更兼月光照得肉色與玉光爭輝，皂衫襯著嬌臉，如烏雲飄雪，一雙纖指，彈着七弦，放出那勾挑剔撥的手段，真

是在春風圖畫中梅香小婢旁立扇風李桂金贊曰一位官門好小姐細審琴音緩而能續及至緊催緊而不亂有如高山流水急風狂雨之狀一時聽得出神失聲贊曰琴音至斯可謂微妙極矣那時劉小姐正在彈琴忽然聞人聲驚駭不定停住了手遂喚梅香花架下那有人聲敢有何人來窺聽快與我看來梅香應聲下涼亭來李桂金躲閃無處只得向前曰是小生竊聽梅香吃了一驚曰二相公你在書房養病因何到此李桂金曰因聞琴音絕妙不覺都忘了患病以至循音越牆前來竊聽不意驚動小姐煩代謝罪梅香笑曰待我說與小姐知道回上涼亭而來此時小姐已聽知是李錦雲即起身躲立在一邊梅香上前笑嘻嘻曰小姐琴能治病隔壁李二相公聽見琴音病恙早除却了因而越牆前來聽琴原來劉小姐暗想李夢雄雖是豪傑諒未必能雅致今聞此言轉想李錦雲年紀比伊兄尙少只礙男女分別業已到來何不試他一試若能彈琴其兄必非粗蠢又聞得他兄弟面貌彷彿偷看一看也好放心便答曰既是二相公乃係適家門第即命進來相見却又何妨李桂金遂答曰敬承小姐大命跟着梅香彳亍而行來至涼亭上遠遠向了小姐作揖曰小生兄弟多承夫人公子收留禮待感謝深恩適聽妙音病體方獲安不才狂妄到此驚動小姐心神多有罪指望寬宥小姐也遠遠答禮曰世兄休得如此掛念令梅香請世兄坐下李桂金謙遜一回然後告坐劉小姐再轉身立梅香身後曰奴家碌碌無才因見明月當空偶然學操不料惹法家聞實深抱愧李桂金曰豈敢小生固未有師曠之聰聞絃聲而知雅意然平素却此雅操雖不得精微亦粗知其一二細聽指法實是玄妙令人可愛劉小姐曰多承世兄過譽了但世兄既是知音奴家竊欲拋磚引玉敢求世兄見教一闕如何李桂金曰小生豈敢班門弄斧既承小姐大命怎好有違只得獻醜就是了劉小姐曰世兄自是崑山之玉何必過謙即喚梅香再拂拭几上焚起龍涎寶篆李桂金盤上雙膝將琴抱定先轉撥幾聲然後動彈但未知劉小姐如何探得真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劉小姐窺琴識女 李夫人戲婿交婚

却說李桂金因劉小姐要他彈琴就盤着雙膝調動七絃彈出一段孤鳳求鳳的曲來劉小姐躲在亭後偷看見李桂金注意彈琴不提防露出女子態度小姐留心細看原來李桂金因天時炎熱方才乘涼却忘記了縛胸及至彈琴兩乳搖動劉小姐見了心中疑惑將手密扯梅香來至亭後問曰你見相公胸前搖動的是甚東西梅香曰二相公胸前不知爲何兩乳高起却會搖動莫非少年及時腫否小姐曰胡說我們的公子爲何不見腫乳梅香曰我們蘇州人蘇

款乳腫得小他乃鳳陽人故腫得大亦未可知小姐曰不然我看二相公舉動必定是女扮男妝你可如此如此便知真假梅香應允帶了汗巾到李桂金身邊曰二相公汗流滿頭出的很多待小婢代你拭淨李桂金頭點了一點梅香即把汗巾額上拭過拭至額下將手向胸前垂下撞着兩乳梅香即叫曰二相公兩乳高聳莫非生虎麼李桂金自知胸前失縛驚得舉止失措小姐已知他是男妝向前高聲曰你是誰家女子爲何與李夢雄詐稱兄弟同行李桂金聞言一想今已破綻若不明言小姐必疑是男女私通了即上前曰姊姊休要錯疑奴家乃李夢雄胞妹桂金是也自幼習些武藝因盜賊生發恐哥哥路上有失故扮男妝全行到此劉小姐聽說方才省誤怪不得面貌彷彿原來是全胞兄妹好笑母親前日說他兄弟俱是英雄但我兄弟與我擇配我亦須替他擇配兼可作伴母親便向前道若非女中豪傑焉有如此作用今夜有緣幸得相會二人便見禮坐下梅香上前獻茶劉小姐曰此間風露最重請到房中談心李桂金推辭曰奴家到此已有不該再到綉房越露耳目家兄回來必加譴責請就此分別劉小姐扯住曰賢妹請坐你不知家母治家最嚴中堂之內三尺孩童非呼喚不准進內後衙之內只有婢女出入請到房中小坐談心即攜手全到綉房坐下桂金見房中十分幽雅衾枕床席齊齊整整詩書滿架筆硯俱全讚曰小姐秀房真不亞蓬萊閬苑不愧官宦嬌娃小姐笑曰蝸居陋室何勞過獎奴家正欲敘情因賢妹如此妝束甚是不安何不女妝桂金曰非妹子無情實恐撞著人來小姐曰內室之中有甚人來况賢妹女妝無人識認便伸手起脫桂金頭巾桂金一時高聲曰待奴自行梳妝即解髮在菱花鏡前梳妝不一刻梳完小姐又取釵環帶上桂金曰今已領命了小姐曰賢妹却又好笑女人首飾男人衣服豈不令人駭怕桂金亦笑曰小姐已知是女人何必駭怕小姐曰雖知是女人到底不好看不如換上衫裙爲妥即取過衫裙來曰今晚幸遇仙女下臨速換衣裙使奴家飽看一番亦算有緣桂金應允即到旁邊換過衫褲仍上前來竟是一位絕色佳人小姐細看一番笑曰賢妹如此容貌若使奴家是個男子見了豈不銷魂桂金乃是年輕女子羞得滿面通紅不敢言兩下注視微笑停了一會桂金曰姊姊已看過了奴家須要再改男妝小姐曰少年人何必如此量促便使奴家飽看何妨桂金仍然不改妝坐下談論劉小姐偷空暗囑梅香曰你可如此如此去報知夫人梅香領命奔到夫人房中推開夫人房門時夫人尚未睡問梅香深夜不睡到此何幹梅香曰小姐因見夜靜月明欲到花園涼亭上彈琴夫人忙止住曰李二相公現在隔牆少年女子長夜彈琴惹人議論這個使不得梅香快去叫他不可梅香曰彈琴猶可那知李二相公倒越牆前來我家小姐恭請入房要留他安歇二相公要回小姐苦苦

留住。故特來稟明。夫人聞言。驚得手足無措。叫道：罷了罷了。不料這賤婢出醜。做出這般勾當。豈不壞我家風。這李錦雲也不守禮法。怎敢到他房中。梅香不准聲張。待我前去撞破他。梅香應了。退出。夫人急來至綉房。聽得女兒與李錦雲嬉笑之聲。一時大怒。喝曰：賤婢做得好事。吓小姐。即起身出來。曰：母親何故至此。大驚小怪。夫人氣得目瞪口呆。呆問曰：你爲何這時候請李二相公到房中。男女混雜。何故小姐。曰：此乃前日母親分付衆人說。李相公兄弟乃通家至友。不必避嫌。須小心看待。適才李錦雲越牆聽琴。女兒故請至上房一敘。此乃遵母親慈命。夫人聞言。越發怒氣。曰：我無力與你鬥嘴。即從左邊欲進房中。小姐上來攔住。夫人惱得眼昏目眩。喝曰：你真氣死我也。小姐即將身子躲在一邊。桂金見是夫人入來。忙閃往床後。那夫人見是一位美貌女子。倒癡呆了。即扯住小姐。問曰：今夜你爲何如此作怪。方才說請李錦雲。今忽然有個女子。却是何人。小姐笑曰：此女即李錦雲夫人。喝曰：他怎是女子。小姐曰：母親寬心。待女兒說來罷。便將桂金聽琴。注意調絃。自己認出女流。喚他改妝之事。夫人聽了。方才明白。笑曰：如此何不早說。免得你母著急。小姐曰：此乃母親自己失錯。若是男子。女兒那裏敢請他到上房來之理。夫人曰：也說得是。你快去請李小姐出來相見。劉小姐急往床後。桂金方欲躲避。小姐早已扯住。曰：家母相見何妨。桂金曰：羞人答答。不敢相見。正言之間。夫人已上來。曰：賢姪女何必迴避。李桂金只得向前拜見。曰：奴家幼夫教訓。又仗善略。知些武藝。只因爲恐哥哥出外雲遊。路途有失。故男妝同遊。實爲可羞。望伯母見諒。夫人曰：此乃女中丈夫行徑。非庸人所及。有何可羞。三人坐下。說了一番閑話。夫人曰：老身暫別。來日再行請教。但你們姊妹相搭。也是難得。今夜就同小姐安寢。諒令兄在舍親處。明早起身。亦須午後方到。賢姪女明午改妝。回本房未遲。李桂金曰：如此妙極。只恐耳目不便。夫人曰：女婢聽見。諒亦難認得是賢姪女。本來面目。說罷。辭別出房。便暗囑女兒曰：不料李錦雲將女假男。來日可如此這般作頑。李夢雄以便兩相交婚。劉小姐暗想。他老人家尙要作弄我。夫主怪不得女兒作弄他。老人家了。便別了夫人。進房。對桂金曰：今夜有幸。得與玉人同床。桂金曰：你恐賤軀汚穢。有觸玉體。兩人寬衣上床。並頭而臥。一夜暢談。你憐我愛。何會合眼。果然。是歡娛。嫌夜短。早已寅雞三唱。東方微明。李桂金即忙起來。曰：妹子須要回房去。小姐留住。曰：妹妹不須如此著急。諒婢女們亦難得認是賢妹。改妝令兄必須午後方回。便使早些回來。你慢慢過去。開角門相見。也未爲遲。且在此多敘一會。也是賢妹的情意。桂金應從不表。再說夫人到天色大明時候。便令二僕在大門首伺候。倘李大相公回來。可如此如此請他入來。再言李夢雄同劉小姐在裏面觀家中。全家安歇。美來妹子。穿出被窩。翻來覆去。一夜不能成寐。劉字

瑞曰：「兄長若恐令弟生病，來早歸便回去如何？」李夢雄曰：「好極，女早起來梳洗完了，便歸家中，有事須得急歸回去。那舅家家人只得草草備出酒飯，二人吃畢，便帶了家人，便辭別起身上馬。未至中午，已回府來。在大門下馬，那兩個伺候的家人上前迎接曰：「夫人令小的叫公子請李丞相到後堂，有話相商。」李夢雄便曰：「賢弟先去回復令堂，待我到書房見了舍弟，再後堂領教。」家人曰：「夫人有言，二相公業已痊愈，請大相公先見夫人，然後往看二相公未遲。」劉宇瑞便向李夢雄曰：「未知家母有何言，請先去見家母，然後再全去。」令弟罷，李夢雄應允，二人全至後堂，夫人迎接曰：「賢姪請坐，老身有句話相商。」李夢雄一聽，然後坐下。李瑞傍坐，夫人曰：「老身只有一男一女，小女今年十七歲，女工而外，琴棋書畫俱各粗知，拙夫在朝，現政事老身女須擇配男，須擇婿老身見賢姪才貌，欲將小女侍奉，其帶未知尊意，若何？」夢雄聞言大喜，假意推辭曰：「小姪放蕩無依，焉敢有誤小姪終身，望伯母另擇高門。」夫人曰：「屬在通家，結婚甚妙，賢姪不必推辭。」夢雄曰：「既蒙感德，不棄寒陋，敢小承命，請從小婿。」一拜，即起身跪，下行了子婿禮。夫人亦立身回禮。夢雄拜畢，夫人命宇瑞與夢雄行郎舅禮。二人見過禮，仍復坐下。夫人曰：「今小女得配賢婿，老身完了一半大事，但小兒姻緣，却亦難尋。」夢雄曰：「公子閱閱門第，才貌俱全，自有佳偶，何必過慮。」夫人曰：「尋訪艱難，倘賢婿若有妹子，對婚才好。」夢雄聞言，暗想：「這婆子豈不瘋了。」據他所言，若家百百人，亦都要兩下結婚，實為可笑。便答曰：「小婿命乖，並無姊妹，若自願下交，婚極是美事。」夫人曰：「諒賢婿若有姊妹，必不推辭。」夢雄曰：「果有姊妹，即便從命。」夫人又對夢雄曰：「適才老身欲與賢婿交婚，賢婿心中必謂我顛倒，但不知事出有因。昨晚小女到後園彈琴，忽任風吹下一個絕色女子，詢其來歷，備係鳳陽人氏，伊兄名叫李夢雄，我故疑是令妹，因此動問。夢雄心中暗想，妹子好好在書房，怎能被風吹出來，此必同名同姓無疑。」即答曰：「若論鳳陽姓李的很多，或是同名同姓，小婿實無姊妹。」夫人曰：「既屬全宗，待我叫他來，與賢婿細問一番如何？」李夢雄曰：「小婿却亦疑惑，未知他怎樣精神，狂風能吹得到此。」夫人即喚婢女曰：「去請李小姐來。」原來女婢已先受夫人暗下分付，女婢即忙至後堂，見劉小姐曰：「有顧家小姐，今日前來探望，夫人叫小姐前去迎接。」劉小姐就對李桂金曰：「顧家表妹，每自逞才貌，連奴家他亦看不上眼。」桂金曰：「你如此才貌，難道顧家小姐是月中仙子不成？」劉小姐曰：「賢妹不知道，顧家妹子實是美貌，他年方十七，自誇少年及時，今你比他更年輕，敢請全往迎接，使不敢藐視天下佳人。」李桂金曰：「顧小姐既如此藐視人，奴家亦要看他是怎生的才貌，但恐家兄知道，見責不便。」劉小姐曰：「令兄在舍親處問病，想此時尚未起身，舍下婢女又不認得你是改妝，令兄何由知道，不妨全去一接，遂攜

手全行。桂金亦料婢女不能認識，卽同向後堂而來。這裏夫人故意戲弄李夢雄，乃是三人靜坐無言，候李小姐上堂來。劉小姐走至簾下，故意退後。李桂金不知是計，揭開珠簾，見是哥哥與劉氏母子坐在那裏，吃了一驚，卽回身就走。劉小姐上前扯住曰：「自家兄妹，何故如此？」李桂金喘息不定曰：「這却不是頑耍的，家兄一定變臉，如何是好？」劉小姐曰：「這却不妨，便將母親兩下交婚之意說明，桂金方才安心，只戲弄得李夢雄面如土色，汗流如雨，未知答應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文俊催船委保駕 夢雄鏖戰敵強徒

話說李夢雄見是妹子驚得面如土色，汗流如雨，暗想這妮子，我叫他休露出馬脚，他偏要現出女妝前來，豈不可惱。教我如何回答？夫人見李夢雄惶惶模樣，便笑曰：「賢婿休怪令妹，只可怪你妻子作耍。昨晚老身幾乎氣殺，便把越牆聽琴改妝調戲之事說明，又這賢婿若無妹子，我不敢強求。今既有妹子，我欲求爲兒媳，未知賢婿允否？」李夢雄謝罪曰：「非是小婿欺瞞，實因女流出外不便，故此隱瞞。今岳母既知，小婿焉敢有却交婚之禮？」夫人曰：「賢婿既愿交婚，老身人事已足，卽回顧字瑞曰：『我兒上前與大舅行禮，字瑞暗喜，這個禮却回的緊快些。』若兩下相敬，他稱我兄弟，我稱他兄長，他若敬我妹夫，我便敬他姊夫。若他無禮稱我小舅，我便喚他大舅，主意已定了，卽與李夢雄見禮畢，坐在兩旁。夫人對夢雄曰：『小女與令妹不忍分離，十分情熱，令妹可與小女同房安歇罷。』李夢雄曰：『今既知情，可與小姐同住，爲是夫人大喜，遂入內室。對李桂金說明交婚之事，李桂金自此與劉小姐同房共歇，情勝姊妹，暫且不表。且說大明正德天子龍駕五月中旬起程，劉瑾因要同州劫駕，預奏朝廷，稱此乃與民同樂之意，多帶人馬，恐驚百姓，只要帶五千御林軍十二員，指揮官吏部天官劉文俊保駕，其餘文武官員留守京師，龍駕起行，一路地方官預備行宮伺候，又備兩副厚禮，一送劉瑾，一送劉文俊。地方官困苦，只收土禮，其餘金銀財寶盡行退還，惟有劉瑾是全收，沿路地方官真是苦惱。却說劉文俊在路上心想：『在家兒女姻緣，未知若何，又兼所收土產物件，積聚頗多，不如喚字瑞前來，押回免累搬費。』主意已定，卽命家人帶信回家，喚公子前來，家人領命上馬，不數日來到蘇州，尙書府前下馬，向門上人說明來歷，家人卽進後堂，見夫人曰：『啓夫人，老爺差人寄信回來，夫人大喜，令喚進來，下書人入內，叩見畢，呈上書信。』夫人拆書一看，得知其詳，便令下書人到廚房，吃了酒飯安歇，一面令請李家兄妹及公子小姐上堂，不多時，小姐與李桂金立在簾內，公子同李夢雄來到堂上，夫人曰：『拙夫寄信回來，令小兒到路上相會，老身意欲使賢婿兄

妹同往一觀。聖駕可助排大仇。駕言罷，將與衆人看。過李夢雄曰：如今雖太平盛世，但貪官很多，盜賊蜂起，岳父又是文官保駕，小婿甚是憂慮。我門兄妹同往，倘有意外，亦可助岳父一臂之力。賢妹多帶弓箭，明日起行。李桂金曰：男女混雜，于理不合。妹子不便同行。夫人曰：這個不妨，你仍男妝，兄弟相稱，有誰知道？李夢雄曰：正欲你同往保駕，方妥。李桂金方才應允，收拾男妝。次日先遣家丁去回覆劉文俊，夫人密修一函書，中言明李夢雄來歷，兩下交婚，到日可叔姪相稱，免其害羞。彼兄妹英雄，可留在營任用。將信與公子收了。三人就同拜辭上馬，帶了兩名家丁，隨從過了常州，來至同州，聞得聖駕到了，三人趕出同州城外，離城未及二百里，早遇著保駕官營寨。二人下馬，家人來見，轅門官說明來歷，轅門官上帳稟曰：啓。大老爺頃有公子在外候令，劉文俊令喚進。轅門官出見劉宇瑞曰：老爺喚公子進見。宇瑞對李夢雄曰：待小弟先見家父，隨後相請便來。至中軍帳前，跪下曰：不肖男，不能晨昏定省，不孝男，擢髮難數。劉文俊見兒子長成，十分歡喜曰：我兒起來，坐下問曰：你母有何言語？宇瑞將信呈上曰：請父親一看便知。文俊拆書看過，喜動顏色曰：快把李家公子請來相見。劉宇瑞領命出營來見李夢雄兄妹曰：家父請進相見。李桂金害羞，不敢進去。夢雄曰：既然到此，怎不進見？桂金只得同進中軍帳來。李夢雄曰：叔父大人，在上受小姪兄弟拜見。劉文俊已知就裏，見其兄弟形容俊秀，不覺大喜曰：賢姪們請坐。小兒愚魯，多承賢昆玉教益，又承遠來，鞍馬辛苦，請坐下。李夢雄曰：小姪浪迹萍蹤，多蒙叔父大人加禮銘刻五內，即與劉宇瑞分兩旁坐下。劉文俊問些兵法，夢雄對答如流。劉文俊十分歡喜。桂金合羞不言。劉文俊即命備席接風。是夜就在營中安歇。次日大早，劉文俊即命公子押著物件回家。李氏兄弟暫在營中相幫。公子便辭別了夢雄，回去不表。且說聖駕至巳牌起身，一路文武官員，按站迎接，俱令撤回原汛。時劉瑾奏曰：此地離城尚遠，况天氣炎熱，兵士難當，可令就此屯營，亦關熟，亦陰涼，豈不是好？正德曰：卿奏有理。傳旨安營，一聲炮响，當時安下大營。劉瑾想今夜劫駕，若留劉文俊在此，必率兵拒敵，莫若打發他往。即蛇無頭不能行，昏君必然斷送大事。可成即奏曰：陛下離京日久，常州前面俱是水路，須快催船隻，不致延緩。可令劉文俊前往常州催船候駕。正德亦因出京日久，聞奏大喜曰：正合朕意。隨傳旨宣劉文俊，那宣官領旨上馬，來到大營，先是劉文俊，後聞旨，扎營。李夢雄著驚曰：何不趕到同州城？此處水陸要路，商賈雲集，賢愚莫辨，况四衝八達，實爲險要。劉文俊曰：下官保駕，只不過過仰仗天子洪福，安然無事，倘有疏虞，一介腐儒，焉能抵當？言未畢，只見轅門官報曰：啓。上老爺，聖旨到了。文俊忙出營上馬，至御營內面君。正德曰：朕恐至常州候船，耽擱著卿，就此飛赴常州，催辦船隻，休得遲誤。劉文

俊本意欲天子連卽回京，卸此候駕之任，以保無事。聞得此旨大喜，遂領旨出御營上馬。回營本營李夢雄上前問故，文俊便把往常州催船之事說明。李夢雄大驚曰：「叔父身爲保駕官，豈可領旨遠離？今晚屯此險地，更是不測。」劉文俊曰：「不妨，我雖遠行，待我寫下委牌，令賢姪代管御林軍，便可無事。」忙寫下委牌，委李夢雄代管御林軍。桂金與助將牌掛出曉諭。文俊又囑了許多小心之言。方上馬飛奔常州而去。不表。且說李夢雄兄妹，受了差委，自有御林軍伺候。地方官送上酒席。夢雄收了對桂金曰：「你今晚酒不可飲，小心提防。」桂金曰：「我們學習武藝，從來施展，倘有賊人前來，待我暢殺一番。」夢雄曰：「你專說果話。古云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响馬既敢前來，劫便非小。可我們須帶一副鎧甲軍器，馬匹準備，爲是。」桂金曰：「哥哥說得是。」卽取一副鎧甲，白綾戰袍，兩把寶劍，都取起來，藏好手箭。夢雄取了一付黃金甲，黃綾戰袍，長鎗寶劍，各騎一匹好馬，到了黃昏時候，只因天子不禁百姓觀看，各店俱皆住滿。後來的就在林間安歇。及上燈時，各處燈火，宛如萬點金星。夢雄見了好不心驚。卽到林間巡了一遍，便在林中小解。不表。且說三界山柳望懷等共起一萬人馬，假扮九流三教，長兵刃，用長竹打通裝下短兵器，用箱子裝了千數。日前齊到同州等候。是夜柳望懷對吳仁中萬飛龍曰：「今晚劫駕，可分三路。吳兄弟攻後營，我引人馬攻前營，萬兄弟攻護御營。各路人馬可於三更動手。若聞响箭卽是暗號，便望响箭處殺進，倘殺了昏君，卽爲頭功。各頭目領命，卽向林中傳令。那知事有差巧，頭日在林中間令，恰遇李夢雄在林中解手。先前的話聽不明白，惟聞末後三更時候，可以動手。夢雄吃了一驚，忙站起身入林中，喝曰：「狗強盜，焉敢在此妄思劫駕？只見一簇軍仗，十餘個大漢，向車中各取兵刃，向前喝曰：「強盜在那裏？」夢雄卽掣劍在手，喝曰：「吾乃朝廷命官，那些大漢放下兵器。」大笑曰：「我們聽你喝強盜，只道是強盜來了，但未知將軍官拜何職？」夢雄曰：「休問我官職，且問你們爲何在此？」那人曰：「我們乃山東嶽州人，經揚此地，順便觀看聖駕，因來遲了，客店住滿，故在此暫歇。」夢雄曰：「你既是客商，爲何有兵器？」衆大漢曰：「今四處之人發生，若無兵器防備，豈不財命兩空？」夢雄曰：「你們爲何說三更時須要動手，豈不是劫駕？」那些人笑曰：「將軍益發聽錯了。我們說三更動手造飯，好趕向前途，俟著聖駕。夢雄冷笑曰：「任你胡說，亦難瞞我。」夢雄知不妙，急奔回營，告訴桂金曰：「我們時運不濟，今夜恐防有差，劫駕。我們須分前後圍守御營。」上自有指揮官保駕。桂金曰：「我守後營，你守前營。」夢雄曰：「極妙。只是黑夜交兵，可令軍士把守營前，不准一人進營。賊到，主將可向前冲殺。」桂金稱是。夢雄曰：「今既分前後營，若前營有生罪，在于我後營有失，罪在于你。免得互相推諉。」二人議定，遂令三軍今晚不許少懈。須要弓上弦，刀出鞘。三軍領命。夢雄金裝甲。

宵中鼓角三三與傳聲響可耳其名被其驚其各營各人... 得三... 卽令下手一聲炮响四面火把齊舉喊殺連天三個頭領上馬各帶人馬起馬... 喊响起來聲震天地真是山搖地動四散奔逃這時李夢雄在營中聞得响喊即提鎗上馬分付軍士曰待我上前冲殺你們只在營前站住不必來助倘賊人逼近放箭射住你使進營不多一刻只見一夥強人殺來嘗先一個賊將手執長鎗騎了一匹白馬殺來李雄大喝曰強盜你犯狂照鎗鎗便刺柳望雲挺鎗架住二馬交戰三四回合柳望雲架住喝曰你乃何人通名來李雄曰吾乃鳳陽府李夢雄是也柳望雲曰你既是英雄豈不知割髮無用奸倭今又無故游幸蘇州勞民傷財我們爲民除毒將軍何不回殺昏君以圖富貴夢雄大怒曰奸強盜敢來劫殺尙自多言果鎗便刺柳望雲曰不知生死的匹夫死得不值二人鎗來鎗去戰到二三十合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聖駕高山脫羅網 奸賊平地起風波

却說李夢雄與柳望雲戰到二三十合這李夢雄一杆鎗好似銀龍出水猶如玉蟒翻江殺得柳望雲... 營之事只說後營李桂金本是女中豪傑一聞劫掠只令軍士固守營前不要助戰說罷提劍上馬遙見來了一隊响馬盡皆面塗五色當先一漢紅巾紅袍黃金鎖子甲坐下紅鬃馬手執一把大砍刀桂金喝曰強盜慢來俺李錦雲在此吳中一喝曰我們三界山好漢全隊在此今你一個白面書生敢來送死照刀罷舉起大刀望桂金砍來桂金把左手劍一馬喝聲休要猖狂那劍正迎著刀口火星亂迸把吳中仁兩膀震得蘇麻叫聲好像桂金曰你既知我利害何不下馬受縛吳中仁大怒曰休得逞強舉起大刀便砍二人各展本領桂金的雙劍恰似飛雲閃電好不利害吳中仁心想劉公公說營中並無大將英雄這厮爲何如此勇猛便喝問曰你這厮官居何職桂金曰俺乃鳳陽府義士李錦雲吳中仁說你既無官職爲何前來討死何不下馬歸降共取富貴桂金曰你死在眼前尙敢多言二人又戰至二三十合吳中仁抵擋不住喝令囉囉一半圍住李錦雲一半殺進營去囉囉領命冲到營前御林兵放箭射住李錦雲雖勇殺不出重圍囉囉雖衆亦近不得李錦雲此時前後大戰并些客商呐喊聲聞天地萬飛龍李錦雲領兵殺向御營而來且說正德天子因天氣炎熱尙在帳中未睡忽聞外面喧鬧大驚正欲打聽忽見軍士報入營曰啓萬歲有响馬

來劫御營。請旨退敵。正德大驚曰：如此怎好？十二指揮齊奏曰：黑夜交兵，不知虛實，且尋出去。六人抗敵，六人保駕，便可無虞。帝曰：有理。快去退敵。六個指揮官便出御營。正德令小監速宣劉瑾前來商議。小監忙奔到劉瑾處，只見劉瑾只是詐睡，任喚不醒。小監正在呼喚，正德又令小監前來急喚。劉瑾覺得不好意思，詐作睡醒，問曰：何事如此？著急小監曰：天大的事。公公還在睡夢中麼？劉瑾曰：怎麼？小監道：劫駕。朝廷宣召，還說是著急不著急。劉瑾曰：盜賊何代無之，何必大驚小怪？正德又差小監來催。劉瑾方上馬來至御帳，朝見曰：陛下有何聖諭？正德著急曰：此乃什麼時候？卿還要朝見，外面响馬劫營，未知如何？卿快去看來。劉瑾奔至營前，見指揮官正令兵士放箭响馬，雖多不能近前。劉瑾暗想：待我嚇走昏君方好。即走入營，一路高叫曰：賊人殺進營了，要逃命的快走。三軍不知底細，一聞此言，紛紛亂闖。一時鼎沸起來。正德越加驚恐，即問曰：外面勝負若何？劉瑾假作恐慌曰：賊人衆多，官兵不能抵敵。陛下速走爲上。正德聞言，急喚武士帶馬前來與朕逃走。指揮官阻住曰：賊人若勝，兵丁必逃入營，今兵丁無回，必是兩下拒敵。故如此喧鬧，且陛下守此御營，羣臣方好來保駕。若是逃走，我走一步，賊趕一步。羣臣又不知處所，怎能保駕？劉瑾曰：三十六著，走爲上著。若待賊人進營，已是逃走不脫。陛下切勿遲延，自誤。正德曰：果是逃走爲上，忙上馬從後營逃走。衆指揮官一齊保駕，一聲呐喊，御營早已擠滿了。萬飛龍即令聽响箭處追趕，且說此時正德天子只有六七百御林兵保駕，其餘因跟隨不上，四散奔逃。劉瑾身上俱是响箭，箭上盡刻的吏部天官劉文俊字號。日後好害劉文俊，他見响馬追趕失措，即喝曰：強人慢來，即放一枝响箭，官兵倉皇之中，那裏聽見响馬？却留心，即隨响箭處趕來，忽見有一山不甚高大。劉瑾想：若如此追趕，焉能結果昏君？不如騙他上山，給圍住，不能逃脫，便奏曰：陛下可暫住此山，待羣臣來救駕。指揮官曰：此山低小，不可駐足。劉瑾曰：兵法云：登高臨下，如拉朽草，正可駐足。指揮官曰：公公所云兵法，乃是亂山接戰，圍之不住，逃之有路。今此山低小，倘賊人將山圍住，糧草水道俱絕，不上一日，枯焦而死，如何當得？正德曰：朕逢此厄，心胆俱落，且住此山養息，俟救應。至再計議。遂上半山，衆兵跟隨，指揮官令兵守住要路。那萬飛龍見天子逃上山，大喜，忙令驍兵全大小頭領來捉昏君。一面令將土山圍住，此時柳葦懷吳中仁正圍住李夢雄兄妹，圍得此報，即令驍兵一半圍住此處，一半趕到土山，重重圍住。此時三個頭領立馬在火光中大叫曰：昏君聽著，你無故游幸蘇州，勞民傷財，以至天怒民怨，吾大軍百萬在此，你可下山歸降，倘再遲延，殺上山來。玉石俱焚，悔更何及？正德見他如此兇惡，嘆曰：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朕無故遭此橫災，正是上天譴責。衆指揮曰：陛下不必愁慮，賊人雖衆，料難

上山三賊首喝令嘯兵攻山。擒捉昏君。嘯兵一聲吶喊。殺上山來。幸喜山上有些石頭。往下打。不一刻。石頭已盡。衆指揮曰。今事急矣。惟有待臣等下山拚命殺退賊人。再走。正德曰。此言大是。衆指揮即令兵士守住山口。方冲下山。殺來。賊人上前迎敵。大戰不表。再言李夢雄因賊人去圍天子。方出重圍。不見御營。月光下。遇著桂金。問曰。聖駕何在。桂金曰。我被賊人圍住。方出重圍。怎知其詳。夢雄曰。看賊人俱向西北而去。朝廷必在那裏。我們跟尋前去。二人即向西北趕去。果見許多賊人圍住一上山。山上亦有些人把守。那夢雄曰。若從一路殺進。賊人容易拒敵。今我從左。你從右。殺入。方好。言罷。便從左殺入。大喝曰。賊人快讓路。俺李夢雄前來救駕。賊人大驚曰。不好了。李夢雄來了。柳望懷大怒曰。這匹夫偏又來送死。便令嘯兵迎敵。李夢雄遠用槍挑。近用劍砍。人逢人倒。馬遇馬翻。好不利害。桂金兩股劍。好似蛟龍入海。上下并騰。從右邊殺入。嘯兵大叫。李錦云來踏營。一擁上前。困住桂金。那桂金見有騎馬的。知是頭目。即用弓箭打下馬來。此時天已微明。先是衆指揮在山下交戰。兵士守住山口。山上只有正德在前。劉瑾在後。心想。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即向腰中拔出寶劍。方一半出鞘。那曉得正德洪福齊天。只見桂金一手箭射中一個頭目。跌下馬來。又見夢雄英勇無敵。即住手觀看。心想。這兩個匹夫是誰。怎生與我結怨。正德因見二人英勇。要問劉瑾。回頭見他在背後拔劍吃了一驚曰。你在朕背後拔劍爲何。劉瑾忙湊曰。奴婢見賊人衆多。恐冲上山來。傷聖駕。因此劍長。恐一時拔不出。故預先拔出一半。賊人若山上來。奴婢好招架。正德嘆曰。卿真忠義。怪不得朕愛惜。使衆人如卿。何患賊人。不平。天下不太平。平劉瑾。想吾君人人似我。你早死多日了。但劉瑾一時巧言瞞過。却是心寒。連劍柄亦不敢摸了。後人論他。此時不下手。實在失算。當那正德謂劉瑾曰。難得那兩個少年將官。英雄忠勇。未知是何人。劉瑾對曰。奴婢亦不知道。二人是誰。俟賊退。問明且不表。山上君臣再言。衆指揮官見李夢雄兄妹施勇。各捨命向前。嘯兵死傷極多。一齊退下逃走。衆指揮并李氏兄妹追趕一陣。正德對劉瑾曰。可速宣衆官回來。并問那二少年來歷。劉瑾忙至山下。對兵丁高叫曰。朝廷宣衆官休起。并宣那用手箭的二位壯士回來。論話。衆人就勒馬回來。李桂金對夢雄曰。我是不便面君。你去面聖去。夢雄遂勒馬上山。至駕前下馬。俯伏朝見。正德曰。卿是何方人氏。官居何職。那使手箭的。爲何不來見朕。夢雄曰。臣乃山東鳳陽府人。係正統朝中一等侯。李勃之孫。名夢雄。尚無官職。那使手箭的。乃臣胞妹桂金。因女扮男裝。至同州訪親。遇見此事。故來救駕。劉瑾在旁暗恨。心想。若不封他的官。難以報怨。便奏曰。李夢雄兄妹有功。理當封官。留京任用。正德曰。此言正合朕意。即對李夢雄曰。朕先封你救駕武狀元。候回京。再授官職。你妹封爲亞元。候

配親時奏聞加封夢雄奏曰臣蒙恩封恐陛下日後忘記有負聖恩乞賜一信物為憑正德曰此言有理便拔劍將龍袍內襟割下一角付與夢雄曰卿異日可執此為憑夢雄接過謝恩畢奏曰賊人雖去必將復來請運下山為皇帝曰朕今亦不游幸蘇州卿可同眾將在前開路保朕回京罷夢雄領旨下馬全眾將官下山會見桂金說明恩封之事桂金大喜兄妹遂全眾將起身帝隨后全劉瑾下山劉瑾即向袋中取出一枝响箭密奏曰怪不得賊人追趕緊急誰知駕前大臣也通賊正德驚曰朕前有誰人通賊劉瑾曰奴婢昨夜奔逃倉皇間聽得响箭一响賊人即到方才見地上有响箭隨手拾得一枝一看却是劉文俊的名號此必是他串通令心腹跟駕為賊人耳目正德曰响箭何在劉瑾曰過了正德一看箭上刻那普度天官之名不覺大怒曰可恨這老賊敢害寡人希圖天位可惱可殺劉瑾曰趁他在常州未知敗露奴婢趕往把他擒拿以正國法正德曰理當如此遂在靴桶內取出金批令箭付與劉瑾曰你可先往常州捉拿他後到蘇州拿其家眷劉瑾又奏曰這事陛下切弗使百官知道恐百官不知事情保奏反虞陛下龍心正德曰朕知道了卿速往行事劉瑾領旨而去只因幸夢雄兄妹全眾將官在前開路故不知謀害劉文俊事體不表且言劉瑾分路遇見嘍兵囑曰你快去報你頭領說只有李夢雄兄妹英勇敢無救應可速回去擒捉昏若緊要緊言趕向同州來至城下叫開城門原來同州文武官員昨夜已知劫駕奈兵少懸城池有失故不敢救援今見劉瑾到慌忙開城來到衙衙坐下尋見劉瑾放刁曰誰敢不道便有強盜如此猖獗小民何以聊生公等縱寇為患未為無罪眾官失色對曰公公有所不知某處實無歹人此必是外方知聖駕到前來劫掠的劉瑾冷笑曰公等說的亦不是只怕在天子面前說不過眾官嚇得默默無言劉瑾曰快點三百長跟隨咱前往常州公幹總兵即忙點齊兵士隨向常州而去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英國公大破賊寇 司禮密探忠良

且說那劉瑾對眾官放刁又令點齊三百兵隨向常州而去這某地方官商議劉瑾既放刁若不行些賄賂他日回京必定要害我們那時縱得無事却亦晦氣不如鳩聚公銀待他回來買喝他為是且慢表大眾鳩聚銀兩之事單說柳望齋們聞喚兵報劉瑾之言知無救應遂回兵再趕此時太平世景地方官既失準備况奸臣貪財勒索文官尚有人命訴訟賺錢武將只將兵丁以少報多各處兵士名稱一萬實無七千却又偷閑在家臨急那裏去調兵文要守城馬能放箭只好緊守城門而已那一日正德天子謂報騎馬追來又見後面鬚頭迫近曰不意賊人如此凶惡白晝敢

猖狂怎生是好。衆將曰：前面乃是同州管下淳仁縣，但是山僻小縣，不甚牢固。正德曰：今事已急，暫進城再作商議。君臣即向淳仁縣進發。這城中只有一員都司，一名知縣，聞得聖駕降臨，忙出城迎接。君臣進城，正德傳旨令衆指揮帶御林軍并點兵民上城把守。天子到縣堂坐下，曰：寡朕了衆文武奏曰：必有奇策。衆兵來不須疑慮，即備下酒席。日已傍晚，帝又飢，又渴，即飽食一頓。地方官安排酒飯，與兵丁充飢，是夜官軍備對吳萬二人，曰：諒此小縣，破亦容易，便令攻城。噓兵點起火把，呐喊一聲，上來攻城。城上打下石子，官軍力攻打，不一刻，城中石頭弩箭已完，只得折毀民房，將五碑打下，守至三更，僑兵漸漸圍倦，不料來了一位住持僧人，乃是英國公張茂，他乃張德之子，自十八歲就職，至今年纔五旬餘，東征西討，建立奇功，更兼伊父張德自是吳萬二人，北狩回國，戰四載，立下大功一百餘次。正統特封世襲英國公，賜御鞍一把，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到了宋平，則國一天，全國王死了無嗣，屬下七十餘國造反，不常張茂領兵三萬，前往剿賊，頭別不意為國太多，延及數年，方得安靜。因正德信用劉瑾，故速回兵，至半途已知正德游幸蘇州，恐其有失，即趕至西平關，將三萬兵內，挑選五千壯壯，趕赴蘇州保駕。一路至同州，趕來，自早朝便聞喊殺之聲，已料必是劫駕，即催促人馬前來，沿途探馬報稱，馬已圍住聖駕，在淳仁縣內。張茂遂催軍趕來，且說初諺懷等，攻至三更後，忽見後面火光冲天，探馬報曰：啓上天王，今有一陣官兵殺來，榜上是英國公字號。柳某曰：久聞張茂乃是宿將，前往大金和番，未知幾時回來。今他既來了，必與他大戰一場。令將一半嘍兵攻城，防備城內，殺出一半，隨三頭領來至路口，列陣伺候交戰，破了張茂，再來破城池。說昏君不表，且說張茂正趕路，探子報曰：昏君殿前，面有賊兵阻住。張茂大怒曰：本藩數年不在中原，盜賊便如此猖獗，令家將取披挂，便穿戰袍，帶了金槍，懸鞍，捧劍，上馬來至路口，將槍一擺，隊伍分開。柳某對吳萬二人曰：你看賊兵人馬強壯，真是勁旅，須要小心迎敵。正言間，忽聽一聲砲响，陣勢分開。大纛上綉著世襲英國公兵馬大元帥張茂，你看他生得身高體壯，面如淡墨，滿口鬚鬚，頭戴二龍戲珠的金盔，身穿鎖子黃金甲，內穿綠綾戰袍，坐一匹烏雅馬，馬厚，却說英國公見賊人俱面塗五色，即大喝曰：何方草寇，敢前來討死？柳某懷在馬上，欠身曰：來者不是吳萬千歲，應是張茂曰：然也。你既知我名，豈不聞我縱橫天下四十載，未逢敵手，你快下馬受縛。我動手，柳某曰：老將軍有所不知，明朝氣數已盡，昏君無故游幸蘇州，勞民傷財，以致天怒人怨，我等百萬大軍在此，老將軍何不棄暗投明，向勸諭不悟，一旦有失，壞了老將軍半世英名。張茂大怒曰：叛賊死在目前，尚敢說古，照我槍羅說書，就一槍向心窩刺來。柳某懷馬聲，律要逞強，將槍架開，回手亦

是一槍刺去。英國公把槍一隔，突喝聲去罷。柳望懷身子在馬上搖了一搖，戰馬倒退了四五步，叫聲老匹夫果然利害。張茂喝曰：「這等本領，亦敢來劫駕。」柳望懷即奮力戰到十餘合，已累的呼呼喘息，招架不住。吳中仁見了，舞刀上前夾攻。英國公大叫曰：「一個不濟，兩個一齊來。」方知我的利害。搖動長矛，力戰二人，好似飛雲逐電，急雨狂風，不上十餘回合，二盜仍是抵當不住。萬飛龍大叫曰：「若不擒這老賊，我們的英名喪盡了。」即催馬舞斧，上前相助。英國公叫曰：「我讓你三個同來，方叫你等死而無怨。」三個強盜亦喝曰：「你若勝得我三人，方算你是英雄。」英國公乃是老成大將，久經沙場，殺得性起，吼聲如雷，迫的三人好似走馬燈一般，旋繞不能近前。又戰有四十多合，柳望懷自知難勝，便撥馬回陣，叫聲老賊兇惡，我們去罷。吳萬二人一見也敗下來。張茂將槍一招，喝令三軍向前掩殺，自己當先，嘍兵大敗奔逃。英國公追了四五里，方令收軍回至城下，叫門。城上官兵先是聞城外喊殺，恐是賊人誘敵，故不敢開城。今見是英國公，忙在城上欠身曰：「請千歲候，奏聞迎接。」英國公曰：「快去奏聞。」眾官忙至縣堂，奏曰：「啓萬歲，今有英國公張茂殺退賊人，在城下候旨。原來英國公爲人剛方正直，又有御賜金鞭，正德亦怕他三分。聞奏前來，一憂一喜，喜的是他退了賊人，憂的是無故雲遊惹禍，他必有一番囉嘈。」即傳旨，調城宣進，指揮官傳旨來至城前，開城迎接。張茂令人馬暫扎城外，便策馬進城，問曰：「聖上何在？」指揮官曰：「現在縣署。」張茂來至縣前，下馬行至階前，俯伏奏曰：「老臣救駕來遲，罪該萬死。正德即賜坐樹，勞曰：「難得皇叔殺退賊人，其功非小，諒必大金國平靜，皇叔故得回來。」張茂奏曰：「臣因大金國無干，又不立嗣，一旦暴亡，皇族爭立，屬國造反，臣勸撫並用，故延緩年久，方得回軍。」正德曰：「難得皇叔辛苦，又怎知朕被劫前來救駕？」張茂曰：「臣在邊廷，深知陛下自登基後，任用劉瑾，國政廢弛，盜賊蜂生，遊幸遠方，必有劫駕之虞。特探知星夜趕來，但陛下宮苑何等富麗安樂，又何必雲遊風塵，勞民傷財？」正德曰：「劉瑾不過內監，並不干預政事，朕因慕蘇州名勝，故欲遊幸，那知盜賊如此猖獗，非卿救駕，朕幾乎不免于禍。」張茂曰：「此非陛下要遊，想是劉瑾奏請的。」按張茂疑劉瑾想勒索各地方銀兩，誰知却是通盜劫駕，這亦是捕風捉影。正德聞言，暗想劉瑾本是好意，要朕快樂，朕若實說，豈不累他。被張茂見怪，即答曰：「此乃朕自作其孽，並不干劉瑾之事。」張茂曰：「原來如此，但是何人保駕，却容盜賊如此橫逆？」正德曰：「乃是吏部天官劉文俊。」張茂曰：「這又奇了，他是文臣，如何保駕？」正德曰：「朕思遊幸內地，亦不爭戰，故令文官保駕。」張茂曰：「劉文俊爲何不在御前？」正德思若說劉文俊通賊劫駕，反有許多言語，便曰：「朕令他往常州催船去了。」張茂曰：「這就錯了。」保駕官當緊隨聖駕，何可遠離？正德曰：「朕因出遊日久，故特令他催船伺候。」張茂又曰：「臣聞得劉瑾

忠心待主，乞令來一會。正德曰：朕亦差他在外，張茂暗想我既回朝，自有日相會，使他知我的利害。便奏曰：今响馬已退，陛下可速往蘇州遊幸。正德知他嘲笑，便曰：今幸响馬已退，朕急欲回京，還遊什麼蘇州。張茂曰：此城偏小，臣只有五千人馬，恐賊去再來，請陛下就此起程。正德曰：亦說得是。遂傳旨連夜起程。文武送至城外，正德下旨：淳仁縣文武官員各加陞一級，所有折毀民房，照式造還。文武謝恩。正德即向前途進發。且說柳望懷等被英國公殺敗逃走，一路所經過各處鄉村，俱遭其劫掠。適逢章士成這一日，與人做道場，未回家中，女兒章秀金亦被掠去。後來自有表白單說劉瑾帶兵來至常州，已知英國公救駕，心想俟回京，結果這老賊雪恨。常州官員俱知劫駕之事，又聞詔至，忙出城迎接。迎接劉瑾進廳吃茶，畢對眾官曰：聖旨著劉吏部開讀。眾官曰：劉吏部現在水口督船伺候，即引劉瑾起身。先令人報知劉文俊，原來劉文俊只知响馬劫駕，却不知李夢雄兄妹救駕，亦不料劉瑾來捉他，報得旨到，便忙備香案。及劉瑾至，他即跪下接旨。劉瑾雙手高舉令箭，口傳上諭曰：奉上諭吏部天官劉文俊通賊劫駕，罪在謀反，特令六宮司禮監劉瑾往常州先擒捉劉文俊，再赴蘇州拿其家眷，不論男女，盡行鎖紐解京問罪。欽此。當下劉文俊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劉字瑞離家脫難 李夢雄代岳辯冤

却說劉文俊聽了上諭，不覺魂飛魄散，跳起身來大叫曰：冤哉！枉哉！盜賊劫駕，我在此實不知情，怎說是我通賊劫駕。劉瑾曰：此乃皇上自行訪聞，怎說冤枉。况解與你本系親族，當年請你為保，你便推為不相識，可見先生作事周詳。若無有劫駕，難道皇上冤你不成，喝令軍士將衣冠剝下，速上錄紐。劉文俊冷笑曰：不妨事，少不得聖駕面前自有理論。劉瑾聽了，暗笑他呆癡。若使你見駕，也不算我的手段。即冷笑曰：俟見了聖上，自然無事。便向常州府曰：煩貴府將他監禁候傳至蘇州，把他家眷捉了一併解京。常州府領命押往監牢而去。那跟隨劉吏部的家人，恐至蘇州難免被捉，遂四散奔逃去了。劉瑾方進館驛，地方官送禮送席，次日起身。一日來至蘇州，合城文武迎接。劉瑾曰：有旨著劉吏部妻子開讀。地方官忙令人往上方報信。一面領劉瑾入城，幸得劉字瑞自押扛回家。近日聞得同州劫駕，滿門驚慌。這一日，字瑞往朋友處探信，方才出門，忽報聖旨到。夫人不知就理，忙令人排開香案，不一刻，劉瑾同眾官俱到。夫人跪下接旨，劉瑾宣罷上諭。夫人嚇得手足無措。劉瑾就令縛起來，喝著兵丁進內，捧人便捉。一門五十餘口，盡行捉了。單不見了劉字瑞。劉瑾便問夫人曰：令郎為何不在。夫人曰：小兒從前月出門遊學去了。劉瑾亦不再問，令蘇州府下了

囚車。又將其家產入官。著知府移文各州縣捉拿字瑞。分發明白。劉瑾方進館驛。却說字瑞方在朋友家中。探問劫聖情事。忽見家人慌張入來報信曰。聖上令奸監劉瑾捉了老爺。又到我府中捉了夫人小姐。聞得還要捉公子。公子可暫避出城。字瑞聽了。只得叫苦。忙令備馬起身。別了朋友。上馬出城。奔至表親家。哭訴此事。表親勸曰。且再打聽朝中必有大臣保本。諒無事的。即令一人至城內打聽。且言奸監侯囚車完備。將劉家一門。上了囚車。起程來至常州。令取出劉文俊。全上囚車。劉文俊見了家中人等。傷心泣曰。讀書成名。指望封妻蔭子。不料累及家人。小姐曰。但願父親無事。便好。劉文俊問明夫人。方知兒子逃走。暗下歡喜。劉瑾把囚車押解起程不表。再表劉字瑞探暗知國公救駕回京。便向表兄挪借銀兩。要上京探聽。一門消息。表兄勸曰。你父既被害。你若去。倘被奸臣知道。豈不被他一網打盡。字瑞曰。不妨。我父與英國公相得。我暗投他府中。求他一救。自可無事。即扮作客商。帶了銀兩起程。又恐府縣捉拿。乃向山僻小路而行。可憐單身步走。淒淒涼涼。一路望北京進發。不表。且說正德天子回京。有英國公保駕。果然那不勝正一路。並無耽擱。不一日。來至京城。百官備了酒筵。到十里長亭。跪接曰。臣等不能保護。致聖駕受驚。罪該萬死。帝曰。此乃朕自取其禍。難為卿等留守。辛勞。殺官謝恩。皇上就坐轎進城。百官跟隨。英國公令人馬屯扎內教場。李夢雄與妹子議曰。我們且租個寓所安身。俟三日。奏請受封。桂全曰。甚好。兄妹就尋了寓所。歇下。其時正德回京。御大殿。令發出金銀綢緞。犒賞救駕官兵。所有陣亡將士。盡行恩賞。錄用。後人仍令英國公總理軍國重事。駕退回宮。文武散朝。李夢雄過了數日。帶了龍衣角。向午門官說明。委曲。午門官即上殿。奏曰。今有壯士自礪山東鳳陽人。李夢雄前在同州救駕。陛下封他為將軍。武狀元。又割龍衣。著其進京。而聖受封。現有袍角在此。請旨定奪。內監取過袍角。呈上。正德看了曰。此乃朕忘懷。果然他兄妹其功不小。速宣他進朝。李夢雄三呼拜畢。俯伏奏曰。臣李夢雄。見駕正德。實冒平身。李夢雄立起身來。正德仔細一看。果然膀闊腰圓。不覺大喜曰。卿前日救駕功勞。特大。今賜卿依歷科考中。武狀元。遊街三日。然後封官。夢雄謝恩。又賜了金盃金甲。大儀寺照例備了執事。轎馬在殿前。上馬出午門。人役擁隨。從回至寓所。桂全接見。問知備細。喜曰。這才不負我們血戰辛苦。且言夢雄遊街。鬧動滿城。不料至第二日。劉瑾已到。這劉瑾在路上。思慮解劉文俊。請門入城。恐被衆大臣知覺。保奏。故意延至傍晚。方做在西校場。次早。令著字瑞車。自己進宮。午門官忙來。迎候。帝在內宮。聞報。遂宣入。問曰。朕命你擒叛逆劉文俊。及他家屬。若何。劉瑾奏曰。奴等奉旨。將劉文俊并其家屬。俱已拿獲。惟伊子劉字瑞。在逃。已通行捉拿。諒不久就獲。奴婢又恐解入城來。草臣不知情。上來保奏。陛下若寬赦。

必爲心腹大患。倘不赦，羣臣勢必苦求。有畏聖心，因將各鬼擱在西曹。乞下一密旨，著直日刑部官前往監斬。俱不知覺。未知聖意如何。正德大悅曰：卿真能入處置兩得當。有何不可？便寫了詔書，付與劉瑾。劉瑾接了上諭，來到閣下。問曰：刑部官何在？只見一黃大臣上前拱手曰：下官在此。值日不知公公有何事故？原來此人乃刑部尚書夏言，乃忠直大臣。後來死于嚴嵩之手。當下劉瑾心知他是劉文俊一類的人，又想此是聖旨，諒他不敢作弊。又曰：奉旨著先生前往校場監斬。劉文俊滿門即將上諭遞過。夏言大驚，問曰：劉文俊乃先帝重臣，何事處斬他全家？劉瑾曰：此乃聖旨。先生但遵旨而行。夏言聽是，忙帶認到法場。見此囚車，便令打開，放出男女。上前見劉文俊曰：大人何故犯罪？又俊曰：正不知犯著何罪。便將昔日得罪劉瑾之事言明。又曰：今將我刑戮在此地，未知何意？夏言曰：大人豈不知道他把你放在此地，他却去密奏朝廷，令下官前來監斬。午時三刻，便要開刀。言未已，劉家人聞得此言，一時大哭起來。文俊亦大驚曰：老夫遠想面君理論，今竟如此。但未知年兄能爲我伸冤否？夏言曰：今聖旨已出，恐不能挽回。劉文俊曰：死不足惜，只是枉我反叛臭名，實爲可恨。是日却是李夢雄第三日巡行，聞得斬劉文俊，乃吏部天官劉文俊。到午時三刻，活捉的人，今所斬是何人，便令人速去打聽。不一刻，回復曰：小的打聽得乃是吏部天官劉文俊。到午時三刻，便要開刀。全家俱在西曹候斬。李夢雄一聞此言，真是頭上走了三魂，足下失了七魄，叫聲不好了。若不打聽，岳父一門豈非斷送？隨令執事人役退去，只帶一個人，跟往西校場。見了滿門男女正在啼哭，忙到演武廳前下馬，來見劉文俊。伯父爲何如此？文俊見他這般打扮，心想必是做官了，便將得罪奸臣及處斬之事說明。又曰：賢侄如此打扮，莫非得了官職？夢雄便將救駕得功封武狀元遊街，今乃第三日，方才聞風，特來詢問。正言間，早有官吏報知夏言曰：今有救駕武狀元來探劉吏部。他便來問文俊曰：李將軍與年兄是何至交？夢雄即忙拜見。夏言文俊便將他兄妹交婚，著其保駕之事說明了。又曰：年兄請思，若是誦賊劫駕，怎肯使婿媳救駕？自相矛盾。夢雄對夏言曰：請大人稍緩時刻，待末將入奏，以救岳父一家。夏言曰：以速爲妙。文俊曰：朝廷已信謠言，婿媳救駕，何益？夢雄曰：聖上若不寬赦，小婿愿捐棄前功，贖大人之罪。言已忙上馬加鞭，奔至公館。忙取出文房四寶，桂金曰：哥哥爲何不遊街，匆匆回來？夢雄曰：你還不知。劉伯父全家頃刻就要斬首。桂金大吃一驚曰：劉伯父犯著何罪？全家斬首？夢雄曰：待我回來，再告訴你。即坐下作了奏章，桂金見了，方知委曲，好不著急。李夢雄作完奏本，即忙上馬，至午門外下馬。午門官問曰：李將軍至此何幹？夢雄曰：因有急務，要進紫金門啓奏。午門官曰：你好不呆，紫金門乃宮掖之地，文武大臣非有宣召，至紫金門即

當處斬。你快些回去。有事待明日奏聞。李夢雄曰：老先生不知此乃大事，須冒死進去。午門官曰：既欲至紫金門，當縛縛待罪。夢雄即卸下盔甲，只穿裏衣，將表藏在懷中，令長班自行背縛來至紫金門外，跪下裏面太監問曰：將軍何事？啓奏。夢雄曰：臣因劉文俊冤枉，特來奏救。望公公代奏。此時劉瑾親自在此阻止，恐大臣保奏劉文俊全家。今聞李夢雄心中暗恨，前日壞我大事，今又來保奏劉文俊，原該奏他擅到紫金門處斬，但恐大臣聞風保奏。連劉文俊亦殺不成，只得令小監傳語曰：劉文俊犯罪甚重，你乃未授職的將官，焉敢妄奏。你可速退，免陷罪。夢雄曰：只求公公奏聞。小將雖死無怨，內監只是不奏。夢雄見午時將至，又不得進宮奏請，急得心如刀割，煎誰知來了一位救星，乃是五城兵馬司張忠，見李夢雄如此光景，早報到英國公面前，曰：啓千歲，今有劉瑾捉了劉文俊全家五十餘名，放在西校場，他乃進宮密奏，上諭著刑部尚書夏言監斬，又有救駕武狀元李夢雄仗義自綁，叩紫金門保奏。奈劉瑾阻止不肯奏聞，請令定奪。張忠着急曰：劉文俊犯了何罪，全家斬首？張忠曰：聞得他在同州通賊，劫駕，故此斬他。張忠曰：劉文俊乃三朝大臣，怎有此事？若果通賊，自該表其罪，又何必密旨殺他？此定是奸監謀害的，只是李夢雄雖有心救他性命，如何能奏及朝廷？張忠曰：此事不如老千歲去保奏為妥。英國公點頭曰：是的，且待本藩進宮去救他，一救，但未知能救出劉文俊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老元勳請駕救忠 小遊擊授官訪賊

却說張忠聞英國公須親自往救之言，要去進奏天子。張忠曰：老千歲須快些去。午時一到，劉文俊滿門休矣。英國公遂取過弓箭與張忠曰：你可傳我令箭去見監斬官，說留下劉文俊，俟聖旨再到，方可開刀。張忠一聲答應，領令箭在手，要下殿。英國公叫聲且住，囑曰：你可在校場看守劉文俊，倘無旨到，劉文俊有失，即斬爾首。張忠領命上馬飛奔校場而來，便將令箭諭監斬官。夏言本欲救劉文俊，但無法可救，今見英國公令箭至，心中大喜，且說英國公見張忠已去，亦遂上馬來至午門下馬，直至金鑾殿，執殿接迎上來。英國公移綉墩坐在殿旁，令執殿官喚李夢雄前來。本藩有話問。執殿官領令來至紫金門對李夢雄曰：是你的造化。英國公在殿上，可懇求他，必代爾請駕臨朝。夢雄聞言喜從天降，站起身來至英國公面前跪下曰：劉吏部並未通賊，劫駕乞千歲請天子上殿，容末將保奏。英國公曰：爾且起來，爾怎知劉吏部定無此事？夢雄曰：千歲聽稟，遂把兄妹交婚及代委保駕之事一一說明。張忠聽了，方才明白。心想此必是奸監謀害，便令執殿官敲鐘擂鼓，天子臨朝，執殿官遂令武士敲起景陽鐘，龍鳳鼓，文武官齊集，衆大臣聞

知要殺劉文俊全家俱各吃驚。早有小監報知劉瑾曰：「今有英國公請天子臨朝。」劉瑾暗恨曰：「這兩個匹夫同惡相濟，隱瞞不住，只得來至偏殿。」正德問何人敲鐘指鼓，劉瑾奏曰：「是救駕武狀元擅至禁金門，妾得劉文俊奴婢念他有救駕之功，不行奏請治罪，不料英國公不察是非，竟敢撞鐘鼓。」陛下當以國法治之。正德心中不悅，却說張茂雖是先帝大臣，亦不該如此妄動，遂出宮至殿坐下。羣臣朝見畢，分列兩班。帝帶怒容，宣張茂上前問曰：「卿有何急事請朕臨朝？」張茂奏曰：「臣因李夢雄有事啓奏，不能面君，臣故爲其請駕登殿。」帝因張茂乃有功大臣，不便發作，即厲聲曰：「李夢雄乃未授職武將，何事擅至禁金門，以致張茂請朕臨朝？」夢雄叩頭曰：「臣該萬死，但今事出有因，只因劉吏部含冤負屈，故臣冒死爲其伸辯。」帝曰：「人心難測，爾那知劉文俊決未通賊，劫駕夢雄奏曰：陛下容臣分訴。」即招兄妹交婚等事，一奏明陛下。他若果通賊，豈肯令臣兄妹保駕？且是臣劫駕之賊，皆是山東口音，並非江南聲音。况他亦是老臣，怎敢做這爛天大罪？臣有表章恭請親視，內取表鋪上龍軍。正德一看，沉吟不語。張茂奏曰：「臣思所有老臣乃先朝知其忠誠，故前拔授之陛下，以共社稷。今言劉文俊通賊，毫無見證，且罪及滿門，陛下毋乃厭煩？」先帝舊臣乎？正德曰：「不必爭辯，自有見證。」回朝內監令進宮取那林响箭來，內監領旨，不一刻，內監取出响箭。正德令張茂看曰：「此便是見證。」張茂見箭杆上刻著劉文俊官銜姓名，便問曰：「怎麼此箭是見證？」正德曰：「那夜朕逃走之際，只開得箭响，賊人即隨箭趕來，及天明下山，于地上拾得此箭，方知是他通賊，劫駕張茂問曰：「未知此箭是他人拾得，是陛下自拾的？」正德想朕若說是劉瑾拾的，反多言語，便答曰：「朕親拾的。」張茂終是武將，無有心機，暗想：若他人拾取，或有害人之弊，既是天子自拾，豈有奸人捏造陷害大臣之理？况富貴人人所欲，或者通賊亦未可定。正德見張茂無言，即曰：「朕念卿乃重臣，凡事豈可不察虛實，便請朕臨朝，豈不有乖國法？」張茂辯曰：「劉文俊通賊就是真，亦該明正典刑，使他死而無怨。今陛下乃私捉密斬羣臣，自然見疑。」正德曰：「朕所欲密斬者，恐衆臣強求開赦，朕若不做情拂了衆人之意，如若徇情，羣臣反得漏網。此係省事之計。」張茂曰：「陛下差矣，輕小事猶可保奏，一反反大逆，誰敢多言？」李夢雄奏曰：「陛下明見萬里，豈有通賊响箭反刻自己姓名，此定是賊人謀害陛下，還須明察休使有屈者。」成張茂亦奏曰：「謀逆大事亦難憑一箭定罪，依臣愚見，不如暫赦了劉文俊，俟拿獲了賊人對質，若果是真，再殺未遲。」正德曰：「此奏頗爲有理，快傳旨令將劉文俊全家人口收禁天牢，俟獲賊實證定奪。」且說劉瑾暗恨李夢雄想了一計，不如保荐他往山東緝盜，諒他難以擒捉，我便好生事，結果了他主意已定，便奏曰：「奴婢想前日李夢雄曾與賊人大戰，方才說是山東响馬，不如封他山東做官去捉。」

賊人解京治罪。豈不兩便。夢雄聞言大喜。忙奏曰：「臣願前往。」正德即問劉瑾曰：「封他何職？」劉瑾恐封了大官，倘攻破三界山，反爲不美，便奏曰：「李夢雄救駕有功，可封爲山東登州府遊擊。」這正德乃逍遙天子，那知遊擊乃是卑微之官。即降旨封李夢雄爲登州遊擊，捉拿劫駕強盜李夢雄謝恩。張茂見劉瑾只奉封遊擊，心中暗恨。又料李夢雄必不原奉旨，誰知他反急謝恩，思爲代奏加封。又恐天子怪其多事，頃刻間文武散朝，駕退回宮。李夢雄即到國公府叩謝。英國公卽傳進銀鑾殿，李夢雄下拜曰：「方才非老千歲鼎力家岳一門已作刀頭之鬼，張茂曰將軍請起，令岳忠心懇國本，藩理當保奏，非爲一己私情。但朝廷適才欲封爾顯職，爲奸監所阻，將軍若不領旨，本藩再爲啓奏。天子必封爾爲提鎮，不料爾竟欣然領旨，爾既有救駕之功，還怕沒一個遊擊做麼？乃急急謝恩，是有何故？」夢雄曰：「末將非不知老千歲之意，但思劫駕賊人必隱匿深山，若爲顯職，行動必須表奏，賊人知風，必加提防。今爲遊擊，若一知賊人蹤迹，立時可往擒捉，更爲便捷。」英國公曰：「將軍若小心營務，捉拿盜賊，吾卽保奏封爾顯職，切弗以位卑懶惰，有誤軍情。」夢雄曰：「多蒙千歲明訓，敢不領命。只是家岳一家在牢，還望憐其無辜，垂顧一二。」英國公曰：「這個容易，卽寫了一張諭帖，著家將同李夢雄到天牢去見獄官，具說劉吏部乃無辜受屈，候捉到賊人，使可仍還原位，著獄官小心看顧，不許拘束。夢雄拜謝，回家將上馬，直至天牢下馬，見了獄官，送上諭帖，說明來由。獄官對家將曰：「煩稟上千歲，下官領命，家將辭別上馬回去。」獄官卽引夢雄進牢，原來獄官知劉文俊乃忠良大臣，又有英國公保護，跨在天牢，並無刑具拘束。另住在一間小房內。劉文俊見夢雄前來，忙問曰：「多承你保來，未知聖意若何？」夢雄同獄官坐下，便將英國公保奏自己封官拿賊，及英國公託照之事說了一遍。又曰：「岳父曾罵天牢小塔到了山東，將賊人緝獲進京，大人便可無辜。」劉文俊曰：「難得英國公美意，賢婿熱心，老夫異日圖報。」夢雄曰：「至親骨肉何必客氣？」劉文俊曰：「到山東須要小心。」夢雄曰：「曉得。」便拜別了劉文俊，同獄官回寓。對桂金說明，桂金方才心安。自此兄妹商議起程，再說英國公因念李夢雄少年新進，令家人代他到兵部討了文憑，交付夢雄。夢雄因要緝訪賊人，不帶隨從。李桂金仍舊男妝同行。夢雄收拾好了，來辭英國公曰：「末將此去，要沿途密訪強人，恐到任遲延，求千歲遮蓋。」張茂曰：「天下武將在我掌提，就有延緩何妨？」夢雄兄妹次日卽出了京城，路上夢雄向桂金曰：「你前在同州改名李錦云，賊人已知你是女流，今不如就充劉瑾家婢女，同舅相識，方無破綻。」桂金稱是。從此卽稱爲劉宇瑞，一路望山東會路而來。暗探騎馬蹤迹，被下慢表，且說將州城外有士成在人家作法事，聞得賊人在同州劫駕，取走沿路搶掠民家女子，士成大驚，忙收拾回來，見門戶大開，家中器物一

空女兒不知何處去了，慌忙詢問隣人，方知被賊馬偷去，哭了一夜，至次日，心知女兒斷然不從賊，遂將家產并道士箱籠賣了，共得銀一百兩，收拾包裹，穿了草鞋，竟向山東小路，尋訪女兒消息，受盡苦楚，非止一日。這一天來至登州青州交界地方，路絕行人，至日午行至一座涼亭，意欲坐下歇息，忽見亭中先有一少年書生，坐在闌干上，包裹放在身旁。士成即上前施禮曰：「老漢遠路辛苦，借坐一刻。」那少年亦起身答禮曰：「小生亦是走路過此，不妨同坐。」士成就解下包裹，對面坐下。曰：「細聽足下聲音，好似蘇州人。」那少年曰：「小生正是蘇州人。」老丈聲音莫非是鄉親麼？士成曰：「正是。」少年曰：「老丈居住是在城內，是在鄉村？」高姓大名？士成曰：「不曉得。」下說老漢住在城外，姓章名士成，做個道士，只因先人傳下此生活老漢，亦習此業，非比江湖術士，藉口騙人做處人。人見老漢誠實，稱為章阿伯。少年曰：「看阿伯是真誠之人，但未知何故至此？」士成垂淚，便把女兒被搶，特來尋訪消息之事說了。卻問曰：「足下姓甚名誰，居住蘇州何處？」少年曰：「小生與阿伯今日便是他鄉遇故知了。」就說出諒阿伯是至誠人，必無泄漏相害之理。章士成訝曰：「足下怎說這話？」就將毛病對老漢說實，無妨害。未知少年說出什麼姓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士成知機尋古祠 桂金急病投匪店

話說那少年對章士成曰：「小生姓劉名宇瑞，家父吏部天官劉文俊，便是。」士成吃了一驚曰：「原來是衙子街劉公子，失敬了。」劉宇瑞曰：「豈敢？」士成曰：「請問公子為何單身至此？」宇瑞嘆曰：「都為著這公子二字，故受此顛沛之苦。遂把父親被害，滿門解京，未知生死，要進京打聽消息。」一一說了。章士成嘆曰：「如此公子與我俱是全家，只是你要進京，你不知走錯了路。」宇瑞曰：「阿伯只是令愛失散，怎說全家？」士成曰：「公子家人口多，我家人口少，也是全家，只是你要進京，你不知走錯了路。」宇瑞曰：「我本欲進京，因聞得救駕武狀元李夢雄保本，暫禁天牢，今李夢雄至山東登州為游擊，故欲往登州，見他探問信息。」士成忙問曰：「他莫非是鳳陽府一等侯李勃之孫麼？」宇瑞曰：「正是。」阿伯怎知其詳？士成曰：「他結時做官，宇瑞曰：「聽得是同州救駕有功，御封的。」士成聞言，暗想自己目力高強，女兒若在，豈不是一位二夫人？因垂淚曰：「原來李夢雄亦做官了，可惜可惜。」宇瑞不悅曰：「阿伯聞得家姊夫封官，為何不樂，反說可惜？」此話却是奇了。士成聞言，越加著急，曰：「俗云：無女莫貪佳婿，他是我的女婿，公子却見我失脫了女兒，竟奪去做姊夫了。」宇瑞曰：「他真是我的姊夫。」士成曰：「他也是我的女婿。」二人只管爭辯，宇瑞一想，搖手曰：「阿伯休要討我的便宜，請問阿伯幾時與他結親？」士成就把某月日他

兄弟到蘇州來。與他結親說明。字瑞聞言。愠色暗想。他結親在先。不料李夢雄作事糊塗。豈不誤了姊姊終身。士成見字瑞沉吟。便問曰。公子却怎樣與他結親哩。字瑞曰。不意他作事顛倒。據爾所說。爾的姻事在前。也將李夢雄入城招親。說了一遍。又見士成認李桂金是李夢雄兄弟。便不說桂金改妝之事。士成曰。依此看來。兩下無差。公子不必遲疑。竟是爾的姊夫。我的女婿了。字瑞曰。豈有此理。古人會云。一馬不挂兩鞍。李夢雄雖如此糊塗。少不得日後另有一番官論。士成曰。實不相瞞。我因見李夢雄心下嫌我門戶低微。故將小女送他。爲側室。令姊乃是正室。豈不兩下無差。字瑞方才歡喜曰。原來如此。老丈與我親上加親。實乃有緣。故能相會。但小生從來未曾單人出門。還求阿伯同行。先且尋李夢雄。然後再找。令愛若何。士成曰。公子出外不慣。况夕店甚多。獨行實爲不穩。老漢就同往。見了李夢雄。再找小女。字瑞稱謝。二人起身同行。至夜尋店同歇。次早出門。二人在路。氣味相投。士成對字瑞曰。前日初相逢。二人多未深談。今既同行。你我各一包。袱。何不并了一個包。裹。路上又好替你背著。字瑞曰。只是怎好勞動阿伯。士成曰。不然。兩下替換。何妨。遂收拾作一個包。好。二人在路上替負。又行了一日。行至曠野之處。路絕行人。時日已斜。西。忽見林間露出酒旂。是一座大客店。店門首排的一些食物。并站著五六個高大幫夥。字瑞大喜曰。好了。有店可歇了。士成也不答應。扯了字瑞。竟向林中便走。字瑞不知爲何。走了幾步。方才住脚。便問曰。方才阿伯爲何如此著急。士成埋怨曰。公子不知利害。你想闖店的。無非將本求利。這樣冷落地方。如何容得這些人。度日。明是賊店。若有人進去。弄倒。將財物衣服。割去。細了。手足。人肥的。切作油煎。瘦的。作饅頭餛飩。難道你要進去。與他做作料麼。字瑞方省悟曰。多承指點。正言間。見有一所廟宇。士成曰。今夜就在此廟內歇罷。即走至祠前。見祠宇傾頹。香火久斷。祠門亦無匾額。二人進去。一看。壁上寫著土地祠三字。字瑞來至座前。探頭四望。見傍邊的僧室。也已倒塌。連小門也沒有了。字瑞便向神祝曰。弟子劉字瑞。因一家遭奸。監陷害。死生未卜。伏乞尊神庇佑。得全家無事。自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拜罷。即在拜石上解開包袱。取出乾糧。二人飽食畢。士成曰。公子就在此拜石睡。萬無濕氣。字瑞曰。阿伯却在那裏安睡。士成曰。我自有一處。遂將供桌上香爐移去。字瑞笑曰。阿伯是吃神道飯的。怎好把香爐放在地上。不怕神人見怪麼。士成曰。不妨。若是你們便不可如此。我與神道相熟。當不見怪。便出祠取些亂草。向桌上拭淨塵土。拾了兩塊磚頭。作枕頭。在桌上睡下。劉字瑞便把包袱作枕。在拜石上睡了。二人心中有事。又是金風布冷。玉露橫秋。道且不表。再言那座客店。果然是個歹店。因章士成有個姊姊。人稱爲章大娘。嫁給蘇州城內李家丈夫。早亡。只生一子。名叫李勝康。他十一二歲時。每至人家。不拘

何物。總要這些回家。章大娘不但不教訓，反教其小心。休被人家看見。心中暗喜曰：每見人家孩子，只貪戲耍，咱家門有牽生，得此子幼時，尚這等做家。若其長成，豈不更曉得做家。自他見母親，稱讚越發認真。一進人家，只圖偷東西。每被人家捉着，及告訴章大娘，反說兒子年幼無知，既有交情，何必告人。人家無奈，來告訴士成。士成即往他家打罵。勝康章大娘，恐打破了，胆後來手足不冷，便逐阻擋，不許責打。士成忿曰：幼不教訓，欲使爲賊乎。章大娘曰：你好教訓，爲何絕嗣。士成亦怒曰：若是這等兒子，倒不如絕嗣好。章大娘曰：從今以後，你休認我爲姊。士成亦發恨曰：你亦休認我爲弟。從此姊弟絕交。後來幸勝康長成，果然不善正業，專與匪類交結，鼠竊狗盜。度日後，因蘇州米貴，母子遂流落山東。結了幾個匪友，開了這座客店。章大娘，拿櫃客人，見其有家眷，即來安歇。酒飯裏下些麻藥，麻倒作肉，旬用不知。斷送了多少人的性命。近又新合了一個夥計，名叫阿酷，乃是酗酒之徒。所有麻倒客商，盡是阿酷開割。他生的肚大頭尖，面肥眼小，却說李勝康，雖不是英雄，却亦粗如武藝，生得身長九尺，甚是肥大，而肉橫生，猶如活蟹。不料是晚，章士成劉宇瑞才走過後，幸勝康兄弟二人前來，亦是合該有事，恰巧桂金感冒風寒，在馬上頭眩眼昏，便對夢雄曰：我遍身疼痛，難忍，怎得少眠一刻方好。夢雄曰：且忍耐，趕到前站，倘有人家，借歇未遲。兄妹趕至金烏西墜，看見這客店的布旂，桂金喜曰：前面有店，可安歇了。夢雄曰：寶妹，雖是女流，亦出外久了，還這等不識時務。此間地面荒落，路少行人，這客店如何，度得日子。這必是毒謀財害命，你要去莫不是活得厭煩了。麀桂金曰：前日响馬劫駕，我們亦冒險，過何怕這兩個毛賊。夢雄曰：你專說這太平話。前日乃是明槍易閃，今若歇店，飲食俱在他人手內，如何提防得周到。這就叫暗箭防桂金曰：我實在痛苦，將就歇罷。夢雄曰：既如此，我拼著一夜不睡，就是了。二人勒馬前來，且言這李勝康等了一日，未到一客，忽聞馬鈴聲响，即忙出店，攔住馬首曰：天色已晚，客官可就此安歇。夢雄曰：也好。只因我兄弟有些感冒，可有一間潔淨房，與我們二人下馬。勝康便叫阿酷把馬帶至後槽，喂料。阿酷上前牽馬。夢雄見他兇惡，情知不妙，奈桂金有病，只得歇下。即曰：我們出路人，全憑這馬脚力，須要小心。上料。章大娘上前迎接曰：這個不必分付的。即引導雄們進房。李勝康見他們行李沉重，即上前伸手，向包裹一捏。夢雄即拔刀回身，砍來。勝康閃過一邊。曰：客人怎如此凶惡。夢雄曰：你摸我的包袱，存心不良，但砍死你何妨。勝康假笑曰：客官休誤會了。我們這裏歹人多，我好意思替你收了。免致有失。夢雄冷笑曰：不必費心。我們既敢來，亦不怕歹人。李勝康曰：如此小人，多言。夢雄亦不答言，入房去了。勝康暗向章大娘曰：看來有些財物。章大娘曰：如此快去問他要吃酒飯否。勝康點頭，來見夢雄曰：小

人家有好酒又有熟牛肉小人取來伏侍客人如何。夢雄曰：我們滴酒不飲，飯亦不用。勝康曰：酒既不用，飯總要的。待小人送來。夢雄曰：飯亦不要。勝康曰：莫非要用麵餅麼？夢雄曰：麵餅亦不要。勝康曰：客人難道今晚廢一餐麼？夢雄曰：我們帶有乾糧。勝康曰：待我弄些熱水與相公應用。李夢雄曰：熱水可不用，清水取些來。桂金曰：我身子不快，難得他有熱水。哥哥怎麼反要清水？夢雄曰：你不曉事。目今路上專用蒙汗藥，麻翻人。李勝康見說出蒙汗藥，便佯笑曰：客官說混話了。清平世界，誰敢如此？夢雄曰：他人不比你的厚道。勝康便出向母親曰：看此人不出，倒是個英雄。便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章大娘曰：好不晦氣。等了一日，却撞了這個鈍貨。勝康曰：少停再作商量。即取兩碗清水送入房來。夢雄因店家在面前，不便開包袱，伸手掏出乾糧，兄妹吃畢。桂金即睡，不一刻，客店關門。店家點上燈火，叫聲客官們安歇，即出去了。李夢雄閉上房門坐下，未知李勝康如何下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追馬匹兄妹中計 焚店房母子負逃

却說李夢雄閉門坐下，李勝康出與衆人餉食畢，打發阿酷先睡。衆人在後，等到初更，李勝康與衆人曰：待我前去探望，再作打算。遂悄悄來至房門縫一看，只見李夢雄坐在牀沿上，時夢雄想著方才因店家在前面，不便打開包袱，物件散亂，合當收拾一番。遂將包裹放在桌上，把金銀收拾好了，放在床上，寶劍放在床頭。他半倚半睡，不料李勝康在門外窺着金銀，好不動火。回見衆人曰：包袱裏多是金銀，怎樣弄來受用。衆人曰：少停進去殺了就是。章大娘曰：不可。他兩人身材雄壯，那年長的如此乖巧，必是英雄。倘弄他不倒，反爲不美。你們何不待他熟睡，把包裹偷來，明日塞他的口，使他不敢說大話。衆人曰：此言有理。俟至二更後，輕輕出了後門，是夜暗黑，走至後牆，聞得房內有鼻息之聲，即下手挖洞。夢雄却靠在牆壁，提防忽聽得後面唧唧挖牆之聲，心中發忿，把寶劍掣出，鞘向壁上一拍，喝曰：狗男女休得妄想。俺在此等候多時了。李勝康們吃了一驚，慌忙閃至林間去了。桂金驚問曰：哥哥何爲大驚小怪？夢雄便將挖孔說明。便曰：你可安睡。我今守着看他怎樣。桂金稱是，仍然睡去。李勝康等在林中停了一會，方從後門回來。章大娘見了，問曰：方才何故發喊？勝康搖首曰：利害呀。這匹夫坐着提防，一動便知覺。我們可就罷了。章大娘怒曰：不中用的東西，虧你說出這失志的話。從來枉死城裏是有在此的人，豈有放出的鬼？李勝康曰：實是無計可施。章大娘低頭一想，曰：有了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你等先將他兩匹馬牽去，藏于林中，然後故意喊叫追趕，執些火把，路上走去。小兒方去騙那年長的同去追趕，我自把這年少的麻倒，那麻失了幫手，就不怕他了。衆人大喜曰：有智女人勝過男子。衆人便

依計行事。從後門下，扭開後門，牽了馬去。然後各執火把，喊趕李勝康才，拖至夢雄房門口，大叫曰：不好了，不好了。客人的馬被匪人盜走了。夢雄聞言，吃了一驚，想若無馬，怎好緝賊。忙喚醒桂金，開了房門，問曰：馬匹怎樣被盜？李勝康曰：我們睡夢中聽得喧嘩，開門一看，方知馬被盜走。見匪人去了不戒，故令伙計趕去。但恐寡不敵衆，特來請客官助一臂之力。同小人去追。此時桂金已醒，忙向夢雄曰：哥哥快去追回馬匹，要緊。章大娘催促曰：趁賊去未遠，快同去趕你這少年客人。自有老身相伴。夢雄暗喚桂金曰：你須小心，守着包裹，切不可大意。桂金曰：曉得。你放心。追趕夢雄就帶了劍、勝康執火把，引路，遙見火光，喊聲。勝康曰：還在前面。二人急向前追趕。按下不表。且言章大娘對李桂金曰：近因盜賊衆多，生意稀少，且又多用些人。實望太平時營生之計。今此馬未知可能追回呢？桂金見他是女人，不疑。即答曰：家姊夫此去，倘趕得上，必能奪回。章大娘曰：雖便趕上，亦恐賊人太衆，難以奪回。桂金曰：賊人雖多，亦非我姊夫敵手。何愁馬匹不回？章大娘問曰：你姊夫姓甚名誰？這等利害？桂金曰：我名劉宇瑞。若論家姊夫，真是名聞天下。他就是救駕武狀元李夢雄。你道他懼怕幾個毛賊？應章大娘聽了，暗暗叫苦。心想：快先將劉宇瑞麻倒，使他少一個幫手。主意定了，便曰：原來是救駕英雄。這馬定追得回的。只是我看你身體不安，待我煮些茶湯與你吃。若何？桂金曰：如此足感盛情。章大娘即忙煎了一碗美茶，暗下了蒙汗藥，送給桂金。曰：服下發熱便愈。桂金接過來，便吃。這蒙汗藥一吃，發作更快，不一刻，只見天旋地轉。章大娘在旁，指着曰：倒了。倒了。桂金驀然倒在床上，不省人事。章大娘忙去喚醒阿酷。原來阿酷酒性不好，故衆人不去驚動他。當下阿酷醒來，問曰：何事？章大娘曰：原來那年長的，乃是李夢雄。年輕的，乃姓劉宇瑞。李夢雄已騙去追馬。劉宇瑞被我麻倒了。阿酷聞言，便去袋裏取出一柄厚背薄口的短柄刀來，曰：待我洗剝了他，再睡。章大娘將刀奪過，曰：且慢動手，恐李夢雄不死，回來討人。今且將他暫藏在土地祠內。待衆人回來，再作處置。阿酷曰：待我負他人房。章大娘相幫，把李桂金扶起，幸喜阿酷宿酒未醒，不知男女。背在背上。章大娘執火把，門帶上，竟向土地祠而來。一路上阿酷狂叫曰：若至土地祠，我就結果了劉宇瑞罷。誰知劉宇瑞睡在拜石上，却因天冷，睡不着，忽聞喊叫，忙翻起身來，又聽說要結果自己性命，驚得魂飛海外三千里。魄散玉臺十二天。暗想：我未結怨于人，怎麼前來謀害？急背了包袱，從神座前小門逃走。不管昏黑，翻身扒起。只道章士成已走脫了，不知章士成正在熟睡，及聞狂叫，驚醒，又見火光漸近，心想：必是歹人。我若走出，必喪性命。又不知有路無路，慌忙扒起身來，早已神魂飄蕩，也顧不得劉宇瑞了。只蹲在神座下，窩做一團發抖。頃刻間，阿酷已到，把李桂金卸下，放在祠內，即出向章大

娘細論。章大娘想不如騙着阿酷。我先回去把金銀收藏些。倘衆人齊出再與均分。豈不是好主意定了。便向阿酷曰。我先回去見衆人若何。你去把那個安置好了。勿使現露。隨即出來。不要走錯路。逕阿酷曰。你只管先去罷。章大娘執著火把去了。阿酷再將桂金推在祠角出來。誰知天色黑暗。又兼帶酒氣。竟狂歌亂叫。從別路而去。這裏章大娘回來。打開包袱。收拾好金銀。見那文憑上面。却有印信。不知是什麼東西。且留給兒子看。遂立門首等候。不表單言李勝康引李夢雄從盤陀山逕遶轉。李夢雄怎知是計。只顧追趕。越趕越遠。追了一番。李勝康想家中那個少年必麻倒了。我何不回去。遂故意大叫一聲。跌倒在地。手中火把。扔在一邊。夢雄即上前問曰。何事如此。喝喊勝康曰。我一時走急。跌折了左腿。實在痛苦。夢雄曰。你跌折左腿。教我怎能趕奪得馬回。勝康曰。我的性命未知若何。怎能管得你的馬。匹客人可趁火把尚在。自往追趕。小人在此等候。計回來負我回家去。夢雄見說得是。遂拾起火把。一看。雖不甚明亮。幸喜火星還多。遂一路將火把搖動。冒著火星而去。勝康見了。暗笑曰。憑你奸如鬼。也須吃洗腳水。我且回家去罷。遂趕至家問曰。那少年怎樣的。章大娘曰。我把他麻倒了。未知你同那個追馬的。若何。勝康大笑。便將詐跌之事說了一遍。章大娘曰。我們晦氣。今番遇著對頭。只怕有橫禍。你道那年的是誰。乃是同州救駕的武狀元李夢雄。年少的是他妻弟劉宇瑞。他若回來。怎肯干休。勝康大驚曰。母親怎知其詳。章大娘曰。還有一物。方才我瞞了阿酷。先同來打開包袱。見一書上却有印信。不知何物。你可看來。勝康接了一看。滿身發抖。大叫曰。今番死也。果然是李夢雄。要上登州去做游魂。今把他妻弟害死。他必來討人。這件事真是浩大了。章大娘曰。不要怕。我聽說李夢雄情知難惹。故將劉宇瑞藏在土地祠內。還未殺也。勝康曰。就留下他。亦不得干淨。章大娘將計上心來曰。我們既觸犯了他。料此地亦守身不得。何不趁衆人未回。連他們的積蓄也收拾了。母子逃往他方。另立門戶。豈不是好勝康曰。母親果然好打算。事不宜遲。速速打點。母子即把衆夥的箱籠。盡行打開。取了金銀細軟。收拾一個包裹。背在背上曰。不如把此店放火燒了。滅其蹤跡。就取火將屋子點著。畢畢暴烈。焰騰空。李勝康忙去至林間。把先前牽的兩匹馬解開。母子二人騎了上路。又怕撞著夢雄。趕了來。又怕衆夥見火起。回來追。竟忘了劉宇瑞生死。母子二人倉倉皇皇。加鞭逃走。未知李夢雄是否趕來。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李夢雄趕了一番，那火把上火星灑着，前面的火光亦沒了，心中一想，叫聲曰：「我中他兩處計了，他仗計先將馬竄走，即來誘我追趕。」妹子在店中必然被驚，連忙回頭走了幾步，真是天色昏黑，誰分路？又想方才那賊必是詐稱跌傷，定伏在暗處。我若前往，豈不被他刺殺？不若在此候至天明前去爲妙。立立林間，有啞啞啞啞的唱了曲兒前來。夢雄始不知爲何人，乃細察聲音，乃是阿醜。心想：這必是善他來探訪，我若先結果他性命，不一會阿醜已到面前，不提防李夢雄從暗中一劍刺去，正中著肚子，呵哨一聲，跌倒在地。早已命上青天了。李夢雄又立片刻，忽見客店那裏火起，叫曰：「不好了，不好了，客店發火，妹子性命不保了。」又想：他何等英勇，諒不致有失。且等天再去找尋，且按下慢表，再言廟中章士成伏在神座下，停了好久，見外面並無動靜，心想：不知劉子瑞性命若何，輕輕的出來，摸在拜石上，叫聲爲何連尸首亦拖去了。暗中亂摸，摸至祠角，被桂金的書子一絆，一交絆倒了，扒起來，伸手再摸，叫曰：「苦了，怎麼便無首級了。」原來桂金偏臥土成心忙，摸著屁股，只道是肩膊，叫曰：「無首級，重損至前，頭是平削，又叫苦曰：「怎麼連鷄巴也被割了。」又想曰：「若是割去鷄巴，必死多時了，怎會身體還熱哩？」再至摸喉口，吸，又想曰：「這到是活人，既是活人，爲何不動，莫非是昏聩了。」周身尋遍，並無包袱，諒被賊人取去了。但是如此，也該他逃走，遂把桂金負在背上，出了祠門，望大路，不管昏黑亂跑而去。其先那些假詐趕馬的賊夥，俟至四更，回見店發火，料李勝原母子必定逃，無處可尋，只得散伙而去。黎明，李夢雄回來，見店房已燒盡，烟尚未熄，因誹曰：「我子夢雄同州救駕名聞天下，今至此處，妹子坐騎包袱文憑盡皆失脫，如何是好？」又想：妹子英勇，必能脫性命，看有無燒死骨灰，定是逃脫無疑。只是我做官失了部照，其罪難免。我想英國公待我情厚，今不如請求赦去，再行商議。即收了淚，向大路進發，不表。且說章士成負了李桂金，走至天明，身疲氣喘，放下休息，仔細看桂金一看，吃驚曰：「怎麼土地祠中這等作怪？」劉宇瑞如何變成李錦雲？且李錦雲且是男子，怎又變成女人？看這面龐，却是中了蒙汗藥，待我取些冷水救醒，問一問，便知端的。即向前尋見溪水，只是無物可汲，覓來覓去，見了一個金斗，盪洗淨取了清水，回來扶起李桂金，灌下，不一時間，桂金醒了，扒起身來，見一人立在面前，倉皇中却不認得。章士成曰：「二相公，你慌老漢蘇州章士成便是，桂金方醒悟，忙問曰：「章阿伯何時到此救我？」士成曰：「女兒被掠，要到山東尋訪，路遇劉宇瑞，恐他路上有失，故同到登州尋訪令兄。因昨夜土地祠安歇，賊人前來相害，故捨命相救。不料却是二相公，我問你乃是男子爲何變成女人？」桂金曰：「阿伯既已看出，怎好欺瞞奴家？」李夢雄胞妹桂金，女扮男妝，同兄前來緝訪盜賊，士成曰：

原來女中憂傑可敬可敬。但劉宇瑞會云：令兄同州救駕，朝廷封令兄爲武狀元，授登州游擊。不知小姐爲何一人至此。中著蒙汗藥，來至土地祠。桂金卽把至蘇州，遇劉宇瑞兄妹交婚。直至同州救駕，京城保救劉吏部。今封登州游擊。奉旨緝賊，及昨夜宿著賊店，哥哥被賊騙去追馬，自己吃茶，中了蒙汗藥，幸得阿伯相救，足感感情。但未知劉宇瑞性命如何。章士成曰：並未見他的尸首，必是逃走。但昨夜你們所住的店，可是林下向西的麼？桂金曰：正是。未知阿伯何以知之。章士成曰：你住那客店，劉宇瑞也要住的。我看是個賊店，所以避到祠中。誰知你們反去宿店。桂金曰：家兄亦知歹店，奈我有病，故此安歇。士成嘆曰：你們未遇我時，何等快樂。一遇我你兄妹便拆散了。看來是我運低，帶累著你們了。桂金曰：我們一遇阿伯，則阿伯父女拆散。一遇劉宇瑞，則他滿門被人陷害。還是我命運不好。章士成曰：大家多有些運低，只是未知令兄的消息。我心甚是憂慮。桂金曰：家兄自有本領，諒必無虞。只是失落了部照，他一定是回鳳陽去。煩阿伯同我尋訪。然後同你尋令愛。若何。章士成曰：前者劉宇瑞說與令兄結姻，我恐路上有失，特與作伴。今見小姐，焉有不同尋之理。二人各處找了半日，並無蹤迹。士成曰：令兄必如小姐所言，回鳳陽府去了。只是路遠，須有路費。方能前進。桂金曰：今分文俱無。如何是好。章士成曰：我的包袱，又被劉宇瑞負去。桂金曰：似此如之奈何。士成曰：我昨日給飯銀，尙餘些銀子在身上。我倒忘了。卽將銀子取出，曰：這如何夠用。桂金曰：事已緊急，路上省儉些。或者天不絕我們。路上遇著好人，可憐我們，樂助多少。言未畢，前面有一老人，白面五鬚，長鬚頭戴皂紗巾，身穿著一領藍布袍，脚登皂鞋，騎了白馬，後隨兩個從人。你道這人是誰，乃是孟家莊上孟員外，名淳，爲人樂善好施，人稱爲孟好善。因同兩個莊丁，去南鄉收賬回來，看見他二人如此模樣，便問曰：你二人在此作甚勾當。二人就上前拜揖，把前事及缺路費之事，一一說明。孟員外曰：原來如此。遂向身上取出一錠三四兩的銀子，令莊丁送給士成。士成同桂金受了銀子。曰：員外厚恩，無以爲報。孟員外曰：怎說及報。言畢，卽策馬而去。士成對桂金曰：此乃小姐之福也。桂金曰：怎說這話。士成曰：路費既有，須趕緊回鳳陽去。從此二人日間趕路，夜晚宿店，不委且說李夢雄，自失了妹子及馬匹包袱，空手步行，走至日午，覺得腹中飢餓，只見路上有一座飯店，遂入店來，見店內坐了一個小二，架上排著許多食物，怎奈身上分文俱無。那小二見他衣服齊整，卽立起向夢雄曰：客官且進內，待小人奉敬。夢雄心想：此間無人認識，白吃他一頓罷。遂入店坐下。曰：我乃出外人，以飽爲率，不用什麼酒肴。小二曰：不必過謙，就切了一大盤牛肉，一壺酒。夢雄一頓醉飽，便狼吞虎嚥，頃刻把酒肉吃盡。小二又添上一盤牛肉，一壺酒。夢雄又吃得乾乾淨淨。

已十分醉飽，立起來把嘴一抹，曰：「叨擾了，即欲出店。」小二見不給錢，即上前攔住，笑曰：「客官賬尚未會哩。」夢雄曰：「我看你爲人厚道，不必會賬，任憑登記罷。」小二著急曰：「我不認得你，叫我如何登記？」夢雄曰：「既不登記，且等我一會。」我的包袱在後面朋友處，他走得慢，片刻也就到了。但我已向他說過，若是遇不著我，吃的飯錢，他算還店主，言畢，又欲出門。小二忙扯住曰：「我又不認識你的朋友，教我怎麼等請你在此等他？若是要就去快拿錢來。」夢雄怒曰：「我不給錢，看你怎樣。」小二曰：「不給錢，須把衣服脫下，與我夢雄聞言大怒，喝曰：「你敢如此無禮！你來把衣服剝去罷。」說著舉起左手，向小二門面上一掌，小二被打得眼昏，跌倒在地，爬起來，再要上前，又怕他打，叫曰：「你無錢吃我的飯，還要打人，便是皇帝也須說些情理。」夢雄自知理短，也不回言，低著頭，三脚八步出了店門。不料旁邊來了一人，攔住曰：「兄長何故白吃人家，還打人？」夢雄聽得是劉宇瑞聲音，抬頭一看，羞的滿面通紅，便答曰：「劣兄今日真是失臉了。」宇瑞曰：「且再到店內小酌細談如何？」夢雄曰：「不可，方才擾他，豈可再去？」宇瑞曰：「不妨，我有銀子哩。」二人回入店內，小二曰：「被你吃了，還不算，又引人來做甚？」宇瑞曰：「你不要胡言，他本將包袱交代我的，只因路上相失，何怕無錢還你，你可去備一上等席前來，重重有賞，未知小二肯備席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李夢雄密殺黑漢 萬人敵誤結勝康

却說劉宇瑞令小二再備酒筵前來，那小二一想，若再備去，怎知他有銀子無銀子？若不備去，又恐李夢雄凶惡，打將起來，口雖答應，只是不動手。宇瑞已知其意，即取出五兩一錠銀子給小二，曰：「你可將此銀取去，連前賬一并算罷。」小二接了銀子，大喜曰：「客官請坐，小人就備。」若要安歇，此地亦有兩屋，李劉二人因要談心，便擇了一間潔淨屋子坐下。小二送上酒菜，宇瑞分付曰：「你不必伺候，叫你再來。」小二啞啞退去。宇瑞問曰：「兄長授任山東登州遊擊，爲何獨行至此？」夢雄便將以前的事一一說明。宇瑞驚曰：「據兄所言，那夜我若無章士成指點性命，亦必休矣。」夢雄忙問曰：「章士成却是何人？」宇瑞曰：「就是蘇州做道士的章士成。」夢雄曰：「他在何處與你相會？」宇瑞曰：「把他尋訪女兒，恰在路上相遇，鼓起兄長的姻親，承他美意，一路照應至此，及土地祠失散，說明夢雄聽了，嘆曰：「原來他父女拆散，昨夜又受驚唬，實在可憐。」宇瑞曰：「章阿伯諒必逃走，只是走與不走，亦差不多哩。」夢雄曰：「這却何故？」宇瑞曰：「他的包袱銀兩，却失在我這裏，身上一文俱無，豈不是走與不走一樣？」夢雄嘆口氣曰：「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實爲可傷。」宇瑞曰：「兄長被騙，追馬，令妹不知如何？」夢雄曰：「舍妹有通身武藝，定然無患，諒他必回鳳陽，後來自有相見之日，只是劣兄失落，部照今想回京。」

懇求英國公未知可能保得無罪哩。字瑞曰：兄還不知法律麼？做官失落文憑，罪該斬首。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得馬鈴聲响，抬頭一看，來了一個黑大漢，腰間繫一小包裹，勒馬來至店前。小二慌忙出店，扯住轡頭。黑大漢跳下馬來，走入店內，亦不顧李劉二人，就在廳上座頭坐下。對小二曰：快取酒肉來俺吃。俺就要上京去公幹。小二將馬拴在店前，連聲答應，急忙切了一大盤鷄，一大盤肉，一壺酒，杯筷放在桌上。那大漢曰：小杯不用，取碗來斟。小二急取碗送上。那大漢猶如餓虎一般，不一刻早吃乾了一壺。小二又送上一壺大漢，也不言語。頃刻間又吃一壺酒，兩盤肉。小二又欲去取酒肉。那大漢喝曰：不要了。我還要趕路，便起身出店。小二忙把馬解下。那大漢亦不言，上馬而去。夢雄見了，叫小二前來喝曰：你原來是知機的，方才我吃的，教你記賬，你就不肯。那大漢生得凶惡，吃了便不敢向他要錢。如此欺善怕惡。小二聞言笑曰：那大漢肯吃我們的酒肉，便是小人的造化。了夢雄曰：如此說來，他莫不是你前生父母？小二曰：二位是外路人，便說亦無妨。我這裏屬青州府管下，離此五十里，有一座山十分險峻，此山橫踞登州青州萊州三州交界。名三界山。山上有三位大王，名叫柳望懷、吳仁中、葛飛龍。部下有三五萬，懷羅並不打家劫舍，志在圖取天下。官兵不敢惹他。此人是山上頭目。他若吃小人酒肉，他噫囉下山打劫。他便分付不許劫取我的錢物。如此小人怎敢向他要錢？夢雄曰：他上京何事？小二曰：這却不知。只是他常進京的。夢雄曰：原來如此。便向字瑞曰：你且坐一坐，今晚就在此歇罷。我去便來。字瑞曰：兄長請自便。夢雄離店飛步追趕，且言那頭目因多吃了酒，坐在馬上被風一沖，酒性發作，在馬顛顛倒倒，猶如楊柳擺風。夢雄追了四五里，早已追到四顧無人，手舉一劍向馬屁股上砍去。那馬骨折，扑地倒了。那頭目跌了下來，因酒醉難以爬起。夢雄再一劍早把頭砍了下來，便解開他的包裹，束在自己衣內。隨將人馬尸首拖去，擲在坑中。然後把地上血迹抹去，急回店來。時已上燈，店門將閉了。字瑞問曰：兄台爲何此時才回？夢雄曰：我腹中疼痛，故緩來許久。二人進房。小二點了燈，叫聲客官安寢。小人亦去睡了。隨往後去，不表。夢雄閉了房門，見四面靜悄悄，方解下包袱。對字瑞曰：你認得此物否？字瑞笑曰：莫非是那個黑大漢的麼？你真好心計。昨夜失落一個，今便奪得一個，抵賬。夢雄曰：不是這等話說。方才店小二道：三界山賊人猖獗，我料是劫駕的响馬。故趕去殺死他。未知此包袱內，是何物件，待我打開一看。字瑞曰：兄台如此好見識，我萬不能及也。夢雄曰：賢弟休得誇獎，卽解開包袱一看。內有兩件衣服，數十兩銀子，并一封書信。細看封緘甚固，封皮上寫著「函呈劉公公親啓」，傍寫著「三界山柳望懷發拜稟」。夢雄大驚曰：敢是劉瑾通賊，劫駕。字瑞曰：朝廷如此厚待他，怎敢反叛？書中諫有別事，拆看便知。端的卽將封口拆開。

細看只見上面寫著拜稟劉公公恩主尊前前者同州劫案非不努力奈李夢雄兄弟英雄難敵劉公公人強馬壯因而失利抱愧良深茲因部下三萬有餘兵精糧足器械全備專人馳稟乞早圖謀掌管營寨某等好得直進京師除滅昏君共扶恩主爲帝少酬知遇之恩于萬一耳書不盡意來使能詳伏冀恩主劉公公電察二人看說大驚夢雄曰若非獲得此書怎知奸監作爲連天子亦敢行劫圖謀篡位字瑞曰果然這家奴惡毒自己通賊劫駕反誣家父若非神差鬼使獲得此書安知其惡我們將此書帶入京煩張千凌啓奏家父滿門便得開赦兄台亦可贖失落文憑之罪又可除奸監絕了國家大患李夢雄曰賢弟所見不差二人安寢次早飽餐畢給了飯錢進京話分兩頭且說李勝康母子逃走數日這一日來至山東登州府管下黑風山勝康曰母親山勢險惡你可在後面或有歹人前來孩兒好與他迎敵章大娘曰總是同道中人怕他做甚勝康曰他是大盜我乃小賊並無相交不過爲妙章大娘曰盜賊二家相去不遠正言間忽聽得一聲鏗响林中冲出百十個強盜各執刀槍喝曰識時務者留衣服馬匹去若有半個不字教你立刻上黃泉大路勝康便抽出哨棒叫章大娘退在一旁心想李夢雄名聞天下不如冒他個名便喝曰你們連人也認不清敢向我討買路錢衆強盜見其身軀高大口出大言即問曰你是何人勝康曰你難道沒有眼睛的吾乃救駕狀元李夢雄便是衆強盜吐舌曰原來是李老爺我家大王最好結交英雄若老爺上山相會我家大王必然重待容小人回報大王下山相請勝康暗喜得計那小頭目即飛奔上山去了你道那個大王是誰乃陝西西安人氏姓萬名萬人敵只因販馬折了本錢流落爲盜他却最好交結英雄生得紅面紅鬚善用一把大刀正在聚義廳議事忽見頭目上前報曰山下來了李夢雄母子請令定奪萬人敵大喜曰李夢雄因何到此今日相見吾志遂矣忙上馬下山見了李勝康只一條肥蟲大漢却又帶著家眷心本疑惑向上打拱曰來者可李夢雄將軍勝康曰然也敢勞頭目過愛相留會面萬人敵曰將軍功蓋天下爲何如此打扮呢勝康曰弟因無金銀供奉劉瑾被他奏過皇上封爲登州游擊兼奉旨沿路緝賊故母子微服過此大王若不信現有部照爲證萬人敵曰既有文憑乞借一觀勝康即在包袱中取出文憑萬人敵一看是真即忙跳下馬拜曰久聞大名渴思一見今日相逢深慰下懷勝康亦拜曰蒙大王過愛何以消受二人拜畢萬人敵曰弟有一言相勸未知將軍肯納否勝康曰有話但說何妨萬人敵曰將軍有此奇功封侯未足爲過今只封一個游擊受人節制這都是奸人弄權蔽蔽聖聰爲將軍計不如暫住此山看後日或有機會除了奸賊扶助聖君不知將軍意下如何勝康一聞此言心中暗喜求之不得豈有不肯之理又恐萬人敵看破便假意曰

大王也說得是。但須要過家母定奪。卽來見章大娘。章大娘詐言曰：士爲知己者屈。旣大王如此好意，怎好推却？况今奸佞專權，忠良難以得志。且待日後受了招安，爲國立功。萬人大敵喜曰：伯母大人實是金玉之言。請上山拜見，令嘍兵引路。請章大娘先上山，自己同勝康上馬至聚義廳，就請章大娘上坐。萬人敵拜見畢，分付備辦香燭，與勝康結爲兄弟。萬人敵長他六歲爲兄，合寨嘍囉參見了二頭領，又令殺了牛羊，合寨慶賀。這萬人敵雖三旬年紀，却無妻室，備一席請章大娘上坐，自己與勝康對坐一席。酒至半酣，勝康問曰：兄台山上共有多少人馬？萬人敵曰：共有四千人馬。此山前後有兩個山頭，方才與你相遇的是前山，我將人馬平分，著守前後山頭。今你來了，當分守山頭。未知賢弟欲守那處？勝康心想後山必定人烟稀少，險僻易守。前山衝當大路，好歹也易知，且可多得些金銀。便曰：小弟就守前山。罷。萬人敵曰：前山乃往來要道，你乃新至貴客，豈可煩勞？莫如後山安靜，你去把守。李勝康聞言，正中心事。曰：小弟初至，理當效勞。該守前山。萬人敵曰：如此賢弟休嫌辛苦。劣兄便守後寨罷。二人飲至更深，散席。萬人敵辭別李勝康母子，自回後寨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假夢雄大寨教勇 真桂金高山遇仇

却說萬人敵辭別李勝康母子，竟回後寨。這勝康本是小戶出身，從此日日親自下山打劫。一遇客商，便自稱李夢雄。在此客商一聞李夢雄三字，在此行劫十分驚訝，能逃得性命便萬幸了。各各棄下包裹，走得不敢回頭，或走不去的，勝康又極小氣，見客商衣服好些，便剝下來，不數日各處傳遍。連京城亦知其事。凡劫下的金銀細軟，他先揀好的，以爲私房，粗重的方上公賬。頭目們心中不平，密報萬人敵。萬人敵不信，及細訪方知是實。暗思：他是個好漢，爲何如此貪財，遂不明言。勝康又令嘍兵稱章大娘爲太太，令人暗訪鄉村女子，掠上山伏侍。太太章太太暗喜曰：若依章士成老不死的言語，就有好處，也不過是富戶。那裏討得如此榮耀？真是家無浪蕩子，官從何處來。奉勸世人子弟不必教訓，任其放蕩，自有收成之日。一日對李勝康曰：我兒今有如此，可謂萬世不拔的基業。但未有媳婦，我甚慮念。你須娶個妻室，接了後代。勝康曰：孩兒豈不打算娶妻室？只是這山僻之地，難尋絕色佳人。章大娘曰：用心探訪，自有佳人。勝康稱是，便令嘍兵下山打聽絕色女子，如能掠到一人，重重有賞。嘍兵領命去探訪。附近地居民俱傳說李夢雄好色，莫道美貌佳人逃避，就是醜陋的，亦不敢從山下經過。萬人敵聽見此話，暗道：殺人放火，乃是英雄本色，爲何想這搬骨體的勾當？却不便阻他，暫且不表。且言章士成同李桂金要回鳳陽府一路行來，將近黑風山，聽人說道：是國家該

敗堂堂一個武狀元，嫌官小不做，却去落草。章士成聽了，怒冲冲對桂金說：「我聞令兄做官，我自恨福薄，失脫女兒，今可不恨了？」桂金曰：「阿伯，休要錯疑家兄是個英雄，怎肯失志？此必謠言。」士成曰：「我明白，此必是令兄因包袱被劫發念，故欲劫天下人出氣。」桂金曰：「別的事可負氣，此等辱身污行，何氣可負？」士成曰：「想他無路費，欲打劫些做路費罷。」正說之間，忽來了一個老人，把二人一看，向士成問曰：「你們將欲何往？」士成曰：「我們要上鳳陽，未知還有多少路。」老人曰：「你要上鳳陽，亦遠，亦近。」士成曰：「這便奇怪，怎麼亦遠亦近？」老人曰：「此去不上五十里，便是黑風山，山上有個大王，名叫萬人敵。不料近今來了一個救駕狀元李夢雄，坐了第二把交椅，鬧他最是貪財好色，你要往鳳陽府，必須從此山前經過。你若單身前往，或放你過去，行不上兩日，便至鳳陽。這是近的。」士成曰：「遠呢？」老人曰：「你同這女子前往，他若看見，定被搶去。你若不肯與他爭競，豈不害死你？這便今生不得至鳳陽，豈不是遠麼？我恐你不知，誤走此路，故指點你。快走別路去爲妥。」那老人說罷，分別而去。士成對桂金說：「如何？」桂金恨曰：「我怎知他這等無廉恥，做這下流勾當，幸離山不遠。阿伯可同到山上尋他，看他如何？」章士成曰：「你豈不知我的爲人，寧可清飢，不可濁飽。你是他的手足，我也不能擋，你不去，請自去同享富貴。我決不去吃，不仁不義之物，各自分途罷了。」桂金曰：「阿伯，差矣。我們尋他，把正言與論他，若悔過，即同我們回鄉，他如不悔，我們立即下山回家，取了銀兩，再同阿伯去尋令愛。兄妹就此絕義。」士成曰：「你若能大義滅親，真不愧闍閤名聞矣。」桂金曰：「我豈肯貪不義富貴？」士成曰：「今可快趕路程來，早好上山寨。」二人遂行至三十多里，天已將晚，至村莊借宿。及訪問，俱與那老人的言語相同。二人安歇一夜，及至天明，飽餐畢，送還飯錢，問明路徑，走了一時，已至山前。桂金曰：「依村民言，此間諒是黑風山，怎無嘍囉，原來嘍囉埋伏在林中，早看見李桂金十分美貌，互相議論曰：『二大王的造化到了，故有此美人待他。』」近前捉住，送與二大王爲壓寨夫人，一聲吶喊，上前攔住曰：「老頭兒，快把這女子留下，饒你性命。」桂金曰：「別慌，你們這髯可就是黑風山賊頭目？」正是桂金曰：「聽說山上有一個李夢雄，可在山上否？」嘍兵曰：「李大王正在山上。」娘子問他何故？桂金曰：「我特來見他，有話相商，快請他下山相見。」嘍兵聞言，暗想：「居財得妻，數之前定，妻宮既現，美人自來投，便笑曰：『娘子少待，我就請大王前來。』」言罷，即飛奔上山，報曰：「啓大王，山下來了一個老者，帶著一個女子，十分美色，特來請令定奪。」勝康笑曰：「是何等之人？」嘍囉曰：「若論這女子，真是秋水爲神，玉爲骨，更有那些說不出的嬌容，勝康聞言，笑的眼睛沒縫，曰：『不中用的匹夫，既然如此美貌，何不搶上山來，却在這裏閒話？』嘍兵曰：『那女子聲聲要見大王，有知心話，面言現在山下等候。』」勝康此時身子早已酥麻了半截，忙令備馬。

即上馬下山。方至半山，那桂金早已看見，暗向章士成曰：「這廝就是前日的賊店主。」士成低聲答曰：「這匹夫乃是我的不肖外甥，不知因何在此冒名。」那李勝康笑嬉嬉的注視桂金，也想不到就是前者中蒙汗藥的少年，只認是章士成的女兒，暗想：「我若不過一機關，倘母舅叫出我的真名字，豈不被衆人識破？」即遠遠向士成丟眼色，將頭亂搖，狂叫曰：「不知母舅駕臨，有失迎接。」即忙下馬，納頭便拜。士成本是惱恨他，今見他如此，就向前拉起曰：「不必如此。」勝康趁勢低聲曰：「外甥今已改名夢雄，切勿叫我原名。」士成低對桂金曰：「原來不肖外甥如此行爲，連做強盜，還冒別人名字，真是可恨。」勝康又指了桂金問曰：「這位想是表妹了。」士成曰：「差不多呢。若是你表妹，我亦不必至此了。他是我路上結拜的楊氏義女。」勝康暗喜曰：「既是他義女，更可說親，但礙母舅性子不好，倘一觸惱他，他連命都不顧的。」當請他上山，殷勤相待。然後求親，必不好推解，乃曰：「雖是義女，亦是表妹，便與桂金行禮。」即又向士成曰：「不想母舅久矣不相見，却如此受苦。母親現住寨中，請上山相會。」士成曰：「我一生清貧，受不得好人提攜，就此起身了。」勝康暗想：「我好意留他，老匹夫還如此嘴硬，若不爲這女子，便放老匹夫去吃苦。」便曰：「母舅與愚甥並非是冤家，豈有過門不入之理？况母親思念已久，請速上山。」桂金暗喜曰：「他母子俱在山中，且至山上細探，便知哥哥生死消息。」乃向士成曰：「令甥既如此相留，便上去一走，何妨？」勝康暗喜曰：「真是姻緣天定，故此合巧。」即曰：「表妹肯了。」母舅怎好推托，士成不好意思，答曰：「既如此，便上山去罷。」勝康請士成上馬，士成曰：「我是不會騎馬的，只是步行爲妥。」勝康即步行相陪，喝令嚙兵先上山去，請太太迎接。翼爺士成大怒，便曰：「我是小戶人家，只叫母舅就好，休稱老爺。」老爺新老爺的，惹人談笑，說得李勝康滿面羞慚的恨曰：「老匹夫好不識抬舉，待親成後，若不識時務，便把他趕下山去。」且言嚙兵奔上山寨，見了章大娘曰：「大王請太太速去迎接舅老爺。」章大娘曰：「什麼舅老爺？」嚙兵曰：「小的却不知來歷，只他帶同一個女子前來。」大王下山，與他認親，請他上山來。章大娘疑惑曰：「若是章士成老匹夫，我兒不與怨報亦好了。」怎肯請上山來？然不是他，却是何人？如此稱呼，待我前去一看，便知。」忙換了華麗衣裳，帶了四個婢女，來到堂上。李勝康同了章士成、李桂金，方跨入聚義堂。章大娘見士成只戴一頂范陽氈帽，身穿一件藍布舊袍，倒轉扎纜，是行路的式樣，便冷笑曰：「我只道誠實人早發迹了，不料仍做這走路的人。」今見外甥富貴，也來打扮，却忘了平日清貧了。未知章士成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勝康疑訂鴛鴦侶 桂金假結鸞鳳飾

却說章士成見章大娘隨著四個婢女，好似引鴛鴦一般，已是不悅。又聽章大娘笑他，氣的暴跳如雷，指着章大娘罵

曰老賤人你一個女人流落山寨還不知恥我雖走路的人街是守分安貧那箇貪你不義之徒是外甥強請上山你不知羞恥倒說來打抽豐虧你羞也不羞章大娘大怒曰老畜生還這等誦詞難道我怕你麼卽奔上前要打士成士成曰來來我既至此性命早置之度外二人便欲相打勝康忙拉住章大娘密語曰我因貪他美大美貌母親須忍氣待姻事成了再作商議章大娘見桂金美貌也十分歡喜上前拉住袖子曰你不要害怕我們姊弟常如此的且進內面待我備席相待桂金曰謝謝就同進裏去了勝康向士成陪著笑臉曰母親年老顛倒母舅休要見怪士成曰人有見面三分情他一面面就說出這等話來叫我怎能忍受勝康卽命請備席席不一刻呈上席來勝康十分恭敬士成疑惑心想如此恭敬必有所圖難道我這件破布袍他也想剗去麼勝康吃得快活二人酒至半酣勝康曰劣甥昔日同州救駕皇上封我爲武狀元士成暗恨曰這話真不要說着在昔日我必要痛打他一番今日只得忍耐乃曰可喜勝康又曰我因無錢行賄惱了劉運泰主封爲登州游擊路過此山承萬大王好意留我做二大王生殺自由榮耀無比士成曰此乃賢甥才能勝康曰既有此官爵但無妻子實爲可慮士成曰便娶個妻舅勝康曰奈此地偏僻無有美女奈何士成曰細心採訪何患無有勝康暗罵曰可恨老殺才他現有楊氏不主張配我反叫我別處尋便曰我想佳人難得你的楊氏義女何不與我結婚你就在山上受享富貴何等的好哇士成方明白怪不得他小惠原爲着婚姻我若變臉李小姐怎得下山且耐忍他罷便正色曰這楊女乃良家女子因丈夫出外無信繼母逼嫁他欲投水盡節滴過我勸了他故拜我爲父我勸他是個好女婿却說出這非禮之言幸是你若是他人定不干休勝康素知他執性卽對母舅曰劣甥不知母舅休怪士成曰不知不罪二人吃了一會酒勝康思量善求不如惡取若不用強老頭兒焉肯順從卽回身兩眼向著士成曰你這楊氏姻事從也不從士成從容答曰你敢是醉了麼方才說過不從何必再問勝康厲聲曰母舅我勸你從了爲妙士成曰不從便怎樣勝康曰若是不從任你插翅也飛不了士成早氣得暴跳如雷指著勝康大罵曰你敢如此妄想我的性命早置之度外將案一拍背席面壁而坐勝康吃了一驚幸喜他言語胡塗倘被人聽出真名露了馬脚怎生得了只得忍氣低頭不語頭目便上前勸士成不必煩惱士成曰他恃勢壓我我怎得不惱頭目又勸勝康曰果是大王失言理該陪罪勝康因恐真泄漏真名只得上前陪罪士成因桂金不得脫身亦忍氣扶起曰你我皆錯不說起了二人又重飲酒勝康心只想用軟求方法吃了兩杯便懇求士成曰楊氏又非母舅親女何必替外人與自外甥作對豈不被人恥笑望母舅玉成士成心想倒難爲他不怕羞恥還敢說起只

是我倒不做好人。叫他去問李小姐，他不肯便不得怪我爲難。主意已定，便曰：「你不知楊氏，他非我親女，怎好教我主張？你不知求他自己去。勝康明知是推托，但見楊氏一團和氣，方才要上山，或有心于我，亦未可知。」乃曰：「他若依允，你可再得再推。」士成曰：「他若依允，我有何推托？」勝康卽至後面，令婢女請太太出來。桂金正在飲酒，因欲訪兄消息，忽見請章大娘出去，不一刻，章大娘卽入席，笑對桂金曰：「老身有事相商，望勿推却。」桂金曰：「太太請說。」章大娘曰：「小兒李夢雄，只恨奸監弄權，埋沒他功勞，故暫住此，以待招安。但未有妻室，因見你德行兼全，願結絲蘿，你若肯俯就，足感盛情。桂金心中思想，我正恨著此仇未報，他還要想結親，此必因章士成子許故來求我，想是老賤人該當絕命，不如詐許他。俟夜間結果他們性命，以報前仇。」卽答曰：「此事奴怎好自主，須要我義父主張。」章大娘曰：「你並非會弟親生，問他何爲？你就自主罷。」桂金曰：「阿伯有救命之恩，故須聽他。」章大娘曰：「我會對他說過，他說叫你自己做主，望你俯就。」我當另眼相看。」桂金曰：「非奴要失節，但從章阿伯奔走風塵，終無了局，太太隆禮相待，怎不從命？」章大娘喜出望外，曰：「多承美意，佩感良多。待老身擇吉完姻，卽來告勝康。」曰：「爲娘激三寸不爛之舌，他已允許了。」李勝康喜孜孜曰：「待我去見母親，看他再能爲難否。」卽出見士成曰：「老甥奉命去對楊氏，求到章士成曰：『說他必定允許。』勝康曰：『仰荷福庇，他已允許了。』士成許許自忖，李桂金恨他兄妹拆散，怎肯許親？必是勝康誑言。」乃曰：「我不信，你去叫他出來，我問他。」章大娘以爲不住，出見曰：「他年少怕羞，怎肯面許，勸你將就不必認真。」士成忽然變色曰：「怎麼認真？若不問他，爲你一面之辭，見我則說他已允許，見他則說我已允許，兩相欺瞞，此事必須他出來一言，方得相信。」勝康忙扯章大娘入內，曰：「母舅已疑歹意，今若與他口角，必撞破姻緣，須請楊氏前來爲妙。」俟成婚後，遂他下山。章大娘稱是，卽來見桂金曰：「好笑，會弟多疑，須你出去，當面應了。」方信桂金想道：「章士成雖是仗義，但勝康也是狠心之人，箇一時反臉，連母舅都敢說了。」便答曰：「若人欺我，怎好意思？」章大娘曰：「老身相陪，何苦之有？」卽拉了桂金出來，曰：「楊氏在此，請賢弟說話呀。」士成立起來對桂金曰：「聞得你已允會甥姻事，未知真否？」桂金曰：「既是令甥，奴家怎好不從？」士成大驚曰：「此乃你終身大事，須自把持，不要日後帶怨，恐老漢外甥，我是不領情的。」桂金對士成，丟了一個眼色，曰：「老蒙太太厚意，故此從了。」士成雖見他暗丟眼色，却不知其意，故聽得從了氣的面如土色，頓背坐下不住的喘息。勝康暗想：「紅鸞照命，任是強阻到底無妨。」桂金仍入內去了。勝康入內對章大娘曰：「天色尚好，可預備花燭，今晚成親罷。」章大娘曰：「終身大事，須擇個吉日方好，不可苟且。」李夢雄曰：「母親不知母舅當面弄鬼，倘一延緩，試恐有礙。」李夢雄曰：「爲妙。」章大娘曰：「孩兒說得是，卽引桂

金進內面與他梳妝扮作新人。勝康即令備辦酒席，便至聚義廳，向士成曰：「請內面吃喜酒，這美好擺花燭。」士成正在怨恨桂金如此行爲，拖累他丟臉，把不得要走避。免他得著惱，即起身至後面飲酒。且說李勝康令噴羅在聚義廳上，張燈結綵，好備辦花燭。令部下能樂者預備作樂，以助花燭之喜。又令宰猪殺羊，犒賞合寨嘍兵。日已將晚，諸事妥當。李勝康就這平時所刻的一付戲衣穿戴起來，好似古廟內鬼判，嘍囉奏動音樂。其餘盡在廳外觀看。那時點起燈燭，輝煌如同日晝。勝康搖搖擺擺，先在廳上令人催促太太請新人上堂行禮。再言李桂金在房內假作沐浴，把手箭藏好結束。當方才出來梳妝，章大娘代他戴上鳳冠，穿上蟒襖霞帔。章大娘自己亦是鳳冠大紅緞襖，引出李桂金來。至後堂，士成正在飲酒解悶，忽聽得一片不齊不和的音樂，心中又惱起來。更見婆媳如此打扮，怒目豎鬚，扭轉身回內去了。章大娘見了微笑，聞得催促拜堂，即扶李桂金出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匪徒貪美色遭殃 奸監謀重權造反

却說章大娘聞李勝康令人催促新人上堂，即扶李桂金緩步來到屏邊。章大娘揭開布簾，李桂金偷眼一看，見李勝康紗帽綉袍，兩手垂下，立在左邊紅氍毹上。等候拜堂。李桂金心內自忖：本欲候夜間結果他的性命，但我乃閨中女子，若與他同拜花燭，豈不有玷名節？到他催命鬼到了，箭隨在身邊，就摸出一枝，向李勝康的頭頸上射來。原來李勝康先見李桂金在屏邊簾下停立，只道是害羞，正在渾身酥麻，笑得合眼沒縫。好似雪獅子見日，那枝手箭正中額前，因迫近用力太猛，直射入骨內。登時跌倒在地，鮮血湧出。時章大娘背了李桂金，正打點與他拜堂，不知中了手箭，回見圍地叫聲苦也苦也。怎麼日子不吉，驟然如此利害，竟沖倒了我孩兒。左右快來扶起，說時只聽得嘍囉發喊曰：「不好了！二大王被新人放手箭射中頭額，絕快擒住，凶手休被逃走。早有執着兵器殺進聚義廳來。」李桂金先已脫下蟒袍，頭戴冠擲在一邊。原來李桂金裏面衣服預先結札好的，跳上前曰：「不要命的，只管前來，偏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執着雙刀奔上前，向李桂金的面門上砍來。」李桂金閃過，飛起一脚，踢在肚臍尾。那嘍囉倒在地上，亂呼亂叫。李桂金就地拾起雙刀，那嘍囉偷空扒起跑了。李桂金遂向前迎敵，交着手時，砍傷了幾個。其餘見勢頭不好，盡退出聚義廳外圍圍圍住。又有一個奔去後山，殺萬人敵。李桂金在門前思欲殺出，恐中了奸計，只得就門前站住。衆嘍囉亦不敢近前。章大娘先聞兒子中了手箭身死，五內崩裂，又見新人冲殺，有如龍虎，怎敢上前轉恨。章士成那裏招尋這惡婦，叫死番子奔至後寨，指着章士成大罵曰：「老匹夫不小心，那裏尋着這惡婦，將手箭射死我兒，我與你不得干

休原來章士成忽聞喊殺，因心中氣，却憐不明，方疑感何故喊的。今見章大娘所言，方知李桂金節烈，便問曰：你兒子果被楊氏刺死麼？章大娘罵曰：刺死在案，義廳上却又大殺靈靈，你不聽見麼？章士成立起身來，指着章大娘罵曰：古語云：桑榆從小抑，長大仰不屈。你的兒子從小不行教訓，縱其為非，我好代你教養，你反替他出頭，與我結怨，且不思身係女流，跟着兒子四處用蒙汗藥害人性命，又頂冒李寧姓，名到此為盜，不知羞恥，反揚揚得志口，誦太。却又思量要作婆，反怪我作難。今番被殺，却來怨我，真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我好快活也。哈哈大笑。章大娘曰：老匹夫，使惡婦殺我兒子，又羞辱我，與你拚命罷。將頭額撞命向章士成懷中撞，撞來不料章士成正在快快活活，不提防，正撞中心洞，身子一顛，幾乎跌倒。大怒罵曰：老賤人，不思悔過，還敢逞蠻。章大娘惡狠狠趕上前，扭住胸襟，又罵曰：老匹夫，你放馬我與你替，不兩立。章士成怒其起來，拚命兒，隨處荷膏一枝，關屏門的木棍，不大不小，有碗口粗。忙取過來，兩手抱定，向章大娘窩心裏撞，倒撞了十餘下，如春上磨一般。方纔住手，那章大娘已是心胸崩裂，鮮血淋漓，連肺腑都流出滿地。章士成看見，纔將門棍丟在一邊，又指罵曰：老賤人，死得宜然。李桂金如此節烈，我當相幫助他，奔出寨，奔來至屏邊，揭簾一看，只見李桂金手執兩口刀，明亮亮立在門首，寨外雙驢何止二千餘人，紛紛亂亂，火光下，俱是鎗刀斧戟，喊殺連天。章士成驚得魂飛魄散，手足無措，只恨無本領，不敢向前，諒李桂金性命必定難保。暗暗叫苦，叫痛不表，且說先前頭目飛奔報進，後山來見萬人，曰：大王不好了，二大王被殺了，請大王速去擒捉凶手。忽聽萬人敵大驚曰：二大王被誰人殺死？要你們這夥匹夫何用？頭目曰：非是小的不小心，倒是二大王自招其禍，便將前情及被手箭傷死，一一言明。萬人敵聞言，沉吟半晌，曰：若論好色喪命，理之當然，但是我既與他結拜，自須與他報仇，顧不得是非曲直，分備了燈火，把綽刀上馬，當先披掛，奔前來。此時已是初更，遙見人馬圍住萬人敵，喝令排開。吾來擒捉凶手。一聲響，喊大大王來了，即分開兩傍。李桂金遙見馬上的英雄，紅面胡鬚，狀貌凶惡，先下手為強，遂取手箭喝聲，打將來。萬人敵聞得李勝，唐是中了手箭，身已先掛，防見手箭從面門來，慌忙躲過。李桂金又一手箭射來，萬人敵側身，雖然閃過，那手箭正從左耳邊射的一聲撞來，痛得冷汗直流。險些兒中箭，喉忙扣住，正納喝曰：那婦人不要亂動。李桂金曰：有話快說，明你苦楚，前便替不兩立。萬人敵曰：你是何人，無故上山來殺吾兄弟，苦說得有理，則有商量，不然，莫道你曾放手箭的，便是三頓六臂，亦難下山。李桂金曰：不差，你

可放下兵器前來，奴家當說明。萬人敵曰：我空手進去，豈不被你手箭所中？你可出來見我。李桂金曰：奴家現身出來，豈不中你圈套？萬人敵自恃我衆彼寡，他豈敢出來？但他手箭實在利害，我豈可向前低頭？一想曰：你環有一個老頭兒相伴，可着他來，見我說明。李桂金曰：這箇有理，回首對着章士成曰：阿伯可出去見他。章士成先見萬人敵凶惡，又見有許多人馬，心內實是害怕，因又轉念曰：我外甥被手箭射死，我親姊被門棍春死，別人倒不肯干休，便與他理論。雖死何妨？即到門前跪下叩頭。萬人敵問曰：你是何人？此女何故用此毒人計殺吾兄弟？章士成曰：老僕乃章士成，江南蘇州府人氏。此女係我駕武狀元李夢雄胞妹，名李桂金。萬人敵喝曰：胡說！此女既是李夢雄胞妹，豈有兄妹爲婚，亂了倫常之道？章士成曰：有些委曲，這死的乃是老僕的外甥李勝康，即具言李勝康的來歷，及從前開麻汗藥客店，萬人敵曰：若這冒昧，怎有登州海擊的文照章士成再申明李勝康兄妹宿店中討起馬，李桂金被藥駝倒，文憑故落他手。萬人敵曰：原來有此曲折。章士成又把李勝康請上山，被刺言明，難得外甥被手箭射死，胞妹門棍撻死，怎麼大王反不干休？萬人敵大喜曰：俺聞著李勝康名，故請認李勝康，今既知是小姐煩你尋上小姐說俺欲前去拜見，並無異心。章士成大喜，入見李桂金，具言萬人敵仰慕，欲來相會，決非不義之徒。李桂金即令請進章士成，回復萬人敵，喝令喚囉退下去了。刀劍卸手，走至李勝康靈柩前，李桂金曰：俺肉那無珠誤認匪人，今幸小姐降臨，實爲有幸。即叩將下去。李桂金亦跪下答禮曰：非奴家誤認，固守名節，不得已殺了李勝康，蒙頭領救育足感大德。二人拜畢，分賓主而坐。萬人敵令囉囉把李勝康屍體往山後備了棺木收埋，又對章士成曰：難得老丈仗義，請坐。章士成坐在下面，相陪。萬人敵曰：雖得小姐胆勇，深入虎穴，得除奸惡，固是可敬，但不知小姐今欲何往？李桂金曰：奴家欲回別陽府家去，探問家兄消息。若家兄未回，即帶銀兩出來再尋。萬人敵曰：既是欲尋訪令兄，痛忍若欠缺些路費，俺當相助。但礙山東路歹人極多，小姐終是女流，章士成又是年老的，路上實是難走，倘一差池，運性命都難保。俺有句話，勸小姐儘因慕令兄的英名，每思一見，故錯交李勝康，今幸小姐親臨，怎敢不恭敬？這黑風山原有前後兩座山寨，小姐不如請暫住後山，俟俺多差囉囉團處尋訪令兄的蹤跡，請到相會。小姐那時同令兄回家不遲，亦得萬全。不知小姐尊意若何？那章士成見萬人敵雖暫時爲難，到是個善心，性于即對李桂金曰：萬人敵非不義之徒，所言俱是正理，可以住此無妨。李桂金曰：多承頭領美意，但須依我三事，方敢領命住此。萬人敵曰：俺並無私心，甚願三事，只管說來。李桂金曰：奴家年輕，嬌喘必然欺侮，非借威力不能壓伏，衆心。凡後山嘍囉須憑我斬殺自由。萬人敵大喜曰：若不

如此衆人必然藐視此事從命請問第二事桂金曰男女有別我是聽召不聽宣的譬如頭領有甚不測奴家當去幫助不得商議軍機惹人閑論萬人敵曰這個有理當得從命那第三事如何李桂金曰奴家係女麻不便打劫山寨糧餉必須頭領給發萬人敵大喜曰這個更有理從命就是命後山頭目跟隨小姐前去又送揭劍令與李桂金曰後山頭領雙羅任聽斬殺李桂金稱謝方欲起身那萬人敵曰小姐且住還有四名女婢留此無用小姐可帶去使用李桂金領着小婢分別上馬章士成不會騎馬步行相隨回到後山至三日李桂金寫下示諭粘在聚義廳上曉諭雙羅年四旬上者方許上廳報事須女婢通報并所約三事一併張掛如或有違即便處斬大小雙羅俱皆領令守章士成來辭李桂金曰小姐今已得所老僕要下山去尋小女李桂金驚曰奴家全憑仗阿伯相伴阿伯若欲下山奴家怎好在此阿伯可以暫候家兄到日一同尋令愛亦見始終美意章士成只得應允同住不題且說萬人敵就在此山扎住入到內面見章大娘胸前併裂肺腑俱流大驚問故方知是被章士成自行撞死稱慕章士成大義滅親古今罕有即令雙羅備辦棺木收拾抬去埋葬不表且說京城奸監劉瑾思量要奪國營以奪兵權好得篡奪只是英國公張茂勢力浩大難以遞奪忽一日間謂正德天子曰奴婢惡見張茂有何大功而官居武將之首正德天子只道劉瑾不知乃曰卿不知麼張茂乃張德之子當時張德住在北邊外城後因正統若北有失陷在北番鞏固國虜得大帥楊榮起兵往救又遇忠臣余敏忠勇深入韓朝國中救出正統君乃番邦隨後趕至君臣止有危急張德奮勇獨退番兵二十餘萬血戰四年屢屢戰勝追得韓朝君臣事國逃入沙陀國張德又追殺至沙陀國國主敗將亡力窮勢窘君臣肉袒乞降進貢大小立下戰功二百餘次正統君回朝念張德有大功勞加官進封其國公又封子孫世襲且賜一桿金鞭令他專打昏君奸臣後張德死開得張茂年甫二旬即立下戰功預襲父爵爲人厭惡剛正真不社爲國家柱石朝廷樑棟但未知劉瑾如何答應可能奪得重權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演武廳奸監受辱 金鑾殿忠臣泣血

却說劉瑾聞正德天子褒嘉張茂真國家柱石朝廷樑棟之言遂聖機對正德曰既張茂有如此奇功陛下就是薄待他了正德曰太祖定例外姓不得封王就封他公爵可算極品怎說薄待劉瑾曰不是官小賚以天下之軍務無窮而一人之精力有限現今張茂年將五旬尚令掌軍國重情豈非陛下不恤老臣疲瘁依奴婢愚見還賜張茂歸第養閑以樂昇平之福方是體恤功勳正德曰卿言雖是但國營重事非與國家同休戚的大臣不宜執掌定國公徐廷昭未

立功勞未應頂戴。若張茂一解權，無人可掌團營。姑使符家頂起，令張茂解權未遲。劉瑾曰：奴何受聖恩，張茂並無開功，奴代掌不辭勞苦，以報陛下。正德笑曰：卿雖寡人心腹，但不識馬賞，謝不明，何以服衆？劉瑾曰：奴婢早年曾學習武藝，弓馬講究，略陣圖斷，不有誤。正德曰：卿雖知弓馬，然以大監突管重任，武將終是不服。且除公侯伯子男外，其頭二三等指揮，并大將軍，俱知營務。若以內監掛帥，甚是不合。劉瑾曰：內監有何不合？正德曰：幾曾見內監掛帥？劉瑾曰：我朝永樂皇帝太監鄭和，尚且掛帥西洋，取玉，怎說未曾見？正德曰：倒是朕忘記了。待朕諭張茂解職，使卿代理帥印。劉瑾曰：大悅，謝恩。次早，正德受朝，羣臣奏事畢，正德曰：英國公何在？張茂出班，俯伏奏曰：老臣在此。既旨正德曰：皇叔平身。劉瑾起來，正德曰：朕親皇叔，今年已未，未知皇叔執掌帥印，約有幾年？張茂奏曰：老臣自十九歲掌帥，執掌西廠，督後定國公孫永德亡，并掌東廠團營。臣今年五十有八歲，計掌帥印有三十九年。正德曰：難得皇叔忠義，爲國不辭勞苦。朕甚情誼。張茂奏曰：臣非不圖安逸，奈受三世厚恩，不敢辭勞。正德曰：朕既知卿老了，怎忍重以軍國重勞？皇叔可就帥印交納。張茂奏曰：此乃陛下恩恤老臣，牛馬，但團營重任，未知欲付何人？執正德曰：六宮太監，忠心愛國，堪當此任。張茂曰：劉瑾雖是忠臣之心，奈不諳武事耳。正德曰：劉瑾精于弓馬，韜略決無訛誤。張茂聞言，暗恨劉瑾害奴，欲要武將銀兩，連本藩的帥印也。想爭奪可笑。昏君不思本藩的功勞，但劣奴猖橫，肆無忌憚，待本藩來日，騙到校場，毒辱他一番，方顯得我手段，亦可降重世，戮勳勞，非比別的官職。且使昏君亦知猛省。遂奏曰：劉瑾若驕掌重權，恐難支持，可先令暫掌西廠團營，候其嫻熟，臣方將東廠一併交付。未知聖心若何？正德龍心大悅，曰：皇叔老誠，見識極當，可先取西廠團營印信前來。張茂奏曰：劉瑾內監，突掌重權，恐衆將不服。臣來早聚集將士，併印綬到西校場，陛下可遣劉瑾到校場，接印衆將，親見老臣拜印，方知慎重。劉瑾即不感自畏矣。正德喜曰：皇叔事，忠心爲國，處置得宜。來日，准着劉瑾到西校場交印，說罷，退朝回宮。原來合朝文武將士，說張茂必不肯交印，不意反願到校場上，失臉。將來我等必受劉瑾勒索，各自嘆息，而敢不題。且說張茂回府，坐在後庭，心中越思越恨，曰：吾雖年老，未嘗誤事，昏君竟無故摘印來，日須把劉瑾凌辱，方不敢藐視本帥。亦使昏君悔過，叫聲軍政司何在？軍政司耿興國上前打恭，曰：千歲有何使令？張茂具言朝廷聖諭之事。來日若往校場，可如此如此。處治劉瑾，再與我懸牌曉諭。官軍來早四更，齊赴西校場。軍政司不喜，隨懸牌曉諭。御營官軍各準備不表。又說正德回宮，劉瑾因爲自己要掌團營，恐衆臣進諫，故早間不敢上朝。一見武宗天子退朝，忙問張茂之事。若何？武宗曰：果然張茂甚欲解權，但他恐卿不識。

軍政欲先將西廠圍營付卿學習精熟後將東廠圍營一併交劉劉瑾自思既掌西廠便不怕張茂了便奏曰有理未知西廠印繳還否正德道張茂欲到校場使眾將知悉來日卿可赴西校場交印劉瑾暗喜江山可望不表却說張茂是夜三更發了頭礮英國公發出鑰匙開城官軍好到校場伺候四更發二礮眾將官齊集校場五更發三礮張茂起床飽食畢全裝披掛將御賜金鞭及印敕安頓香亭上馬三聲大礮元帥府官兵執事前呼後擁起身一路好不威風來到校場進了東轅門官兵一齊跪下東西廠圍營將軍率領禁軍叩接千歲駕駕英國公在馬上的聲免眾將併四十萬禁軍一聲領令聲振山岳英國公按轡到演武廳下馬隨坐中央軍政司即將印敕放在兩傍架上金鞭放在案頭眾將參見畢分立兩邊又列着白旂黃鉞眾將俱是明盔亮甲旌旂揚彩鎗刀耀日分五色各列隊伍真是震外之權英國公端坐當中專候凌辱劉瑾你道是日武宗臨朝只有文官及公侯伯子男跟駕其餘武將盡下校場當駕官奏曰英國公張茂于五鼓時候已下校場合應奏明武宗宣劉瑾來往校場受印免使張茂等候劉瑾即出午門上馬數名僕從來至校場勒馬進了東轅門心中不悅想張茂好做作不來迎接縱馬竟向中道而進兩邊將士見了駭然自思法場重地不容通報擅自駕馬英國公早已看見大罵武士把那馬的匹夫擎下隨員忙口那個乃是六官司禮監劉公公亦不便揭英英國公曰一個鬪狗怎敢欺馬裡進中軍更速擎下武士怎敢得罪權奸只是不怒又恐英國公變臉只得大喝曰張千歲怪公公馬馬騰進中軍劉瑾方省誤果然是我差差慌忙下馬馬夫帶馬下去伺候劉瑾走上演武廳前向英國公打一拱曰千歲在上咱家行程英國公曰劉瑾怎敢擅撞中軍回頭問軍政司何在因過軍政官上前曰末將在此有何差錯張茂曰劉瑾馬裡進中軍該當何罪軍政司對曰論罪該斬張茂便喝武士快把劣奴押出轅門斬訖報來劉瑾頭上失了三魂足下走了六魄雙膝跪下叩頭曰奴婢因奉旨前來心急馬驟收繮不住驚了馬命張茂喝曰放兒便是聖駕親臨亦須避避何得迎接亦不得擅進中軍你乃一個奴婢見着太落抗禮不跪長揖稱喧鬧狗好生無禮劉瑾哀求曰奴婢實是該死乞在萬歲金面饒狗命張茂回向軍政司曰姑念奉旨減等該當何罪軍政司曰減等理當將馬夫代斬馬足破去張茂喝令速將馬夫取斬砍斷馬足武士領令捉住馬夫那馬夫連叫無罪武士不由分說立即押出又將那馬匹牽下演武廳下四名武士各執大刀下手砍斷馬足跌倒地上鮮血冒出死于須臾立行抬出又呈上馬夫的血淋淋首級劉瑾早驚得心胆皆碎張茂問曰劉瑾你到此何故劉瑾曰奴婢奉旨來取西廠圍營印信張茂曰你來取印不行通報本藩故此發惱可起來取印說罷起身

在印架上取過印來，劉瑾站起，雙手來接。張茂環睜雙目，喝聲：「這劉瑾已嚇破了胆，又被喝，仍然跪下。」曰：「千歲，善奴婢接印，又何發怒？」張茂曰：「你既掌管印，可會騎馬？」劉瑾曰：「奴婢略會些。」張茂曰：「既是會些，本藩先考你的馬，射三箭，再作前話。」劉瑾心中，知中了他的計，不如乘勢騎馬逃脫。即稟曰：「請借弓箭匹馬。」用張茂即令取弓箭，坐騎與他。劉瑾帶箭牽馬，下了演武廳上階，來到馬道頭，加上數鞭，那馬奔出轅門而去。軍政司喝曰：「劉公公驅馬逃走，張茂怒曰：「這闖奴逃往那裏去？」帶了金鞭，飛身跳下廳來，上馬趕出轅門，衆將因未下令散操，仍然立着，各各懼喜。那張茂一路喊，曰：「劣奴休走，本藩來也。」劉瑾回看，驚得精神氣散，趕至午門下馬，亦不待啓奏，直奔至大殿，是時武宗尚未退朝。劉瑾跪下奏曰：「陛下爲奴婢伸冤，帝怒曰：「卿有何官？」劉瑾奏曰：「張茂欺侮陛下，不肯交印，反欲加害奴婢性命。」武宗大驚曰：「何故如此？」劉瑾具言張茂請出御前，發事不明。武宗心知張茂必是怪恨無故，摘他印信，乃曰：「張茂乃國家柱石，卿不自諒，要辱帥印，朕一時不明，聽從他言，誤事如此，皆你我錯處。」劉瑾曰：「張茂如此欺君，理合嚴辦。」正在啓奏，張茂已趕至午門外下馬，令午門官速奏。本藩候旨。午門官上殿啓奏曰：「英國公張茂手執御鞭，怒氣冲冲，在午門外候旨。武宗忙對劉瑾曰：「張茂帶鞭上朝，意思便不好了。」卿當理這一邊。劉瑾即立在武宗背後。武宗傳旨宣進張茂提鞭，步至階前，雙手將御鞭高擎曰：「臣本該朝拜，奈先帝御鞭在此，罪該萬死，正德見御鞭如先帝臨臨，即立在案前。見張茂面橫殺氣，眼露凶光，金盔金甲，猶如天神一般。武宗問曰：「皇叔何故驚動先帝御鞭？」張茂奏曰：「臣被劉瑾所辱，武宗心思，這等模樣，倒說被人凌辱，乃曰：「劉瑾怎敢辱卿？」張茂奏曰：「老臣奉旨，即帶印到校場，伺候交納，不料劉瑾不待通報，趕馳馬攬圍軍中，臣念陛下不行計較，却欲射箭，騙馬逃走。當三軍面前，辱臣已甚矣。望陛下將劉瑾處斬，爲臣伸冤。」劉瑾氣得一肚忍不住，向前曰：「陛下休聽冒奏，他斬臣馬夫，却又百般羞辱，詐稱考試，張茂欲害臣性命，奴婢若不走，性命難保。今又逼凶，手執御鞭，追趕上殿，乞陛下明正國法。」張茂大怒，罵曰：「劣奴思掌兵權，便是不法，又敢騙馬逃走，欺侮大臣，合應御鞭打死。」說罷，趕起金鞭，向劉瑾頭上打去。未知劉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功折罪孽雄呈信 假小監李通偷圖

話說那英國公，舉起金鞭，打劉瑾，劉瑾慌忙仰面一躲，那鞭尾正拂着鼻上，鮮血冒出，大叫曰：「張茂當殿逞凶，打奴婢，明是毆打陛下，乞將張茂處斬，以儆亂臣。」張茂怒髮冲冠，大罵曰：「劣奴焉敢以聖駕壓我，我且將爾打死。」以正國法。說罷，趕上前來，再打劉瑾，見不是勢頭，忙走在武宗背後，躲閃。武宗自思：「劉瑾奉旨交印，被辱，朕已失臉，若再受打，朕體

面掃地矣。起身攔住曰：「皇叔且容他改過。」曰：「新罷。」眾文武官勸曰：「千歲須念及萬歲金面。」張茂怒氣稍息，奏曰：「此等逆奴不打死，爲何陛下何必寬恩？」武宗曰：「念及他平日事朕辛勤，容他改過。」張茂揚鞭指着劉瑾大罵曰：「劣奴爾平日挾制滿朝公卿，習慣了。今番撞着本藩，若不改過，下次再犯，必定活活打死。」武宗滿面羞慚，傳旨退朝。百官退出朝外，大笑曰：「劉瑾該倒運，惹着對頭，自他弄權未嘗少挫威風，今番當殿失臉，也是他時勢將敗了。」說罷，各散去。時英國公先衆官上馬，回到府中發令，往西校場散操，並將印敕送回府來。衆將聞知此信，大喜曰：「奸監心想執掌兵權，勅令武將賄賂，誰知武將非是文官，可欺必須如此方知武將的勢力，閑話丟開。」且說劉瑾在後宮對武宗曰：「奴婢先于教場被張茂所辱，今番又官殿逞凶，陛下竟不究辦，反加安慰，國法豈不掃地？」武宗曰：「他的功勞浩大，你不自量，要奪他回營，朕又誤聽他，這帶先帝御鞭，倘一變臉，連寡人亦失體面。」今後相逼，須當迴避，若再觸犯，寡人亦難以求情。」劉瑾聞言，失笑曰：「早知陛下如此懦弱，奴婢亦不致受侮辱。」悶悶退出，過幾日，那李夢雄同劉宇瑞已到京城，國公府前對守門官曰：「煩你早報，說李夢雄求見。」守門官即進後殿見英國公曰：「外面有二人，說是李夢雄求見。」英國公曰：「好奇怪，外邊人人傳說，李夢雄在山東落草爲寇，因甚又敢見我，令他進來。」守門官出見李夢雄曰：「千歲令進見。」李夢雄對劉宇瑞曰：「賢弟少待，獨自到後殿拜見。」末將李夢雄拜見英國公曰：「起來。」爾爲何在山東做得打劫勾當，今又到此，何幹？」李夢雄着驚曰：「小將失盜，害得我兄妹拆散，即將宿店失了包裹，又憑馬匹後過劉宇瑞，一一事情言明。」英國公半信半疑曰：「既有劉文慶之子劉宇瑞同來，今左右請劉宇瑞進入拜見。」英國公營了半禮曰：「賢姪請坐。」又對李夢雄曰：「將軍一同坐下。」二人坐在兩旁。李夢雄欲言又止，英國公曰：「左右，這心腹有事，只管說來，決不洩漏。」但是，你既失了部照，其罪非小，未審可無法可護？」李夢雄曰：「小將却立一奇功，未知可以贖罪否？」就身上取出密旨呈上。英國公將書展開看畢，大感印命左右退出，問李夢雄曰：「此書却從何處得來？」李夢雄備言殺死頭目事情。英國公方才省悟曰：「怪不得劣奴前日謀毒圍營，即將金鑰殿辱打劉瑾說明，又道本藩只道是他勒索武將，金銀原來存心謀反。」李夢雄對劉宇瑞齊聲曰：「且喜千歲阻住，若使他得掌帥印，聖朝江山危矣。」英國公曰：「二位此書，意欲如何？」李夢雄曰：「今得此書，劉瑾反叛已露求千歲將書奏上聖駕，以除國家大患，上可代家岳伸冤，下可釋小將罪案。」英國公曰：「不可，不可，從來反叛事情，豈可以憑一紙字跡，可以準信？」若即奏聞，彼必說你失脫文憑，懼罪反假造此謀逆之言，陷他，希圖屈辭，欺君，但奸監不能除滅，你更有罪難辭。」况劉宇瑞又是犯官之子，而君一併罪上加罪。」李夢雄答曰：「千歲欲書呈上，因此

書若不奏聞聖主豈不縱奸爲息英國公曰却有一計可行三界山乃是小將管轄地方老夫備一文書令小婿文貴密遣整人馬詐奏出巡邊鎮縱使劉瑾知道也料是出巡那計及剿匪便不知會三界山亦不提防再細備修得劉瑾回信令一胆大舌辯之人扮作小監模樣餐信往三界山詐稱本帥未得到手教三界山頭領控住人馬不可鬧動順便偷畫出入路徑交付與小婿自然容易可破俟往御望樓等解京那時將此書呈出當殿質證方除得奸惡李夢雄二人大喜曰千歲此計甚妙當速施行之英國公曰還有一件假書固容易假監是實難你道其人必須口面無賴利口懸河又要扮二小監跟隨的方爲合式柳葉懷等見有錢從方信是劉瑾心腹加禮款待不疑方好偷畫地圖李夢雄劉宇瑞曰我二人淨白無賴可以去得英國公笑曰你二位去不得李將軍乃武將非舌辯之士劉公子係胆怯書生若要只好扮得隨從小監至太監必須選一個能人方妥三人正在商議忽見守門官報曰山東大同關又姑爺曹中軍官李通前來候見英國公喜對李夢雄二人曰李通前來吾計成矣令守門官請進守門官領令退去李夢雄問曰李通何人千歲如此驚喜英國公曰李通胆量口才二者俱有可謂智勇俱全待相逢便知其能正言問李通已進劉宇瑞李夢雄立起身來一看李通生得身高八尺有餘白面無鬚膀闊腰圓年甫二旬餘李通上前拜見英國公曰將軍提過到此只行常禮因指李夢雄劉宇瑞對李通曰將軍可識得此二人否李夢雄二人忙向前作揖李通答禮畢問曰二位是誰小將實不認得英國公曰此位乃吏部天官劉文俊之子劉宇瑞此位係救駕武狀元李夢雄李通聞言重復稱曰久仰久仰李夢雄曰小弟聞得仁兄文武全才幸得拜見三生有幸李通曰弟碌碌無聞怎及吾兄同州敝鄉名聞天下李夢雄曰此乃聖天子洪福非弟之能英國公贊曰二位俱少年豪傑實國家有福待本藩備一小酌與三位一敘三人一齊拜謝須臾間筵席已上四人入席同坐李通曰鎮主因前日劉瑾假金牌謀害特令小將前來稟命定章即取出書呈上英國公問曰甚麼金牌李通便把文貴毀書得罪劉瑾假造金牌宣召及自己盜取家眷稟明特稟千歲可將金牌解京否英國公忙將書拆開觀過大驚曰不意劣奴如此作惡非是將軍說幹小婿已作東下之鬼但目今朝廷溺愛金牌解京天子亦不準信且留在大同關俟有有用日解京今有一事與你相商李通曰千歲有何鈞命張茂便將李夢雄奪得三界山私信要奏天子將軍以爲若何李通曰小將有何能識請敢亂言英國公曰本藩已有計策試問將軍意見同否李通沉吟一會曰此書雖奏朝廷必不聽從反使劉瑾提防英國公笑曰本藩之意與你相同本藩有一事要煩將軍去做未知將軍肯去否李通隨答曰未知千歲有何差遣末將無不効力

英國公把微小監偷畫地圖事言明。李通曰：千歲妙算無遺，又可除國家大患。英國公曰：欲假小監，非將軍不可當此重任。李通曰：但恐鎮主懸望。英國公曰：小婿自寄書知會，并徵他調兵伺候。語罷，即寫一書，陳明李通往三界山取圖。可速調人馬，詐稱出巡，瞞過劉瑾，以便征剿。寫完，命一名心腹家將飛赴山東大同關去。衆人酒至半酣，李夢雄與李通相投，兩下結爲生死之交。李通年長爲兄，就在英國公府內安歇。次日，英國公就令人做劉瑾筆跡，寫起回書。書內稱：帥印未得到手，且接住人馬，倘一鬧動，恐傷茂知覺，不便行事。特差族弟劉通前來知會等語。又備太監冠衣，過了數日，各物密備，藏入包裹。三人扮作客商，起身上馬，沿途三人同行，同宿十分情投。一日，將到三界山前，伏路。李通上前問曰：三位客官，要往那裏去？李通曰：快報與你頭領知道。說咱從京城下來，有話面見。李通曰：小將即便通報。忙奔到聚義廳，啓上大王。山下來了一位太監，兩名隨從。說是京城下來，有話面見。萬飛龍曰：屢次只差家丁前來，今番却遣太監，未知何故？吳仁中曰：劉公公必因未知山寨強弱，特差心腹前來探視。我等當心禮待，他回去自然。在劉公公面前竭力褒獎。柳望懷曰：二弟所言極是，但有一件，爲何下書頭目陸金至今不回，必有別故。令合寨攔攔迎接。嘍囉即擂動聚衆鼓，兩個頭領上馬下山。至山下一齊下馬，打拱曰：俺兄弟不知公公駕臨，有失遠接，望乞恕罪。李通忙下馬答禮曰：咱家何能，敢勞列位遠接，何以克當？兩下謙遜了一番。一齊上馬上山。李通見山勢高峻，有如壁立。三座石頭關隘，真是一夫守險，萬夫莫過。至山上，有一片平地，何止數百丈寬闊。可謂天地生成，來到聚義廳下馬。就分賓主而坐。李夢雄、劉字瑞立在傍邊看官。你道李夢雄前次與柳望懷等交戰，怎麼就認不出，因交戰時是夜間，故看不清楚。今已隔日久，况又在劉瑾處前來，衆人確有些面善，那裏敢認是李夢雄？柳望懷問曰：請問公公高姓大名？李通曰：咱乃劉公公五服內從弟劉通是也。一向在河南信州府中管掌家業，只因進京，見公公報事，請使前往。家兄因帥印未得過手，恐列位鬧動，張茂知在，弄出事來，故叫咱家來面會。願便領首山寨，若何說罷，回顧劉字瑞曰：劉義把書送上。劉字瑞忙把書呈上。柳望懷問曰：二位尊使喚甚名字？李通曰：二小价乃中表兄弟。一名李德，一名劉義。柳望懷三人拆書看過，問曰：前日下書的頭目，因何未回？李通曰：頭領陸金因酒後中風，在京調治，候痊安後，便回。吳仁中曰：這廝果然又貪酒誤事。柳望懷使令合寨噓囉，俱來參見。李通心思，須將合寨士卒沉醉方好。乃對三大王曰：雖得衆人參見，咱家豈可無犒？意欲借山寨物件，暫用，待回京後，即差人賞銀兩前來折還。斷不有誤。這廝借花獻佛，幸勿見笑。三大王齊聲曰：山寨裏青分兒照頭，公公夢怎樣寫實，只管吩咐說甚折還。李通曰：此

乃咱家的薄意，自然要還的，可令人大宰豬羊，不論頭目士卒，及搭房把門的，每人俱賞羊肉二斤，豬肉一斤，好酒二瓶，合寨人等好不歡呼，俱綰大責人腰，非往常可比。三頭領請李通入內寨中，聽無庖龍烹鳳，却亦肉山酒海，殷勤供奉。李夢雄劉宇瑞另有筵席，頭目相陪，酒過數巡，柳聖懷等要顯山寨的威風，邀請李通上馬，遍觀山寨及擺草倉庫兵器披甲馬匹等件。李通暗記了出入路徑，假意讚美曰：大王真是山寨堅固，人馬強壯，各物充盈，何愁公公大事不成。暗回見家兄，定將此事說明，亦不枉列位的一向苦心。三頭領大喜曰：何敢當得公公如此讚譽。李通曰：果然以此爭戰，何戰不勝，以此攻城，何城不取。二頭領大悅，重復入席，衆英雄亦各指掌，邀伴回去暢飲，一片呼么喝六，猜拳行令，好不興頭。只有李通留心敬酒，反把三頭領灌得大醉，未知偷得地固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李通有意戰人敵 性全無心擒字瑞

且說李通留心反灌，醉三頭領，自己亦假席辭醉。三頭領帶醉送他主僕三人往客房安歇，回來亦各去睡下。是夜至初更後，合寨人等俱各醉倒，內外門皆失閉鎖。李通三人在客房等候，至三更時候，開得一片皆是胸斬之聲，並無入語，即輕輕開了房門，把門的已醉倒一邊，即又開了外門，只見明月當空，夜色如晝。李通劉宇瑞放胆細細的圍畫，夢雄蠢直不會畫，只得散步從西廊下悄悄過去，忽聞有婦人嘆氣之聲，息心中疑惑，此處因何有婦女嘆氣之聲，即循着聲音而行。原來前日三頭領同州敗後，於路擄得數十名婦女，初到之時，俱不肯順從，即令分禁在西廊各房，又恐囑囉，追與私通，將房門鎖上，止留一小洞，糊板遮住，可通飲食。近日衆婦女不勝艱苦，并無有人來尋覓，他沒奈何，俱暫忍從，待看尾稍，只有章綉錦却守節誓死不從，那响馬只道餘下的必是低貨，誰知却是美色，當下洞在門縫，見月色明亮，傷心曰：天呵，我章綉錦自蘇州被掠到此，不免一死，只因丈夫李夢雄併命，多不知我的信息，是以延此殘喘，惟有這輪明月照見，兩下悲傷，怎得通個消息與爹爹丈夫知道，教奴家亦死而無憾。適夢雄在門外住步，先聞得蘇州人聲音，聽說到後，方知是章綉錦失陷在此，心思不意小戶村女，亦知節義，却也可敬，即伸手輕輕把門眼一彈，曰：卑人李夢雄在此，章綉錦聞聲，驚得一跳，問曰：爾是何人，夤夜到此爲何？李夢雄曰：娘子低聲些，卑人便是鳳陽府李夢雄，爾若不信，可向門縫中認明。章綉錦走到門縫中一看，月下認得果是李夢雄，即垂淚泣曰：奴家莫不是與君夢中相會否？李夢雄曰：娘子不必憂愁，實是卑人在此，不知娘子如何失陷此間。章綉錦曰：衆女被掠，願從奴家偷生不死者，恐無人知道，今見郎君，願自盡以全名節。李夢雄曰：娘子，令尊發誓走過關京，必要救你，你若輕身，豈不

誤了令尊。老景無依。章綉錦曰：家父自失奴家，悲傷過甚，諒已不在人世。郎君從那裏會他？此言母乃是安慰奴家，非實事。李夢雄曰：卑人却有一舍親，在山东路上過着令尊，方知家業變賣，立意要尋着娘子。况卑人既知娘子陷此，亦當來救。但此時未便下手。娘子且自忍耐幾日。章綉錦曰：奴家一時心亂，郎君因何到此？莫不是亦被擒獲？李夢雄略把前情說明。今來偷畫地圖，回京便來征剿，即可救出娘子。章綉錦喜曰：幸得郎君做官，但恐賊人以勢強迫，奴家誓必死節，不能等待官兵到此。李夢雄曰：官兵指日便到，娘子且自保重。卑人就此分別，恐被賊人知道，利害不小。章綉錦曰：郎君須作速來救。李夢雄稱是。三人入房，仍關好房門。李夢雄万把過章綉錦，道：事處亂鬧，才到此地，倘被人看破，三人性命都難保。李夢雄稱是。三人入房，仍關好房門。李夢雄万把過章綉錦，道：事明。李夢雄曰：不料小戶的女流，亦能保守名節。算來也是李家祖先有幸，俟破山後救出二人，贊不絕口。李夢雄曰：事久多變，我們來日即當辭別回京。三人議論定當收拾安身。次日起床，嘆囉送上湯水，梳洗畢，三個頭領請到廳上坐下。三頭領謝過曰：昨晚醉後多多怠慢，望公公勿怪。為感李通曰：酒地知己，敢昨夜資主替醉休得。客套用情，今朝就要拜別了。頭領起程回京。三個頭領苦留曰：公公既然來此，且再要幾日回去，何必如此急迫？李通曰：唐州府中無人照應，後會有期。三頭領曰：貴人多冗，不敢強留，令備酒錢，別送罷。李通道：頭領捧出一盤金銀，送作盤費。李通推辭不受。三個頭領令賞與隨從。李夢雄等落得收下。三個頭領又送至路口，方才分別。李通等行至次日，離山已遠，換了客商衣服。李夢雄、劉宇瑞、盛謙、李通，才能李通連道過謙，又曰：觀那山勢，倘國守亦難破。二人稱是一日，李夢雄對二人曰：弟因舍妹未知下落，心中煩悶。今到此地，意欲打大驚動，向鳳陽軍中探問，免挂在心。只是路徑遠了兩天，未知二兄肯同往否？劉宇瑞曰：弟理合同往。只幸大哥是客，不便勞動。李通曰：劉公子說那裏話？夢雄賢弟，與我結拜，伊妹亦吾妹，自當同往。三人即望鳳陽府而行。李通想：李夢雄有救駕大功，怎知我本領看過機會，顯個手段與他看。一日來到黑風山前，李夢雄曰：前面山勢險惡，恐有強人出入。李通正甲着心懷笑曰：我們二人說說笑笑，惟劉若果有強人出來，向他取些盤川應用也好。李夢雄亦笑曰：果然，那強人亦該倒運，得逢着我們二人說說笑笑，惟劉宇瑞聞說有強人出入，早已胆戰心驚，暗想：這兩個顛顛倒倒，說說強人是大造化，一邊想一邊眼，看四處忽聽得一片鑼聲，林中跳出一百多騎馬，各帶刀鎗，排開大路口，大喝曰：來者匹夫，留下買路錢來。見你過去，劉宇瑞急得手足無措，幾乎跌下馬來，叫聲：這是天從人願，果然強人前來，我命休矣。只得退在後邊，聽着李夢雄曰：待我結果這狗男

女罷李道曰：賢弟站在一邊待愚兄打贏了，再上山。道曰：請列位看官，這是你租上開的，還是朝廷買賣的？頭目曰：這就奇怪了，何嘗見有人開路？又何嘗見朝廷賣路之理？李通曰：既非你們所開，又無典賣，便是公地，你亦可行。我亦可走，怎麼我的買路錢却不可笑？頭目喝曰：這座黑風山被我家大王佔了，往來客商便要獻上買路錢，此是定例。你休得推說作時，要快快送上買路錢，免要你的性命。李通曰：妙了，這是將公路賺私錢，明是恃強欺弱，的勾當。我若殺你，非為英雄，快去喚你頭領前來，若勝得我，便將銀兩奉送，如勝不得我，教他把歷年倒刦的一併送出。與我對分囉。囉是說道：大話諒必是有好手段，便答曰：且待我報大王前來試試。你若勝得大王，那怕沒有些銀兩使用。李通曰：要銀兩自應等待，即立馬等待。見一個嘍囉飛報上山，其餘仍截住路口。惟劉宇瑞氣得發昏，暗思：從來沒有看見這等善打算，要取响馬的規例，明明是斷送我性命了。無奈早親望不表，且說嘍囉奔到廳上，跪下曰：山下來了一個白面鬍鬚書生，又有兩個長大漢子，看來像個好漢，口出大言，要大王與他比試武藝。大王若能勝他，他方送出買路錢，不勝他，他要分大王歷年打刦的財物。萬人敵聞報，大叫曰：兒郎快與我備馬帶刀下山，擒住那麻碎屍萬段，方消我的恨氣。隨提刀上馬，帶了護衛下山。見李通生得良善，便不為意，便大喝曰：匹夫若有銀兩，該當送上，如實無銀兩，亦須好言相求，怎敢口出狂言，要與我比武？李通曰：這包裹儘有金銀，你若勝得我，一齊送你。你若勝不得我，你亦須送我路費。萬人敵激得鬚鬚倒豎，虎目圓睜，大叫曰：俺家單對單，勝你未足為奇，讓你兩個夾攻，你方死得無恨。李通曰：放你姐的屁。我們兩人中，憑你選一個，亦要勝你。萬人敵曰：不必另選，便是你來，決個生死。罷舉起手，中大刀，照定李通頭上砍來。李通掣出兩股寶劍，將左手一架，喝聲去罷。那劍砍着刀，火星迸濺，震得萬人敵在馬上搖了一搖，看不出你這匹夫倒有這氣力。李通曰：如今方知我的本事，飛起右手劍，砍下萬人敵，情知逢着硬敵，留心交戰，心中暗驚。一人我猶難抵敵，若是兩個夾攻，豈不利害？今若單對單，不能取勝，豈不被英雄恥笑？遂抖擻精神，盡平生本事迎敵。你道若論兩人武藝，李通勝過萬人敵，所喜萬人敵用的是長傢伙，便得便宜。李通雙劍飛騰，猶如雪器，又不慣用。兩下纔戰個平手。李夢雄見李通劍法高強，只在一邊觀看。直到十餘合，嘍囉見李通雙劍飛騰，猶如雪片梅花，又恐李夢雄來幫助，慌忙奔到後山寨，說與女婢報入曰：萬大王下山與好漢廝殺，特差人在此告急。李桂金令進頭目來到廳上，拜見，喘息不定，具言萬人敵大戰不勝，恐那個同伴的又來相助。望小姐下山相幫，擒住，免使有失。李桂金令頭目且退，待我商議。李桂金曰：勢處兩難，下山不可，不下山又不能。衆頭目曰：小姐受萬大王厚恩，理當

下山相助。有何商議。李桂金曰：奴家豈敢忘恩。只是婦女不便行劫。章士成曰：小姐休說這話哩。從來有綠林取客商的金銀。那有客商倒向綠林取盤費。乃是奇事。乃萬大王招禍。老僕雖是無能。亦要下山相助。聊報知遇之恩。李桂金曰：相助不難。倘遇着相識的。却不好看。章士成埋怨曰：小姐又說混話了。下山一次。怎能就遇着相識的。包管你下去了。斷無相識。李桂金稱是。即提雙劍上馬。嘍囉曰：從那山後去。較近些。李桂金曰：就從山後去罷。章士成曰：小姐先去。老僕尋件器械。隨即下山。尋來尋去。尋了一根筆管鎗。也不會騎馬。穿上草履。將袍扎縛起來。把鎗扛在肩上。起身下山而來。時後山的嘍囉。先奔下山。事不湊巧。恰遇着劉字瑞。因見萬人敵生得凶猛。恐被他看見。過客躲着。在後頭觀望。李通與萬人敵。刀來劍去。好不身心戰慄。神魂飄蕩。觀前不顧後。早被那報事的頭目窺見。密報衆嘍囉曰：不如將這廝先擒住。那兩個匹夫。怕不來求放。未知擒住劉字瑞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士成會塔知女信 李通講才勸投誠

却說衆嘍囉議定。要擒住劉字瑞。悄悄從劉字瑞背後。把他捉下馬來。七脚入手。就縛起來。劉字瑞只是喊救。奈因李夢雄不會聽見。那嘍囉簇擁劉字瑞。一面行。一面遙罵李夢雄曰：你這匹夫。同那兩個狗男女。要討甚麼規例錢。好挪去使用。使用我。今且教你先吃些板刀麵。可好。說罷。把刀扳向背上。打下急得劉字瑞。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心恨這都是李通。兩人要取他的銀兩。以致如此。分明是斷送我的性命。來到山下。恰遇李桂金。從山上下來。一見是劉字瑞。驚得面如土色。撥轉馬頭。望山上便跑。劉字瑞心中明白。必是與這紅面賊首情熟。故來相救。一時氣得口中出火。也不顧生死了。破口大罵曰：你這不識羞恥的賊人。往那裏去。吾來也。隨後趕上。李桂金那裏敢回頭。只管飛跑。心中暗恨。章士成。害我。包管不過相識。這冤家對頭。偏相遇。怎麼理會得。清釜纔到半山。忽遇章士成下來。見李桂金跑回。好似行船遇着對頭風一般。章士成見了好生着。攔住馬頭曰：小姐既已下山。何故空回。李桂金喘息不定。曰：多承你的感情。包管不過着相識。章士成曰：敢是遇着相識麼。李桂金曰：相識不妨。偏偏遇着那個章士成。是那。李桂金曰：是劉字瑞。你道好麼。章士成驚呆半晌。曰：我是知恩報本的。怎知道這等倒運。遇着如此不湊巧的事。李桂金曰：嘍囉誤捉前來。爾去令嘍囉送他前寨坐定。再運下山。勸止勿戰。免使兩下相傷。章士成稱是。翻身趕下。果見是劉字瑞前來。忙喚嘍囉。快快解綁。此乃我的至交。遠送往前寨。小心禮待。嘍囉忙解綁索。劉字瑞見章士成。這等結束。執鎗諒必是線索在此。與賊首。出勾當。故如此威勢。即問曰：章士伯爾。果是誠實人。章士成曰：豈敢不。是我且

問你那山下有兩個是誰。劉宇瑞曰：一個你不相識，一個就是李夢雄。你且坐在前邊，我去就來。劉宇瑞住扯曰：且住，待理會明白去罷。章士成曰：公子放心，待我去阻止交戰，再來理會不遲。雖道走了不成，劉宇瑞放手曰：不怕你飛上天去，即同嚙囉往前寨不表，且說章士成下山奔向陣前，只見萬人敵正在交戰，章士成大叫曰：萬頭領且住下手，不必交戰。此時萬人敵交戰，有七十餘合，只被李通殺得眼花亂昏，口角流涎，勉強支持。正在着急，那裏聽得呼喚，章士成遙見李夢雄勒馬觀望，便大叫曰：李夢雄，賢婿這紅面的是我的好友，不必爭戰了。夢雄聞言方上前叫聲：兄長，不必交戰，這是我們的朋友。李通即加上幾劍殺退萬人敵，撥轉馬回頭曰：說是賢弟的朋友，何不早說，幾乎險殺究竟是你朋友否？李夢雄曰：正是萬人敵，却被得精神疲倦，忽見李通退下，只道是敗陣，即催馬要趕。章士成已上前叫曰：俱是自家朋友，休交戰了。萬人敵問曰：此是何人？老丈因何認得？章士成曰：萬頭領真是賊，倒見了李勝，康錯認是李夢雄，百般恭敬，今見李夢雄，却反要拚个生死，這甚麼意思？萬人敵愕然曰：與我交戰的，莫不就是李夢雄麼？章士成曰：交戰的却是他的朋友。這傍觀的正是李夢雄，萬人敵仔細把李夢雄一看，曰：聞名未會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即下馬拜伏在地曰：好漢，既是李夢雄，何不早說，教我早些懼喜。瑞的想殺俺家，李夢雄忙跪下曰：我小弟一個庸夫，多蒙頭領如此見愛，敢不銘刻肺腑。兩人對拜畢，萬人敵回身又與李通作禮曰：肉眼無珠，竟犯虎威，乞望恕罪。李通笑曰：不渴用些氣力，又無折本，于事何妨？方纔到是小弟貪財，要取頭領銀兩，是弟之罪了。衆人俱各大笑。章士成對李夢雄曰：這頭領名喚萬人敵，爲人極是仗義，最慕賢婿的英名。萬人敵曰：請二位豪傑上山，再說清楚。李夢雄李通曰：正要上山拜識，二人回顧不見劉宇瑞，吃了一驚曰：劉宇瑞走那裏去了？章士成曰：劉公子已先上山，多時李夢雄李通一齊上山來，至聚義廳外下馬，遙聽劉宇瑞勉強起身迎接，李夢雄笑對劉宇瑞曰：賢弟乃白面儒生，却好胆量，不說一聲，竟私自上山。劉宇瑞怒氣沖沖曰：小弟怎敢上山，却是你令妹將宇瑞搶來的。李夢雄不知來由，問曰：你說那裏話，舍妹在何處？劉宇瑞曰：令妹做出這宗好事，恐怕不玷辱令祖家聲乎？李夢雄曰：這又是甚話？賢弟須還個明白，這是不干休的。劉宇瑞曰：有甚明白，都是章士成勾引來的，令妹適聞這紅面頭領交戰，便領兵從後山欲往助陣，把我擒來，豈是我說謊的？李夢雄知必是實事，登時發色，扯住章士成曰：岳父何故勾引舍妹到此，被劉宇瑞說出這話，章士成氣得目瞪口呆，停了一會，答曰：一言難盡，令妹現在前寨，可同往問，便知端的。萬人敵曰：小弟事涉嫌疑，亦難分辨，請列位同見小姐，自可無疑。李通曰：我終是外人，不便進去，劉賢弟，你們進去罷。萬人

數曰弟陪好漢飲酒等候李夢雄即邀劉宇瑞同往劉宇瑞曰此事關兄家聲兄須細細詰辯休被瞞過與弟無干不必同往李夢雄曰此乃名節攸關吾當細詢斷不袒護即同章士成步行而去這裏萬人敵動問李通姓名李通自道其姓名又代劉宇瑞說出姓名不表却說李夢雄來到後寨李桂金起身迎接李夢雄怒罵曰你自幼知書知禮因何投在綠林不顧名節致劉宇瑞說出穢名累我無顏李桂金悲泣曰妹子爲着名節受盡危險幾至殞生即將從章大娘麻到直至射死李勝庚萬人敵仗義苦留妹子恐路上有失暫留于此亦會約下三事妹子何嘗不重名節李夢雄怒氣稍息曰你既如此亦算無差只是你偏親自下山助戰却被劉宇瑞撞見實難理會李桂金更指着章士成曰這却是阿伯好抬舉章士成曰怎麼連小姐亦來怨我我因知恩報本怎知不湊巧遇着劉宇瑞豈是我不該李夢雄起來散步見粉壁牆上舊日貼有所約三事及四旬餘日前上廳的示諭喜曰幸有此事待我請劉宇瑞來看便不妨事說完復步出前寨對劉宇瑞曰我已盤詰明白賢弟同我一行人劉宇瑞曰兄既問明便罷弟可不再往李夢雄着急曰賢弟既不同往何以表心豈不氣殺人李通亦曰賢弟須往一觀庶黑白有分若有不明愚兄亦有處治劉宇瑞曰如此弟同往罷章士成曰賢婿却那裏去了不一刻李夢雄引了劉宇瑞在後寨李桂金已進去了李夢雄方將前情說明賢弟若疑是假話這一張示諭須不是現粘的劉宇瑞看了示諭方才省悟回囑作喜向李夢雄謝罪曰此乃小弟多疑亂言兄恕宥李夢雄大喜曰此乃涉嫌之事無怪賢弟疑心二人齊到前寨章士成亦隨後而來李夢雄劉宇瑞同向萬人敵作謝曰不意頭領如此仗義施恩方纔錯怪乞望恕罪萬人敵答禮曰此乃小姐節烈人自欽仰方才弟不分辯者以瓜田李下故也李夢雄劉宇瑞再謝章士成畢此時酒席呈上賓主入席章士成年長坐在首位其次即李通李夢雄劉宇瑞三人同飲在筵間萬人敵言及章士成仗義章士成流淚曰我本爲尋女路過劉公子恐其路上有失同行至土地祠救着令妹來到此山殺了胞姊外甥又恐令妹安身不便故拋下尋女念頭在此相伴今幸賢婿兄妹相會老僕得全始終只是可憐我女兒又不知流落何處死生存亡未卜來日即要下山尋訪女兒了李夢雄曰小婿因初會未及言明令愛小婿已經會見章士成收源曰賢婿此言莫非安慰我心小女如何得會賢婿李夢雄對萬人敵曰頭領暫退左右我得說明萬人敵即令左右退出李夢雄便把三界山遇章綉錦之事併所言說明章士成方才安心萬人敵問曰將軍因何到三界山李夢雄曰論這事不宜輕洩諒好漢必無漏洩之理備言殺死陸金搜出書信英國公善到三界山畫圖說出萬人敵曰刦駕正是柳望懷所爲三界山原是吳仁中萬飛龍二人扎住兄弟甚

界親親柳望懷隨後上山。因他年長，故坐了第一把交椅。前日去無有書，請我相助。因思：放過重弟，捨不得。但三
界山十分堅固，且有劉瑾應付糧草，金銀俱足。有些難破。李夢雄曰：「既有大軍，不怕不破。」章士成曰：「正恐柳望懷等相
迫小女，難保殘生。」李夢雄曰：「我們回京，即要起兵征剿，救出令愛。」章士成方得放心。李通對萬人敵曰：「願領流落綠林，
終非了局。倘或興兵，我等求文提督前來招安，亦可為皇家建立功業。以圖權祖榮宗，封妻蔭子。何等美妙。」李夢雄曰：「
小弟亦有此心，未知頭領意下如何。」萬人敵曰：「弟久欲歸順，奈無人荐引。二位若肯保舉，足感恩情。有何不可？」各人說
得投機，飲至月上花梢，方才安寢。次日又是暢飲。一連三日，李通對李夢雄曰：「令妹既會當作速回京。」李夢雄曰：「待小
弟與舍妹相議，即入內來見。」李桂金曰：「我即日要回京去，賢妹且住在此。待文提督進征三界山，即來招安萬人敵。那
時回京，一同面君受封，可好麼？」李桂金曰：「妹子一向屈身住此，度日如年。今遇哥哥，便同回京。怎肯仍留此間？男女混
雜，李夢雄曰：「若只你我，自必同回。奈有李通、劉宇瑞一路同行，安歇不便。我又即日要跟隨文提督出征。軍情大事，更
是無心顧你。莫若且住此等候。又有章阿伯相伴，何妨？」章士成聞說，着驚對李夢雄曰：「賢婿這事，決難從命。老漢只有
此女，猶如孤星伴月。我就要往三界山，保救小女，要緊。」李夢雄曰：「小婿自當救出，何必岳父去救？」章士成曰：「但恐賢婿
征戰時候，思量立功，那裏有暇照應小女？」李夢雄曰：「屢受岳父過愛，這何等事？怎說無心？且岳父軟弱去也，無益。不如
在此相伴，為妙。」章士成曰：「這等說，老漢便放心了。」李夢雄方出見萬人敵曰：「我們來日便要回京，舍妹同岳父再累頭
領，幾時俟招安後，一同進京。容當後報萬人敵曰：「列位身有正事，俺不敢苦留令妹在此。自當照應，何必叮嚀。說甚麼
厚報。」李夢雄大喜。至次日，萬人敵備酒錢，行暢飲一番。李夢雄進內辭了妹子出來，隨同李通、劉宇瑞上馬下山。萬人
敵章士成送至山下，嚙囉跪送一盤金銀。李通三人推辭曰：「路費本來充足，前在三界山，又得許多銀子，不勞頭目費
心。」萬人敵方收回銀子。同章士成遠送至大路口。李通三人曰：「頭領章老伯請回山，不日就得相會。」章士成囑李夢雄
曰：「小女全望賢婿留心救命。」李夢雄稱是。兩下分別，欲知此去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文責剿賊三界山 夢雄徵兵黑風寨

却說李夢雄等三人，在路趕了幾天，來到京中國公府前下馬候令。英國公傳進後殿，三人拜畢，分坐兩傍。先將往三
界山見人馬錢糧甲仗充足，稟明呈上地圖。英國公看過曰：「山寨果然峻險。」李夢雄復把遇着章綉錦到黑風寨，過了
萬人敵、李桂金、章士成前後始末，一一陳明。英國公曰：「李桂金、章氏節烈，有光風化。萬人敵、章士成仗義，猶為可嘉。候

剿匪後奏明請其旌表。至萬人敵既有向化之心，就着小塔招安任用。今地圖已得，待我修書一封，與你帶去。你亦可
在小塔軍前立功。又對劉字瑞曰：賢姪乃書生，今又竊犯奸盜，要出頭賣難，可同到小塔標下，參贊軍機，捏造些功勞，
亦可得微官，顯得令尊忠良。李夢雄、劉字瑞二人謝曰：深蒙千歲提攜之恩，英國公寫了一封文書，交付李夢雄三人，
至次日起身。英國公吩咐曰：着小塔著破三界山三個盜首，須留心活捉，好送殺劉瑾山寨。若破立，即差官發密表密
書與本藩，免使劉瑾知風逃遁。又生後患。三人領令上馬起身，不表且說山東大同關提督文貴，前日接得英國公文，
書詐稱巡視邊界，密召人馬一萬陸續已到，正欲操演門官來報。李通等三人候令，文貴喚進李通參拜畢，呈上英國
公文書，文貴觀看，令傳李夢雄、劉字瑞、李夢雄、劉字瑞二人入後堂參拜。曰：小將厚望大人提拔，文貴令三人分坐
兩傍。文貴對李夢雄曰：將軍可用，心立功當奏主加封。劉字瑞可放心相助。二人拜謝。文貴即喚李通上前，按圖指問
明白，隨即懸牌。三日後演操，又拜表奏王詐稱巡邊，使劉瑾見表，諒不提防，必不知會三界山盜首。是日打發李夢雄、
劉字瑞在後衛安營。至第四日下校場演操，過了十日，操演精熟，提督事務交付的當將官代理。至吉日下校場祭了
旗，蘇令李通率夢雄帶兵三千為前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自領大軍押後。發下文書馬牌，凡經由地方，不許備公迎
接，只在城下駐扎。凡軍士擅取民間一物，立行處斬。令守備官仇鸞為總管，按仇鸞年二十歲，使一口大刀，能開四
百斤重硬弓。奈太平時景，英雄無用武之地。當時大軍起程沿途地方官迎接，文貴只在營中安歇。非止一日，到青州
城外屯營，傳令曰：本帥聞得三界山賊寇柳望懷等猖獗，今將剿辦。令李通為左先鋒，李夢雄為右先鋒，大軍拔營起
程。次日已行近三界山，李通令離山數里安營，伏路喚囉看見大賊一窩，上山去。原來柳望懷等先有探子來報，文
提督巡邊，又見劉瑾並無來報，料文貴若是出征，必定拜表。劉瑾來知各因此並不防備，忽聞兵到山下，眾皆吃驚。
手足慌亂，柳望懷曰：好奇怪。劉公公因何無信前來報知，好作準備。吳仁中曰：軍來將當我等尚要殺進京城，取天
下。狗官若來先殺他片甲不回，乘勢騎兵上京，柳望懷曰：但未作準備，人心驚動，即令嚴守三關，一面整備交戰。一
時間忙忙亂亂不表。且說文貴將晚中營準備來日決戰，是夜小心把守，提防刺營。次早文貴陞帳曰：兵貴神速，喚家
將取登甲前來，因過李夢雄、李通上前曰：末將身為前隊，理當先見頭陣。何勞大人文貴曰：本帥親戰，三軍方肯用命。
一鼓成功，披挂停當，提刀上馬，大小將官跟隨殺到山下討戰，只見這座山高大無比，峯巒連綿三關立在山頂，有如
懸空，好生峻險。那山上三個頭領，聞官軍討戰，各帶兵器，領眾下山，排下陣勢。見官軍金甲燦爛，鎗刀映日，又見

自己人馬紛紛不敵。陳元先已胆寒，忽官軍內陣中出一將，生得身軀高壯，面如銅色，三綵旗，頭戴金冠，身穿黃金鎗，手龍鱗甲，內襯大紅團花袍，坐下一匹五明馬，手執一柄大背大砍刀，背後一紅綉綉就金字，大寫山東省提督軍門文九個字的大旗，旂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柳懷望勒馬上前問曰：來者可是文提督？文貴曰：然也。你這狗強盜，乃是何人？柳懷望曰：俺乃三界山大頭領，柳懷望便是。但你今番來的差了，你乃巡邊，無故書蛇添足，苦勝得難免，欺功不補過，倘若攻了豈不二罪？詎聞文貴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將有闖外奇勳，拒敵在我，管下打劫，理合誅，何以春請你等？乃烏合之眾，焉能敵得虎龍？罷天放，快快下馬受縛，免致生靈塗炭。柳懷望大怒，叫曰：文貴，你膽敢不肯走，須待雨淋頭，不要走，快來受死。勒馬舉鎗，向文貴分心一鎗刺來，文貴喝聲來得好，把刀向上一抬，喜得柳懷望倒抽一氣，叫聲好利害，使文貴喘的又是一刀劈下，柳懷望忙挺手中鎗迎敵。未及六七合，吳仁中過來，哥有失，縱馬提刀相助，大叫曰：俺二頭領吳仁中來了。李通看見，亦撲馬沖出，大罵曰：日往昔來也，舞動手中鎗，敵住吳仁中大驚曰：你以前日來的太監面孔，李通曰：差不多，你有眼瞎，豈不認得？吾乃山中大人，山下先鋒官李通是也。前日假扮太監劉聰，人你某實畫得地圖，你的虛實已被吾盡知，速將首級割下送來，免吾憂。吳仁中心中發怒，罵曰：原來是你這狗官，招引官軍前來，便擒你割下心腸，方消吾恨。二人大戰一場，時萬飛龍見二人上陣，心中不住火起，搖鈴被李通亦挺鎗上馬，喝曰：萬飛龍休來討死，舉鎗敵住萬飛龍，喝曰：且住。你這處為何好生面善？李夢雄曰：我乃萬飛龍狀元，現在文提督帳前，前部右先鋒李夢雄便是。前日同州與你會見，近來跟着劉通上山，探你軍情，深知虛實，就知你罪惡貫盈，天奪爾魄，故被我瞞過。萬飛龍聞說，心中駭然，道：廝慫不異死，即大罵曰：匹夫同州被擒，買賣已為可恨，復敢偷探我山寨，今番相逢，脫不得吾手了。遂大戰起來，掠陣官搦鼓助戰。六人攔作三處混戰，日說又書戰，柳懷望懷二十餘合，柳懷望漸漸招架不住，掠陣官見王將得利，恐賊首逃脫，忙把旗一揮，一聲號炮響起，三軍一擁沖殺過來，真是官軍如猛虎，衆將如蚊龍，那嚙囉未曾遇見大敵，被官兵一喊，不知那裏，只是四散奔逃。此時三個頭領，已是招架不住，又見陣亂，逃走。下文貴傳下令來，軍中高叫：不論何等，人，有能擒得盜首來獻者，賞千金，封二品官職。衆將各要爭功，殺得屍首枕藉，賊兵棄鎗棄甲，爭先逃走。官兵追至山下，那山上播木砲石，打將下來，文貴方令馮金收兵，掌得勝鼓回營。此一陣殺者，擒者，擒有拾得馬匹甲仗者，紛紛獻功。文貴記上李通李夢雄首功，在功勞簿上其餘一一登記，又令將屍首盡行掩埋，大犒三軍，備酒與衆將賀功。衆

將齊誦若是大勝。指日可以奏凱班師。暫且安住。再說柳望懷等抵敵不住。逃回山寨。查點出戰。嚙囉十喪其五。帶傷者不計其數。柳望懷曰。我等不怕。但兵卒未遂。大敵不戰自亂。怎好交戰。吳仁中曰。我們山寨險阻。軍糧俱足。只好以守爲主。官兵求戰。不得待他相持日久。或是疲倦忘備。或是糧草不給。我等猝然攻之。必獲全勝。柳望懷曰。此言正合吾意。令嚙囉固守三關。不許輕動。以老其師。至次日。那左右先鋒直抵關下。討戰。柳望懷按兵不出。第三日。二將令部下席地而坐。毀辱備至。或有睡臥地上。又有赤身露體。謾罵詆訶。頭目多有不平。欲開關出戰。三個頭領曰。此乃誘敵之計。爾等只好堅守。官兵自退矣。這裏文貴見賊人兩三日不出戰。大怒曰。這賊若不出戰。我等何日得以剿除。次日。自己督率大兵出陣。三個頭領亦親自上關拒守。文貴令軍士細尋路上山攻關。來至半山。木石紛紛打下。官兵走不及的。打得猶如肉泥一般。連連打了三日。反傷了許多人馬。只得令略緩攻打。另有商議。於是官兵漸漸退下。文貴回營。正在中軍帳內左思右想。未有破賊之策。忽見李通上前獻計曰。賊人已知勝負。決然固守不出。這座山要非內外夾攻。不可以破。文貴曰。然則計將安出。李通曰。前日黑風山萬人敵會云。三界山吳仁中萬飛龍與他有舊。大人可修書一封。令人速去。囑萬人敵等領軍假作相助。然後隨機應變。以爲內應。不然恐遷延日久。或是賊首逃脫。反生別患。文貴曰。此計甚妙。但未知何人可往。方保必濟。李通曰。可令李夢雄一往。文貴即修下文書。令李夢雄齎去。李夢雄領令。扮爲客商。上馬前行。文貴仍令人挑戰。不使賊人惑疑。專候李夢雄消息。那李夢雄行不一日。已趕到黑風山伏路。嚙囉迎接曰。李老爺莫不要見我家頭領。麻待小的通報。李夢雄曰。正是。快去通報。嚙囉忙報萬人敵下山迎接。到聚義廳。見禮坐下。萬人敵曰。近聞兵征三界山。未知何暇。得到此。李夢雄備言前事。呈上文書。萬人敵看畢曰。孤掌難鳴。小兒獨立。恐難內應。須要令妹同去方好。李夢雄曰。妙妙。萬人敵令頭目快請小姐前來。頃刻間。章士成、李桂金已至。李夢雄萬人敵迎接。章士成坐下。李桂金先拜見。兄長後與萬人敵見禮。坐在李夢雄肩下。李夢雄重說前情。又把文書與李桂金看過。曰。賢妹仍須男裝同往。三界山建功。李桂金曰。同去也是。但恐萬飛龍認得妹子。不認李夢雄。曰。事隔多日。料他亦難記認。只是將要變名方好。萬人敵曰。是了。可詐稱俺新結義的兄弟。李若真罷。三人稱是。萬人敵又對李夢雄曰。還有一件。前者三界山邀我同州劫。駕我推辭不往。今官兵征剿。我忽前往相助。彼必心疑。反爲不美。待我寫一書信。詐說唇齒之勢。願往相助。彼必聽信。然後前去。方得收功。李夢雄曰。如此不差。萬人敵即修一書信。令一名心腹能幹的小校。教了幾句言語。令從三界山後路前進。小校即將上馬而去。章士成大喜曰。此計若成。我亦好隨

往救取小女。李夢雄曰：正是，我今先把你令叔拘禁處所，替你說明，你可留心救取。臨時更望萬頭領差人相助。萬人敵曰：生擒身上，必定救出姑娘。李桂金即訴回後寨，萬人敵備馬，請李夢雄上城暢飲，就在山前住候，回音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萬人敵詐書救應 文提督暗約推剿

却說萬人敵修書，令小校到三界山，言唇齒之勢，情願往助。那小校果打從後路來，至三界山後面，小路上山，早有把守。李耀大罵曰：有細作來了！快將石頭擗木打下。下書的小校忙叫曰：老兄休打木石，勞煩一報。我黑風山萬大王差李下書的，把守的，笑曰：原來同道中朋友，多失敬了。便開下關門，放小校進入，引到聚義所，拜見三個頭領。舉曰：我家萬二頭領，深恨文貴欺藐我們，緣林豪傑，起兵進征，責我等勢為唇齒，願來効力，共擒文貴。特差小的帶書來，稟即把書獻上。三個頭領看罷，書中之意，言欲來相助，以表昔日情分。吳仁中問曰：二頭領李若真，却是誰人？下書小校曰：李若真，乃是上年萬頭領新結拜的兄弟。柳望懷曰：你辛苦到此，令李耀引去吃酒飯，明早來領回書。李耀即引去吃酒，柳望懷問二兄弟曰：萬人敵自來相助，此是何意？吳仁中高飛龍齊聲曰：吾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欲來相助。不過此意耳。柳望懷曰：未必未必，他前日不奔往同州，劫駕今官軍現臨山下，忽然投書，言來相助，其中恐必有別情。萬飛龍曰：不然，我們這山寨，勝過他黑風山數倍。三界山若破，官軍必乘勢去剿黑風山。他今來相助，亦算是借場附戰。若云打劫，用法何詐？之有吳仁中曰：三弟言之極是，他豈不犯法？我想萬人敵英勇，他結拜的兄弟，定然利害。若來必殺敗官兵，亦顯我們的體面。柳望懷若如此多疑，反拂了他的主意。柳望懷曰：兄弟等主見，諒來不差。三人即商議回書，賞了來人四兩銀子，曰：你回去多多拜上二位頭領，說千萬早來。若殺退官軍，即當厚謝。下書小校謝賞，上馬從後路起身，回到山寨，呈上回信。又把吩咐言語說明。萬人敵拆書，同李夢雄看罷，各大喜曰：此乃聖天子洪福齊天。故逆賊中計，即令請章上，成李桂金前來商議。萬人敵曰：我同令妹帶二千名賊，羅前去三界山，將軍回營，可對文大人說。我們若討戰時，可差一名將官出敵，詐敗，與我搗上山寨，賊功一則可以安撫賊心，二則可以借助內應。是日他必定備酒，賀功，不思準備。當夜三更，我便放火為號，官兵乘勢殺上山來，便可成了大功。李夢雄曰：這三個賊首，務須活捉。解京，好待扳倒劉瑾，實證定罪。萬人敵應命。李夢雄又將章綉錦，拘藥房屋說明。當夜無話。至次日，備酒餞行。李夢雄辭別回營。萬人敵恐有風聲洩漏，大賞合寨，賞犒天喜地，願効死力。萬人敵點了二千精壯，囑咐他改稱李小姐。

爲二頭領李若真其餘留下守山李桂金仍扮男裝帶了章士成詐稱妻叔姪引二千人馬起行先令人報三界山去訖及至三界山三個頭領聞知先在後山路口迎接萬李二人下馬相見萬人敵原與吳仁中萬飛龍相熟惟柳望懷各通名姓三盜首果然不認得李桂金了三人謝曰做寨爲官軍所阻多蒙玉趾光降救援足感厚德萬人敵李桂金曰我們輔車之勢唇亡齒寒怎有不救之理二盜稱謝畢一同上馬進了後山萬人敵問士卒請屯何處原來綠林氣習凡客軍來札住後面謂初來路徑未熟不敢令其冲鋒且以示相敬不敢即勞之意時三個頭領齊聲應曰就札住山後萬人敵令二千人馬屯住山後復同李桂金隨三頭領到聚義廳分賓主坐下三頭領令備酒前來接風並令犒賞士卒不一時酒到萬人敵李桂金入席三頭領陪席章士成有表叔名分自有頭目請去暢飲飲至半酣假意散步頭目引到各處觀玩去到女兒拘禁的小房只見關鎖堅固暗說了出入路徑其部下嘖嘖自有犒賞且說萬人敵問曰未知三位頭領交戰幾陣勝敗若何三個頭領曰初陣交戰我與文貴將帥交鋒未分勝負不意嘖嘖心虛不戰自逃就被官軍殺死大半遂撥兵固守萬人敵李桂金曰列位長他人之銳氣滅自己的威風來日小弟等出陣務要一概掃盡以消恨氣三個頭領曰全仗二位相幫是晚散席萬人敵等辭回本營李桂金問章士成曰可訪知令愛去處麼章士成曰已知其詳李桂金曰俟晚來救出爾不可要往窺探被人知覺各皆不便次早五位陞坐聚義廳萬人敵率桂金挺身曰我等初到未有寸功願殺了官軍以爲進身之禮神望曰小弟且前去掠陣各帶人馬披挂放炮下山黑風山人馬首前討戰官軍報入中軍帳曰外面有黑風山人請戰此時李夢雄上前曰待末將而去就擒以爲內應文貴曰三界山盜人深恨于爾若見面必害你性命待別將去就擒通飲往文貴亦不許李夢雄曰非英勇上將不能擔他耳目亦不能內助相應若末將不在何人可任此大事文貴曰真是難得其人忽聽門官報曰啓大老爺解糧官仇鸞候令文貴大喜曰此任非仇鸞不可就從旁之傳令仇鸞上前參見曰末將解糧草五百石於路並無阻滯等情文貴看見文書令記上仇鸞功勞仇鸞曰末將不過賊將請去會同文貴曰你去極好只是許敗不許勝仇鸞曰請問太老爺交戰要勝怎麼要敗文貴曰非止要敗還要殺方算有功即低言回應之計仇鸞終是英勇之人心不悅曰雖是許敗有辱名聲點別將去罷文貴曰非此不可就令仇鸞無奈何李夢雄李通順往掠陣二人領兵來到陣上兩陣對圓萬人敵向前叫曰那個不取功的官軍平會俺黑風山好漢萬人敵仇鸞提刀冲出曰我們征剿三界山叛賊千爾甚事也來討死萬人敵曰我們黑風山好漢自應相助爾這狗官可留下姓名來

仇鸞曰：吾乃文提督帳前上將，仇鸞這賊，可說得我的大刀利斧麼？萬人敵喝曰：不曉得你無名小卒，即舉刀砍來，仇鸞心裏亦須屈些手段。他日後方不取說大話，把手中刀向萬人敵乃上一照，喝聲去罷。論仇鸞手段，勝過萬人敵。當時把萬人敵的刀架過一邊，一連四五次，殺得萬人敵招架不來，暗想：昔日曾約初陣詐敗，今何這等認真？遂拚出精神迎敵。仇鸞也就認真了。李通殺出，李桂金尋思：待我顯個手段。李通方知是女中豪傑，即跑馬出陣，喝曰：來將少催征騎，留下姓名。李通曰：俺乃文大人麾下前部左先鋒李通，你是何人，敢來討死？李桂金曰：吾乃黑風山二頭領李若眞，便是。你取與我戰三百合，否？飛起左手劍砍來。李通亦想要試探李桂金武藝，將鎗架開。李桂金又是一鎗，二人眞是棋逢敵手，戰有十餘合。這李桂金兩股劍有如蛟龍飛舞，二鳳穿花。李通暗暗喝采，大戰起來。兩軍擂鼓助威，再說仇鸞戰到四十餘合，心思今番詐敗被擒，說萬人敵亦不敢說大話，遂詐作招架不住，賣了幾個破綻，被萬人敵捉過馬來。嘍囉綁縛起來。此時李通戰桂金已三十餘合，李通亦詐敗逃回本陣。李桂金趕將下來，低言曰：今夜看火起爲號，萬人敵亦追上陣。柳望懷忙令鳴金收軍，萬人敵棄勢回陣，問曰：何故鳴金？柳望懷曰：小弟恐兄追趕深入重地，故此鳴金。李桂金曰：方纔若不鳴金，李通已擒上了。柳望懷曰：小心爲是，遂收軍回寨。到聚義廳，一同謝曰：二位頭領一到，便擒將官英雄，不小。萬人敵曰：此乃無名小卒，何足爲奇，必須要捉得文貴，方算是功勞。嘍囉即解仇鸞來聚義廳。前仇鸞面外而立，柳望懷曰：看你狗官，既被擒獲，焉敢抗禮不跪。仇鸞亦不答應。柳望懷令押出斬訖，報來。嘍囉擁仇鸞而去。萬人敵就離座曰：仇鸞被擒，自料必死，不若暫且拘禁，待擒得文貴，一併誅戮。柳望懷曰：只便宜了這狗官。卽令將仇鸞拖棄囚車，發在後營看守。萬人敵李桂金辭別回營。柳望懷曰：本應備酒慶賀，緣軍情倥傯，失陪。隨送酒席到營慶賀。萬人敵曰：些小功勞，何言慶賀？卽上馬回去。吳仁中曰：萬人敵弟兄果然英勇，須重加犒勞。忙卽差人送酒席，并金銀彩緞、猪羊美酒，到萬人敵營中犒勞。萬人敵收下，盡行分給部下。嘍囉俱皆踴躍不表。且說李通回營，就稟明仇鸞被擒。李桂金暗約今夜內應之事。又對李夢雄曰：令妹如此驍勇，眞不愧將門之種。衆將盡皆稱賀。文貴卽密令分兵三路，看今夜山寨內火起，李通攻左，李夢雄攻右。本帥自取中路，俱要奮武攻打，共擒賊首。留下些人馬守營。官軍磨拳擦掌，伺候立功。及至黃昏時候，萬人敵李桂金暗點了精壯嘍囉一百名，交與章士成曰：今夜三更，我等舉事。老伯又可自帶往救，令愛必須躲避秘密，休撞着兵鋒，有傷性命。那時我等冲鋒，恐顧不得你了。切須仔細。章士成曰：老漢自當仔細。萬人敵對李桂金曰：小姐可先領兵殺進後營，放出仇鸞，再到糧草堆放火殺出。俺在本營放火。

殺出關迎接官軍入寨內外夾攻共捉盜首分撥停當專候三更舉事欲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全節義父女相逢 捉渠魁忠良奏績

却說萬人敵派撥停當至三更時分聽得更鼓鳴萬人敵曰好動手了遂上馬令營中放起火來衆人齊聲吶喊曰官軍上山休要放走柳望懷等火光漸漸沖起萬人敵殺向後寨來救仇雲守的噫嚶上前遠住喝曰萬人敵內叛了萬人敵罵曰不叛何爲終不助你反賊的如今官軍上山了你等不降莫非要尋死麼遂舞刀上前殺散噯囉向前砍開囚車放出仇鸞大喝一聲掙斷了鍊鈕噯囉送來刀馬仇鸞上馬萬人敵大叫曰仇鸞軍協力共殺賊了仇鸞曰是了這且不表時李桂金亦殺向糧草米倉放起火光是夜天昏地暗星月無光費風既息夜風更大那火仗着風威一片通天徹地火光照耀愈加喊殺之聲猶如山崩地裂章士成引了一百名噯囉來至西廊那看守的噯囉不過四五名聞知早已跑走了衆好漢打開房門章士成連叫女兒並無人答應不覺着急曰莫非追死了忙令取火照看原來章綉錦聞得喧鬧驚壞不敢做聲乃取火一照只見章綉錦寒抖抖蹲在壁角章士成伸手抓起垂淚曰我兒好苦章綉錦亦哭曰女兒莫非是在夢中見麼章士成搖手曰不必高聲仔細一看見女兒蓬頭散髮形容憔悴好不傷心安慰曰爲父的因你費盡心力不必悲傷苦壞身子遂問衆好漢曰列位今未知往那裏去暫閃方好衆好漢曰目下兩軍相併你父女軟弱不如仍躲在此房裏我等一百名保守或可無事官軍上山來一併出去罷章士成稱謝父女就躲在房裏聽候官軍且說柳望懷等猶在聚義廳議論忽見火起吶喊柳望懷大驚曰此是何故吳仁中曰不必驚恐諒是黑風山營中賀功酒醉遺漏火發柳望懷曰若是失火何如此喧嘩言未畢又見自己後寨又有火起吶喊比前越加喧鬧三人俱在着急只聽得噯囉一路狂叫走得喘息不定報曰黑風山萬人敵內叛放火燒糧糧倉內應柳望懷看着吳萬二弟曰不出仇鸞相助三個頭領尚未回營又見噯囉報曰黑風山萬人敵內叛燒了糧草倉內應柳望懷看着吳萬二弟曰不聽吾言如今若何吳仁中萬飛龍又驚又怒曰不意這兩個匹夫入面獸心待我前去擒捉碎屍萬段柳望懷曰既有內應必有外攻你二人速去剿滅後軍我在此提防官兵上山吳萬稱是向後營剿滅去柳望懷奔馳三關嚴令噯囉把守倘有官軍前來只將木石打下休使上山但心內好似亂箭攢刺一般單說文貴是晚全裝甲冑齊集伺候火號剛至三更梁將睜目擦眉瞭望忽見三界山火起探子飛報進帳曰三界山火起了文貴喝令放起號炮帶馬前來轟天一聲響一個號炮飛上半空好似天崩地裂衆將一齊上馬三路人馬出營猶如蛟龍出海燈球火把照耀真是鬼

神號哭奔殺前來。那山上擂木炮石，一時下如驟雨。兩軍吶喊山谷，應聲暫且按下。又說吳仁中等殺進後寨，正見萬人敵冲殺吳仁中大罵曰：「好匹夫焉敢內叛併個你死我活！」鬆刀來砍萬人敵，把刀接戰，喝曰：「逆賊死在目前，尚敢逞強。」二人交戰，李桂金縱馬向前，萬飛龍罵曰：「李若真，我們待爾不薄，何故叛反？」李桂金曰：「萬飛龍，休要認錯，我豈是李若真？」萬飛龍曰：「爾不是李若真，却是那個？」李桂金曰：「我乃李夢雄之妹，李桂金前日假名李錦雲同州救駕，與爾會戰，敗陣。吾兄現來爭戰，我倒助你不成。」萬飛龍氣得目瞪口呆，呆仔細觀看，依稀略認得是李錦雲，不覺大怒曰：「賤人，爾吃了狼子胆，豹子心，前日敗我的大事，今又前來內應，休想活命了。」舉起板斧頭劈砍下李桂金，仗劍迎敵，仇鸞上前助戰。吳仁中萬飛龍喝令噯囉一齊圍住，果然眾寡不敵，把黑風山馬人困在垓心。此時各處喊殺，崩山裂海之聲，那守關的噯囉聽得這等鬧動，又見官兵如此協力，俱各心慌。李通一手執防牌，一手持短刀，奮勇跳上關來，殺了十餘個噯囉。李夢雄隨上城來，李通忙下關，攔關門，官軍一齊冲入了頭關，竟向二關攻打。寨內萬人敵冲開一條血路，來到三關，且向二關進發。守二關的噯囉見前後俱破，一聲發喊，棄關逃走。萬人敵放開二關，放進官軍，方過三關，恰遇柳望懷前來。李夢雄上前敵住，大戰後面文貴繼進，噯囉紛紛亂竄，只是叫苦連天。柳望懷此時也無心戀戰，竟從邊挑走，止遇萬人敵馬到舉起大刀砍來，正中在馬頭，柳望懷跌下馬來。官兵擒住綁紮了。時萬飛龍困住李桂金，聽得噯囉喊官兵上山，四散逃走。萬飛龍盡力向李桂金一斧砍下，李桂金將身躲過，飛起雙劍下砍萬飛龍，舉斧一架，仇鸞前來相助，馬到身邊，輕舒猿臂，把萬飛龍捉過身上來，擲于地上。官兵縛了。此時只剩得吳仁中，見前後都是官兵，自思此時不走，難以脫身，即殺開一條血路逃走。李通在火光之下，認得是吳仁中，忙拈弓搭箭射來。吳仁中百忙中，那裏聽得弓弦響，一箭正中了右臂，跌下馬來。李通跳下馬來捉住，亦綁了。文貴傳令洗山，又在寨內拜殿中，搜出劉瑾，搜得密信，信內具下表章一道，并三人通賊謀反書信，封在表內，另具文書一角，喚過仇鸞，吩咐曰：「你可假扮客商，多備乾糧銀兩，並表章一道，文書一角，星夜進京，交與英國公張茂，奏主，除滅劉瑾等，倘若遲延，必被劉瑾知風，担奏我們造反，爾罪不小。」仇鸞曰：「末將焉敢遲延誤事，即刻上馬飛跑而去。」文貴方才放心，又搜出婦人一百餘名，押在一處，餘令撲滅餘火。李夢雄引萬人敵參見，文貴大喜曰：「將軍仗義，今又悔過，改邪歸正，聞關接引官軍擒賊有功，日後奏主，其功不小。」萬人敵解柳望懷，李通過解吳仁中，萬飛龍原是仇鸞所捉，文貴令軍正司，就把李通奪關擒捉吳仁中，萬人敵擒柳望懷，仇鸞捉拿萬飛龍，李夢雄李桂金協力破關，各各記上功勞簿，其餘所

得首級。頭目並甲仗馬匹盡付軍政司報功。令解柳望懷等三個盜首。來到帳前。立而不跪。文貴大怒。指案喝曰。匹夫今既被擒。怎敢不跪。柳望懷吳仁中萬飛龍亦罵曰。此乃萬人敵。不仁不義。監守自盜。誤被所捉。非關無能殺敗。今既被擒。不過一死。豈有屈膝你們之理。文貴大怒。逆賊無禮。武士取棍打斷這夥囚叛的腿。看他跪不跪。武士領令打下。三賊每人重責四十棍。打得血肉狼藉。死去還魂。打畢。令囚禁寨中。又審問衆婦女。大半是常州蘇州人。俱皆劫駕敗走。擄掠來的。其餘亦是被劫搶來的。文貴令押在一處。日食照顧。不准軍士欺凌。候發回原籍。着親人領回。李夢雄引章士成父女拜見。文貴見章綉錦雖然蓬頭垢面。果有幾分姿色。安慰曰。前聞李夢雄李通云及爾父女一能仗義。捨己成人。一能守節。有光風化。待本帥回京奏主。自有旌表。章士成父女拜謝。此時青州合府文武官員俱來犒軍。謝罪。文貴責曰。地方內既有匪類。其司官理應早爲撲滅。如何寬縱。以致猖狂。若非本帥用心剿滅。豈不釀成大患。爾等難卸其咎。姑念歷任因循。從寬免議。今後自宜痛革前非。免干罪戾。衆官拜謝。文貴令留下府縣有司官餘俱回去。文貴備文將被掠婦女。令有司送回原籍。着親人領回。其被擒賊黨。除賊首心腹犯案深重者。立行斬首。餘俱稟有司安插。又喚萬人敵回黑風山。燒燬山寨。速來伺候班師。萬人敵領令回黑風山。收拾所有嘍囉。願投軍者。造入花名冊。欲回鄉者。亦賞銀兩回鄉。以爲經紀。也使其爲成世之良民。囉囉聲喜地。其細軟物件裝束上車。放火燒寨。回見文貴。查明共計一千餘名。准其入伍。將三界山銀兩大犒衆軍。餘剩銀錢糧草。發貯青州府倉庫。擲日班師。令中軍官李通回大同。關取前日假金牌及詔書。其山東官軍仍發回山東。只帶初降一千餘軍。押柳望懷等解上了囚車。放火燒了三界山。令地方官差官兵看守。不許餘黨仍舊聚札。傳令已畢。文貴全衆將班師。地方官送行。真是鞭敲鑼金。喧人唱凱歌。還附近小民稱頌文貴爲民除害。不表再說。仇鸞奉令帶了交章文書。路上不敢遲延。披星戴月。不止一日。表到京城。地方安歇。誰知劉瑾早已知風。原來劉瑾心腹極多。先見文貴奏請巡邊。誤認是真。却不介意。及聞文貴往三界山。劉瑾自料三界山人馬強壯。文貴必然戰敗。待其敗後。那時奉其欺君罔上二罪。眞實豈敢言。不意這一早心腹人報說。三界山已破。柳望懷吳仁中萬飛龍俱被擒了。劉瑾聞得此言。頭上去了三碗。脚下走了七碗。停了半晌。方問曰。三界山怎樣破得如此容易。心腹人具言萬人敵李祥金先詐作救援。後爲內應。又說小的又打聽得一事。原來文貴敢冒奏欺君。辯爲巡邊。却又在寨中。乃係伊岳父張茂所使。劉瑾即重賞心腹人。令他再去打聽去說。只嘆恨柳望懷等如此無能。爲空費哨許多金錢。死得宜然。但張茂既如此打算。哨家諺文貴去章隨後。必到定然謀害我性命的。此

條裝設軍情，朝廷聞奏，自然發脫過來。那時劉瑾好低着頭，一說曰：「罷罷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趁今逃走就是了。但須知會穆深焦彩同走爲妙，忽轉一念曰：『且慢，穆深焦彩乃是有家室之人，若知會他定然收拾拾反，致延緩。』且路上亦許多障礙，誤事不小。古云：『事急無君子，不如獨自獨走。』爲上，願不得許多。只是還有一件，咱原籍是河南信州府，府第家產盡在那裏，平日回來地方官徵我錢，我是因得君寵，今日既失了勢，地方官必解解獻功，不如逃往北番，就借番兵殺入中原報怨。但此路若從山東而來，倘遭文貴回軍，反自喪性命。惟有從河南居庸關走出長城，打大道往北番而來，又恐路上有阻礙，即將平日隨身天子一技金批，令箭藏身上，並帶了些金寶物件，金條銀兩，穿着儒巾，圍服珠履縷襪，打扮逃走。未知可能得脫，不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一回 劉瑾知風潛逃遁 張茂領旨捉奸徒

話說劉瑾扮裝逃走，令備了一匹千里駒，對小監曰：「咱有一至親，客居京城外，離城五十餘里，咱因只伴聖駕，未得前往一探，心大快快不快，不意親人數日後，欲回故鄉，咱若奉旨往送，又恐朝廷不准，無奈欲素服微行，以表至親之情。二三日便回來，爾等不可漏洩，倘朝廷若有宣召，只道請親就回。」小監曰：「公公乃萬歲爺親信的人，倘朝廷論話，又不知駕親去處，必須說明住址，好令人追趕。」劉瑾曰：「不必追趕。」二三日，咱家便回，即從後門上了馬，出城方上緊加鞭，向河南居庸關進發。一路上猶如喪家之犬，不表至親，仇鸞進京，趕至英國公府前下馬，來見轅門官曰：「有煩通報，說山東文提督差官稟事，是日恰遇英國公有事在府，門官報過，英國公喝退左右，喚進仇鸞，後殿去參見畢，備言前事，隨即呈上表章，中文英國公看過，中文大喜曰：『難得爾辛苦，可在本藩府中安歇，候爾鎖主進京，一同面君，仇鸞拜謝。』英國公穿上朝服，帶表上馬，來到午門外候旨。武宗宣進偏殿，三呼朝拜。武宗傳旨：『皇叔平身賜坐，有何奏章。』英國公抬頭一看，無劉瑾在側，說不好了。劉瑾知風逃走了。武宗着驚曰：『早間偶不跟駕，又無犯行，何故逃走。』英國公曰：『陛下還不知其奸惡，遂將通賊，劫駕文貴，攻破三界山，搜出劉瑾，穆深焦彩書信。劉瑾定是知風逃遁，即將表呈上。武宗看表心中不悅，自思劉瑾前欲奪團營，張茂本來懷恨文貴，乃張茂愛婿，定有別的事情。』乃曰：『朕宣來問明，令當駕官速宣劉瑾面君。』那當駕官不多時，回奏曰：『臣奉旨宣劉瑾，據小監稱劉瑾于昨日素服出城訪親，至今未回。又不知親在何處。』臣將小監帶來，在外候旨。武宗聞奏大怒，隨令宣小監上殿。小監跪下，具奏前情。武宗怒問曰：『劉瑾起身穿甚衣服。』小監又奏曰：『頭戴一頂萬字巾，額前一片方玉，身穿藍緞衫，珠履縷襪，牽了白馬出城。武宗喝退小監，拍案大』

怒叫聲。穆宏焦彩二人在班間得張萬之奏，已驚得魂不在身，恨不得駕雲逃出。連家眷都飛上天去，及聞得劉瑾逃走，心恨這奸賊好不狡猾，既知敗露，亦不相救，他又走脫了，走上必移恨我等，如何抵當得？忽聽宣召，心中懷恨，冷汗淋漓。二人勉強出班，跪在金階下。奏曰：微臣在此，有何詔諭？武宗大怒罵曰：二賊趨媚奸，監謀刺朕躬，却又串通賊寇，圖篡江山，如此作惡，更有何言？穆宏焦彩叩首奏曰：這就寃屈微臣了。微臣實不知其詳，乞陛下原情，休聽讒言，屈害臣等。武宗怒曰：朕初時只道劉瑾是好人，故此信任，豈知他與二賊朋比爲奸，同惡相濟，反情已露，環取強辯傳旨，將穆宏焦彩囚禁，天牢俟擒捉劉瑾到來，一同治罪。着兵部值日官帶御林軍捉拿二奸家眷，毋分男女，拘禁天牢，仍將家產抄沒，繳旨。錦衣官立將二奸押赴天牢而去。張茂再奏曰：劉瑾未如果係逃走，抑或躲在府中，着該差官到太監府搜檢，併籍沒家產。今幸奸謀敗露，難得吏部天官劉文俊全家屈受天牢之苦，伏乞陛下恩赦劉文俊全家。武宗曰：此皆朕之不明，理當開赦，即御筆親書赦詔，着當駕官往天牢裏救出劉文俊滿門，又着張茂領御林軍圍住太監府，搜捕劉瑾，檢查家財。張茂領旨出朝，時當駕官來到天牢，對獄官說明備細。獄官進內見劉文俊曰：賀喜大人，謁赦原來劉文俊先見穆宏焦彩囚禁，已知其詳，即對獄官曰：多蒙先生照顧，容當厚報。獄官曰：多謝大人，一向怠慢，祈大人勿怪。說甚厚報，即出牢接旨，立即到午門外候旨。當駕官入朝，繳旨。武宗傳旨實難，劉文俊來至金階，俯伏跪下。武宗曰：朕前日不明，誤聽奸監讒言，屈卿滿門受天牢之苦，朕甚悔過，賜卿官復原職，俟捉回劉瑾，自有封賞。劉文俊曰：但願聖心明白，臣雖死無恨矣。武宗曰：卿且退，安插家眷。來日可跟駕辦專。劉文俊退出，安頓家眷，又兵部值日官回奏曰：臣奉旨將穆宏焦彩家眷盡行拘禁天牢，所有家產搜沒在此。候旨定奪。武宗曰：二奸家產可發入庫，兵部領旨退出，將家產解入庫去。又見御營將官押解劉瑾家產前來，英國公也到進朝。奏曰：臣到太監府搜檢劉瑾，果然逃去，立將財帛寶玩解來繳旨。其府第已封鎖下了。武宗見所搜寶玩俱內宮所未有的，心想：劣奴如此受用，猶敢反叛，朕向日只道這臣有家室，未免爲子孫孫計，惟太監不然，一身並無帶累，諒必忠君愛國，不意竟行造反，記得前日同州劫駕，奸奴勸朕逃上土山，被困羣臣下山混戰，惟奸奴在朕背後投劍擊朕，疑成盤詰，被他刁言瞞過，看來相欲行刺，幸朕命未該絕，故得運救。今當捉來碎尸萬段，方消朕恨。回顧張茂曰：皇叔勿辭勞苦，爲朕擒捉回來處死。張茂奏曰：奸監若被脫逃，必生後患。臣想奸監狡猾，斷未敢回家，諒必投北借兵，造亂臣當晝夜趕捉回來。武宗曰：皇叔之言是也，遂令將寶玩收入內宮，財產發入庫內。龍袖一拂，駕返內宮。文武出朝，俱喜奸徒除，英國公亦即回府，令點

鐵騎軍六千名各備乾糧伺候。即喚軍政司耿國曰：「吾今奉旨追捉劉瑾，不敢回信州，必走北番。自今北番強盛，方敢收留我。想劉瑾奸情亦不致從山東去，恐賜善小培班師定望河南。屆庸關出長城，打大窩轉投奔北番。今與爾各分一處追趕，倘得擒獲，定即陞賞。若不能捉獲，事後打聽得從那一條路逃脫，定將治罪。爾今要從那一條路追趕，耿興國暗想：劉瑾必走北番，乃曰：「末將從河南追趕英國公，即令三千鐵騎軍立刻起程。英國公自帶三千軍，馳河南信州府進發。因恐地方官迎接阻滯，不發馬牌，及到城下，地方官方知要來迎接，亦是來不及了。一路趕緊，不幾日已將信州府圍住，驚得府中人役魂魄飄蕩，忙將大門關上，報知劉德穆仁中張半仙。這三人一向唬詐小民，忽聽得英國公圍府，不知何故，只是顛戰不住。英國公責衆官曰：「爾等縱放奸盜，偕起皇宮，並不奏主，衆官謝罪曰：「此係其自起造反，及卑職等欲行進奏，奈劉瑾公公勢力薰天，卑職等無奈隱忍。望千歲恕罪。英國公喝令鐵騎軍打進府中，逢人便捉，共擒一百餘人。府中金銀充足，英國公商酌犒賞鐵騎，審問劉健等曰：「劉瑾何在？劉健等曰：「劉公公自在京城，未曾回來。英國公情知劉瑾必走北番，將捉下人犯，暫禁府縣牢中，俟審明釋放。英國公就在大監府安歇，令人連夜拆去午門，府縣官奉送酒席，衆民聞得劉瑾犯罪，劉健等捉下衆民，會被劉健等及惡僕索詐，連汝具狀，次早赴英國公告訴。英國公令將首犯劉健、穆仁中、張半仙收禁，俟解京發落。其帶案家人，若有司官分別賄賂，餘者盡行釋放。劉瑾家產盡收入庫，把府第另改爲廟宇，供奉神道，把劉健、穆仁中、張半仙囚入檻車，帶了鐵騎軍押解回京。張半仙方悔當初莫如安分相命，亦不致死罪，只因貪幾月富貴，難免殺身之禍。此亦作惡的報應，不覺且說劉瑾自前日逃走，一路備些乾糧，日夜逃奔，不敢停留，每至支持不過，就在林中暫睡一會，便再逃走。始悔當初若非謀反，何致如此受苦。但事到其間，只要性命，也顧不得辛苦，且喜此馬乃千里名駒，極受得飢渴。這一日將晚，來到居庸關，心想若過此關，便有性命。原來明朝朝例，世襲公爵亦須有功，方得襲爵。不然只是空銜公爵，元當頭指揮。此時定國公徐大江、宋建立功勞，尚未襲爵，故在此做提督，鎮守居庸關。劉瑾因恐此係疆邊重鎮，又是定國公鎮守，比了別處定然加倍嚴緊盤詰，因此憂慮，尋思：「乘今天晚，好混出關，主意定了，勒馬加鞭，來到城下，已是上燈時候，盤詰將士俱不在了。劉瑾大喜入城，想趕出外關，方好一路訪問，往外城進發。又恐天晚城閉，出不得外城，奈不識路徑，遲緩些時刻，俗云：「不巧不成話，亦是劉瑾罪惡貫盈，鬼神差遣，將及城下，只見一羣百姓喧嘩，說城已閉了，我們去罷。劉瑾一心只望出城，聞說此言，暗想：「明是我該敗，若早到幾步，已出城了。即下馬牽至城下，俗云：「人急心亂，問軍士曰：「城可得開否？軍士

笑曰：看你是個書生，莫非癲瘋，從來城門既閉，豈有再開之理？劉瑾曰：吾欲出城探視病症，城門既閉，教我如何是好？軍士曰：你就有天大的事，亦須來早去罷。劉瑾暗想：寧可起早尋一客店安歇，免得被巡夜軍官撞着，不便牽馬回至一條街上有數間店門俱開的，各挂一盞明燈，有的寫着公文下處，也有寫着往來客寓。劉瑾來一座店前，叫曰：店主人在裏面，走出一個人來，曰：客官莫非要宿店麼？劉瑾曰：正是，可有潔淨房子備一間與我歇宿？來日重重有賞。店主人連聲答應，有客官請進內。劉瑾剛跨足跨進店門，但見一人坐在廳前，桌上擺着一本簿籍，并墨筆硯，見劉瑾進來，忙站起來，揖曰：客官可取出路引待小人記上簿，少停官府若來，免得稽查盤詰。劉瑾曰：我乃附近書生，要出關外訪親，不會有路引，况我又無貨物，要路引何用？店主人曰：我們乃是邊關重鎮，詰查倍嚴，守將乃是徐千歲，法令比他人倍加嚴肅，凡客商須有路引登簿，方許留收。每夜二更，便差官員前來稽查。若收留無路引之人，便要問個私留細作大罪。每月環將簿籍呈送帥府一驗。客官既無路引，請到別店。小人不該容留劉瑾，曰：不妨，我又非歹人，細作差店主收留我，多賞你的酒錢。店主人曰：二更時分，差官便來查驗，非但小人被累，連客官却亦費氣。早往別店爲便。劉瑾不答，便牽馬走到別店。那隔店主人早已聽得明白，便問曰：客官無路引，壓劉瑾曰：實未曾領得路引。店主曰：既無路引，小人不該容留劉瑾，發急曰：我又不是歹人，何故如此胆怯？我又白白吃你的東西，怎麼只不容我宿一夜？店民曰：客官不必發憤，實因定國公法令森嚴，只多多得罪了劉瑾，怒氣冲冲曰：我就到別店安歇，何妨？未知別店可能安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權勢敗無人收容 運氣來留客成功

却說劉瑾要去宿別店，帶馬而行。店主笑曰：小的勸客官，若有相識人家借歇方好。若要歇客店，總是徒費口舌。終無人敢收留你的。劉瑾那裏肯信，到了一店，又一店，連連四五家，都是一樣言語，情知無人敢收留，心中發恨，曰：咱平日得志，就是王親國戚，也讓我三分。今日一失勢，一個外甥提督如此攬作威福，弄得我無處存身，總是我這反叛不該。如今真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但是今夜若在街上閉撞，倘遇着巡夜官軍，難不得把我作盜賊，定國公亦必見疑，將我留住，後面追兵一到，性命休矣。此時羊觸藩籬，進退兩難，忽想一會曰：不如到城下坐以待旦，那邊是出入大道，官軍看見，亦不生疑，即將馬帶到城樓下，縛在柱上，自言自語曰：不委巧，城門已閉，又不知客店處，所今夜只併着不睡，坐以待旦，就在人家門下，階上坐着。軍士見是書生，又且衣冠齊楚，誰來管他。這劉瑾實因困倦，性命攸關，心如火焚。

自思方才若得出城，就安穩了。偏遇着阌城，明明是天子作孽，爾可痛自作孽，不可活。今我在此，追兵必在後面，多緩這一夜，誤事不少。真是權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千迴萬轉，只揚首尾，及曉至五更，恰是得了一道赦詔一般。站起身來，解下馬來，立在城下，盼望開門逃命。不多時，就來了許多兵人，商賈齊到，伺候開城。天色已明，不委巧，恰遇守城官酣睡未醒，軍士只得去喚醒守城官，忙令軍士快快到提督府去領鑰匙。軍士領命而去。時劉瑾等得心無意亂，問傍人曰：「爲何城門只等晏開？」傍人曰：「往日黎明便開，今早不知何故。」此時未開，劉瑾暗恨這狗官可惡，誤我行程。此時行人越來越眾，城門下積得人山人海，擠擠挨挨，喧喧鬧鬧。劉瑾思着開了城，等得這些人出盡，待到幾時，就牽馬要上前。衆人喝曰：「爾的馬莫不要來踢死人。」廐請須退在後面。劉瑾被喝，無奈仍退在後。那領鑰匙的軍士已全到五六名，軍士一齊前來開城，才開了內城，又開外城，方開了鎖門。纔纔未開，半門外城亦積得人更多，紛紛爭進，反把開門軍士幾乎因倒門軍，遂閃立在一邊。及人出了稍時，劉瑾急急牽馬要趕出城，湊巧有一老頭兒，挑着一担柴進城來，柴內帶着一條青簾，簾帶有些青葉。劉瑾這匹馬，連日飛跑，不甚上料，飢餓得很，一見青葉，舉頭張口，咬定用力一扯，力大把柴把丟開，那前頭柴把亦倒下。老頭兒一顛，恰恰馬所扯之柴，把向老頭兒身上壓下。老頭兒大叫一聲，跌倒在地，直挺挺的，不能言語。劉瑾一心只望出城，見人跌倒，也不管他生死，帶馬就要出城。早有閃立城門邊的軍士，一時不平，向劉瑾扯住曰：「你牽馬踢死人，要在那裏去？」劉瑾忍氣曰：「大哥，這是牲口扯跌的，非關小生之罪。」過軍士曰：「你且救活了他，去就是。」劉瑾即欲逃走，怕纏多時，就在身邊取出一條十兩重的蒜金，遞與軍士曰：「我有急事要出城，權將此物與大哥作一茶之敬，放我出城，足感厚情。」軍士接過手一看，心想若是銅的，怎得如此沉重？若是銀鍍金的，豈不值十餘銀兩？那有如此慷慨的人，肯把銀子相送？待我上城去問識寶的，即放手走上城去了。劉瑾正要起身，不料那五個軍士早已瞧見劉瑾，明明取甚物件與他朋友，知是怕事的人，一齊攔住曰：「且慢去。劉瑾大怒曰：「爾可是要勒索我麼？」衆軍士笑曰：「不管勒索不勒索，只是你何厚于彼而薄于我？方才我的朋友，你取甚物件送他，我們難道不該麼？若不送這，也由你須救這老頭兒纔去。」劉瑾那裏忍耐得過，乃曰：「我送他甚物，你且說來。」衆軍士曰：「不管鬧話取來，便爭競起來，且說先前取金條的軍士走上城，扯一個識寶物軍士到傍邊，把金條送與他看曰：「此是甚物，識寶的接在手內，顛一顛曰：「此是足色赤金十兩，你從那裏得來？」門軍聞得此言，笑得兩眼合縫曰：「我好造化，便言明前事，那識寶的着驚曰：「其人何在？」門軍曰：「方纔我上城之時，朋友們扯住歪纏，諒尙在城下，爾亦去取他一條便用。」那識

寶的曰：莫說一人一條，就是數人共討一條，也就好了。說罷，將金條交與飛奔下去了。只存幾個親隨的，聞得此言，要下去，又恐本官呼城，忽聞得守城官在內高叫曰：城下何故喧嘩？那親隨的深恨自己，不得去取利，即稟明備細。這守城官名陳必興，爲人誠實聰明，聞言着驚曰：世上那有揮金似土的人？看來不是細作，定是犯法逃走的，你們快去帶來。一面去報徐千歲，恐是大細作，休要延緩誤事。軍士領令上馬飛趕去了。衆親丁趕下城來，聞得劉瑾要取金買，衆親丁圍住曰：大老爺吩咐說是奸細，帶上城去審問。衆軍對劉曰：請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如今你活不成了。劉瑾自思：明是幾時晦氣，今當放出勢力，諒守城官必放我起身。不然，倘徐大江知道，反多遲延，便詐說矣。答曰：待我去見守城官，把爾等處死，即上馬同軍士上城，那挑柴的老頭兒，早已扒起身來，將柴挑去。劉瑾來到城樓前，大模大樣，喝軍士把馬牽去，仔細喂養。大踏步進上城樓，見守城官坐在上，劉瑾住步，指着曰：爾好大官職，見着咱家，不來叩接，爲德高坐守城官，見他滿口京話，又如此大口氣，必是大來履便，空不體站起身，問曰：爾是何等人？這等自誇劉瑾帶笑曰：念爾官卑職小，實認不得俺家。吾乃武宗天子駕下，掌六宮司禮大臣劉瑾，因奉旨往北番探一機密大事，恐阻滯大事，故實門軍金子，不料衆軍多來勸索，爾難免縱放之，紅念你無知，免究守城官，聞言細看，果是太監形像，忙立過下，面曰：請公公坐下。劉瑾即營中坐，隨取出一枝金批，命誰交與守門官曰：此乃內庫至寶，爾可細認。守門官接過一看，果見綉工精奇，非民間所有之物，心下躊躇，一面密叫心腹快報徐千歲說劉公公駕臨，心腹立即起見，一面向劉瑾，躬膝跪下，連連叩頭曰：末將該死，不知公公駕臨，乞恕營下無知之罪。劉瑾急欲脫身，曰：將軍請起，不知不罪，咱說此身守門官曰：公公且吃一杯茶，令左右跪進香茗。左右進上，劉瑾吃畢，辭別守門官，苦求曰：公公若去，徐千歲必怪將軍將自專，乞少留片刻。劉瑾曰：咱家有急務，不可延緩。徐千歲就知道，不怪你，正言問：只見捷報的心腹飛報曰：徐千歲隨後便來。劉瑾正要起身，守城官再三苦留，有軍士報曰：徐千歲來了。劉瑾心下慌忙，只得免強立候。原來徐大江恐是細作，守城官別放，立刻上馬出府，不暇傳官兵執事儀仗，只帶數名家將隨後，方出府門，軍士來稟說：是大監劉瑾，身有急事，立要往北番，定國公心中十分疑惑，北番並無番報，有何急務，差遣奸監遠出，又不從走北平，願去反到此間，豈不捨近圖遠？况劉瑾又非武將外臣，怎肯遠行涉險，莫不犯罪逃竄？吾當仔細查察，不覺已到敵樓下，馬自到樓離座迎接，定國公向前拱手曰：本藩失接，自罪良多。二人賓主坐下，劉瑾曰：咱奉主命，匆促未曾進國，今又驚動千歲，實非輕定國公曰：誰得公公出馬，請到敵樓，一敘別情。曰：這國下女，願命咱家，立要起身，官國

公心思劉瑾面帶慘容倉皇欲別我只苦苦留住看其如何答曰臣公公過謙即留此一飲罷回顧家將曰速備筵席前來劉瑾著急曰實是王命催迫不得領情就此拜別定國公語加疑心愈苦留曰公公乃朝廷內親信臣便緩片刻朝廷亦不見罪何必匆匆欲別劉瑾恐太急波定國公見疑遂請坐下不須臾間呈上筵席賓主入席定國公見劉瑾默然無言知必有故即殷殷相敬酒過三巡劉瑾又要辭別定國公只是苦苦留住俗云以酒敬人本是好意劉瑾又不肯發作無奈坐下真是心如油煎語言無緒忽見前面塵土沖起探子報曰啓千歲有一隊人馬星馳前來旗號盡打定國公名字定國公曰看甚將官俟他前來探子領令下城而去劉瑾情知是來追捉他即立起身辭曰前隊已到我要告辭了定國公攔住曰便急殺亦是終席而去焉有未終席之理劉瑾無計可施只得如坐針氈暫不表他且說軍政官歇與國星夜追趕已到弓廂關並無劉瑾蹤跡又不知出關抑是未出關抑是隱藏在關內思量直到此駐紮訪正行間軍士報曰前面有一探子只說定國公千歲命命快前去論話耿興國忙勒馬向前問曰爾曾聞劉瑾消息否探子曰劉公公現在敵樓與千歲飲酒請老爺前去自然相見耿興國聞言如獲得珠寶一般曰爾且退去俺即前來探子去了耿興國令軍士趕到城下中扎自勒馬催鞭飛奔上城至敵樓下馬進入敵樓果見劉瑾與定國公對飲劉瑾見了驚得面如土色耿興國上前對定國公欠身打拱曰千歲恕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定國公曰將軍急得到此何幹未知耿興國答出何言語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居庸關奸監被拿

金鑿原膠老樹供

却說定國公問耿興國曰將軍何故到此耿興國也不及答原國頭指責劉瑾罵曰鬪狗我爲爾趕得心胆皆落爾却在此飲酒快樂劉瑾目瞪口呆不發一語定國公知必是犯事逃走耿興國方敢如此辱罵今番我留得着了不怕沒有功勞即假意喝住曰公公是本藩的貴客爾怎等無禮耿興國曰千歲不知這鬪狗前日串通三界山賊寇同州劫掠全被本國公察出機密事情差山東提督文貴剿賊誰知這鬪狗知風逃遁本國公看末將追趕務要擒住如被逃走定將末將取罪末將受盡辛苦故此痛恨望千歲恕罪徐大江見耿興國說出犯罪根由不覺大喜站起身對劉瑾曰此乃你來尋我非是我去尋你只得要得罪了劉瑾嘆曰罷了這是我罪惡貫盈任你解京獻功定國公即令軍士把劉瑾上了銕鈕令守城官押到本藩署內收禁守城官奉令押解上鎖而去耿興國稟曰主上立等劉瑾治罪乞千歲付末將解京以副聖望定國公曰劉瑾既敢反叛定有賊黨倘路上有失其罪不小本藩整點人馬親自與爾一

同解京。駕前自然奏聞爾的功勞，斷不辜負爾的辛苦。耿與國見定國公有分功之意，深恨劉瑾到此，使定國公得此功勞，又轉一念暗想：若非定國公留住他，已逃出長城去了。我非但無功，而且有罪。忙答曰：千歲吩咐極是。定國公回府，發出銀兩犒京城發來鐵騎軍，連夜點起一千軍馬，把提督印務交中軍官執掌，自己同耿與國押劉瑾上囚車進京。不表。且說英國公解了信州府各犯，這一早來到午門進朝。奏曰：臣親到信州府查緝劉瑾，並無蹤跡。現將穆仁中、張半仙、劉健解來候旨。武宗曰：劉瑾逆賊果逃走，情實可恨。英國公又奏曰：陛下寬心。臣前差軍政官往河南居庸關追捉，不日擒來，亦未可定。武宗曰：且將各犯拘禁天牢候提劉瑾到日，一全治罪。武士即將各犯押往天牢回來。忽見午門官入奏曰：奉朝國老文閣夏現今在午門外候旨。武宗大喜，宣入文閣。夏直至金階俯伏曰：臣文閣夏朝見願陛下聖壽無疆。武宗曰：國老此番受盡風霜，年久未回，平身賜坐。文閣夏謝恩起來。又與英國公見面，兩個親翁坐在兩傍綉墩。武宗問曰：卿此番催貢，因甚五年才回？文閣夏奏曰：臣自到北番催貢，適值北番水旱不均，米糧高貴，民不聊生，貢禮難備。懇臣暫住，俟其年餘備貢。付臣回朝。臣憐其苦困，允許不意連年飢饉相仍，至上年五穀豐登，本年五穀成收，物阜民安，故厚備貢禮。交臣回京。現有表章禮單請龍目親視。武宗令內侍接過，在御案一看，果然禮物十分豐盛，龍顏大悅。令內侍查收入宮。又對文閣夏曰：難得卿家跋涉往來辛苦，賜卿官還原職，協理國家重事。仍賜黃金五百兩，綾緞三百疋。文閣夏辭曰：臣耽延日久，有勞聖慮，臣有罪無功，不敢冒領恩賜。武宗曰：此乃朕犒功臣之意，卿其無辭。文閣夏只得受賞謝恩。文武散朝。文閣夏回到府前一看，驚疑府門何故封鎖？令家人入內打掃，忽報張千歲前來探訪。文閣夏便接入後堂，見禮坐下。說些寒暄套語。文閣夏問曰：老夫遠出，不知小兒幾時搬取家眷上在英國公曰：老姻翁還未知家中幾陷不測。若非中軍李通救授，滿門斷喪。文閣夏愕然曰：敢問何故？英國公方將假金牌驗明，盜以家眷本末言明。文閣夏駭然曰：老夫在北番日見京報，只知劉瑾弄權，却不知連老夫滿門亦要謀害。難得李通能幹，不然全家覆沒。來日當面奏主上，扳倒這奸監，泄恨。英國公曰：老姻翁不必奏了，少不得來日就捉回來，難免碎尸萬段。即將文貴剿征劉瑾逃走，說明文閣夏大驚曰：不意奸監劫駕謀反，真是萬惡賊子。英國公曰：此所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者也。說罷，又談些閑話，辭別上馬。文閣夏才送出門，又有一班六部官臣前來拜見，俱言劉瑾前後所陷各官事情。文閣夏一一記在心上。衆官辭出，早有梅日輝僕圍得國老回朝，復來投依。國老盡行收留。從此文閣夏在朝理事不表。且說文貴一路進京，萬民安堵如故。這一早來到京城扎營。文貴帶了李夢雄、李通、仇鸞、李桂金。

萬人敵劉宇瑞得了機宜使吳仁中高飛龍等因車到午門外候旨惟有章士成父女留在營中時午門官奉上金鑰武宗傳旨宣文貴入朝文貴直至金鑰山呼禮畢武宗傳旨平身令文貴可把征剿三界山始末奏來文貴就將征剿之事奏明所有衆將立功俱載在功勞簿上請龍目視過太監接過功勞簿上呈武宗略略看看即令收入宮去文貴又把劉瑾穆宏焦彩前後通賊規等書信一併呈上武宗認得果是三人親筆令內侍帶入後宮俟捉得劉瑾到日實證治罪文貴着舊奏曰臣于破三界山之時立行飛章奏聞奸監安能逃走武宗備言先日劉瑾知風逃脫朕方知其爪牙衆多如鬼如蜮即宣李夢雄等一同面君李夢雄等齊到金階跪下口稱萬歲武宗撫諭曰朕前日不明誤用奸臣累卿等血戰辛苦且待捉得劉瑾正法後加封卿等官職李夢雄等領旨平身立在下面文貴俯伏奏曰臣因上年劉瑾勒索天下文武官員銀兩臣念武將勞苦俸金有限不肯從其勒索觸惱劉瑾僞造金牌十三面又假御詔召臣進京幸中軍李通察出真情臣因此免禍現有金牌假詔帶來候旨武宗令取金牌假詔李通即出午門取來呈上武宗一見亦知是弊發即問李通曰卿怎知金牌是假有何破綻李通細奏金牌俱新造輕重不一武宗大悅曰爾乃年輕武將如此練達真是國家有幸今又建此功定當重用李通謝恩夢雄亦奏章士成仗義照顧李桂金大義滅親後死李勝廉母子其伊女章綉錦身陷賊寨不辱名節合應奏聞劉宇瑞亦章士成照顧得免李勝康之害文貴又奏曰章士成仗義捨己成人教女有方伊女章氏小戶女流能重節義有光風化乞陛下降旨旌表武宗大喜宣召章士成父女上殿諭曰卿父女節義堪嘉朕後日封還一併旌表章士成父女謝恩武宗傳旨令李夢雄衆人等暫住金臺驛候旨龍袖一拂駕退回宮羣臣散朝文貴即到國老府拜見文閣夏劉宇瑞亦回劉吏部府拜見雙親滿心歡喜全家完聚死中得活夢雄亦來拜見互相稱謝過了數日這一早徐大江耿與國已解到劉瑾到午門外候旨武宗傳二臣上殿先問徐大江曰卿守邊關怎知劉瑾犯罪捨捉定國公即將劉瑾用金買囑門軍臣見其面容慘淡舉止失措知必犯罪故苦苦留飲及耿與國午間趕到臣方知其反叛恐路上有失故點軍協同解京武宗喜曰如此足見卿平日忠心整詰叛賊方不逃脫俟另日陞賞耿與國小心追趕現陞三級賜銀五百兩綵緞百疋耿與國謝恩退出武宗傳旨同武士押劉瑾上殿令備御刑各刑具伺候武宗出午門打開囚軍放出劉瑾扶上殿來武士帶開丁儀鈕只見劉瑾匍匐在地曰奴婢叩見願陛下萬歲萬歲武宗怒目揚眉指而叱曰朕以隆禮相待指望你忠君報國乃敢狼心狗肺謀害百官欲損社稷刺朕躬真狗彘之不若也劉瑾哭曰陛下休屈了奴婢怎樣謀反武宗曰既不謀反

爲何私通三界山賊寇柳望懷等劫駕。當夜上山拔劍。明是欲刺寡人。今三界山已破。奸情敗露。還敢強辯。雖戮爾九族。難償其罪。劉瑾哭曰。奴婢認得甚麼柳望懷。休害奴婢。武宗曰。爾不謀反。何故逃走。劉瑾曰。若論逃走。事出有因。只因前年蒙聖恩。收取天下官員銀兩。蓋造府第。不意文貴毀文。逐使斷送各省銀兩。又辱聖旨。奴婢因欲想報怨。奈彼聽調不聽宣的。奴婢一時該死。假金牌往召進京。實因起意報怨。不料又被看破。斷送十斤黃金。因此挾恨。嗣因奉旨掌管團營。又觸犯伊岳英國公。近見文貴有功。恐其回京。翁婿共全謀害。奴婢與彼卵石不敵。無奈逃。生。今果冒奏。奴婢通賊。獨不思虛謀陷害。難瞞陛下明察。若無見證。文貴翁婿難免死罪。武宗搖頭曰。關狗仍此利口。懸河令內監進宮。取出通賊書信。擲下曰。關狗此書亦是假的。麻劉瑾看了書。流下冷汗。癡呆無語。武宗大怒。喝曰。可還是假的。令武士速將劣奴動起來棍。武士答應。正要動手。劉瑾叩頭曰。此係奴婢一時該死。貪圖富貴。乞赦狗命。文閣夏張茂。劉文俊。衆忠良。一齊跪下。奏曰。劉瑾罪惡多端。今幸敗露。望陛下細究從前被害大臣。好得旌表。以慰衆心。武宗曰。朕亦欲細究從前過惡。令武士速趕至天牢。帶羣凶前來對質。武士領旨。登時押出了穆宏。焦彩。柳望懷。吳仁。中。萬飛龍。穆仁。中。劉健。張半仙。等八人。各重犯開了鑲鈕。押上殿來。穆宏。焦彩。見劉瑾曰。公公好厚道。知風逃走。欲累我等受禍。誰知却亦回來。莫若我們不知機。免受往來辛苦。劉瑾滿面惶恐曰。欲知會爾等。實是爾等各有一妻。子。婦。恐誤事。休要見怪。各犯一齊跪下。武宗向張茂。文閣。夏曰。朕見這關狗心火俱發。無心審問。就着二卿同吏部。夏言當殿覆審。出欺誑冒。奏陷害大臣。備細招出。若不招認。卽動起極刑。三位大臣領旨。武士就在殿下兩傍設下公案。左邊首座就是文閣。夏。右面坐着夏言。下邊首坐是英國公張茂。四傍排立宗人府龍頭夾棍。各項極刑。文閣夏拱手對張茂。夏言曰。請二位問供。張茂曰。老夫乃是武將。不曉得法律。還是老國老問。夏言曰。下官庸才。只是副審足矣。文閣夏曰。佔先了。卽問劉瑾曰。劉瑾爾既通賊謀反。罪逆滔天。今我奉旨審問。上有皇天。下有后土。爾可把從前謀害大臣。游實招來。若有欺瞞。就動極刑。劉瑾自思。我若招認。越加慘死。勢必累及三族。當卽叩首曰。奴婢並無陷害大臣情事。乞問官大人原情。夏言怒曰。爾還敢說無有。歷前者老監王岳。與爾何仇。將他陷害。劉瑾曰。問官大人差矣。王岳侵用庫銀。抗旨不還。萬歲。明旨處斬。與奴婢何干。武宗大怒曰。彼時若非劣奴啓奏。寡人安有處斬之理。武士速把劣奴上殿夾棍來。武士答應一聲。上前將劉瑾。翻在地。正要動刑。劉瑾自思。如何受得夾棍。終是招認。何苦受刑。卽大叫曰。不必動刑。情願招認。武宗令武士將劉瑾放起來。知劉瑾招出實情。至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四回 奸佞認供正王法 老將辭職謝金報

且說劉瑾不堪受刑，情願招認。武宗卽令放起。文閣夏曰：「快快招來。」劉瑾曰：「奴婢當年蒙陛下收留，不意王岳奏知先帝，說奴婢無人認保，須革逐出宮。因此積成血恨，卽指若輩不焦彩，便是這兩個教我謀害。穆宗焦彩，驚得魂魄俱無，大叫曰：『爾謀害王岳，怎麼又誣害我等？』劉瑾曰：『事實如此。』爾二人說：『王岳會督理黃河，體恤民困，發結民價，虧空庫項，先帝雖言免職，帳簿尚未勾銷，存在部房。』奴婢方知奏請陛下，追獲陛下，果然誤聽臣言，將王岳斬首。此實有怨，並非無故謀害。夏言曰：『諫議御史薛同何怨，亦將他謀殺。』劉瑾曰：『薛同乃王岳義子，上表代王岳伸冤，欲害奴婢，譬如奕棋，先下手爲強，他要害我，我自然害他。』劉文俊跪下曰：『臣肅門屈受天牢之苦，乞陛下併根究，爲臣伸冤。』武宗曰：「且歸班。」朕卽根究。文閣夏曰：「劉文俊與爾何仇？」他謀反。劉瑾曰：「劉文俊無情，自招其禍。」劉文俊曰：「我怎樣無情取禍？」劉瑾曰：「爾與我父原是族中兄弟，又且同居，與我相熟。後爾移居蘇州府，因王岳勸索保人，爾却推辭，並不相識，不肯保認，致使革逐出宮，豈不是爾無情所致？」劉文俊方才省誤，小人報怨。張茂奏曰：「臣前日便疑劉瑾謀反，今旣得其情，請問陛下那枝响箭從何而來？」武宗曰：「朕亦懷疑，卽問劉瑾曰：『爾前日那枝响箭爲號，好跟尋聖駕。』」奴婢因恨劉文俊入骨，曰：「奴婢罪該萬死，只因三界山柳絮懷愁，異夜不知陛下處所，約臣放响箭爲號，好跟尋聖駕。」奴婢因恨劉文俊入骨，是夜所帶响箭，俱刻吏部天官劉文俊姓名，以明謀害報怨。武宗曰：「朕怎知爾心腸毒險？」又對張茂曰：「那薛齊是劉瑾拾給寡人的，朕不知是他預先造下信，以爲真，故朕自說拾得的免卿呈奏。那料却中他奸計，真是奸臣可畏。」卽問曰：「劣奴害王岳，薛同劉文俊，俱是挾恨報怨的，只寡人與爾何怨，亦要傷命。」爾是誠何心？」劉瑾指着張半仙曰：「論奴婢造反，又是相而教奴婢的。」張半仙曰：「冤屈我何會教公公謀反？」劉瑾曰：「我一命被你斷送，還要爭辯。」爾相我過去的，事有如洞見，又斷我相格，乃真命帝王之尊，不日身登九五之尊，陛下啊，貧賤人人所愁，富貴人人所欲。奴婢貪圖富貴，因此造反，怎知他所說做過的事，應動惟有身居帝主，不但不準，却是害我性命，豈不是你教我造反的？」文閣夏張茂齊聲罵曰：「爾這匹夫，乃江湖術士，今年只說今年好，來年又說後年高，騙人財帛，糊口而已。何敢叫人謀反？」張半仙曰：「公公錯怪我了，是爾的小監劉健，他招從所作的事體，及爾立心要做皇帝，與我言明，命金他分六分，我得四分。這是爾家通外鬼，與我何干？」劉瑾方才知道，一時大怒，指着劉健罵曰：「匹夫，我待爾情同骨肉，誰知爾串通相士，騙我命錢，害我性命。」罷罷，總是我平日欺君罔上，故出爾這匹夫害我，所謂冤冤相報不爽。劉健曰：「公公勿怒，此事實因薛同三千

兩買首級。爾將我三千兩追回。又罰我日夜操風。辛若不過。瞠睡失手。打中爾的鼻子。恐爾見罪。詐說爾鼻中有兩道紅虹垂下。怎知爾疑心。着我請相士。我若不串通相士。豈不證出是我說謊。既欲串通。索性把爾的來歷心事盡說。一則得些命金使用。二則使心信無疑。爾若不罰。爾誤打鼻子。我亦不去串通。爾你看來。總是你刻薄所致。衆官幾手失笑。文閣夏曰。物必先傷。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劉瑾爾先懷異志。故張半仙慌言得乘隙而入。劉瑾無言可答。文閣夏喝問柳望懷等曰。爾等怎敢助逆。劫駕。招軍謀反。柳望懷曰。犯人從少與劉瑾公公同鄉交契。承其屬。後上三界山落草。綠林中。最是仗義。食其祿。忠其事。但知有劉公公。不知有陛下。雖萬死無恨。武宗指着穆宏。焦彩曰。他們盜賊。尚知報本。爾這兩個逆賊。人面獸心。只圖媚諛奸盜。謀傾社稷。不及盜賊多矣。穆宏焦彩曰。陛下。請信劉瑾。信言是。從服之。則生。逆之。則死。臣等若不趨媚。豈不與王岳薛同全例。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文閣夏曰。二賊何得饒舌。雖是趨媚。亦只好曲意逢迎。怎敢違同。道反。功首罪魁。盡在爾二賊矣。穆宏焦彩語塞。武宗傳旨。俱禁天牢。俟來日再審。武士押解下牢去了。天子退朝。羣臣各出。至次早。武宗登殿。令打掃法場。一面差錦衣校衛。速將天牢各犯。上刑。英國公張茂。準備監斬。英國公出朝。點了軍馬。并劊子手。等待不一時。各犯上殿。武宗傳旨。首犯劉瑾。劉死。爲誓。從犯穆宏。焦彩。柳望懷。吳仁。中。高飛龍。凌遲。劉瑾。穆仁。中。劉瑾。張半仙。斬首。其穆宏。焦彩。家眷。發赴邊境。充軍。武士領旨。將劉瑾。及各犯。洗剝。背剪。起來。各插上海旗。擁出午門。英國公上馬。領軍押解。起身。鬧動了滿城百姓。爭觀。一呼。大矣。曰。此是奸臣的結。劉瑾始悔。當初不聽。賄導。道人之言。果然悔之無及。想到若不謀反。何至今日。身爲肉。不。當。淚如雨下。其吳齊笑曰。平日害人。今亦害到自己了。此乃一步。道無差。穆宏。國公。押到法場。將劉瑾。穆宏。焦彩。柳望懷。吳仁。中。高飛龍。等。解。刑。卷之上。其餘。跪在地上。陸陽官報時。英國公坐在。武廳上。人山人海。推。魏。晉。陰。陽。官。上。前。報。曰。午。時。三。刻。到。了。英。國。公。傳。令。曰。午。時。三。刻。已。到。作。速。行。刑。中。官。手。執。烏。游。立。在。法。場。上。候。了。數。展。曰。奉。十。歲。將。令。劊。子。手。快。快。開。刀。只。見。下。面。一。聲。領。令。早。將。各。犯。盡。行。斬。首。另。有。兩。個。劊。子。手。各。帶。兩。把。利。刀。分。別。左。右。有。如。切。菜。紛。紛。落。下。先。將。劉。瑾。肩。膀。上。砍。下。三。十。多。刀。劉。瑾。早。已。將。死。猶。睜。着。兩。眼。即。割。下。首。級。衆。武。士。觀。刀。砍。爲。肉。醬。官。將。穆。宏。焦。彩。柳。望。懷。吳。仁。中。高。飛。龍。等。先。取。出。五。臟。各。割。下。首。級。令。武。士。把。各。重。犯。屍。身。棄。在。郊。外。任。從。禽。獸。踐。踏。不。許。收。埋。又。令。各。人。犯。屍。身。埋。在。亂。葬。崗。各。首。級。繳。官。武。宗。令。把。劉。瑾。穆。宏。焦。彩。三。個。首。級。掛。在。京。城。示。衆。柳。望。懷。吳。仁。中。高。飛。龍。等。首。級。發。赴。山。東。青。州。府。城。門。外。令。穆。仁。中。劉。瑾。張。半。仙。等。首。級。解。回。河。南。信。州。府。城。

門示衆，發葬已畢，駕退回宮。文武朝班，次早朝散，隨班侍衛，上了一通班牌，內侍奉士或伏跪，先跪劉三瑞，然後李桂金大壽、張利、張利甥李勝、康母子、伊女、張利身、賈賈、張日之、終守等，皆有光風化雨，奉上表。李桂金先會同州救駕，後陷黑風山，劫殺李勝、康，屢征三界山，內外合應。奏聞，帝覽奏，舉曰：朕已知悉，即宣劉文俊曰：朕前日不明，素卿受盡天牢之苦，今特加封三級，兼理丞相事。所有家產，前經封貯入庫，盡行發還。仍賜金十萬兩，以清前日封貯變銷。你子劉三瑞，剿匪有功，封爲二等指揮使。劉文俊父子，謝恩，再宣徐大江論曰：御守關隘，臣等定關，公宰理軍國重務，只見英國公張茂，俯伏奏曰：臣年老力衰，今幸定國公領爵，乞聖恩准臣辭職。地臣餘生，皆陛下所賜。武宗曰：卿父子功蓋寰宇，若云辛苦，可將西邸交還。皇帝仍掌東廠，可也。張茂奏曰：臣因劉瑾奸險，不將西邸交還。劉瑾掌管，今徐將軍乃忠良之後，戎政諳練，臣怎敢尸位擔大權。臣還有一情，前奏臣父張德，昔蒙英宗皇帝加封世襲，御鞭轉贈徐大江，使其得竭力報國，不負英宗賜鞭之寶。乞陛下准奏施行。言未畢，徐大江慌忙奏曰：臣等所賜老千歲血戰功勞，某怎敢貪他人之功，以爲己功。瑣事斷乎不敢。張茂曰：將軍有所不知。先帝賜鞭，係徐大江所授。非爲張門傳家之寶。苟將軍能盡心報國，亦本藩付託得人，何必推辭。帝曰：此乃英國公忠心。徐卿即當跪受，賜張茂帶職養閑。文武官員，每逢朔望，請安。凡遇有事，仍許飛章奏聞。爾子張洪亮，加封空衛軍部尙書。安順在家，修金。現在支給，以見朕體功臣至意。張茂謝恩，即回府取了元帥印，并御鞭，上殿內監，送印放在御案上。英國公雙于高舉金鞭，對定國公曰：願將軍世世愛國家，毋自老夫至意。徐大江跪接曰：取不持聆老千歲所托之言。英國公即取印回府。從此御鞭歸徐家。帝令徐大江執掌國營。徐大江領旨退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忠良封職宗室娶 聖主設醴禦疫瘟

却說武宗皇帝諭文貴曰：朕念爾父子功大，封卿爲威國公，管掌西廠國營。文貴謝恩，換了服式。又封李夢龍爲山東大同副提督，永鎮山東。李道封爲河南唐肅關提督，仇忠爲頭等指揮使。萬人敵，雖在軍中，仗義慷慨，禮待士紳。金臺無苟且，從被三界山內應，封爲山東各州鎮總兵。章士成，始終厚道，教女有方，賜空衛軍外郎。李桂金會同州救駕，後破三界山有功，身道顯赫，得全名節，殊爲可嘉，封爲英毅郡王一品夫人。賜劉宇瑞，封親軍，再封劉秀琴一品夫人。章秀錦，封二品節烈夫人，俱賜李夢龍。其餘有功官軍，俱皆賞賜。陣亡者，盡皆厚賻。用後嗣，又錄王岳之子王合爲

會同州救駕 李桂金 功 官軍俱皆賞賜 陣亡者盡皆厚賻 用後嗣 又錄王岳之子王合爲

尙衣監薛同之子薛榮本係庠生賜二甲進士進京任用其被劉瑾黜逐者俱起復原官任用陞掌印太監江流爲六宮司禮監自是朝正澄清且說衆功臣各歸府第李夢雄即煩章士成爲媒好不興彩到了迎娶之期文武官員預送賀禮迎娶日衆官齊到劉府慶賀先是迎娶李桂金花轎入門尙未拜堂隨即迎劉小姐并章氏兩家各賀禮李夢雄是夜先會劉小姐次夜與章氏成親至三日後俱各稱賀過了滿月李夢雄辭別劉文俊帶了二妻併章士成往山東上任從此章士成依着女婿以終天年衆將亦各上任不表就此海晏河清國安民樂過了幾年不覺到了正德十一年不意京城時疫盛行自文武官員以及軍民婦女皆染瘟疫宮中妃嬪及帝俱染時病六部官員會奏因太平日久宜宣張天師進京建下羅天水陸道場保國安民帝准奏即差兵部侍郎孟承恩帶御詔信香往召天師星夜進京孟侍郎上馬帶了從人飛赴江西廣信府龍虎山宣召龍虎真人張天師張天師一真接了詔信即收拾同欽差星夜進京面君傳旨於金鑾殿建壇欽天監擇定吉日張天師結下道場選了四十九員道衆至期起建發表壇內須御筆硃書玉皇大帝四字內監取表帝扶病起床上坐因精神恍惚錯寫玉皇大帝不料硃筆墮下一點硃墨正宮太子左肩上內監催促時辰已到帝遂將表交內監取出那天師怎知錯寫玉皇大帝字樣竟將牒文焚化從此張天師日夜敬演經懺那值日功曹并城隍土地將牒文奏上靈霄寶殿值玉皇大帝臨朝俯伏奏曰啓上至尊今有下界南贛部洲大明正德武宗皇帝仰伏龍虎真人張一真金鑾殿建下水陸道場保佑國民民現現有牒文進奏仙女接表呈上御前玉皇覽畢龍顏大怒曰可憐正德錯寫表字不敬甚矣將表揭示羣仙觀看太白金星奏曰正德心術昏惰情有可原張一真不做唯免去祭之罪天帝曰玉皇猶可大帝難饒若不以之懲戒世人不知誠敬可將君擬問流臣擬絞罪仙女當即施行這且不表且說張天師醮完畢京城瘟疫漸痊衆官各回府第到御前帝深憫之大悅賜張天師金帛一直歸至龜中身上生出遍頭飛蛇惡瘡醫治不效幸於館驛即進宮謝表到御前帝深憫之却不知此乃捉鰲之故百萬民多疑是騙遂屈殺行罪鬼神故死非其所時正德嘗體不安過了月餘時常八月中秋氣候按北京天氣嚴寒大旱之世辛酉九月間即令文武官員官免朝以杜風霜之苦張武宗乃宣張太子顯於政事心思寒冬將至傳旨候至明年三春和暖設問誰知謫罪於天玉帝疑定君當問流正德日在宮中懺悔心中忽念及前夢中所遇美人實中意頃至今竟無下落故令一個人探選不知從何處選起也要選得與前夢中相像一日間密封司微江流江流得旨不日朝儀通曉同州切忽因而雲游不果此心影也今將國中問取司微

服往蘇州玩勝。蘇州可勝。文武官員。不可不備。江流聞言。得必一面。淋淋。江流曰。奴媳怎敢。陛下遺。玩。玩。百官。偷。偷。一。露。剔。滅。九。族。誰。消。文。武。之。相。况。陛下。不。思。昔。年。官。兵。保。護。尚。有。同。州。之。險。今。欲。獨。自。遠。遊。萬。一。疎。虞。奴。婢。寸。斬。難。償。其。辜。帝。曰。同。州。劫。駕。乃。劉。瑾。所。謀。朕。今。密。往。人。不。知。鬼。不。覺。可。保。無。虞。若。恐。百。官。難。購。朕。難。詐。稱。有。病。再。賜。你。金。瓜。鐘。一。把。阻。住。禁。門。不。許。各。官。入。宮。擾。亂。敢。有。不。遵。任。從。毆。打。文。武。官。員。必。退。回。此。便。可。隱。瞞。的。江。流。對。曰。倘。六。宮。查。問。怎。得。瞞。過。帝。曰。爾。好。想。吳。此。更。容。易。以。起。程。後。自。稱。寡。人。養。病。後。來。正。宮。若。問。詐。說。朕。宿。偏。宮。偏。宮。若。問。只。說。朕。敬。御。苑。三。十。六。宮。推。偏。後。朕。已。回。來。江。流。對。曰。奴。婢。實。是。不。敢。領。旨。今。無。奈。聽。從。未。知。要。令。何。人。領。旨。帝。曰。尙。衣。小。監。王。合。作。事。忠。勤。可。隨。跟。帶。江。流。立。宣。王。合。前。來。江。流。問。王。合。曰。陛。下。欲。素。服。游。玩。蘇。杭。要。汝。保。駕。往。來。無。虞。你。敢。保。駕。麼。王。合。大。驚。連。連。叩。頭。曰。奴。婢。有。多。大。才。能。敢。去。保。駕。萬。一。疎。虞。豈。不。被。日。官。處。死。斷。斷。不。敢。領。旨。帝。曰。此。事。容。易。隨。寫。了。獨。角。赦。詔。付。與。王。合。曰。你。可。執。此。爲。證。便。不。怕。百。官。奈。何。王。合。曰。雖。有。此。旨。奴。婢。亦。難。免。無。罪。帝。曰。此。旨。差。矣。朕。既。開。赦。誰。人。代。得。朕。主。意。速。去。多。收。拾。黃。金。以。備。路。費。王。合。只。得。領。旨。多。備。黃。金。結。束。包。裏。帝。即。寫。一。旨。懸。挂。在。禁。門。曰。朕。染。怪。忤。之。疾。不。用。太。醫。調。治。性。好。靜。養。特。賜。江。流。金。錠。一。把。內。宮。妃。嬪。及。王。親。國。親。文。武。官。員。概。不。許。進。宮。煩。擾。如。有。不。遵。即。以。違。旨。論。罪。任。從。江。流。打。死。勿。論。各。宜。慎。之。毋。違。特。詔。帝。寫。畢。付。與。江。流。曰。卿。切。不。可。泄。漏。風。聲。恐。有。一。二。不。法。逆。臣。蹤。跡。寡。人。謀。害。江。流。曰。奴。婢。知。道。但。陛下。不。可。久。停。連。累。奴。婢。受。百。官。處。死。帝。稱。是。即。換。上。一。頂。唐。巾。穿。上。一。領。藍。綾。緞。袍。珠。履。絲。襪。江。流。又。喝。王。合。曰。王。上。若。到。何。方。爾。當。頻。寄。密。書。前。來。免。致。我。愛。思。若。有。差。池。咱。便。先。斬。爾。全。族。以。消。我。恨。王。合。曰。但。愿。主。上。一。路。平。安。早。去。早。回。一。有。差。池。爾。罪。我。過。吧。去。也。不。多。遠。帝。令。王。合。先。牽。馬。出。和。化。門。伺。候。王。合。領。旨。帶。馬。並。包。裹。出。後。宰。門。好。似。僕。夫。一。般。而。去。帝。手。執。着。一。紙。扇。身。帶。內。號。小。玉。印。江。流。送。至。後。宰。門。叮。嚀。須。早。早。回。來。的。話。方。別。帝。將。扇。在。面。上。半。遮。掩。步。出。了。和。化。門。王。合。已。在。和。化。門。外。等。候。帝。即。上。馬。王。合。步。隨。帝。喝。王。合。曰。爾。不。可。君。臣。相。稱。爾。可。稱。朕。爲。員。外。或。帶。爲。主。人。亦。可。王。合。領。旨。暗。笑。好。好。皇。帝。不。做。却。要。做。員。外。那。君。臣。行。至。日。色。斜。西。見。有。客。店。王。合。曰。日。色。已。夜。可。歇。店。了。正。德。應。允。暗。笑。從。古。以。來。的。天。子。焉。有。歇。店。之。理。眞。是。希。奇。來。到。客。店。前。王。合。扯。住。轡。頭。正。德。下。馬。早。有。店。主。人。向。前。迎。接。曰。客。官。要。歇。店。呵。王。合。曰。正。是。可。有。清。潔。房。屋。兩。張。床。鋪。備。一。間。與。我。們。主。僕。二。人。坐。騎。可。令。小。二。小。心。上。料。店。主。人。諾。諾。連。聲。小。二。將。馬。牽。去。後。槽。又。引。了。主。僕。進。了。一。間。客。房。王。合。取。水。與。帝。洗。了。手。坐。下。王。合。亦。洗。過。方。去。擇。了。酒。菜。排。在。房。中。案。上。帝。曰。此。間。又。無。別。人。可。來。同。

飲。王合就在旁邊坐下同飲。帝對王合曰：「此等酒菜不及光祿寺多矣。」王合曰：「員外說得好矣。村醪客店，怎及光祿寺的。酒菜吃畢，王合收拾床鋪，閉上房門，伏侍天子脫了衣服上床。帝問曰：「陛下何故鋪着亂草？」王合曰：「此乃木蒿稻草，可以禦寒。」帝曰：「若不雲游，怎知稻稿可以禦寒？只是堅硬，終不及衲褥溫軟爲妙。」王合曰：「此乃小戶聊以禦寒，怎及衲褥？」帝曰：「君臣過了一夜，次早起來，王合巴不得要趕緊上路，飽餐畢，算店錢，正德上馬出門，沿途對王合曰：「朕聞江南蘇州、浙江西湖俱名勝之地，諺曰：『天下游遍不及福建，福建游玩不及漳泉。』」王合曰：「陛下所言來年尚未得回京，况閩地乃不毛之鄉，民心尙蠻，豈可前往？」帝曰：「一游何妨？既已出京，何愁江流？」帝曰：「依陛下所言，來年尙未得回京，况閩地乃不毛之鄉，民心尙蠻，豈可前往？」帝曰：「一游何妨？既已出京，何愁江流？」帝曰：「他若害爾滿門，豈不怕文武知風他的全族亦除淨的？」王合暗想朝廷如此得意，何時可歸？從今須催馬爲妙。且說正德雲游一路，却不由著大路，見有些山景，卽必斜行數日。這一日來到瑞蘭州瑞陽鎮宿歇。次日起身，甫及一里餘，忽見前面左邊山坳內，走出一少年人，衣冠整楚，緩緩而行。右邊山坳內，又轉出一人，兩下相逢，那右邊人問曰：「兄從何處來？」那左邊人答曰：「近來無事，偶至三峯岩訪仙，真是熱鬧不過，說罷分路而去。」正德又勒馬前行，忽駐馬，頓王合曰：「朕實爲天子，從未見著神仙，今幸三峯岩有仙，何不前去一訪？」或者與仙女相遇，亦算有緣。」王合諫曰：「神仙及清淨之客，怎肯與凡人混雜？又不知三峯岩在那府那縣，從何處去尋訪？未知正德肯從諫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瑞陽鎮王合失主 周元家天子安身

却說王合阻天子游要三峯岩，帝曰：「朕想那人無肯包裏雨傘，諒山峯岩必附近，爾可回鎮上問路，朕在此等候。」王合領旨轉回瑞陽鎮上，問一老人曰：「借問此間有座三峯岩在何處？」岩內有神仙否？」老人曰：「三峯岩在此去正南，離此六七里餘，其處山水甚佳，傳聞前代每有神仙寄跡，每至此時，桂花盛開，男女游耍甚衆，何嘗真有神仙可見？」王合稱謝老人，恐正德天子等久，卽起身回來，無如正德天子果然等了許久，放下馬來吃草，草中跳出一隻白兔，向馬前一跳，那馬卽發開四蹄，奔上山坡。正德大驚，忙將馬勒扯緊，誰知那馬咆哮亂跳，險把正德跌下馬來。正德無奈，把扣帶放鬆，那馬越跑得緊，正德只得將雙手扯住鬃毛，叫聲「馬呵！今日這等作怪，莫非要斷送寡人性命麼？」任從爾去罷！耳邊聽得呼呼聲響，暫且按住慢表，單說王合來至原處，尋不見正德天子，只道往遠處遊耍，及至高阜處，一望四無蹤跡，蓬得面如土色，叫苦呀！不知天子往那裏去，我今失了天子，如何是好？進前不得，退出不來，思若回京，被衆官知道，豈不叫我處死？沉吟一番，忽轉念曰：「我今何不向地方官取討，教他用心訪探天子，我今再趕到蘇州杭州去尋必。」

定相見。又恐正德身無分文，倘一時著惱尋覓見，教我如何抵當。真是千愁萬慮。只先從近處跟尋。嗣後顧了牲口，趕進瑞蘭州城。知州衙前打發牲口主人去了。進衙將鼓擊將起來。人役忙來攔住曰：爾爲甚擊鼓？王合曰：咱乃御前尙衣太監王合，有急要事，要見爾本官。人役忙走進後衙，報知州官。道州官舊時京城會與王合相識的，聞報疑惑，忙令開門接入後堂，見禮坐下。王合令左右人役退出。州官喝退王合，即把天子遊幸到瑞陽地方失散先生，速知會百官密訪。倘天子有失，我一回京。合府官員大爲不便。知州驚得汗流夾背曰：公公少待。待卑州傳衆官齊至，自有道理。立著人役分往合城文武官員，一時齊至。知州將前言重復說過。衆官俱失色。王合遂將天子所穿戴服色言明。列位須當密訪，恐被歹人知風謀害。聖駕無回，列位豈不大干罪戾。今可備快馬一匹，待我趕赴蘇州等處訪尋。衆官稱是。卽備一匹良馬。王合立時上馬，分別而去。衆官商議一面密報各州鄉紳，一同密訪。再差心腹人役密訪，不許泄洩。那王合起身在路上心想：我若寄信與江流知道，藩門恐難免被他誅戮。不如隨匿爲安。遂趕到蘇州。又趕到揚州。密訪地方官尋訪自己，又趕到福建漳泉二處，尋無蹤跡。遂在沿途探訪，不敢回京。亦終不知會江流。此是後話不表。且說正德因坐騎跑發，縱轡跑了一會，來至曠野之處，停住。正德四顧無人，想聲你這畜生，把朕送到此間，是甚處？卽下馬就在路旁歇息。且候王合前來。候至許久，看看日色將斜，心想須尋店安歇，再作商議。卽仍然上馬，來到一村。只見人家稀少，四處居住路旁樹林下有一小戶人家，內紡車聲卽下馬將索放寬，任其吃草。上前敲門，只見開門處走出一老婦人，年約五旬餘，精神清爽，骨格不凡。那老婦人見正德，蹙眉舜目，龍行虎步，忙作禮曰：客官何處來的？何事降臨？帝曰：俺乃北京人氏，欲來訪友，因坐馬溜韁，僕人失散。天色已晚，借住一宵。來日小僕若到，自當厚謝。老婦曰：客官不嫌草榻蔬食，只管暫歇。請入內堂。老婦纔要移椅，帝本當中坐，懼卽把椅放在案前。當中坐下，問曰：媽媽姓甚名誰？家中尙有何人？老婦對曰：老身王氏丈夫周俊，在日攻書不第而亡。老身孀守一子名周元，年方十七，砍柴爲生。頗盡孝道。請問客官何姓尊名？帝想把武宗正德分拆，卽答曰：俺姓武名德。老婦曰：昨夜老身夢見一輪紅日墜於草堂，今武大官人降臨，且是帝邦人物，諒必有聲。官員帝聞言暗喜，既夢紅日豈止一官職而已。真是村姑可笑。答曰：俺亦會豐滿差官。老婦曰：敢問老爺的前程是幾品？帝暗思：天子約有幾品，乃答曰：却無有幾品。及老婦曰：既無品數，想必極大。諺有十餘品，帝冷笑曰：正是原來正德自早間至晚，已是飢渴難當，因被一船但帶乃尋用之人，還不知飢餓所致。便對王氏曰：俺被那馬跳得慌，莫不懷了身子，爲何腹邊微痛，頭眩眼花，因趕想力口中呼喚媽媽，可或茶或熱水取

些解渴。王氏曰：老爺少待片刻備來。卽入內自思：要烹茶又無茶器，依他言語，早想至這時，必是飢渴。前日娘家所送大麥，尙餘些，何不煮熟請他，又可消渴充飢。卽忙取下大麥，放在鍋中生起火來，好不作怪。往常大麥極是難熟，今番一則乃正德洪福，二則周元母子的造化，水纔滾，早聞得麥香撲鼻。想一位差官，難道如此福大，麥熟得緊，及吃時，覺得稀爛，家中又無糖可和，只得取了一碗清淡的麥粥。一雙筷子，送與帝曰：家貧只有此微物解渴，幸勿推辭。正德從未見此物，取起筷子，吃了兩口，覺得清膩，况值饑饉之際，卽問曰：此是何物，如此可口？王氏暗想：果是享用之人，連大麥粥亦不識，便答曰：此珍珠粥。正德心想：好似珍珠分開，故一面圓一面扁。卽曰：王氏，你好得享用，吃得是珍珠粥。王氏曰：此乃微粥，何足掛齒。說罷，早已一碗吃完。王氏曰：老爺再吃些若何？正德曰：好是好的，只是有些清淡。王氏自思：清清淡淡，教他如何過口。呵，噫，還有醃著鹽蠔子，取些與他過口，免得清淡。但他是享福的人，若不將鹽蠔子去，他必連壳吞下，卽刻去了壳，放在一個小盤子，一併捧出，安置案上。曰：再吃些亦可解渴。正德不曉此物，見肉有黃紅各色，那壳各分青黃，宛如玳瑁一般。忙問曰：此是甚物？王氏想他既不識，待我裝個門面。卽曰：此乃鳳睛鮭，正德著驚曰：鳳乃希世之物，爾乃那裏拏得許多鳳來，控眼醃鮭，不意小戶人家，用著珍珠粥和鳳眼鮭，真是享福得緊。王氏暗想：大麥粥和著鹽蠔子，著實與他，虧他還說享福，果是底下不擇食。早又一碗吃完，曰：不要了。又問王氏曰：這珍珠粥却好做，吃下去，腹中不痛，身體依然。王氏曰：看來不是腹痛，乃是飢餓。正德曰：怎疑謂之飢餓？王氏曰：不食便疑謂之飢，當食湯當飲，常暗想：朕若不雲遊，怎知飢餓艱苦？時王氏却走到後門，等待兒子難回來，請客。因周元時時賣錢，只有母子費用，過落雨時，日食甚是艱難。當下家中無有粒米，自那早周元砍了一孤柴挑去市上，要賣，却又作怪。往常周元的柴，又大又乾，一到市上，便賣去，偏偏是日不湊巧，上市多時，全沒一人來問。等到天色將晚，已散市了，無奈挑回，至路口，停住，恰遇著伊母的族兄王員外收租回來。周元忙問：舅舅那裏去來？王員外曰：周元，你們少年人，爲何一担柴弄到這時，不發賣？還在此地停步，好懶惰，豈不可惡？周元曰：外甥此一担柴，早上市，因無人買，故此挑回。王員外曰：此柴你勤苦高價，故無人要買。周元曰：我一担柴，只要想賣一百文足錢，怎肯虧索？王員外曰：既然如此，苦我取錢，須只出討周元曰：家中無剩錢，將這錢取來與爾若何？周元曰：如此更好，只好將來付我。衣中包回，不交錢，又

手裏自不許。因防範各別了。王員外行至村口，各名才中，手執如意，在手中，口裏念咒，向各人一找，找出一錠銀子，給有五張心，思道：莫非是母舅要試我誠實與否，寧可送還他，免被他說我貪心。理當發還，即奔去見王員外，曰：母舅，何故來中藏一錠銀，要試外甥心肝？王員外聞言愕然，曰：甚麼銀？周元將銀呈上，諷明其故。王員外省悟，曰：今日錢類差來，計錢種我清，後向誰這銀子，就便放在斗裏，方纔誤感米出來付爾，不意爾却如此誠實。即取五錢，與行周元，曰：財去使用，倘有不測之處，可再來問我取用。周元稱謝，一路暗喜，曰：幸有這五錢銀子，積蓄却是理到財財，早望見安門前樹上縛一匹馬，大驚曰：我果是薄福，纔發得五錢銀，便有訟事到了門前，此馬莫非是府總差來取？只見伊母在後門招手，周元入內，低聲問曰：門前何有匹馬？一邊說，將米及銀放下。王氏驚問曰：銀米從何而得？周元具言前事。母舅聽了，賜五錢銀子。王氏喜曰：家中有客，幸得有此銀子來，早爾可到市上備些酒肴，供客。遂將差官武德投宿說過。周元曰：我果命苦，纔得些橫財，家中便有客同，談。王氏曰：兒好不曉事。武老爺乃是貴人，若以禮待他，歡喜他自有重重賞賜。兒可快去拜見，未知周元如何，且看了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天子吃藥做良媒 周元捧扇訂佳耦

却說周元奉母命出來，到廳上，向正德跪下，曰：差官叩見了。正德見周元一貌堂堂，果是村漢，備他差官，即曰：你是周元，廉起來。周元不識禮，只拜兩拜，回至後面。王氏曰：前月母舅送我兩瓶好酒，尚猶存下，可提來奉客。只是無有好菜，噯噯有了，那隻牝雞，正要生蛋，且是肥膩，可宰請他。周元著驚曰：母親好無打算，那隻雞乃娶妻之本，怎麼好殺？王氏曰：兒好不曉事，我殺雞禮待他，他自有厚賞。急忙宰雞，白煮熟了，將酒燙熱，把雞全隻放在盤中。周元曰：你我分吃一半可好？何必全隻俱去請他？王氏曰：兒真癡呆，我們全隻捧出，他方知特意宰殺相請。候武老爺吃畢，餘下我們纔吃。若只把半隻送出，他知道是別人贈我們的，却埋沒我們的好意。方才武爺飢餓，我弄些大麥粥，因無有糖調和，取幾個鹽糰子與他過口。瞞他是珍珠粥，鳳眼鮭，好望他重謝。爾休說實話，埋沒了情意。周元笑曰：母親好想頭說的好名色。即取打筋酒看，捧出廳上，請正德吃酒。帝曰：周元將雞撕開，把骨抽出，好得下酒。周元立在桌邊，撕雞斟酒，帝吃兩塊雞肉，讚曰：好得甘美可口。周元不覺吊下淚來，帝吃驚問曰：周元，爾兒我吃雞，爲何下淚？周元曰：老爺吃的是我妻，教我怎不悲哀？帝曰：明明是鷄，怎說是爾妻？周元曰：老爺有所不知，家母自知家貧，向得有銀娶妻，故畜此鷄，俟其生蛋，孵出小雞，養大賣錢，買一小母羊養，羊大又買小母牛養，牛大賣銀，便好娶妻。今雞殺相請，妻子已死，豈不傷心。帝

聞言心中惻然。想貧窮小戶若不如此打算，怎得有銀娶妻？乃曰：爾不必傷心，待我娶房妻子賠你。周元曰：老爺娶妻那一家送我？帶曰：小戶人家我不相識，須要官家才好。未知你可會打探的？青甚麼美貌官家女子？庶周元笑曰：有一位極美小姐，只是他父親官大的緊，未知老爺可相識否？帶曰：越大找相識，不知是甚官員？你怎知他？女絕美。周元嘆曰：離此間有三四里，有一鄉宦，前日我賣柴回，從他後門見那位小姐，隨帶個女婢，像蝶生得，像似蝴蝶，面如朝霞，穿著一件白羅衣，淡紅裙，我一時看得魂銷，被他家人遇見，喝阻，周元怎敢偷看我家小姐？至矣，見我老爺打你牛死，我即走了。後來探的這老爺，名吳大材，官拜兵部侍郎，因丁憂回家，那小姐名叫瑞雲，年已十九歲，帶曰：可知那女兒許親否？周元嘆曰：小人自見吳小姐心中，係念訪知吳侍郎，於此親緣，尙猶未定。帶見周元說得，連連曰：如此這吳瑞雲配你，可中意否？周元曰：豈敢求之不得？何止中意，帶曰：待我來日與你主婚。周元曰：當得。帶曰：意已如此，可將餘的收去罷。周元收了剩酒餘肴，入內見王氏曰：母親，方才武老爺說要爲兒配親，信否？王氏曰：他乃正人，無謊言，你來早須上市買些酒肉請他，他不過與你親親，尙無是母子餉食。帶令周元卸了馬鞍，帶了馬，上馬帶進後面，取些乾草草喂養，又在廳邊整頓鋪席，請安。方入內安歇，至次早黎明，王氏即喚起周元，帶了馬鞍，上鎮市買了美酒好茶，回來王氏忙去下鍋整理。周元把馬帶出，背上馬籠，在舊廄及帝起床，周元進上洗，回身洗畢，呈上酒肴，帶吃飽，令周元收入，母子吃完，周元出來，帶對周元曰：蒙你母子厚情，今要起身，前途若我的，即著他送銀來謝你，決不負周元，聞言心想原來是個老棍，昨日吃得我鴉，便說要娶妻送我，今早竟不說，即起身，便問曰：老爺昨晚許我的事，未知如何？帶竟不答，曰：許你甚麼？周元曰：便是，要爲小人娶妻，莫忘記了。帶曰：這却容易，可取文房四寶前來。周元曰：小人不曉得甚麼文房四寶？帶曰：就是那紙墨筆硯。周元笑曰：原來是這的。器具即入內取紙筆硯，帶一紙草紙前來，帶曰：草紙怎好寫字？可換白紙前來。周元曰：村中無有白紙，可暫用。帶暗忖：九重詔命，怎好寫在草紙之上？呵，有了，就寫在這扇上。被帶所執金紫，扇一面，畫著江山萬里圖，一面畫著皇帝御書曰：詔諭兵部侍郎吳大材，朕將爾女長瑞雲，許配周元爲妻，爾其欽哉。吳忽朕命，昔年月日，大明正德武宗皇帝，花拆爲憑，寫完，將扇付與周元曰：爾把此扇付與吳大材，他自然擇吉與爾完婚。周元曰：這扇扇能值幾何？可當得聘金？帶曰：不然，他只珍重這幾個字哩。爾須聽他言語，爾到吳大材衙前，須大模大樣，令家了喚吳大材，就迎接，爾由中門而入，把扇呈與吳大材，上，也。行下，可同跪，跪也。吳大材，手也。每將岳父周元，

是一個小民，怎好受他拜見。老爺道：我討打帝，自有我的道理。元自是周母親方好，忙進房問母親曰：那武老爺的話可信否？王氏曰：我已聽知了，可把扇我看便知。周元將扇付母親觀看，按王氏因夫向日武爺，王氏亦識幾個字，一見吃驚，曰：原來此武老爺乃當今天子，暗訪既有他的御筆，吳侍郎自必親自來，此乃我的造化，爾可隨我去朝見，討個官做。周元大喜曰：雖是天子，但他吃我一雞，值我一妻，亦求費了，還求封贈，休要惹天子厭惡。王氏曰：爾不曉事，只管隨娘朝見，自有封官授同。周元來到廳上，王氏跪在前，周元跪在後，王氏奏曰：臣等母子肉眼，不知聖駕下降，蓬蒿今欲懇恩封贈一職，仰見陛下慈仁。帝大喜曰：原來王氏爾亦識字，王氏曰：臣等母子，帝曰：雖得爾母子清貧，有節，可取扇來待朕恩封。即提筆在扇上寫着恩封王氏一品太夫人，周元爲此，指揮使，完將扇遞周元，與王氏看過，喜曰：叩謝陛下聖恩，周元不識官法，只作兩個大楷曰：好皇帝感謝德賢，周元可帶扇速去見吳大材，以定婚事。周元卽入內，囑母曰：爾須留住天子，倘吳侍郎不許婚事，便好請天子去理會。王氏笑曰：天子既有詔書，何慮吳侍郎不許？爾勿疑，可速往。周元領命帶扇出門，正德帶見周元去了，尋思：吳大材若見扇，必奉文武來朝見，追請回京，焉能游幸各處，不若迴避爲是。便對王氏曰：周元此去，婚事必成，朕若回京，可令周元進京，供職，朕當重用。朕就此起程。王氏曰：陛下少待。周元回來，起程未幾，帝曰：朕恐吳大材約著文武官員前來，不便入朝，此地三峯岩多少路途，朕欲往一游。王氏曰：三峯岩從南去，只三四里便是。陛下路上保重身體，帶稱是上馬，恐地方官追趕，不敢向前，竟勒馬加鞭，往別路飛奔而去。那時周元來至吳大材府門，見那些把門的家人，坐在門首，大模大樣，周元畏縮不敢上前，早有認得家人，喝曰：周元在此，鬼頭鬼腦，做甚麼？周元曰：不要胡言，今日的周元不同了。家人曰：今日却是怎麼？周元曰：我家昨晚有一北京客商借宿，是你老爺的上司，寄一把扇付你家老爺看，吩咐爾老爺領開中門，跪接家人笑曰：爾莫非瘋癲麼？甚麼客商，倒要我家老爺跪接扇子？周元曰：這客人乃是天下第一人，爾若不通知，必誤爾老爺大事。家人內乃有一個精神的，向衆人曰：昨晚府縣官曾有密事，稱天子雲游山東，今周元所言，想必是天子，故道等大模大樣。衆人曰：說得是。卽對周元曰：少待通報，便令那精細的入內見吳大材曰：啓老爺，隣鄉有一周元，乃誠實少年人，手執一扇，稱是昨晚有一北京人寄宿他家，寄一扇與老爺，要老爺中門跪接。吳大材大怒曰：該死的狗才，北京人豈是稀罕？怎麼我跪接？家丁曰：老爺請息氣，小的恐是當今天子，武宗皇帝宿在他家，周元故說，是天下第一人。吳大材道：爾言有理，可著周元從容待我迎接，便卽忙冠帶起來，開了中門，那周元看見中門大

繪圖白牡丹全傳 第三十八回

一一四

開心思恃天子現在家中放開大步兩手將扇高舉在頭上直進後堂吳大材早已降階俟候向前認得果是御扇且又御筆忙俯伏跪下周元驚了一跳急將柄扇擲下一同跪下曰折殺我小人吳大材起來拾了扇子方扶起周元來到廳上周元問曰朝廷要將老爺的小姐婚配與小人未知老爺肯依允否吳大材曰賢婿差矣既是天子怎麼不依允周元大喜即忙移一把椅放在當中曰請岳父大人高坐受小婿禮拜行過翁婿之禮吳大材即扶起周元命坐周元坐在傍邊吳大材問曰賢婿怎能與天子相識周元即將正德借宿伊母殺雞相請天子代小婿娶妻之事陳明吳大材暗想好個瀟灑的皇帝他吃雞倒把我女兒賞還雞債便曰賢婿有在天子恩封爲指揮使待我知會衆官員請駕回朝賢婿作速回家留住天子要緊周元奉命未知回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吳大材奉旨贅婿 明正德乏費賣騎

却說吳大材令周元速回留住天子周元領命出府而回吳大材令家丁飛馬入城知會衆文武將來周元家中朝見天子自己整備等待那周元趕回家中一見門前無有馬匹又從後門進內見母親問曰兒去拜見吳大材否周元便把吳侍郎禮待言明如今吳侍郎知會文武官員欲來朝拜天子王氏曰自你出門朝廷亦就起程去了周元曰母親何不留住今文武若來尋無天子岳父豈不悔親王氏笑曰姪兒子既有御詔王婚又行過翁婿之禮周元曰未知天子令將何往王氏曰天子說要往三峯岩周元曰待兒趕他回來急趕緊走三峯岩而去時瑞成與官聞報天子在周元家中俱到城外吳侍郎家相等吳大材忙把御扇與百官看過各官忙備冠帶執事儀從家人引路兩及周元付口各官下馬步行令隨從人等在門口伺候不許喧嘩衆官來至周元門庭首見門閉着文武兩路立兩旁屏住是聲喧嘩不敢一聲惟有王氏在房中自思母子得受朝廷恩封暗暗喜悅忙開門外步去之聲如聽時却又無動靜心中懷疑即到門前來開門那門首百官聽得開門聲疑是天子聖駕出來文武百官一同跪下齊聲稱萬歲萬歲道王氏那有此福一見文武跪下倒吃一驚回身要走不防失脚跌倒在地一命早已絕了那帝下跪候許久並無聲息偷眼一看只見堂中有一婦人倒在地上不動衆文武齊立起身來見那吳府家人叫曰不好了此乃周元之母被殺被列位老爺拜得動也不動周元回來怎肯依吳大材進內因無正德理周元亦不知那周元去又見王氏人事不省忙命家人扶進房內安頓一面令人找尋周元不料那周元因三峯岩路無止處詢問野人俱言大峯清場之人到此周元只得走回吳府家人見此叫曰周元夫且吳府官立候周元回城來也家人

曰他如今乃是姑爺，怎好叫他姓名，忙改口曰：姑爺快來與衆官相見。周元奔到門前，衆官向前來見。吳大材問曰：賢婿從那裏來？天子今在何處？周元即便把母言往三峯岩，追趕聖駕不遇。如今不知聖駕何往。吳大材曰：要知聖駕，我們自去尋訪。賢婿快去伏侍令堂。周元應諾，進入房中，見母臥於牀上，呼之不應。揭開被一看，見王氏雙目睜白，奄奄欲絕。心中大驚，出問吳大材曰：家母何以至此？吳大材便把前情言明。周元暗恨衆官將伊母辱得如此，顛倒再進房，呼了幾聲，只見王氏雙目向周元一看，開了兩足一蹬，早已嗚呼哀哉。周元放聲大哭，想著無有分文收殮，不覺哭了。又哭，家官苦勸。吳大材亦勸曰：令堂今受朝廷誥封一品，死得有光，且收拾喪事爲是。周元曰：小婿分文斷絕，如今怎得措備？吳大材曰：我已著家人拿銀前來，料理府縣官曰：收殮後移到吳大人那邊去開喪。此間好起造行宮。周元問曰：造甚麼行宮？府縣曰：將軍不知麼？凡聖駕所住之處，須造行宮，表地方官誠敬。周元曰：列位差矣，這是我的住宅，又不曾賣與天子，怎纔要造行宮？吳大材曰：凡聖駕住過，便當改造行宮。此乃朝例。賢婿收殮後，移到我家與令堂開喪。周元曰：依此而言，誰敢與天子結交？連屋宇亦佔爲行宮了。衆官辭別回城，使人役四處暗訪。正德天子、吳大材、銀將王氏用一品夫人厚禮收殮入棺，將棺運到吳大材府中，停住開喪。合城文武官員俱來弔奠。開喪後，即請教習傳授周元武藝兵法。至服闋，方與女兒完姻。遂進京供職。此是後話。且慢表，且說正德天子，恐百官跟尋前來，加鞭奔走。日色將晚，今番知是飢餓，見路傍有一客店，架上排著些食物，招牌上寫著王家店。安歇往來客商，店前坐著一位老頭子。正德下馬，將馬牽到店前。店主人忙向前迎接曰：客官天色已晚，就在小店安歇罷。正德曰：極好。店主人把馬牽往後槽，又引正德進了一座房中，問曰：客官何處高姓大名？正德復以武德答之。店家隨備過酒飯，帝酌食畢，和衣睡下。自思在此候王合前來，同往。至次日起床，就在門前懸望。王合從此一日三餐，盡是小二供奉。過了八九日，王合並無影響。帝焦躁，那一早，王小二笑吟吟向前曰：小人有句話告稟老爺。帝曰：何事？只管說來。王小二曰：大官人在此，連飯錢房稅及馬料，每日共銀一兩。客官到店九日，共九兩。可憐小人微本生理，敢先給些銀兩，好備酒菜伏侍。若何？正德聞言，目睜口呆曰：我有一個家人，因途中失羣，我故連日在此等待。銀兩俱在他身邊，俟他前來，一并給還你。如今分毫斷絕。王小二著驚曰：感價既已失羣，知他幾時可來？再過二日，小人連店亦闖不成了。那有酒飯伏侍？大官人須想一想，有甚麼救急的方法。帝曰：爾忒獸了。我這裏又無熟識，實是無計可施。王小二想一會曰：大官人要費用，馬又要草料，何不把馬賣了，省了草料？又有銀兩使用，何等是好？帝問曰：官兵要馬征戰，民間要馬何用？那個承賣？

王小二曰：大官人不知我們山東路上最重牲口，又有公子王孫富室子弟走馬馳射，馬匹纔是合用的。帝曰：既如此，煩你看那一家要馬，叫人來買此馬。小二曰：小人怎知何人要買馬？但我們此間去四五里有一市鏡，五日一次集日，各物齊備，亦有牛馬貨賣，要用牛馬到市邊買來日添巧，就是趕集日期。小人引客官帶馬到集，自有人買去。帝曰：極好，你便把馬整頓來日好去趨市。王小二曰：小人知道來日五更後便要前往，帝曰：不差，果然是夜。王小二先起來收拾，方去請正德起來梳洗，餵食上馬。王小二提一盞燈引路，繞上店門到市上。此時天色尚早，做買賣的尙未齊到，正德即下馬來，心思自是天子諒無趕市的理，不一時間，肩背負揆揆擠擠十分熱鬧，又有許多馬上市，忽見日一影人，官戶子弟前來買馬，原來正德的衣服齊整，無那鞍轡俱是八寶鑲嵌金銀光華奪目，誰知道他要賣馬的都無一人敢來問他，一聲正德等待許久，見無一人來問他，又見東邊有一夥人圍著幾匹馬議價，正德心想，須牽過東邊熱鬧處好賣，即牽馬到東邊來，衆富戶見正德的馬，那馬蹄恐被踢傷，遂散往西邊去了。正德又牽到西邊，西邊人亦散去了。正德撞來撞去，只見無人來問他的馬，心中著急，須臾間亦就散市，帝悶悶不樂，只得牽馬和王小二回來。至路上，正德埋怨曰：只都是你主人不好，你見我安閑無事，故弄我到此吃些辛苦。王小二曰：大官人休說笑話，豈不見市上賣了許多馬匹，偏偏你的馬無人要。正德曰：爲何問亦無人來問一聲，又不是我要勒索高價。王小二戴氣曰：總是小人晦氣，故無人問。忽見前面來了一人，頭戴緞巾，身穿一領皂綾靴，布襪皂靴，年約有三旬餘，騎著一匹小白馬前來迎接。王小二問曰：小哥，你今早店間爲何鎖著，却往那裏來？王小二曰：原來是汪員外，即指著後面曰：爲何只武大官人帶只馬到市上去賣，無人要買？到這時纔來。汪員外曰：了那匹馬，暗想好一匹千里駒，遍身潔白，並無雜毛，忙下馬向正德作揖曰：請問大官人書府何處？高姓大名？正德答曰：俺乃北京城內人氏，姓武名德，因去遊耍蘇州，未知員外姓甚名誰？王小二曰：我這員外姓汪名如龍，極是一位慷慨的人。汪如龍問正德曰：爾這馬要賣多少銀兩？正德曰：只因小侯失散，欠缺此路費，故欲賣此應用，任憑員外的酌量給銀，不必言價。汪如龍曰：大官人須說個價目出來，小可方好發給。正德暗想：往常賣馬，每匹價銀可得六七兩，諒俺的御馬值銀必多，但不可說得太多，他若不買，又無人買，反爲不美。即答曰：就是五十兩銀子。汪如龍吃驚曰：怎要五十兩銀子？正德笑曰：爾嫌價多，又曰：若嫌多，使減些，也不妨。汪如龍曰：非是嫌多，價小可是說只匹好馬，五十兩銀子怎能買得來？王小二哥可同大官人到舍下取銀，我自負銀相謝。王小二喜諾，三人來到巷上。汪如龍對正德曰：大官人只鞍轡可取回去。正德曰：我

既無馬，要這鞍轡何用？到是相送罷。汪如龍暗喜，只此鞍轡價值數千金，即請二人坐下，隨進內取出銀付與正德曰：「這是白金一百二十兩，另有十兩與王小二，聊為一茶之敬，勿嫌微薄。」王小二連聲稱謝。正德曰：「銀原說要五十兩，何故多給？」汪如龍曰：「此是薄意。」大官人此銀不收，此馬小可亦不敢承受。王小二曰：「員外既然如此好意，大官人收了，爲是正德方收，謝別汪如龍。」出門首分別，未知汪如龍買得御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六家店賭博呼子 王莊內召神除妖

却說汪如龍買得此馬，十分歡喜。一喜此馬是千里名駒，一喜只鞍轡已價值千金，每日牽出，欲騎上馳騁。誰知此馬不是汪如龍騎的，不受牽絡，騎上去，即咆跳跌下來，心中疑惑，細看那馬上，却雕着御用寶馬，始知是正德天子遊到此，又恐天子日後怪其爲富不仁，貶買寶物，責罪非輕，自思打探帶若回京，將此馬及鞍轡仍送還他，方保無虞。只是此時被地方認得此馬，疑我謀害天子，遂將此馬籠圍在家中，不表單說。正德天子別汪如龍，同王小二行來路上，對王小二曰：「爾到又結只等好人，明說五十兩，他却送出一百二十兩，二人回到客店，正德又停了一時，盼望王不到，心思王合既不知去向，我怎好在此等候？不如趁有銀兩，趕到蘇州遊耍，亦好早回京，即分付王小二，明早早些造飯，送安，次早起來梳洗，食飯畢，取了十餘兩銀子，付與王小二，王小二歡喜，隨代正德取出包裹，正德收拾銀兩，藏在身上，出門是晚，尋店安歇，一夜無話。至次日早飯後來至六家村，遙見一座屋宇，甚然高大，倚開一小門，門前坐著一人，忽有三個人衣冠楚楚，從那邊而來，其門前的人立起身來，笑嘻嘻迎住，曰：「請進內一坐。」三人俱點頭，那門前的人叫一聲開門，小門便開，三個人進內去，門隨又閉上。正德看見，心中疑惑，不知內裏作甚麼勾當，忽背後又來了三個人，正德即轉着同行。那門前的人又叫開門，正德同三人入內，見後門坐著一人，將門又閉上，又見廳上坐著一人，站起身來，請進令家人進茶，茶畢，引進後堂，廳上排著一大涼床，衆人環坐，涼床面前各排列金銀，正德已知賭博局面，心思我是一個天子，福氣正太，且憑他些銀子，亦好應用，便曰：「列位請賭一賭如何？」那抽頭的當家對正德曰：「我們因本處官府要勒索規則銀，故此異鄉人概不賭博，客官休怪。」正德見桌上列着筆硯，願便拿一紙條，暗寫得聖旨字樣，又向身上取出內號小玉印，染了硃紅印上紙條，令人貼在外面門框上。文武官看見，自不敢來問，抽頭當家即令人取出貼上。正德曰：「今可放心賭了。」抽頭當家曰：「我們乃是一顆骨骰，削就十二面，面上刻十二地支，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人各佔一時，各約多少銀兩，我公平將骨骰擲下盤內，任他團團的轉，轉罷看骨骰面上是甚。」

字。若子時卽子時全勝。十一注俱輸。我只取些抽頭而已。正德曰：如此我就佔着子時。抽頭當家卽登記上號。衆人亦各佔盡了十一字。正德曰：列位每人要賭多少銀兩。衆人曰：每人只賭得十兩銀子。就是各人隨各取出十兩銀子。與抽頭當家。抽頭當家將各人銀子看清算定。正德亦卽取出一百兩放在面前。對衆人曰：我若是輸着。今當家明秤便是。衆人稱善。抽頭當家將骨骰子向盤中攪將下去。那骰上子字正向上面。衆人各挾爭勝。各叫本佔之字。正德亦呼子來。子來子子響得一聲。那骰上子字正向上面。正德暗喜。我一堂堂天子自然福大。也可笑小民與我賭博。真是不識生死。便把各人出注銀子掃歸在自己面前。問曰：還敢再賭否。衆人曰：怎麼說不敢賭。正德曰：我再佔得子字。衆人各佔定。著抽頭當家替衆人再秤清銀子。又把骰子攪下。到底天子洪福極大。又是子字向上。正德又問再賭否。衆人曰：你的口靈。再要賭換別字。正德不肯換着。抽頭當家曰：不若賭反的。若何。正德曰：賭錢已是不該的。怎麼好反抽頭當家。十二時子亥對照。譬如子時向面。亥時向底。賭反卽是向底的。贏未知客官要再賭甚時。正德曰：我仍照子字罷。衆人都佔定了。抽頭當家將骰子攪下。正德卽喝子子及骰子倒下。却是子字幸還搖動未定。正德方悟子字向正卽輸。著意欲子字死倒碗底。一時忘了。將手一指喝督死子。暗中有神將相助。一聲響。那骰子翻將起來。恰是亥字向上。正德又贏了。問衆人敢再賭否。衆友曰：本要再賭。被你督死子嚇。準不賭。正德笑曰：不賭便罷了。遂取了四五十兩與抽頭當家。贏了錢兩。收上舟中。出門把那賭令出聖旨的字條扯下。向前途而行。行至日晚。投店安歇了。次早起身。行及天色將晚。並無客店可投宿。忽望見遠遠有一盞燈光。輝將近來。走到了山灣邊。恰遇着一小童趕路。不認防頭。頭去撞在正德胸前。正德大怒。卽揪住小童。問你如此忙忙急急。莫非要去報死麼。小童陪個小心。曰：不滿客官說。我太太在此村店中。名王富有。生下一女子。名喚媚春。年登十六。姻緣未定。只半年前。忽遇着不知甚麼妖魔。茶飯不思吃。哭笑不當。時幾次請得法師到家內。祭禳驅除不效。近來妖怪更加利害。法師一作起法術。妖怪便飛沙走石。打得法師及衆莊丁遍身都是鮮血。奄奄待斃。法師亦無法可施行了。方纔有一朋友。薦一羣法師。說是江西廣信府龍虎山張天師。派下崑崙會治妖。今晚宿住在鎮上。太公令小的去看他。要請他來治妖怪。不料我一時着忙。誤撞着客官。望客官恕罪。正德思天已晚了。又無客店。不如騙他。引到太公家裏去宿歇一宵。卽向小童曰：是爾太公的造化。我乃京城派下法師。崑崙捉妖。待我替爾太太公治之可好。小童曰：未知你們京城裏派比江西派若何。正德曰：我們京城乃天下首善之地。靈人傑。勝江西多矣。小童大喜。卽引正德回到莊前。先進內回報太公。把這京城派法師說明。王

富有曰：如此請他進來。小童應聲出請正德入內。太公敬請上堂，分賓主坐下。各通姓名，具酒食看待。正德飽食過，自思：眞命天子，自有神護衛，況且太公如此厚德相待，便替他治妖，亦是美事。即問太公曰：只妖怪共有幾個？太公吐舌曰：一個已是利害，還說幾個？正德曰：爾可將令媛移往別室居住，待我到房中看看，是甚麼妖怪，即可拴除之。太公起身入內，打發女兒移在別房去住，即出請正德到女兒房中坐下。只見收拾却是整潔，奈風冷冷侵入筋骨。正德曰：油火大要齊備，若有古劍執一口來，伴手更好。太公令家人一一整備。另奉上硃砂筆符紙。正德曰：太公可帶家人在空房等候。若有呼喚，可速前來幫助拴除。太公退出，自帶莊丁伺候。恐法師被妖謀害，速去救應。那正德坐在房中，覺得冷氣侵入，將硃筆寫著符，日神將功曹代降妖，精在門楣上，開了房門，恐妖怪進來報怨。仗劍坐着燈火，燃光不一時，聽得門首有聲叫曰：小神在此等候。階下有何聖諭？正德心中疑是妖怪來騙他，即仗着古劍，把門略開一隙，趁着月色微明，見一位天神，身高一丈二尺，黑面烏鬚，烏盔盔甲，手執剛鞭。正德問曰：爾乃是何神道？降臨天神答曰：小神乃趙玄壇也。正德曰：今有王富有之女，被妖怪所迷，敢煩天神驅除，以安此女。天神曰：領法旨，即騰空而去。正德命莊丁忙帶著火把，忽聽得狂風大作，聲震林木，又霎時間，月白風清，空中叫曰：妖怪已擒，首級在此。繳旨。小神去也。正德開門一看，見房中一物似白而紅，忙叫太公：妖怪已擒斬了，請來觀看。太公同莊丁忙帶著火把，兵器來看，却是一個玉面狐狼的首級，鮮血淋漓，痛可怕。正德命莊丁取出火化骨灰，沈於澗底。太公拜謝救女之恩。正德曰：夜已深了，可借你處安歇。太公即送進客房睡下。早飯後方起，太公備席款待。吃完，正德要辭別。太公強留，正德不肯。太公捧出一百兩銀子相謝。正德分毫不要，立即分別起身。在路上自思：自古及今，從未聞有天子代人家治妖，朕好似光棍一般，遂趕向江南揚州進發。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揚州店看詩憶夢 新莊銀出世朝君

却說正德天子，自王家莊浴妖後，遂趕向江南揚州。一路上僱車稅馬，趁趕路程，非止一日。到了揚州，心思這揚州乃天下第一佳麗之區，繁華之地，古人有品題其佳麗云：烟花三月下揚州。况自隋煬帝治平江都，把一座城池裝點得十分錦綉，不過眞所謂神仙到此亦當自迷也。朕今到此遊耍，不枉了出京城苦一番。隨進入城去，游無數亭台樓閣，觀不盡珠翠花紅，不覺日色已西斜。即尋店投宿，且按住慢表。且先說只揚州城內，有兩個絕色美女，俱是良家處女。一個本姓王，其父曾爲縣倅，因生時家中有一株芍藥，感開故表名紅芍藥。一個姓白名喚牡丹，與紅芍藥中表姊妹。

是初生時亦有異瑞。兩家同居一處。人號爲姊妹。稍長。生習針線。并琴棋書畫。二人不相上下。只是一好豔妝。瀟涼如倚醉春風。一好淡掃素質。如藐姑仙子。嘗有術士過其門。首見之。謂縣倅曰。此二女後日必大享富貴。可惜現前六親無情。兄弟終解。以故父母愛惜之。如掌上明珠。不數年間。兩家父母相繼而亡。家業亦遂零落。只靠著花大娘。淡度過日。按這花大娘。卽是紅芍藥之繼母。還是白牡丹之後妯母。其爲人性極貪吝。刻薄與二女不相和睦。那一日。起看只二女長大。常言男大必婚。女大當嫁。心思這二女奇貨可居。每每令伊親弟花無賴。叫導他吹唱彈弄。意欲落在青樓。翠館。圖些厚利。以故紅芍藥年登十六。白牡丹年登十五。俱未定婚。凡遇著來議親事者。花大娘索性要他許多聘儀。也是二女之福。分議來議去。不得定著。一時名揚四處。至有讀書人。相爲品評云。試把牡丹比芍藥。淡妝濃抹兩相宜。也有輕薄子。空與羨豔云。寧可牡丹花下死。風流作鬼也甘心。其傾動也如此。早風聞了蘇州一位公子。央託個客商。使用二千餘兩銀。向花大娘買定這二女。回去後來另有表白。單說正德宿在客店。店主人備上筵席敬奉。正德飲至半酣。舉首對青右壁間題著二絕詩云。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潭木末凋。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正德嘆曰。江潮載酒行楚腰。纖細雲中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國香未開。亦題二絕云。娉娉嫋嫋十三餘。直恁檢頭二月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翠不如。多情却似總無情。前夢不成蠟燭有心。說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吟罷歎曰。昔杜牧之在揚州。每夕爲歌。之。身爲天子不及杜牧。妾則喚店主問曰。此間可有絕色美女。子可採否。店主曰。客官來得遲緩了。正德曰。只是怎麼。店主曰。此間南去。街頭有一座大大的落屋。內有二個絕色美女。一名喚白牡丹。一名喚紅芍藥。非我。只本地馳名。連外府州縣都傾動的。你道湊巧不湊巧。只幾日前。聞有個大名客。便用了多少銀兩。買去。現時此間。却未有聞的。客官早來三五日。就好。豈不是來得遲緩呵。正德聞言。觸動心情。因思。朕前在宮中。夢見二女。就是此二女。入夢。怎麼。既在此出頭。又不相值。語云。有緣千里能相遇。無緣對面不相逢。難道與他無緣麼。朕今須沿途細訪。其蹤跡罷。餓食畢。入房安寢。復思一路行來。銀錢花費。將盡。身邊無一物。可以再賣。如何是好。一夜間。翻來復去。睡得不曾合眼。至天色黎明。起身梳洗畢。店主端上酒飯。食罷。算還房稅。並無餘銀。立即起身。趕出城來。行至日午後。覺得一會疲倦。直至渡仙橋。橋石光滑。滑橋頭有大株楓樹。樹影正照橋上。正德就停在楓樹影下。睡去。按正德。帝乃游龍。自然絕處逢生。適逢秋水泛漲。上橋至正德身邊。逆流退下。此謂洪水逆流。那楓樹影倒照。護住帝身。不一會。有一富戶楊志仁。討租回來。見洪水逆流。樹影倒照。知必大貴。與之結交有益。乃喚

正德醒來，叩其來歷。正德仍將假名說出。因尋蘇州家僕失散，盤川用盡，言明楊志仁，即邀到家中，備酒相待。絕口不與帝結交爲弟兄。正德從之，備本案當天結拜兄弟。楊志仁年長二歲爲兄，令僮僕們盡稱正德爲二員外，送入客房安歇。員外着僮僕小心禮待。二員外有好酒肴買來奉敬，只是其妻張氏，暗恨丈夫失算，揚志仁具言徵異之事，爾當禮敬。從此令裁縫匠重新爲正德製寒衣。正德偶云：「兄異日進京，到舍一游。」員外曰：「賢弟家中必定富足，正德曰：「我家華屋聯錦，富堪敵國，住在京城內東華門內，便是好家。原來揚志仁不曾進京，怎知東華門便是皇宮，馮了十餘日。正德問志仁曰：「連日兄長語言，無緒莫不有甚麼礙在心，弟要就此告別，兄可撥出銀兩，助弟游吳蘇州，好得與兄同志。」仁曰：「弟何忍驟別，且待明春，弟同往蘇州，意欲明早欲往南村收租，須數日方得回來。賢弟可在我家候我，待何正德曰：「弟且候兄收租回來，然後分別可好。」楊志仁大喜，次日婦妻張氏及女僕小心伏侍，義弟即別。正德向高村而去。張氏密叫家人楊智，曰：「爾主人眼內無珠，結交這二員外，被捉弄去，若再延遲不去，家業豈不被地罄空，你何計策可遣他快走。」楊智答曰：「新造莊內鬼魅甚多，無人敢住，不知這二員外去安歇，夜間必被鬼魅嚇壞性命。」員外若回來，來問難道這他人都怨張氏善曰：「爾計極善，可施行事。」楊智應諾，到廳上見正德曰：「二員外苦無聊賴，不到新莊內游耍，正德善曰：「新莊在何處，即當一往。」楊智進內向張氏，張氏引正德到新莊，開門進內，廳上桌椅俱齊備，房內亦有臥床。正德曰：「此間幽潔清淨，今後可在此安歇。」楊智暗裏備辦了油火茶食淨物，伺候至晚，正德飽食畢，楊智復回。張氏張氏曰：「喜今夜必然被鬼所魅。」正德坐至初更，觀看楊智不再回來，關上莊門，又將房門插舌安睡。至二更後，聞廳上有人鞋聲，正德疑惑呀的一聲，房門大開，正德吃了一驚，只有四個小女，各有幾分姿色，俱穿着麻衣素裙，入房而來，齊跪下在床前。正德坐在床心內，並無懼怯，問曰：「爾是甚麼妖邪，或是怨魄冤魂，快快說來。」四女齊跪奏曰：「小女乃金銀之神，端俟陛下，故屢次將住屋之人驚走，今幸聖駕臨此，可向地中掘土三尺，即見金銀小神等，以便出世。」正德曰：「金銀不爲婦軍，爾等只管出世，朕實不計煩登。」四女曰：「出世的非難，只恐震聖駕。」正德曰：「真人不怕，爾等只管出世。」罷，四女齊聲領旨，化一陣風而去。倏忽門廳子果然震動，正德一看，乃是金銀神出如山，把臥床真挺起，到半壁，正德方纔省悟曰：「此處有鬼祟，故恩兄不言及，嫂嫂使我來住，此其心必懷不善，豈可久留於此，何不就來早多帶金銀起身，把餘金銀謝他，再留一書辭別罷。」隨即安寢，至次早，楊智早至莊前，叫開門不應，連叫數聲，又不應，疑是已死，忙回報張氏稱二員外呼喚不應，張氏亦疑其果死，即令僮僕帶梯越牆開了外門，張

氏進內。正德方醒來，喝問何人入來。卽下床穿履而起。張氏見禮。正德問曰：嫂嫂此間有鬼作祟否？張氏曰：自造新莊，我們尚未會到此，却不知其詳細。正德將昨晚金銀浮出事情表白。哥哥若是回來，說我把這金銀相謝，我就此要分別了。張氏曰：叔叔何必著急？叔叔若去，你兄回時，只道是我怠慢。正德曰：多承嫂嫂好意，新莊使我前來鎮壓，怎道怠慢？張氏心知其諷，已無言可答。正德曰：嫂嫂可取文房四寶，併我的包裹來。張氏令家人取至。正德就在桌上寫好一書，書中略吐出真情，又寫云：兄若到京，弟家住東華門，乃天下第一人。若見午門官，自當奏明，所得金銀，兄當收用。國政繁冗，急欲回京，不暇面辭，封了書交張氏。曰：此書交哥哥收，銀兩可押回家去。至此間鬼祟已絕，可以移來居住。隨取得金條，藏在包裹內，辭別張氏起身。張氏忙令童僕把金銀運回家中，過了數日，楊志仁回來，知正德已起身去了，心下疑惑，何故不俟見面而去？張氏引志仁看其許多箱籠的金銀，忙問曰：此從何而來？張氏微笑曰：爾的眼力不差。叔叔真是福澤的人，便說起拾得金銀前情。原來此莊是金銀作祟的。楊志仁怒曰：原來誘他到此，竟寬他，爾是歹意，相加特地去了。及再看書信，驚曰：依此看來，此乃當今天子雲游到此，爾既觸犯他，此金銀須收存勿動。爾與共得金銀二十餘萬，藏下，後日開正德天子回家，運儀到京面君。正德天子大悅，此是後話，未知當下雲游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吹玉笛取笑漁娃 拾金釵調戲風姐

却說正德取了金銀，催了車馬，不日趕到蘇州，隨到虎邱遊覽一會，看看惟有客館酒肆，笙歌悅耳，却無好景。綴方悟當時是劉夢雲到駕，故撒撥冒泰，遂回到蘇州城，聞得蘇州城花燈極稱神奇，思量燈節後趕回京，也不枉到蘇州遊耍一番。我今不如到浙江杭州遊覽西湖，仍擬回蘇州過年，俟看新春花燈，主意已定。宿了一夜，次早卽僱船到杭州。不日來到西湖上，忽見湖內有數十隻黃舫漁船，在隄下柳陰深處，原來只湖內每當風日晴和，時節多有王孫公子，貴客豪家，乘興買棹，挾妓攜酒，簫鼓笙歌，十分鼎沸。因這幾日天氣嚴寒，不曾出遊，故漁舟俱停泊閑暇。當下正德向那漁舟上老漁婆曰：婆婆，你直把船撐來，渡我湖中玩此景物。山水重重有賞，那漁婆看見岸上有人喚船，答曰：我來也。卽令小漁婆把船攏在岸邊，將船板渡正德上船，進入艙中。母女分頭搖櫓，放乎中流。正德坐艙中，觀望時值隆冬物色，蕭條山川寂寥，無甚佳麗也。無甚意思，適見後艙蓬寮上押著一枝鐵笛，因隨手把來，向口裏一吹，從來正德不會吹笛，當下吹的不能吹响，只得糊塗弄腔。那船尾少年漁婆聽得北京人腔調，忍不住笑。正德回頭一看，誰是

漁家生成却也笑容可掬。趁著那老漁婆面向船外搭手搭脚，扒到後艙船尾，陪個笑曰：「小娘子勞力了，略歇一歇。待我代小娘子搖一搖可好？」小漁婆含羞帶笑曰：「客官有煩了，你不曉得吹笛怎得會搖櫓？」正德曰：「不妨事，已來到櫓邊，用力把櫓一推，那船一歪，顛了一頓。」小漁婆緊扯住發慌曰：「方纔不是扯住，怕不下水晶宮裏去見龍王哩。」那漁婆回首過一望曰：「客官這不是當要的日子，已將晚，女兒可把船攏到湖邊，待客官上去尋宿罷。」霎時間船已抵岸，正德還了船稅，上岸尋店安歇。一夜無話。次日進杭州城，却尋商賈雲集，行到街上，日已午刻，見一座酒樓，店前掛個招牌，上寫著「李家店安歇客商」，正德曰：「上等筵席，備一席來。」小二曰：「我這李家店比別的不同，上席銀十二兩，中席八兩，下席四兩。」帝曰：「上席只要一十二兩，却又甚便宜。」小二曰：「我這店倒先交銀後吃酒。」正德曰：「如此更妙。」遂取銀付訖。小二曰：「客官若要安歇小店，亦有客房。」正德曰：「可將席排在潔靜房內，就此安歇。」小二領至最後客房，備席前來。正德曰：「小二多備茶酒油烟。」待我今日暢飲一番。」小二備完，退出。正德自斟自酌，至二更自想，朕在宮中，有后妃侍酒，今皆在孤店，不好齋修寂寞。正在懨懨，早來了一個美人，原來這店名喚「李郎」，父母俱開酒樓家資，頓裕雙親已亡，娶妻陳氏，尚有一胞妹名鳳姐，生得細柳為腰，芙蓉為面，幼時相士云：「其大貴，父母可輕配。」年已二八，尚未議親。只鳳姐意調最佳，近因年長，不便見人，每有富戶要吃鳳姐，說將內驪與鳳姐作客廳，令一婢年甫十三歲，送客出入，待客盡是新奇異味，價錢比李郎更貴。上席銀十六兩，中席銀十二兩，下席銀八兩，所趁銀兩為私房積蓄，以為妝奩。近因錢塘縣知縣貪財，適隔隔街有一件命案，奈因隔街不便深究，李郎為鄰右特請李郎進縣，問其致死情由，何不救護。小二於上燈後開店，李鳳姐欲出探問，兄信遣見客房，男音露出火光，緩步而來，恰遇正德正在燃火，難禁忽聞得綉鞋聲，近忙探頭出房一看，月色朦朧，見一女子十分潔白，鳳姐見有人出房，忙轉身回房，不料頭上脫落了一枝金鳳釵，帝即取火照着拾起來，取鳳釵細看，時式新奇，又用珠寶鑲就，正德暗思：這地客店多有畜得美女，以致年少客商沉迷血本無歸。今晚適逢興動，待他來尋鳳釵，費些銀兩，與他親近也好。且說李鳳姐走回內房，心想方纔若不速回，定然弄出不好意思，停了一回，頭上覺得甚輕，用手一摸，方知失落金鳳釵，叫聲不好了。此釵價錢值百金，莫不被此客商得了。忙點火向原路照尋，並無影迹，想必被那客商拾了。將火吹滅，從客房外窺探動靜。時正德見外面火影，已知是失落金釵來尋，把金釵在燈下觀玩，鳳姐見了大喜，倒退數步，嗽了一聲，來到房中立着。正德即藏在衣袖中，回曰：「門外何人，夜深敢窺人家室？」鳳姐曰：「奴家方纔失脫了一枝金鳳釵，未知客官可曾拾得否？」正德含羞笑曰：「俺在此

飲酒不曉得甚麼金釵。鳳姐曰：客官休要說笑，適纔藏在袖中，奴家已窺見着。萬望見還，足感厚德。帝笑曰：娘子好眼力，俺原非貪財之輩，自應送還。未知娘子何名，說與俺知道。鳳姐不悅曰：客官乃威德君子，豈不知男女不相問，怎好問我姓名？正德曰：爾言差矣，我還爾金釵，乃要表白不貪之心，倘是別有失落，又不知爾姓名，豈不負我的好意？俺今問你的姓名，方有着落。鳳姐曰：客官說得是，奴家是店主的五妹。正德曰：令兄何人？娘子何名？鳳姐曰：家兄喚李郎，正德佯不聞，再問曰：令兄喚甚麼名？鳳姐曰：家兄名李郎。正德曰：令兄喚做李龍，娘子莫非叫做李鳳麼？鳳姐忍不住笑曰：好笑，客官亂猜，又猜着，又不着。正德見鳳姐一笑百媚生，大喜曰：娘子就顛倒了，善便善，怎又說不著？鳳姐曰：家兄李郎，爾錯聽李龍，奴家名李鳳姐，爾却猜着，豈不是著？又不着。正德笑曰：鳳姐若着了便是，令兄不著何妨？即取出金鳳釵對鳳姐曰：鳳姐可來取去罷。鳳姐曰：奴家乃女流，怎好進馬去？客官送出，正德曰：鳳姐誤矣，豈有失主不來取，倒拾得之人送出之理？鳳姐正色曰：客官不好鬧話，巨兩銀子不討便罷，只是有傷客官大名。正德笑曰：爾若不難，道俺倒來爾不成？李鳳姐恨他竟翻身去了。正德停了一會，出房一看，見李鳳姐已遠遠而去。正德方知是良家女，因此真氣暗思，既是閨女，寡人却有些難過，即把門關上，步到角門，原來李鳳姐一時忿恨，忘記未關角門。正德進內，見珠簾垂下，鳳姐獨坐廳上。正德嗽一聲，移步上鳳姐，鳳姐正恨，失了百金物件，又被嘲笑，李龍、李鳳，忽聞嗽聲，正德已進廳了。鳳姐站起身來，變臉曰：客官好不識禮，黑夜為何進入內室，帶着小心，因甚非不識禮？因見狗發憤不討，故特送鳳釵來，還原是好意。鳳姐心思，既是進來，便討鳳釵，亦好，即轉笑答曰：承美意，到是奴家不是了。正德曰：鳳姐賣人，則明處已則暗，我好意思送釵還你，怎連坐無一聲，爾却亦不甚知禮。鳳姐曰：是奴家不該，即移椅曰：客官請坐。正德答曰：有煩了，即坐下，問曰：鳳姐，爾是個伶俐的人，為何剛纔廚櫃，黏着五味名目，豈不鄙俗？鳳姐曰：內廚乃奴家私房生意，便說出私房前情。正德曰：俺怎知爾一宅分為兩段，敢煩鳳姐備一上席來，試試滋味，若何？鳳姐曰：夜深了，不便，客官可於來日暢飲罷。正德曰：俺只要試個滋味，就備四小盤，一壺酒足矣。說罷，取出四十餘兩銀，在桌上曰：銀在此，快快備來。鳳姐曰：奴家比家兄更貴，上席一十六兩，中席十二兩，下席八兩。正德笑曰：若論令兄十二兩，這便該一百六十兩，一千六百兩哩。一十六兩還算便宜，我這些銀子，便折你十六兩。鳳姐心中明知正德是貪他姿色，且被正德說得許多笑話，思量待我作弄他一個人財兩空，即把酒瓶，故在熱湯內盪好，收了銀兩，取出四小盤，便菜，併盞箸，排在桌上，斟了一杯酒，立在桌邊，叫聲客官請飲。正德心中大喜，坐着，朝看鳳姐，丟眼細看，猶如芍藥含風，海棠帶

露鳳姐雙臉通紅，忙轉回綉房，將門關上。正德叫曰：「鳳姐，鳳姐，你爲何不出來？」鳳姐聞叫，在內應聲曰：「酒菜俱有，客官只管暢飲。」正德自思：「鳳姐明知我貪着她的顏容，故意作弄我，這遭真是慾火難禁，遂心生一計。」假喚曰：「我酒已醉，要退出了。」鳳姐可出來收拾盤盞。鳳姐曰：「客官自便。」正德起身，假作酒醉聲，踉蹌下階，大踏步行幾步，仍躡足回窺，躲在房門邊几桌下。你道好笑不好笑？大大正德天子，好色如狗一般，蹲在桌下停了一會。鳳姐聽得廳上無有動靜，隨開房門，見廳上果無人在，怎知躲在他房門邊，即出房移步到廳前。正德遂放著胆，閃進綉房內，見床幔垂下，即躲在床上，聽得李鳳姐在廳上自言曰：「方纔慌忙，失關角門，被他進來，歪纏幾時，奴家想他吃了一席酒，那裏還要再吃，明是貪著奴家姿色。」奴家一時閉戶絕望，怕他怎不出去？如今弄得他人財兩空，亦算息氣了。收拾酒菜明白，遂進房關上房門，坐在桌前椅上。正德在床上，看見鳳姐豔色姣容，一時色胆包天，不管你三七是二十一，輕輕開揭床幔，下床閃至鳳姐背後，向耳邊低聲曰：「鳳姐，鳳姐，你在此等候。」鳳姐大驚，立起身曰：「你不識禮法，胆大如天，偷進我臥房，是何解說？」正德曰：「鳳姐，請息怒，俺本要出去，恐你說我癡呆，故躲在此。不料爾果說我癡呆。」鳳姐大怒曰：「三更半夜，無故入人家，非奸即盜，快快出去，便罷。若不出去，只怕不好看相。」正德曰：「任你說好就奸，說盜就盜，怎麼好看相不好看相？只是俺因鳳姐你的乖巧，不便變起臉來。若他人，俺便叫喊，說你約俺前來，看爾好看相麼？」鳳姐曰：「你只等說何人爲證？」正德曰：「無證麼？」即指金鳳釵曰：「此就是證。」俺說爾把金鳳釵爲表記，便黑白不分了。」鳳姐心內暗驚，如此說來，好不利害。即恨恨面向壁上曰：「奴家不暇與爾鬥嘴，看你有些甚臉面。」說罷，雙手抱著膝面，壁而坐。正德見其含怒，更加嬌媚，不覺動起慾火，又見其不做不睬，只得向前懇求曰：「鳳姐，看俺是何人品，俺乃北京首富，爾若肯從，我管教錦衣玉食，呼奴使婢。」鳳姐惱氣曰：「奴家不是貪財之輩，富足享用，枉費口舌。」正德只得陪笑向前曰：「俺身非白丁，鳳姐曰：莫不高官顯爵麼？」正德曰：「俺乃一品顯職。」因游西湖到此，今夜相遇，正是有緣。異日便有二房夫人之貴。」鳳姐冷笑曰：「真是不以享用爲念，便說是一品顯職。」奴家雖是女流，非富貴所能搖動我心。」正德情急無奈，只得再向前說出實情，現出本來面目，未知鳳姐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李鳳姐恩封西宮 定國公怒打權監

却說鳳姐不肯順從，正德情急，只得向前說出實情曰：「俺實非止富戶高官，又現出本來面目曰：你看俺龍行虎步，豈是庸流。」鳳姐曰：「莫非皇帝麼？」正德曰：「朕正是武宗天子。」鳳姐曰：「我只道是個正人君子，原來却是油嘴光棍，豈有天子

如此錢臉，正德滿面通紅，即取出玉印來曰：「此是何人之物？」鳳姐說：「是個道士印，何足爲奇。」正德解開衣帶，露出龍披，揭開龍眼罩，兩顆夜明珠光彩耀目。鳳姐看見，方信是武宗天子忙跪下曰：「臣妾不知是聖駕，望乞赦罪。」正德即坐下曰：「亦爲富貴搖心乎？」鳳姐抱住龍足，粉面假在帝膝上曰：「念臣妾無知之罪，正德雙手捧住李鳳姐的粉面曰：「朕怎忍怪卿，遂將金鳳釵代鳳姐插上曰：「朕被卿難爲得殺了，今可伏侍寡人安寢。」鳳姐奏曰：「求恩封兄妹。」正德令取通筆硯，寫了御書，加封李鳳姐爲西宮貴妃，兄李郎封爲國舅。鳳姐奏曰：「何不吊印？」正德曰：「可有硃砂印色？」鳳姐曰：「硃砂俱在外面，不便去取，將黑墨借用。」正德曰：「晦氣，朕不丁憂，怎用黑墨？」鳳姐曰：「有胭脂可用否？」正德曰：「將就可。」取出印來，鳳姐把胭脂和涎沫調勻，印上。鳳姐代帝寬下衣服上床，鳳姐方脫下衣裙，正德問曰：「甚麼聲響？」鳳姐曰：「臣妾裙帶下繫著兩文錢，因有響。」正德曰：「何故繫錢於裙帶上？」鳳姐曰：「因陛下有福，世間婦女多繫著祈福。」正德曰：「若說祈福，怎麼扣在小便處，怪不得劉瑾刑。」鳳姐曰：「是彼女子污穢，朕回朝必責。」正德錢錯縮，鳳姐上床，是夜天氣冷，暖和平，正在久屯之際，即成其好事。正德不勝史護，亦草草完事，披衣起，沐浴，令鳳姐備酒同飲。鳳姐勸曰：「陛下當速回京，接幸入宮，同享富貴。」正德恐其漏泄，給之曰：「朕來日即回京，差官來接。」二人說說笑笑，不覺金雞三唱。正德辭別鳳姐，曰：「陛下休誤臣妾終身。」正德稱是，回到客房收拾包裹起身，算還小二房租而去。且說鳳姐回房，睡到日上三竿，尚未起身，伊嫂陳氏推門入房，見兩雙杯箸俱染口污，叫醒鳳姐起來，雲鬢蓬鬆，陳氏疑或問曰：「姑娘爲何夜故？」却又兩付杯箸點污，若有甚私情，我與你情深姊妹，可對我實說。勸令兄將錯就錯，完了終身。鳳姐羞慚，且把昨日之事實告陳氏曰：「必光棍若是天子，那有如此該眼？」鳳姐因出御書示之。陳氏即將御書留下，與李郎回來一看，至次日李郎回家，陳氏具言前事。李郎曰：「我在縣衙聞得正德來到杭州雲游，諒必天子即將御書展開一看，然後到錢塘縣認得小印，慌忙拜見國舅，遂約會合府官員到店朝拜西宮娘娘，好不榮耀。」是時正德別了鳳姐，仍回蘇州。只一日到蘇州城，歇在中街范家客店，過了數日，已是除夕。正德在蘇州過年，來朝是正月初一日，店主備一席酒，慶賀正德元旦。正德心念江流未知可隱，購得宮內后妃朝中文武，否俟燈節後，即當回京，不說正德思量要看燈，後回京之事。單說京城宮內，自帝九月出門，文武屢要奏事，江流只推帝病未痊。至十一月間，適值定國公徐大江患病，百官來見文閣夏父子，約十二月初一朔日，請帝臨殿，看守金鑾殿太監報進宮來。江流料帝年終必回，即轉旨曰：「朕病近日痊安，嫌今年此利，俟明年正月初一受朝。」文閣夏對百官曰：「且俟元旦慶賀未遲。」惟欽天監曰：「帝星現在吳越地面，帝自九月間離京。」

來年未必有帝受賀。衆官不信。獨江流在宮。日日盼望。年終寢食俱廢。至三十日。文閣夏會約衆官。三更進朝。伺俟元且拜賀。及三更後。百官齊到。惟徐大江告假未滿不到。百官俟至天明。又無動靜。文閣夏令看守金鑾太監請駕臨朝。江流思再緩及元宵。帝必回來。即假傳旨曰。帝近日心神不安。俟十五日受賀。元宵文閣夏怒曰。明是江流阻絕。君臣待我到紫禁門。奏入宮請駕。說罷。來至紫禁門。跪下。要入宮探病。江流無奈。帶了金鑾。略開禁門。探身請起。文閣夏俟十五日朝賀。文閣夏曰。待老夫進宮請安。即欲舉足跨進。江流攔住曰。閣老若進宮。帝必責。噤把守不嚴。文閣夏曰。帝若責你。罪老夫抵當。即又跨進宮門。江流一時著急。一手攔住。文閣夏一手舉起金鑾。曰。國老不聽。即便得罪。文閣夏大怒曰。我不怕金鑾。竟舉足進門。江流怎敢打他。只得將手一掩。不料文閣夏年老力衰。一顛跌坐在地。一頂烏紗坐得粉碎。大叫。劣奴大胆。毆打元老。那江流大驚。忙將禁門關上。文閣夏見伊父力衰。跌倒。怒髮冲冠。率領衆文武上前。扶起。岳父將脚向禁門亂踢。踹罵曰。劣奴每打吾父。如不出來。踢破禁門。將脚又是亂跌。內有幾位諫大臣。勸曰。紫禁門非較鬧之地。徐千歲病已痊愈。可請來。他有先帝御鞭。可壓他。金鑾文閣夏曰。衆官可同往。遂領合朝三百餘官員。上了轎馬。來到定國公府。轎門報進。徐大江迎。接至後堂。見禮坐下。曰。本藩因朝廷久不臨朝。國政少暇。且偷閑。今國老因甚。紗帽粉碎。文閣夏曰。奸監江流。十二月傳旨。元且受賀。今又詐言須元宵。方許朝見。老夫欲進宮請安。江流阻截。紫禁門倚仗金鑾。毒打幸衆官救危。辱盡大臣體面。未知千歲有甚高見。徐大江暴跳如雷曰。反了。反了。劣奴如此猖橫。列位且回朝堂。本藩即將往爲國老雪恨。衆官齊聲稱善。一同回朝。等待徐大江帶了御鞭。上馬來到金鑾。將綉墩移在殿傍坐下。令執殿官擊動金鼓。請聖登殿。一時鐘鼓齊鳴。值殿太監走報江流曰。衆官齊爲請定國公現帶先帝金鞭。請帝臨軒。江流令小監回覆衆官。主上必俟元宵受賀。小監曰。定國公滿面氣小的。不敢往。公公自去回覆。江流曰。主上懶惰。定國公錯疑。噤家作弊。噤若去反爲不美。爾乃下人。他必無怪。小監無奈。來到定國公面前。跪稟曰。奉旨令衆官元宵朝賀。請千歲回府。徐大江環睜雙目。喝曰。此言是朝廷對你說。噤小監失色曰。乃江公公分付的。定國公曰。爾去喚江流來見本藩。自有說話。小監即慌忙去報。徐千歲發惱。要進宮來拏了。江流嘆一口氣。只得來到定國公面前。果見定國公怒目揚鬚。好不怕人。遂打一拱曰。千歲在上。噤家行禮。定國公喝曰。江流。怎敢隔絕君臣。辱打元老。江流曰。實是朝廷偷安。不肯臨朝。國老不遵聖旨。強要進宮。噤家恐被拖累。將金鑾唬他。他自行跌倒。何會打他。定國公喝聲劣奴。國老大臣爾敢唬他。便該死了。豈止被打劣奴辱大臣。爾命亦難保了。站起身來。左手揪住江流衣。

襟。右手舉金鞭就打。江流叫聲饒命。忽一羣小監從後宮奔出曰。奉正宮娘娘懿旨。方纔因鐘鼓鬧動。查明各宮。自九月間。天子就無蹤跡。娘娘有旨滿朝何用。若聖駕有失。合朝文武盡行斬首。定國公大驚。放下江流罵曰。劣奴。你把朝廷置之何地。快快說出。江流跪下泣告曰。自九月間。聖駕出京。雲游蘇州。王合跟隨。誰知至今杳無音信。奴婢恐百官見怪。詐言在宮。定國公駭然曰。天子既遠游。爾當早報。一二大臣令人暗隨。方好。今聖駕倘有些差錯。豈不累及合朝的文武。江流曰。奴婢恐衆大臣知風。或有懷了異心。害及聖上。故不敢言。定國公曰。劣奴作事累及文武。今暫禁天牢。著牢官小心。休被他尋死。俟天子回來。斬首夷族。武士領令。把江流押在天牢去了。文國夏曰。前日欽天監云。帝星不在宮。今日始信。當再問過欽天監。必知端的。那欽天監張正大向前言曰。觀看帝星。正照吳地。主上必在蘇州。但星光昏暗。恐有橫禍。須往救駕爲要。定國公對文國夏曰。國老賢喬梓守國。一面差人四處密訪。本藩帶三千鐵騎。各帶乾糧。士馬起身。一路府州縣不發馬牌文書。一面另著文武迴避。不分晝夜。趕路而行。且說正德在蘇州客店。俟至正月十三晚。花燈已點。因初更不甚熱鬧。正德游玩了一番。即回店安歇。及十四晚。正德見雖熱鬧。但不及京城。多是珠玉做就。又見男女擁塞。有一種醉漢。雜在婦女隊中。搖手搭脚。又見一扒兒手。乘人多處。拔取婦女頭上首飾。引得婦女叫罵不休。真是少年婦女不宜之事。正德游至三更後。欲回來。到一條闊街。俱是高堂門前。點著紙匾。聯燈匾。上寫著「爭春。游春。樂情。多情。等項院名。門首各坐一人。大模大樣。門前各立一旗。旗在中央。回對店小二曰。沒甚好景。令備小菜獨酌。忽然春興勃發。問小二曰。此間可有勾欄美女。賺小二笑曰。向南去。轉轉抹角。有一條勾欄街。俱是名妓。有塵翠云軒。薛媽媽家。中有十二個美女。俱年十六七歲。八個取草名。四個取花名。人號爲四時名花。八節青草。大官人何不去一遊。正德曰。不識何處。倘尋錯人家。豈不惹禍。小二曰。他門首有枝旗。旗便是。正德笑曰。有旗。旗怎說是勾欄院。小二曰。大官人你不知。那枝旗是勾欄牌匾。立在門首中央。旗上掛的是雙貓。號爲娼妓貓。正德笑曰。俺知道了。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揮金銀衆女感恩 受封誥二姬醒夢

却說正德聞得小二之言。笑曰。俺知道了。即進客房。取了金條鎖上房門。小二笑曰。大官人放心。我們這裏謹著燈籠。乃通夜不閉的。正德出門。來至勾欄街。翠雲軒口。果見那門前的鴨兒嬉笑迎接。進門。正德當中坐下。薛媽媽叩見。問名。正德以假名告。即曰。聞媽媽有名姝。特來相訪。薛媽媽先令數女拜見。正德看看都不合意。嗣後方便十二美女。各

一千銀兩買來，藏在外宅。欲擇日成親，被妻范氏知覺，擒住二女，交媒發賣。黃虎暗令人贖回，另暗買一小宅安置。只宅近在薛媽媽家傍門，與薛媽媽後樓相接。黃虎囑其不時照顧，重重有賞。范氏疑惑，遂把黃虎日夜留在家中，不肯放他出門。故二女猶是全身處子。薛媽媽因怕黃虎的勢力，亦不敢萌異念。當下因見正德疎財，忽動貪心，乃對正德言明二女來歷。今念大官人厚情，愿下說詞，誘其與大官人一會。若何？正德聞其說出來，歷觸動衷情，不覺大悅。即取出黃金，折銀三百餘兩，付與薛媽媽。曰：「權將此爲謝禮。」薛媽媽曰：「二女乃良家女子，恐未必肯枕席之歡。」正德曰：「俺不貪色慾，惟期一會足矣。」薛媽媽收了金子，曰：「須來日方園相會。」正德喜諾。鬧至天晚，方回店。明早乃十五日。薛媽媽從後來至二女宅內，原來黃虎令一小婢跟隨，日食衣飾俱黃虎供給。白牡丹素粧，紅芍藥濃抹，俱完。迎薛媽媽坐下。薛媽媽曰：「逐日事冗，有失候問。昨日因見明月如鏡，花燈鬧熱，回思二位娘子青春寂寞，實爲可傷。紅芍藥歎曰：「此乃命薄所招，夫復何怨？」薛媽媽曰：「公子懼內，不肯做主。小夫人悍妒，倘二位在此，勢必落實青樓妓館，竊爲二位可慮。」白牡丹曰：「我們豈不知，但恨晚母貪財，身不自在，只好聽天由命。」薛媽媽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老身到有一計，只是不便啓口。」白牡丹曰：「媽媽既有良謀，不妨明言，斷不糊塗。」薛媽媽曰：「近日有富翁姓武名德，爲人甚是慷慨仗義，老身每讚二位才貌，武官人却甚仰慕。老身勸其向武公子代二位贖身。黃公子富此兩難，必定聽從。娘子終身有托，武官人說千金薄禮，有但未見一面耳。若得娘子請來，面求武官人必厚償，代爲贖身。未知二位尊意若何？」白牡丹羞慚曰：「如此說來，機會雖好，但素不相識，怎好見面？」薛媽媽曰：「你此言差矣。譬如大娘，前在青樓那時，攜兒成道，勢登現寶，密娘子爾說素不相識，娘子當早作主張，不可錯過機會。紅芍藥曰：「媽媽良言，賢妹須當聽從。休誤終身。」白牡丹曰：「媽媽便請大官人來一會，切勿使公子知道。」薛媽媽曰：「事久多變，老身少停，便請來更妙。」管教一說，便成事。二女曰：「多煩媽媽費心。」薛媽媽曰：「老身即請來，忙出門，從後門而來。聚女笑問曰：「事體可成否？」薛媽媽亦笑曰：「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却已成事了。」二女大喜。薛媽媽送到客店，見正德曰：「老身費盡口舌，二女欲請大官人相見，須慢慢勾他入局。」正德大喜，即同到院中，向後樓下進入宅門。一見二女好生面善，如舊相識。二女亦見正德，天庭開闢地角方圓，三絳長鬚，胸腹諒非常人。忙向前跪接，曰：「念奴等爲著終身大事，不避嫌疑，幸大官人勿誤。」正德見二女一淡一濃，打扮合宜，心思與前在宮中夢見，真是有一無二也。此乃天作之合，心花大開。二女請正德當中坐下。二女傍坐，薛媽媽在下相陪。正德曰：「聞得薛媽媽言及方知二位娘子白璧，污泥終難沾染。至若贖身，雖千金何難。薛媽媽對二女曰：「煩娘子厚待大官

人老身回去備席。即出門從後門而去。須臾間呈上酒席。正德居中。二女兩傍殷勤敬酒。十分親熱。酒至半酣。白牡丹吹動玉笛。紅芍藥唱曲。相和聲音如鶯婉轉。弄得正德如在半空中。再開懷暢飲。至黃昏時。酩酊大醉。支持不住。扶入帳中。和衣睡倒。白牡丹大驚曰：睡在此間。倘公子得知。豈不利害。紅芍藥曰：候他酒醒再處。取了一杯茶等待。至初更後。正德翻身曰：朕口渴。內侍取茶來與寡人解渴。白牡丹曰：醉後吐真言。大官人莫非正德天子麼。紅芍藥曰：我聞正德乃逍遙天子。雲游到此。今日相遇。也算是我們造化到了。可討個語封。白牡丹曰：姊姊所言不差。取一大杯茶。把正德扶起坐下。正德吃了茶。開眼方知是醉。忙問曰：俺醉了。不知可曾說甚話否。二女即跪奏曰：臣妾等不知駕臨。罪該萬死。正德驚曰：俺係庶民。何故君臣相稱。二女曰：陛下醉後已露出真情。此乃臣等萬幸。望乞誥封。使臣妾等終身有賴。正德聞奏曰：朕就封紅芍藥瓊華夫人。封白牡丹爲昭華夫人。速侍寡人安歇。二女謝恩畢。取過筆硯。正德寫好御令。取胭脂塗印。印上付與二女收了。你道如何。那黃虎被妻范氏留住不得脫身。與二女私會。十五晚設宴慶賀元宵。三更方就寢。公子無意與范氏親熱。當下范氏興動起來。反側不穩。黃虎無奈。與范氏殺火及事畢。又想二女當此燈月交輝。豈不寂寞。怨恨至黎明。看范氏正在熟睡。黃虎對女婢曰：夫人若醒來問你。只說我纔出門。訪友便回。隨上馬帶了數名家丁。進入城內。來到薛媽媽門首。當下薛媽媽知正德在二女房內安睡。好不懼喜。入局。忽見鴛鴦子慌慌張張報說曰：禍事到了。想是有人通風。今黃虎起早馳馬前來。薛媽媽驚得手足發抖曰：不好了。我且去外面安置。公子令女婢作速去報二美人。教他速打發武大官人從後門迴避。快去迎接黃公子。婢女領命而去。薛媽媽急奔出外廳。黃虎早從門首進入廳上。薛媽媽迎上曰：新春恭喜。請坐受老身一拜。黃虎恐其緩久。被妻范氏見責。便曰：媽媽不須厚禮。俺要會二女要緊。即欲起身。薛媽媽攔住曰：貴人新春下降。須杯茶奉敬。黃虎只得坐下。薛媽媽陪在傍。女婢獻茶畢。黃虎又欲進內。未知二女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正德門寶拘幽室 黃虎陷主戮全家

却說黃虎吃茶畢。即欲入內見二女。薛媽媽曰：公子何必性急。待老身令婢女去請二女前來迎接。便向女婢丟個眼色曰：爾去快請二美人來見公子。女婢應聲而去。過了一會。黃虎心恐遲延。曰：好怠懶。爲何去喚他未來。薛媽媽笑曰：昨晚老身備一薄席。與他們慶賀元宵。諒必遲延。梳粧未完。公子爲何這等著急。回顧女婢曰：快請二位娘子說公子等待。作速前來。女婢應諾。那先前的女婢飛報二女曰：公子前來。媽媽叫速打發武大官人出後門迴避。快出迎接公

子二女驚得面如土色忙上前推喚正德奈正德睡熟只是不醒二女因是天子不敢認真呼喚到是白牡丹阻住曰總是禍臨他是個天子就便醒來仗著帝王性子怎肯迴避定要問明備細黃虎進來必定謀害雪恨我們不如且躲在隣家好打點救駕紅芍藥稱是開了暗鑰小門而去仍關好小門奔到隣家躲避只裏黃虎再等一會並無動靜發怒曰二賤人到這時還不出來遂喚家丁同向後樓進入宅門薛媽媽無計可施心知二女不出來必是武大官人未起這遭黃虎見了怎肯干休忙對家妓女曰你們且暫回主家去衆女辯是各收拾逃去原籍蘇州乃大去處多有勢家養美女寄放青樓賺銀薛媽媽家中美女多是勢家所寄兼勾欄院乃同法的華每每鬧事所有細軟物件預行收拾以備逃走院中廣有門路此等各逃回本家中黃虎同著家人進宅門見不來提心疑只帶二家人進房門口不見人影幔帳垂下牀前放著一雙珠履家丁揭開帳子見睡著一個醉漢黃虎氣得太陽火發家丁道二女家丁尋了一會回報曰莫道二女還在媽媽家便走了黃虎聽了大怒曰可惡這廝回家根究二女蹤跡家丁道正德推起帝在夢中叫曰你們勾欄院中好薄情一夜三百餘兩睡不得一個快樂家丁笑曰只廝到會使用一夜三百餘兩何等闊氣黃虎大罵曰你只廝敢害我的愛妾命家丁帶他回家理論正德知是黃虎想他尙未近得劉府把銀兩贖來何妨便不做聲隨了衆人出門去到黃府黃虎在堂中坐下正德向前曰公子怒我何故黃虎曰我不說你亦不知罪由便將二女和薛媽媽一觀一一說明正德曰只是公子差錯了媽媽惟利是求幸得二女公子來會成親聞得公子用千餘兩銀子買來俺情願加倍就是二千餘兩償還公子別買况你乃蘇州公子俺乃京師富戶每日苦到京師亦可到俺家安枕以爲遠處相如豈不是好成黃虎越發大怒曰爾仗富戶計得我便且吾今與你商爾若富勝於我便罷倘是及我的家資却又奪我的愛妾爾便該死正德笑曰莫道公子家資不能及我便是將天下的富戶亦莫及得我了黃虎冷笑曰當家的產業賬簿取來與這廝看看方知我是真富是那家丁把家資賬簿送來正德留心閱看畢對黃虎曰這些家產却是平常黃虎曰其中共有許多銀子爾當知道正德曰現銀產業未及四十萬兩欠賬玩器屋宇不止二十萬兩黃虎曰六十萬也就數了爾有多少正德曰令尊在京家資諒有十萬兩令尊的官職若使銀捐納亦要用銀三十萬合共估銀不過一百萬而已黃虎罵曰只匹夫可恨連吾父的官職却也估起價來我且問你只有只家產否正德曰百萬家產不算富勸爾休說罷黃虎曰爾財產有多少敢如此說大話正德曰若論俺的家資就是俺的奴僕私房亦不下數百萬大几家資須不可勝數方爲豪富若歷歷可數算不得富戶黃虎

曰爾把我比於奴僕。但我的家產賬簿爲記。爾的家產。現在何處。正德曰。若說百萬。只俺身上所有。亦不下百萬。何必云及家業。但不便獻出。恐公子著驚。黃虎曰。既爾身上有寶獻出。我看我便輸服。立送你起身。正德曰。公子不要著驚。隨把纓帶解開。脫下衣襟。露出龍披。揭開龍眼罩。現出毫光。正德曰。只道兩顆夜明珠。價值連城。何止百萬。黃虎見了。知是天子。驚得目瞪口呆。暗思。怎得與天子爭風鬥寵。正德仍結束衣服曰。不知不罪。天子游採美色。不好名頭。媒人後日回京。斷不說起黃虎。沉吟不語。家丁黃二向前曰。公子不聞纏虎容易。縱虎難壓。黃虎悟省曰。若非黃二指點。幾誤大事。即指著正德罵曰。爾只膽敢冒稱天子。衆人與我押進暗室。餓死。正德驚曰。黃虎造賊。謀害朕躬。離命賊族之報。家人不由分說。把正德推進暗室。把門鎖上。正德在暗室內。見並無床桌椅凳。四面俱是石壁。自思。朕今日死得不值。只是嘆息。黃虎入內對范氏把禁。害正德天子之事。說過。范氏喜曰。夫君果然做的好事。便直了二賤人。不料內室動了一個救星。因黃虎三年前奪了一個家貧女子。名喚薛燕藏在外書室。欲行強姦。被妾知覺。收爲隨侍。婢薛燕極小心伏侍。范氏愛惜之。凡珍重之物。俱付執掌。薛燕每隨范氏就寢。方睡。一夜聞范氏房內有聲。急起。見黃虎。黃虎夫妻睡罷。暗帶人來到暗房口。細叩門對正德說明來歷。將人參從門隙投進。正德許其若願。回京立爲偏妃。且說紅芍藥白牡丹。躲在人。家探聽。正德天子被擒。料必被黃虎所害。乃商議將首師變賣。令人寫了狀子。呈報。江陵府省城。投首上司。救駕。趕至前四日午後時。至荒郊曠野。恰遇定國公領鐵騎兵前來。二女下騎。看甚官員。紅芍藥曰。何不就此出首。及定國公馬到。二女在路傍高聲喊救。定國公認爲必有深冤。即下馬。請二女到跟前。二女萬福曰。本該拜見。奈蒙朝廷恩封。不敢全禮。定國公聞得說著朝廷恩封。天子自有降敕。大驚問曰。有何爲憑。二女呈上天子御書。定國公見印得是胭脂汁。不覺好笑曰。真是風流胭脂天子。即忙立起身問曰。原來是二位夫人在何處。過見天子。二女道。明黃虎凶惡。天子必遭陷害。故欲赴省出首。幸遇千歲。乞早救駕。定國公大驚。問明黃虎住址。忙取令箭。著兩個老實家將。護送二位夫人進京。金亭驛安歇。不許說出天子情由。二家將領命隨驛而去。定國公暗惱堂堂天子。却爲女色爭風。幸二女有情出首。不在天子癡心。隨令人往探黃虎住處。又領軍馬趕來。至次夜四更。已到黃府。悄悄圍住。下令曰。若是進去。逢人便捉。恐其乘急謀害天子。軍士一聲吶喊。打入府中。冲房擡室。不管睡與不睡。男女盡行綁縛。猶如山崩地裂一般。黃虎夫妻睡夢醒。軍已士打入房來。即穿了衣服。綁好。黃虎不知何故。其擒男女一百二十四名。單單失了天子。定國公在堂上坐下。軍士押黃虎母子一并跪下。黃虎方知是定國公人馬。又暗喜。

尋帝不出。就可抵賴。卽曰：晚生乃公卿之子，毫無犯法。千歲黑夜裏攻門擄搶，拴捉男女。王法無私，千歲雖然惡品，家父亦不肯休。定國公喝曰：匹夫快將朝廷送出，饒你性命。薛氏叫曰：妾知天子去處，軍士帶上前。黃虎睜目喝曰：爾怎敢鬧話？薛氏便曰：黃虎爾罪惡重大，卽言明天子被禁，人參相救。黃虎恨養虎傷身，定國公大驚曰：今幾六天，豈不斷送性命？薛氏曰：諒有人參保護不妨，卽引至暗室門前。軍士仔細打開門進內，見帝滾倒在地，星眼半開。定國公抱住大哭曰：陛下竟如此結果！薛氏曰：不必悲傷，幸有鼻息，心頭尚熱，還可更生。定國公卽扶起到床上，令速煮稀粥，和入參湯灌下。且喜尚能下咽。滿城文武官員聞得此言，驚得魂魄俱無，出城投罪，欲請進城。定國公全蘇州府將黃虎滿門押去嚴禁牢獄，不許泄漏。只在黃府伏侍天子，一日數次摩粥，參湯調理。薛氏亦留在府過了兩日，帝方醒。定國公國下淚曰：朕豈夢中相會麼？卿怎知朕被害到此，保救定國公說明元且朝賀之事。欽天監占星後逢二女出首，星夜趕來擒捉黃虎等情。正德暗喜二女，却甚有情，不枉朕爲他受苦。再過三四日，精神已健，飲食如故。店主送帝包裹來，還帝重賞，令回定國公，問及王合向那裏去。正德方言自瑞蘭州瑞陽鎮失散，至今未知下落。次日帝陞堂，宣蘇州府文武官員曰：黃虎陷害百姓，俱是府縣官縱放之罪。今後倘有不法者，若再詢情縱放，定將爾等盡行處死。文武官員一齊叩首。帝令蘇州府提出黃虎全家上堂，黃虎母子夫妻跪在前面，婢女奴僕跪在後面。正德大罵曰：黃虎爾平日陷害小民，罪已是不容赦。今却又要置朕於死地，爾有何言說來？黃虎無言可答，只是叩頭伏罪。正德令武士押男女出去，盡行處斬。定國公跪奏曰：家無全犯，乞赦家人。僕婦正德曰：前日黃虎略有悔過之心，奈黃二主唆故害寡人，朕今全斬，以爲後世惡僕。唆主戒衆僕婦俱哭罵黃二媚主害死衆命。武士將黃虎一家盡行斬首。繳旨正德令把黃虎首級懸蘇州城門，號令餘俱掩埋。萬民稱快。正德安慰薛氏救命之功，俟回京必立爲妃。犒賞鐵騎軍，將黃虎家產全沒入官。傳旨回京，不許走漏風聲。朕還要處死黃志昌，縱子爲惡，沿途不許驚動地方官，恐耽擱日子。定國公保駕起程。正德性急欲回京，一路早行晚歇，非一日，將到京城。文武官因先前紅芍藥白牡丹至京，聞他言帝在蘇州，不久卽回京，並不言及妾事，心下俱懷疑。每日盼望，只一日聞報聖駕回京，百官齊到十里長亭跪接。正德令內監送薛瑞燕入宮，自己上涼亭諭百官曰：朕雲游日久，賴衆卿等守國，其功不小。衆官謝罪曰：臣等有失保駕罪戾，非小。正德卽令宣兵部侍郎黃志昌諭話。黃志昌心內大驚，想帝在蘇州回來，卽行宣詔，必有不妙之事。上前俯伏候旨。帝和顏悅色曰：平身。問曰：聞得卿家住蘇州，未知在於城內城外？黃志昌奏曰：臣住在蘇州城外，離城數里，未知有何聖諭。帝

問曰：家中尙有何人？黃志昌曰：家中只有老妻媳婦及一子名黃虎。帝問曰：你子作何事業，可守分否？未知黃志昌如何奏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江流獲赦超苦海 鳳姐自誤喪黃泉

却說正德問黃志昌曰：卿子可守分否？黃志昌奏曰：臣只此一子，清望接續書香，每日責其放蕩，勸其勤讀詩書，諒必不守本分。帝曰：你既寄書責勸，他定然守分。黃志昌曰：慈母每出敗子，老妻只有此子，定是任他縱放，怎肯習善？定必非爲。帝曰：卿可謂不私其子。你子在家，剝削小民，又敢陷害朕躬，今幸得定國公往救，方得命回京。驚得黃志昌魂不附體，免冠叩首曰：臣怎知逆子如此作惡，罪孽滔天，請將臣碎屍以謝陛下之恨。帝曰：卿言語乖公，自是你子作惡，與卿無干。今朕已將你子滿門誅戮，卿宜歸原職。黃志昌聞得滿門誅戮，心如刀割，奏曰：臣雖蒙聖恩寬宥，但臣罪深重，乞准辭官。帝曰：卿且就職，另日辭官未遲。龍駕上苑回京，羣臣方知天子遇害，黃志昌恐正德怨恨，過了月餘，辭官而去，不表。且云正德回京進宮，各后妃朝見請安，自有一番言語。次早登殿，百官慶畢，賀左班閃出一個金亭驛丞，跪金階奏曰：今有紅芍藥白牡丹，現在驛中，請旨定奪。正德曰：二女係朕夢中所得，且出首救朕有功，諒宜召入宮，同享富貴。只見六部官向文閣夏睹丟眼色，文閣夏乃當先跪下，六部官一齊跪奏曰：二女曾入青樓妓館，生不得入宮玷辱宮闈，死不得配享太廟，只宜賜府別居。陛下欲會，可在地下前往，免被外議。天子宿妓之嫌，又杜刺客窺伺之意，帝不悅曰：二女乃良家處女，白璧無瑕，其居私宅，是黃府私宅，豈有入青樓妓館之理？羣臣不必多言，即令傳進二女。命內監送入宮去。帝又問曰：內監江流何在？徐大江奏曰：前日皇后就要臣責究，臣已將江流拘禁。天牢帝令當駕官宣帶江流上朝，須臾間，江流已到，當殿關了鎖鑰，只見江流蓬頭跣足，好似枉死城失鎖走出的惡鬼。跪下曰：陛下累奴婢好苦。百官俱道是奴婢唆使陛下雲游，令幸回來。奴婢可表白心跡，乃知是陛下自欲雲游，非奴婢唆使。帝傷感慰曰：是朕累卿，令赦卿罪，仍侍寡人。羣官齊跪奏曰：陛下起程之後，江流自宜密約一二大臣，好暗暗隨駕，自無蘇州之禍。如此險累羣臣誅戮，罪難赦輕。帝曰：此乃朕自爲之，若欲斬江流，且斬寡人就罷。羣臣不敢多言，只得領旨。帝回宮對江流說起王合失散蘇州被害，江流不勝驚駭，但帝本消遙天子，恣於政事，今離京日久，積章累牘，頗費支理，因此忘了李鳳姐終身，但只且慢表著，且說正德一日臨殿早朝，午門官奏曰：啓陛下，王合在午門外候旨，帝令宣進。王合進到金階跪下叩首曰：奴婢有失保駕罪，該萬死。帝問曰：卿一向失散在何處，今怎知朕回來？王合奏曰：陛下累

奴婢好苦。一路往蘇州密通府縣文官，尋訪聖駕。又到福建漳泉等府，知會地方官細訪。方欲回京，又恐百官書罪，只得在福建打探。近聞聖駕回來，特趕回請罪。江流當先跪下，衆官亦一齊跪下。曰：「王合保駕失路，致陛下在蘇州被竄，乞陛下誅戮。」王合忙獻出獨角旨，赦曰：「現有赦書在此。百官又奏曰：「王合知有罪，預先邀赦，更應斬首。正德不悅曰：「朕降赦，要王合保駕。瑞蘭州朕自失路，本與王合無干。卿等不要錯怪好人。百官不敢多言，只得歸班。站立。惟江流不願奏曰：「王合會約陛下到處，密書報奴婢密通大臣，令人保駕。王合竟杳無回音，致陛下受害。奴婢受百官計，竟督王合所累，理合處死。」王合笑曰：「聖駕失路，我本要將信寄去，知會恐公公將我滿門殺害，故不寄信爲妙。」帝曰：「江流依怪王合，總是寡人貽累了。若論王合，難赦爾。獨可赦否？」江流領旨退下。帝令王合仍然跟駕不表，且說揚州楊志仁探知正德天子在蘇州被害，卽帶著御筆書印進京。厚略午門官奏曰：「今有揚州民人楊志仁，帶有御書印記，伏乞聖鑒。」帝見書大喜，快請恩兄楊志仁進來見朕。午門官本是聞宣召，今忽聞請字，加倍小心，奔出午門外去。因員外沒有官職，不便稱呼，只得叫曰：「朝廷傳請大千歲進朝。」楊員外聞得稱他大千歲，心內好不快活，卽入朝，偷眼觀看。果是正德天子，不覺大喜，揚塵舞躍，俯伏跪下，口呼萬歲。帝下座上前，鈔手扶起曰：「恩兄何必行此大禮，賜坐。」楊志仁坐下，綉墩奏曰：「臣前兩村聞日，聞書方知是拙妻不賢，有慢聖駕。臣今特來請罪，茲將所拾金銀等物，解京寄存揚州。庶幾未敢擅取。」帝曰：「王婢女流之惡，有必言及。所拾金銀，卿可收用，何必奏請。但卿今日到此，甚慰朕心。傳旨備筵接風。」又對文武說明其來歷。曰：「楊志仁與朕結義甚好，情勝手足。今幸進京，衆卿可陪王兄去暢述。衆官方知就裏。君臣宴飲，酒至三巡，楊志仁推座辭酒。帝曰：「皇兄辭酒，恐衆官酒醉失儀。但今日難得皇兄相會，衆官失儀無妨。各宜盡醉。」方侍帝令內監打掃，偏殿伺候。皇兄安歇。楊志仁奏辭曰：「內宮非駐足之所。」帝曰：「朕昔在卿家，以手足相待。出妻相見，朕若便卿居外鋪，是九重至重，不及一布衣了。卿其無辭。」是晚君臣散席，帝攜楊志仁同到內宮。今小監小心伏侍，以外不許意慢。次早楊員外起床，小監跪送洗面水，伏侍梳洗畢，茶罷，獻上九龍錦席，珍饈百味。用的金銀器皿，光華奪目。說不盡豐華富麗。不一會，帝到內宮，攜楊志仁上轎。同遊內苑，各宮妃嬪，俱來獻觴。至晚方歸。楊志仁恐住惹厭，初三早卽要辭別。帝苦留住十餘日。楊志仁要辭，帝賜綵緞寶器，沿驛回鄉。燈上掛著天子恩兄，一路上官軍迎送，好不感風。及到家，中府縣文武官，朔望上門請安，好不榮耀。此乃楊志仁作善之報。按下不表，且說山東汪如龍，聞說正德天子到京，恐帝見罪，帶馬上京。賂賄午門官，奏曰：「啓陛下，有山東人汪如龍，特駕馬在午門外候旨。帝聞奏，心中不悅，曰：「這其夫

可恨。朕前將馬寶他。要他銀子五十兩。他却自送一百二十兩。今必是嫌多價。將馬帶來退還。若使衆臣知道。豈不恥笑。卽令午門宮宣進。汪如龍進朝。認得果是賣馬之人。忙拜伏曰。山東子民汪如龍朝見。愿聖主萬壽無疆。帝高聲曰。汪如龍爾來見朕麼。汪如龍奏曰。陛下前過山東。將馬寄在臣家。今者特帶來送還。帝顏色轉喜曰。卿果然忠誠。送馬來還。難爲卿一番辛苦。著武士將馬牽至殿前。帝下玉榻。手拍馬背。言曰。朕與你久別。今你回來。還認得朕麼。那馬見了聖駕。亂跳咆哮。好似告訴一般。帶回。令回內殿喂養去了。正德又令賜汪如龍銀五百兩。緞十疋。如龍乃謝恩回家。地方官只道是與天子有甚相交。各各好不奉承。閑話丟開。再說李鳳姐。聞得天子被黃虎陷害。薛氏相救。紅芍藥白牡丹。出首定國公保駕回京。自思薛氏二女。俱皆受封。送入宮去。料近日必來宣召。延及李鳳姐。不見官到。恐是天子見他微賤。捐棄。憂公交積成心痛病症。請醫診脈。調治不會全愈。迨及月餘。病勢益加沉重。不時暈絕。其兄李郎勸曰。妹子須保重身體。倘聖上來召。方得進京。鳳姐乃垂淚泣曰。紅芍藥白牡丹。薛瑞燕俱皆收進入宮。惟愚妹委實此間。看君必是負心。非敢欺當日不顧廉恥。有失名節。實實是昏君苦纏無奈。順從不意。反遭見棄。想妹命亦不久在人世矣。兄見李鳳姐之情。將御書帶回京去。問昏君何故棄妹子。妹子雖死在九泉之下。亦得睜目。李郎亦下淚曰。愚兄聽從入京。啓奏皇上。你須保重身體。卽收入銀子。包藥。叮囑妾陳氏。小心照顧妹子。帶了御書。起程一路催車馬。趕緊進京。李止一日。只一日來到京城。亦無心玩賞。尋了客店安歇。次早帶御書來到午門。說明來歷。奏上御書。午門官見是御印。不敢就遞。呈上金鑰殿。曰。啓上我皇。今有浙江杭州府民人李郎。求見現有御書。伏乞我主定奪。將御書呈上。內監接上龍案。帝看過。便曰。李郎前來。李鳳姐命休矣。快宣李郎進朝。午門官宣進。李郎跪伏金階。帝傳平身。宣上前。諭曰。令妹著你進京。有何怨詞。不妨直奏。李郎奏曰。臣妹李鳳。因思京報。知陛下承認紅芍藥白牡丹。惟棄臣妹于度外。遠染了心痛之症。日夜嘆息。轉成重病。逐日昏迷。故令臣進京。請問爲著何罪。見棄。看來命在旦夕。帝垂泣曰。朕實是恻懷。怎忍捐棄之理。但你妹却亦顛倒。豈不知朕心意。不自進京。反憂成病。實非朕過。卿速回家。將你妹扶病進京。見朕。以慰朕昔日之情。李郎方知帝不辜負伊妹。實妹無福。奏曰。臣前日進京。妹病已重。恐命難保。帝曰。倘你妹若亡。亦宜運棺入京。朕方得心願。李郎領旨欲退。帝曰。你妹若亡。仍賜沿驛回京。李郎退出。當卽收拾回鄉。這裏李鳳姐病勢日加沉重。陳氏因丈夫進京。真是百般殷勤。無計可施。李鳳姐泣對陳氏曰。奴家大數已盡。深負哥嫂大恩。但奴家性命。實被昏君所害。哥哥若回。煩再進奏。看昏君子心何忍。陳氏垂淚曰。姑娘且自忍耐。性命保重爲要。萬一不幸。

你哥自當入京再奏。母容掛慮。鳳姐再緩半日。淡湧而亡。陳氏哭得欲絕。女婢勸止。用棺榔衣衾。以貴妃禮收殮。停棺偏房。設下靈幃。那李郎一路上曉行夜宿。趕回家中。這一日李郎入門。剛到偏房。見設着靈幃。西供李鳳姐牌位。大驚。撫棺慟哭。曰：賢妹呵！賢妹！奄忽棄世。辜負天子聖心。愚兄滿望賢妹入宮提攜。豈今竟如此哀哉！傷哉！陳氏聞丈夫哭聲。忙出勸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鳳姐建廟受配享 周元就職慶團圓

却說陳氏勸李郎曰：姑娘既死。不能復生。且理正事。爲是未知你進京見天子如何。李郎泣對曰：朝廷實是忘記。並非辜負。卽把天子垂泣。及令運棺入京。一一陳明。此乃妹子差錯。與天子無干。既知天子入京。自應進京朝見。反自怨傷身死。豈不可傷。算來總是我們福薄。難得有貴人提拔。陳氏令婢子取水與李郎洗了手足。更換衣服。備祭禮。與李郎畢。問陳氏曰：妹子何日何時棄世。有甚言語。陳氏細述前言。已亡十日矣。到了次日。那李郎通知府縣。準備人夫。運棺到京。合府官員俱來祭奠。李郎擇了起行日子。至日前。面具了一尊開路神。遙府執斧砍城而進。又備牛什。燔香。當路地方官各備人夫。護送好不威風。閑話休提。且說只一日來到京城。在西校場停棺。次日李郎卽來午門候旨。午門官卽入金鑾。帝宣李郎入朝。李郎朝見。帝傳平身。問曰：卿身縞素。你妹莫非是不測。李郎奏曰：臣未回家。妹子已死十日了。臣奉旨送棺來京。現停在西校場。特來繳旨。帝流涕曰：你妹身死。朕之過也。未知臨終有何怨言。卿可實說。不必隱諱。李郎卽從實奏曰：妹欲請問陛下何罪見棄。帝又泣曰：你妹豈不知朕情重。乃不進京。竟然恨亡身。亦自誤。卽傳光祿寺備辦祭筵。朕親往西曹一祭。李郎辭曰：亡妹早死。已自盡。若復行御祭。九泉難當矣。帝曰：此乃喉略。微心。卿其毋辭。李郎辭回。退出校場。帝上登羣臣擁駕而行。鬧動了萬民。齊來觀看。帝至演武廳。上坐下。內侍排上了祭筵。帝換了素龍袍。來到棺前。見了棺櫃。一片傷心。弔下淚來。內侍擺了香案。帝祝曰：愛卿。朕前與卿相遇。滿望百年相守。誰知竟成隔世。朕非負心。實是忘懷。今朕親自致祭。以慰幽魂。卿其有知。鑒此微忱。愿卿早升天界。贊禮官奏曰：君無拜臣之禮。降旨宣祝。帝卽傳旨。令禮部官代拜。讀祝化紙已畢。發了三聲大砲。收下祭筵。李郎上前叩請聖恩。帝上鞞排駕回宮。文武各回府不表。至次早。帝登殿。著欽天監擇定吉日。卜葬鳳姐於皇陵。只見在朝國老文閣。及幾官齊奏曰：李鳳姐會開酒館。生不得入宮。死亦不得配葬皇陵。亦不能配祀太廟。望陛下以國法爲重。帝曰：列葬亦無妨。只是不配祀太廟。中鳳姐的幽魂何歸。夏言奏曰：若恐鳳姐幽魂無依。陛下可另建廟祀之可也。帝卽降旨。就城外

擇地安葬鳳姐姐及建廟供祭。另賜近地良田三十畝。以爲春秋祀享費用。又念鳳姐恩愛。欲如封李郎官職。又恐李郎不諳政務。即封李郎爲光祿寺卿。掌管筵席。從此李郎好不榮耀。帝一日在宮。想及前日李鳳姐懸挂正德錢。朕即欲收取天下正德錢。免致婦女所污。及回朝。却又忘懷。以致李鳳姐忿恨而亡。來日當盡銷錢。次日帝登大殿。下旨。著天下十三省地方官。盡追正德錢。銷錢。以鈔換之。敢有藏匿不獻者。重罪不赦。該部官領旨。通行榜示。頒告天下。各省州府縣郡。分著人催督。所有正德錢。文繳官換鈔。行用。萬民就無虧。十三省學政。將出京時。帝每人密付一文。正德錢。曰。卿若到該省。即將此文。用去。各學政領旨。迨及考事完竣。回京。面君之日。俱奏錢文。用去。帝方對羣臣曰。朕立愿。將是十三文。正德錢。分發十三省。若有人得此原銀者。朕立愿。曰。論人得朕錢。富裕保萬年。衆臣俱愿。他于孫富足。正遣人到各省。查訪原錢。風聲一聞。出所有藏匿正德錢。無論原錢。不原錢。誰肯獻出。只十三省學政。始悔。早知有這意。即將一文。留下。爲鎮家之寶。過了幾日。江流自思。前日之奏。甚是危險。即奏帝。辭監回鄉。帝許之。道帝自雲遊回京後。此事比前也覺動緊。遇稍暇時。每每與紅芍藥。白牡丹。飲宴留宿。恩賞甚厚。真是享用不過。楊志仁。却亦進京。探帝幾次。俱皆厚賞。後一子楊廷珪。讀書中了兩榜進士。可謂富貴雙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帝回京已兩載。有餘。那山東省瑞蘭州周元。自母親亡後。即在岳父吳大材府中。朝裏合府官員。俱來弔喪。埋葬費用。俱是吳大材支持。後吳大材雖知天子回京。但周元丁憂。不便進京。即留府中。延請教師。教授兵書武藝。弓馬。周元用心訓練。俱皆精通。迨及是年。連閏月。二十七個月。服闋。乃擇吉日。將女兒吳瑞雲。與周元完了婚事。合巹之夕。周元真是如登天界。夢中亦不想及吳小姐。得成匹偶。當夜二人恩愛。自不必說。至三日後。謝親好不熱鬧。廟見王太夫人。及祖先諸神等。滿月後。吳大材對周元曰。老夫心淡功名。惟愿賢婿。立身成名。今幸賢婿。母服既闋。老夫欲與賢婿。上京供職。以副聖望。周元曰。此乃岳父美意。小婿自當從命。吳大材。即擇了起行日期。收拾行裝。拜別親友。自有許多。荐行酒席。到了吉日。吳大材囑附家人。料理家務。翁婿帶了幾名家丁。上轎起程。一路上。免不得穿州過府。夜住曉行。非止一日。進了京城。果然乃大都會之處。四方賓客。往來商賈。輻輳。六街三市。富麗無比。家丁尋了客寓。安歇。吳大材。免不得去拜同年。會僚友。忙了數日。方得閑暇。俟候天子臨朝。面聖。那一日。這周元。問吳大材曰。小婿未見午門。未知可一遊否。吳大材曰。只有何難。賢婿有興。來早老夫便引你去遊玩一會。周元聞言大喜。到次日早飯後。翁婿穿上公服。步行遊玩。拖攏向著午門而來。正德天子。連日在宮中。與那紅芍藥。白牡丹。飲酒作樂。偶然心緒不安。故不臨朝。你道冤也不冤。亦是光祿寺應卿。

該遭殃。帝偶想起靈遊時在周元家中，吃得珍珠粥，甚是可口，即令內監著光祿寺卿，速煮些珍珠粥與寡人改口。內監疑惑問曰：珍珠乃極剛極硬的物，焉能弄成糜粥？帝曰：朕在山東時，曾吃過此物件，傳與光祿寺，他自知道。內監領旨來到光祿寺，卿叫曰：那一位是值日官？快來接旨。只見一位官員應聲出見，內監曰：是下官值日的，有何聖諭？內監認得是光祿寺任忠，便曰：任先生，今奉萬歲爺聖諭，著先生快煮珍珠粥。主上立等充飢，任忠大驚曰：公公莫不是聽錯了珍珠粥堅硬之物，怎能弄得糜爛？內監曰：俗亦會奏過，主上云：他前在山東會吃過了此物，叫先生立刻就來。任忠曰：只個真是難題目，快令人取過小珍珠，令廚司人役快煮來。廚司曰：只是如何煮法？小的從未聞見得。任忠曰：朝廷既會吃過，斷無謬言，可取珍珠和水先煮一頓，後方把白米和入，豈不是珍珠粥糜？廚司領命就去把珍珠向滾水中滾了好久，內監來催取，廚司取珍珠與任忠嚼看，仍是堅硬，內監催迫甚急，只得將米煮粥了，貯在碗中。內監曰：只等硬爛不一，怎麼吃得下去？只是先生嘗隨我繳旨，任忠曰：委是任煮不熟，下官便隨公公面君去。二人來至駕前，將粥呈在案上，帝看過曰：這不是珍珠粥。任忠奏曰：此真正是珍珠粥，帝搖頭曰：寡人記得珍珠粥，其湯混濁，不是如此。澄清的任忠曰：因陛下催得緊急，故特取來，若煮得熟，其湯自然混濁。帝曰：原來如此，因想得喉急，取起筷子吃了一口，纔入口把牙齒一嚼，珍珠乃是極剛極硬的，把牙齒一擦，幾乎把牙齒挫折，痛得眼淚垂下，鬧著大口，合攏不進，行了半晌，驚得任忠冷汗直淋，帝怒罵曰：匹夫折挫朕牙齒，賜令武士押出午門斬首，立決不待時刻。武士不由分說，出了午門外，立刻獻上首級，帝將首級發出埋葬，又令內監著光祿寺小心煮來。寡人重重有賞。內監再傳聖旨，光祿寺卿鄭奇唬得魂不附體，入宮奏曰：小臣不知珍珠粥如何煮法，帝曰：朕昔曾在山東吃過，看來好似剖破兩片的一面，是圓的，一面像是平面的，卿可快快煮來。鄭奇忙回光祿寺，因將珍珠分為兩段，放水煮了許久，不止不爛，反覺如刀割口。內監又來取，只得把米和熟送到御前，帝曰：不是只樣。鄭奇曰：正是用力割開，帝用箸取些珍珠和粥，放在口中輕輕嚼著，不但堅硬，險些割傷內唇肉，越發怒曰：你只聽匹夫欺君，執意不煮。武士推出午門處斬。鄭奇叫屈，武士綁了押出午門，湊巧周元翁婿來到，吳大材忙問曰：年兄何事如此？鄭奇遂把吃珍珠粥斬任忠，不知山東那個不思量好死的煮這物件，害人性命。周元暗笑，好母親說只奇話，累人忙向前曰：大人放心，珍珠粥我能煮的。吳大材大驚曰：賢婿不是享用的人，怎能煮這珍珠粥？周元曰：不妨，小婿斷不誤事。鄭奇喜曰：若能救我，誓當重謝。即煩監斬指揮官代奏，指揮官進宮奏曰：奉旨監斬鄭奇，有兵部侍郎吳大材同婿周元前來。周元稱善能煮珍珠粥，合應奏聞。帝大

悅令宣吳大材進宮傳宣官出宮宣起帝殿來朝見朕傳旨平身對周元曰朕前受你珍珠之粥敬朕近因身子不快著光祿寺卿煮來不意光祿寺欺君倒說是朕作難從無此物幸卿來作證方知非朕爲難周元奏曰光祿寺實不曉此物並非欺君乞陛下開赦待臣煮來供奉帝大喜曰如此倒是寡人屈殺任忠了卽傳旨任忠屈死恩賜御葬錄用後嗣鄭奇赦其無罪帝又問周元曰卿何緩到此時進京周元便把丁母憂及學習韜略武藝服闋完姻特來供奉帝傷感曰你母却亦辭世准卿翁壻復職周元翁壻謝聖恩帝又令鄭奇學習珍珠粥鄭奇請吳大材翁壻到光祿寺謝其救命之恩周元令取大麥煮熟用白糖調和鄭奇方悟不值數文斷送數大臣性命周元送至駕前帝大喜曰正是此物及吃了幾口曰爲何不比前日美味周元曰珍珠粥本不甚佳前日飢餓之際自然稱美今日醉飽有何好處帝曰不然前日和鳳眼鮭今和糖鹹甜不一可取鳳眼鮭來下箸自然美妙周元奏曰和糖陛下還嫌不好鳳眼鮭如何吃得帝曰各人嗜好不同只管取鳳眼鮭來周元奏曰鮭魚須是海邊方有待臣另日取來進上帝曰既然如此且待另日取來周元領旨退出鄭奇謝曰若非將軍前來便是珍珠粥斬我不著鳳眼鮭也斷送我性命周元同吳大材都到了客寓令人尋取鹽蠅子一面移入衙署過數日鹽蠅子取到周元煮了大麥粥和鹽蠅子進上帝初見色動顏開曰湯妙美滿今日方見吃兩三口滿口魚腥味鹽氣難當嘆曰朕始信飢不擇食之言誠是卽曰撤去周元退出供職從此正德皇帝勤傳國政風調雨順萬姓謳歌要知後事須看大紅袍便知



封面繪意：二姐應夢受封誥

洋裝
一册